

A

民盟智库

强 国 的 开 端

储安平 著 韩成 黎晓玲 编

Selected Works of Chu Anping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www.qypublish.com

ISBN 978-7-80256-554-8



9 787802 565548 >

定价：50.00元

强国的开端

储安平 著

韩戍 黎晓玲 编

Selected Works of
Chu Anping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强国的开端 / 储安平著 .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4.5

(民盟智库)

ISBN 978-7-80256-554-8


I. ①强… II. ①储… III. ①储安平 (1909 ~ 1966)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5700 号

书 名 强国的开端
作 者 储安平
编 者 韩 戎 黎晓玲
责任编辑 陈 佳
封面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齐立娟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62436 6527660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7.75
字 数 35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554-8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A

民盟智库



储安平
(1909—1966?)

江苏宜兴人

1951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
曾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光明日报》总编辑

出版说明

1941年3月，中国正处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艰难时刻。在这风雨飘摇之中，一批情系民族存亡、心怀救国之志的知识分子与爱国精英，发起成立了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一代又一代的民盟志士尽心竭力，奔走国是，用自己的赤子之情和卓越智识，追索民族复兴之路。

民盟学人在追索途中为我们留下了经济、

军事、外交、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里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智库”。整理、出版“民盟智库”系列丛书，旨在传承先人们为国家富强努力之精神、光芒之思想；激励当代知识分子忧国之忧、思国之思、行国之行。

《民盟智库》编委会

编者说明

储安平（一九〇九—一九六六？），江苏宜兴人，私立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士，伦敦大学研究生，民国时期历任《中央日报》总社主笔，中央政治学校、国立师范学院、复旦大学教授，观察社社长兼《观察》杂志主编。一九四九年后加入九三学社。一九五一年二月，在潘光旦、费孝通的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其间历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文革初受迫害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储安平留下了大量论著。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给弟弟们的信》（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六）、《说谎者》（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六）、《英国与印度》（桂林：科学书店，一九四三）、《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权责比较》（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一九四三）、《英人·法人·西班牙人》（蓝田：袖珍书店，一九四三）、《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蓝田：袖珍书店，

一九四三)、《英国采风录》(重庆: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六)、《英人·法人·中国人》(上海:观察社,一九四八)、《玛纳斯河垦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新疆新面貌》(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等。近年,《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采风录》、《新疆新面貌》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再版。经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储安平文集》(张新颖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欧行杂记》(韩戍编,北京: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三)。另有《储安平集》(张竟无编,北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九),但该书未发掘新资料,与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内容雷同。

编者在写作《储安平传》之际,发现散落于报刊杂志,未能重新整理出版的储安平文章,竟然数以百计。这些文章中不乏雄文和精品,其中《北行散记》共二十节,两万七千余字,为一九三一年储安平脱离光华北上燕大做旁听生的随感。《柏林奥运采访录》共二十节,四万两千余字,是一九三六年储安平采访第十一届奥运会的新闻通讯;《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近两万字,曾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是早期储安平作品中少见的政治学研究著作。鉴于这些文章长期不为人所知,却对了解储安平的生平与思想至关重要,编者精选出七十篇,分评论、杂谈和文艺、报道两编结集出版,供广大学者作参考研究之用。

关于此书的命名思路和编选整理工作,在此简单说明。

一直以来,研究者都将储安平定位为“自由知识分子”,以之为继胡适之后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果以他主持《客观》、《观察》时期的史事衡量,此种论断自

无问题。然而，如果将目光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移开，观察储安平早期的文章，会发现他很少发表关于自由主义的见解，很多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义。甚至在《柏林奥运采访录》中，他呼吁以纳粹德国为师，希望在一个希特勒式强有力的独裁领袖的带领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这种民族国家意识，使其虽然明知自由的“多少”和“有无”的区别，仍然主动投奔北平，并在建国后放弃“影响思想的工作”，兢兢业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从这个角度讲，“自由”未必是理解储安平一生思想的关键词。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所谓“自由”在储安平的思想中究竟占有何种位置，实际是值得重新讨论的。他主办《观察》，虽然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立场，却始终将办刊当成一种“言论建国”的工作，希望能够“挽救国运、振奋人心”、“替国家培养元气”。如果细读一九五七年他发表的那篇惊世骇俗的言论，可以发现其思考点和落脚点，也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于储安平的选择，到底是不是“走向国家祭坛”，在此暂且不论。本书以《强国的开端》为名，实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个“自由”之外更为复杂的储安平，使研究者对其生平与思想有一种更为全面的认识。

由于读博事务繁忙，确定编辑思路与篇目之后，本书的文字整理工作，由我和晓玲共同完成。我负责整理评论、杂谈以及《柏林奥运采访录》，晓玲负责整理其余部分。关于文字编辑整理，主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一）明显脱字、漏字、错字或印刷错误，直接修改，不

加注明。

(二) 为保持民国时期的语言风格，旧有用法如“那”“那末”“底”“希有”“化费”“发见”“利害”等，一律沿用，而未改成“哪”“那么”“的”“稀有”“花费”“发现”“厉害”等。

(三) 译名如人名、地名、著作名、机构名等与今不同者，仍保持原貌。

(四) 若文章有两或多个发表版本，选择内容较为全面的版本整理。

(五) 由于时代局限性，有关价值判断如褒奖希特勒的文字等，不加处理，相信成熟的读者皆有自己的判断。

本书能够出版，由群言出版社陈佳促成。去秋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之际，意外接到她的私信，称见到《新京报》上介绍拙编储安平著《欧行杂记》的文章，希望能够合作整理出版其他储安平作品。储安平是民盟盟员，由群言社出版其作品当然是最佳归宿，遂欣然应允。稿件往返中，每每能感觉到她的担当精神和认真细致，这是在当代出版人身上少见的珍贵品质。在此亦感谢群言社的领导们为出版此书的所做的努力。当然，结构设计的缺陷或文字整理上的错误，都由我和晓玲负责，期待广大方家不吝指正。

韩 戍

2014年7月17日

储安平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于华东师大

目 录

001…… 编者说明

上卷 评论、杂谈

- 002…… 一 多方面的发展
- 006…… 二 灰雾之消散
- 012…… 三 我们的级长
——潘炳麟君！
- 019…… 四 批评及骂与周刊及周刊之以后
——卷完别辞
- 024…… 五 双十节在我们的心头
- 028…… 六 现在的问题
- 033…… 七 论“幻灭”
——《一本木刻的恋爱故事》读后
- 037…… 八 再论“幻灭”
——赵家璧作《一本木刻的恋爱故事》

读后感之二

- 040 九 致幽默大师林及论语社诸贤
- 043 一〇 论司堡刺孟锡泼
- 045 一一 论魔术
- 047 一二 文艺年鉴与文艺商品
- 050 一三 春蚕小说与春蚕电影
——借此一谈中国电影
- 053 一四 说挤篇
- 055 一五 论文学者
- 060 一六 傅斯年的反中医论
- 064 一七 八难
- 067 一八 省自为政的统制经济
- 070 一九 蒋梦麟等的修正学制提案
- 074 二〇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 078 二一 托儿事业亟待提倡
- 081 二二 南昌新运已见实效
- 084 二三 勃克夫人论现代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平议
- 089 二四 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
- 100 二五 论涵养：给小读者的第九封信
- 105 二六 关于节制生育的一夕谈
- 109 二七 我们的编辑态度
- 111 二八 寄小读者：明天中午十二时
- 115 二九 一年

125	……	三〇	大江行
133	……	三一	我们欢迎战事延长
140	……	三二	我编辑副刊的自述
151	……	三三	关于国际宣传
154	……	三四	青年与人品
158	……	三五	强国的开端
165	……	三六	论抗战之影响
179	……	三七	事在人为，行重于言
185	……	三八	论报业
196	……	三九	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
227	……	四〇	自由与守法
232	……	四一	我们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
240	……	四二	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
245	……	四三	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
249	……	四四	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
253	……	四五	论行政上的刷新
256	……	四六	论人身自由
259	……	四七	青年内归
262	……	四八	告内归的青年
265	……	四九	英国工党执政
282	……	五〇	我们的立场

下卷 文艺、报道

- 286 一 两个少女与我——其序
- 289 二 给海外的朋友们
- 294 三 中秋
- 300 四 苏州
- 304 五 美丽的图画
- 313 六 北行散记
- 366 七 为奴隶的一生
- 393 八 梦与地狱
- 400 九 感情的颜色与色彩
- 407 一〇 朝行
- 413 一一 家书一段
- 415 一二 小约翰求偶记
- 437 一三 柏林奥运采访录
- 519 一四 恋爱
- 524 一五 英国史上之又一页：爱德华八世退位记
- 528 一六 由英王加冕大典说到英国的社会生活
- 532 一七 英皇乔治六世加冕记
- 540 一八 金汤一般的武汉
- 543 一九 战地的文化服务
- 549 二〇 记参政会

上卷 评论、杂谈



多方面的发展

(原载《光华周刊》1928年第4卷第1期)

无疑的是光华现在亟需谋发展。

但事实告诉我们，至多的限度也只可如此说，光华是想谋发展，而终不是在谋发展，就是“在”也决不是积极的。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现在。

第一，校境内是否是在积极的建设。我以为校境内的建设，不仅是添造房舍一项，道路的修筑，树木的栽植——也就是校景的规划——等，都是目前的需要；第二，课程方面是否是在尽量的扩占，教授方面是否是在尽量的罗集；第三，课外作业方面，学校当局是否是在充分地促助学生发展；第四，管理方面是否是有严密的组织；第五，学生的生活方面，是否是在加以完善的筹计；第六……

以上的问题，都有着明显的事实，无庸我在此回答。

光华开办只有三年的历史。在这三年中，我们有这九十良田的大校基，我们有四座伟巨的 Building，我们有过国内的有

名的学者来做教授，我们在社会上，也曾有过热烈的服务，和博得良好的名誉。这些要不是当事者的努力，岂有如此可惊的成绩？

然而，水向下流人向上，我们的努力是永不该应有止境的，我们只有前进而无后退，只有扩张而无缩小，只有向上而无落下，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精神而谋挥发，我们要毅聚我们的勇气而谋扬展！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我们都可以分出两个阶段——一是下层基础，一是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根于下层基础的。所谓下层基础就是一些经济的状态，而这种经济的状态，支配了上层建筑中的一切意识形态。下层基础不稳固，上层建筑必摇荡。

不错，光华现在一切的计划，都是镕于经济。“没有钱便没有一切”成了现在这资本主义发展到绝顶的世界的一句至上誓言。是的，光华需要钱，而筹钱的唯一方法，是募捐。但在过去的经验，知道募捐靠学生是不兴的。这并不是学生的不负责，因在实际上，他们有他们的难点，他们有他们的苦衷。因为学生在这个时期，是一种支出的时期，是一种下本的时期，若还要他们再支出这笔特殊的款项，在实际上很困难。就是向亲友们募捐吧，也正因是在学生时代的关系，他们还缺少一种力去支号，所以结果，是总不会有良好的成绩的。况且，在学生方面，充其量能捐到一两万、两三万，已是吃力不堪。但在事实上，这小小的数目，仍是无补于大事。所以我们要筹款，先要有筹款的具体的计划和准备的方针，不然，只是引人

心灰！

但你要实行你筹款的具体计划之前，在此，你必须先做到这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光华的表现”。

而要解决这个前提，就合上了本题——需要多方面的发展。

现在，我们光华，除了毕业生的一些实在成绩外，所可表现的，只是体育方面的球赛，和一些辩论或演说。（最近还有一个政治学会主编的《政治周刊》和几个研究文艺的同学在商报所副刊的《今日》周刊。）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然而这所有的一部分，是这般局部，这般薄弱，是很明显的。

老实说，我们要谋发展！应先从内改革起。我们在课程方面，应该使 Course 要开得多，教授要请得好（然而这又是钱的问题！）；在学校生活方面，要使它造成活泼的、丰富的，而不是死灰的、枯焦的；在管理方面，是要有系统的、严密的，而非散漫的、怠懈的；在全校精神方面，则需要造成热烈的、勇敢的，而非淡冷的、懦怯的；总之，整个的光华是要造成灿烂的、伟大的，而不是低小的、无声无气的。

同时，还要计筹到其余的一些事。

比如，丛书的问题。（关于这点，我认为学校方面始终未想到，或虽想到而认是不必要。其实，这是表现我们的成绩，我们的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以前中国的大学，以北大和东南最为有名。（他们所以有名，出版物的功劳，至少是不可埋灭、不可否认的。）而在去年则北大东南的名教授，群集光

华。（这是校史上的可纪念的一页，也是可自骄的一页。）如若谈到出丛书或出版物的问题，这当然是个非常的机会，然而学校当局，终于失之交臂，至引足惜！然而现在也并不迟，我们如要完成这个工作，只须先有这个诚意。只要我们有这个诚意，没有别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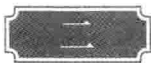
男女同学，也有完成的必要；并且这个完成，是需要积极的，而非缓进的。男女同学，不一定是代表这只学校是新、是好；然而男女同学了，于光华的前途，只是一些光明的影响、良好的影响，所能影响到的。（关于这点，假若也要我来解释，那实在是多事了。）

至于对外宣传方面，我敢承认光华是太不注重，试观《申报》教育消息栏对光华施以一种冷淡的不援助态度，是不是这点的失败的反映？

至若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在目前，立案当然是一件紧要的工作；根本还要看毕业生的程度，简捷的条件，还是系于课程上的完善和宽严。所以我们只要有了根本解决，一切便无庸多论。

综观光华今日需要发展的，是这般多。在一个短时期，是不会尽举——举而也不会尽善的。作者作本文的本旨，不是说明发展的详细计划是如何，乃是解释今日的光华，积极的谋发展之刻不容缓。我希望，光华的教职员及同学，将重心都转注到这一方面来。

纪念“我们的胜利”的一天。



灰雾之消散

(原载《光华周刊》1928年第4卷第4期)

光华文科不错。——以前人这样批评。

光华还可以。——现在的话。

上抑下，读者自明白！

我们很了解，假若谈到了世界的大学，我们立刻会想到牛津和剑桥。然而人问你，牛津或剑桥，是为了那一科而出名，至少你一时回不出。实在是，因为它们科科都出人头地。但设若又谈到了哈佛，那你不待人问便将说：“哈佛文科好。”然而哈佛别科，在实际上，岂便都不好？

文章之道是叫我应该谈到光华。

光华，它是一只新的学校，社会上也一向就承认的。然而岂仅新而已？——原因：一是，它是例外于进化的原则，开办时就那般轰烈，那般给中国教育界以一个重大的波震，而波震的内在又是光明；二是，他从未染过“水流性”；三是，办事者奋斗的精神，吸得了多数人的浓厚的信仰心；四是，贤教授

的云集，在近几年来中国的大学界里，给人的只是一种“使人吃惊使人眼红”；五是，同时也是只“好”的学校。

是的，好的学校，社会上一向也就认为。同时，我们始终也没有给社会以否认的机会。

这是无庸讳言，尤其是我们的文科。人家知道的是，光华文科，有不少贤教授；而另一方面，人家不晓得的是，光华文科，还有不少可造的贤学生。——两方面的凑结，无论如何，光华的文科之所以为光华文科，也就是提高本校校誉的，在名抑实，总不是来而无自。

可是，不幸的事实，送给了我们一份贵重的礼物。礼物就是：“不幸的事实！”

而事实的究竟，就呈现在我们的当前。

而从呈现在我们当前的事实中，产生了一个问号。

问号是：“在现在中国的大学界里，若要专一科地提出来评验的话，光华有没有一科能坐上第一把——高超的交椅。”

其答案，作者在此不写了！

但可得而言者是：要成为一只中心的学校，在它本身，至少要有一科能作号召之中心，而也是扶成学校之所以能成为中心的。反是，则可骄的形容词，终于我无份！

以上是诸事中的一重点，现在再向左右移去。

对外谋发展的新气象，在光华，真是久不有的事。现在我们在建筑上、图书上、校具仪器上……等，在在都需要大批的捐赠之主。我们从未听到过有什么人来赠捐给光华一座

Building, 一批图书, 或什么留学金额等; 然而人类真会这好, 送你还要亲自送上门来? 退一步, 就我们自己讲, 也从没有听说过学校当局, 有什么大规模有系统的发展计划发表, 抑有什么新的设施。——总算本学期设了一个训育处。关于管理方面, 作者个人是极力主严格的。但我希望是, 规则无须乎订得多, 而只须有几条就能实行到几条。贪多嚼不烂, 结果反糟糕。同时, 既行必须认真, 无私有功, 一法唯视, 那才是对。

Course, 本校是开得极少。少, 然而并不这般简单。在这少之中, 却表示出了我们的无头绪。

杂事方面, 则更不要论。以作者作此文时为止, 天是长久没有下雨了, 不知饭堂里还漏不漏。谈到漏, 使人心上非常难过。自己的桌位, 幸而还好, 但眼看到别的同学, 捧了饭碗, 如难民般, 站在壁角里或没有雨滴的地方吃饭, 方寸间总不免怆然。本来, 人生根本是需要多吃苦, 不过一想到“为什么出了这许多钱而还要如此”, 心就再不易平下来了。

要说的, 当然不止这一些, 因懒故, 余免。

在此, 还要谈一谈到关于学生和学校当局讨辩的事体。

但谈到学生和学校当局讨辩事件的事, “交涉”两字, 我们便会脱口而出。其实, 学校是居上的地位, 学生居下的地位。本就无所谓交涉, 更进一步, 不论学生或学校当局, 其最终目的都是在“谋学校好”, 学生向学校要求事件, 其背景还是为谋学校好。同时, 办学校的, 也决不愿意自己办的学校办得坏, 纵就当局有所剖白, 也必是有不得已之苦衷在。——所以, 学

生和校方所处的，乃是一种互助的趋向，而非相对的地位。

不过，学校当局，算是统治者，而学生是居于被治者的地位而已。而统治者和被治者在力的双方，是不相等的。可是以最终目的论，学生的要求，也大半必是诚意的、热忱的、近乎建设的，而决不会是破坏的、无理由的，抑或竟近于捣乱作用的。而在学生方面的希望学校当局，是不论对于学生所要求的某事件，是接受或拒绝，而必得十分的诚意，不是用手段来敷衍或推托的。更进一步言，设就学生方面的要求，学校方面认为有些出常，但学校当局的态度应是解释谅解的。因为学生的要求的动机是纯正的，目的是至善的，而决不可是施以一种怀疑的或劣意的默志的。

我们晓得，一切团体一切事件之成就，都赖乎各方面的合作。不能合作，其结果必是失败，而——而没有诚意，便谈不到合作。

以上所谈的，都是关到学校方面的。

以下，我要谈到学生的本身方面。然而谈到学生的本身方面，第一个有团体组织及政治性的是学生会了。

作者始终承认对于大多数人没有利益的事务，决没有它存在的可能。见山近题些说，学生会不能为同学们切实谋些幸福，我们便根本没有要这学生会的必要。

然而一个学生会对于同学方面，如何才算是切实的谋幸福呢？

要谈到这，我们便得先谈到“心”和“力”的问题。我认

为根本便无所谓“力”，而只是一颗“心”之掬表——因为“力”是视“心”而转移的——易言之，就一些忠诚的作用。因为这是显然，纵然我们有了或量的力，但干者缺乏诚意的心，而结果是这或量的力还不是等于到力之零？所以我以为这个问题之解决乃是系于三个前提：

以事为事；唯公远私；百折不挠。

以上三点，能做到了，我们不论事之结果是如何，而总之心是已到。易言之，凭良心已算对得起同学。

所谓以事为事者，就是办事负责的意思。作者是根本反对那种不肯负责（换句话说，就是滑头、敷衍、用手段）而偏又要去坐那只“应付责任”的椅子的人的。因为学生会乃代表着整个的同学之全体，它维系了学校前途之进退及同学幸福之完缺。领袖者既登其台，必司其事。（无事可司，许是一理。）脱坐此椅，岂可无气？

二三两条当然也更无解释之必要。不过，事实告诉我们，有许多要求，常得不到切实的复报。关于这点，今后需加以特别的注意才好。我们既要求后，必须要得到明白的答复；如答复之背景不明正，我们便须继以理论上之充意。办事者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办事，而不可只是机械式的来去！（当然，如某件事主干者自己的私意本不愿意干，一旦遇了上方的否决，便乐得乘此丢手，那种手段，是分外不可许的！）

勉力写来，已如此长了，想在此结束：

从学校设施、学生生活、学生团体领袖者之观察等……来

着眼，其施及于光华的学生的又如何？若是施及于学生的乃是一种不满足的反应，则对于光华未来的学生的“质”“量”两方面有否重大之影响？如这个影响有而也是不良的，则对于光华之前途又何如？

假若，前途只是一片灰雾，灰雾是否需要它消散？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它消散呢？

我们的级长——潘炳麟君！

（原载《光华周刊》1928年第4卷第4期）

编辑先生：

不错，是四十多人，然而终只是一级的事情。不过我们想：周刊一部分的目的是，使多数同学有发舒它们的不平的机会的。我们现在所鸣的不平的对象，虽不是整个同学的对象，然而我们至少是有着这多量的人数。同时，在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所需要讲的对象，在目下的本校的学生团体里，也有着相当之关系和相当之影响。易言之，我们现在所要宣布某人的不是处，不仅是要本级同学全体知晓，而全体同学也有对他有相当之了解之必要。是故：我们终于草了这篇东西，投寄周刊，投时，是十分希望能够刊出的。

在此附带要求一事，就是假若潘君有表白或驳辩的文章来，愿你们也给予刊载。因为事实永远是事实。我们是乐于看看对方的伎俩的。

又，本文文责，我们自己愿负之。

即请撰安

大学一年级同学四十五人同启

我们的级长——潘炳麟君！

在此先要感谢他的，就是他送给了我们如此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刺激。——一份贵重的礼物哟！

不过，这种感激终只是一方面的，而这一方面的感激还迷塞不住我们全部的心灵，所以我们终于要说一些。

可是潘炳麟君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我们在此是不愿谈到的。

而潘炳麟君对于本级是如何呢？这在此我们也不想谈及。

但是，我们的级长潘炳麟君对于本级是如何呢？这在此是不容我们不谈的！但在谈到这点之前，我们先要泛论一论关于级长于级是应要如何。我们以为以下的两点，总是必须的：

一、以公意为前提；

二、既负级长之名，应践级长之实。——级长之职，则为一级之公意而奔走至少是重要的一点。

假若这两点不能实行到，那根本就没有做级长之可能！

然而，潘君炳麟之于本级，是怎样？慢慢讲来吧！

潘君炳麟长吾级，连这半年，凡三学期。第一个学期因级中职员之努力合作，故结果比较完满；第二个学期，则虽有一部分人对潘君较有相当之认识，因而望望然远之，而还有少数

人，则始终没有看出他的纸老虎，故一仍助其维持局面；至于这半年，则因新旧同学交错之际，终又让他登了领袖之台。

以上是讲明了他所以能够做本级级长凡三次的原故。在此是要转论到他的政绩之一方面去。

在过去，也稍有谈及之必要。

去年下半年后期的“反周”之事，乃是一部分人的无意识之提案。提案本身之无意识，是显而易见。而潘君身为级长，反从中鼓动会场空气，使之紧张，而终造成自有壬申级以来之第一次的大辱！——学校不允许所求，但却答应了在今年上半年另调别的教员。而结果，则于今年春季开学之际，学校并未实行。（其实学校有否这个允许，还是可疑的。）而身负前后任级长及“反周”运动中之最热者的潘君，反又默默而无所提及。於戏！自有壬申级以来，所要求之重大提案，向未有过失败、矛盾、非常，以及令一级之名誉扫地，一级之尊严失尽！而兹潘君不以全级之维系为前途，而只逞个人之意气——而自后本级精神之不振，造成于是者，实不可否认的也！

至于潘君之不尊重同学之议案，在以前，也例不一见。记得某次级会上讨论开游艺会的事情，第一次付表决，是多数不赞成。而照例推翻前案，须经三分之二以上之通过，而事实则不然，第一次的表决，潘君不遵守，继以二次的付决，是已看轻全级同学之议决。而二次的表决，仍不通过，于是而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似非通过不行者。终于至第五次付表决时，同学以情不得已，只得勉强通过（即赞成开友谊会）。夫在前

后异时的会场上，来非法推翻前次议案，已不可许，乃今在同时同地之同会场上，主席不尊重议案至四次以上者，则惟潘君做了主席，才做得出这种事情！

关于过去事实，在此不想再谈。要谈的，就是从这半年谈起。

根本，这半年本级的选举，就不合法。不错，因无法召集开会，故潘君以前任主席之资格，毅然实行票选之一法。然而关于本级级务执行委员的人数，潘君也有权柄武决吗？

其次，职员既已非法产生，而非法产生之现任本级的主席潘君，只藉大一级长之名义，在外招摇，而对本级级务，反置诸脑后而不问！级务会议，是久久不开，直至距开学期已有一个半月之后，才无精彩地开了不满三十分钟的一次执委会。而开会的内在，只是一些职务之分配而并无重大正式之议案。——不过谈到在当晚开个级会讨论教员问题及选举年刊及体育会代表而已。而不料当晚会场空气，与潘君个人并无利益，于是潘君即将选举年刊及体育代表之举，用暗昧手段，无形捺下。即当晚关于教员之议案，潘君至今亦始终没有切实之结果之报告。

犹有进者，在当晚会场上，讨论到教员的问题时，潘君说：“这种事是非常危险的。今年暑假，本级被开除了十几个同学，就都是因为去年下半年‘反周’之关系！”殊不知在事实上，十几个人的开除与去年“反周”之事，没有关系是显然的。（老实说，如为了反周之事而开除十几个同学，则如潘

君者，至少亦有开除之资格。)而潘君只怕负责及或因特殊的关系，而终不惜极力用其手段来消灭当时会场上之空气。而其手段之最阴险而不可许的一种，便是藉开除十几个同学之名义，而来恐吓同学，欺瞒同学。呜呼！潘君真善利用哉！（这十几个人已被开除，而不料开除后，还得被人利用，也真冤枉哉！）

至于最近本校的级际中文演说和英文演说，本级均无代表。自然潘君有潘君之借辞。潘君曾口头说过，本级之所以没有代表，是由乎学校方面之通知书发得太迟的原故。（可是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是不得而知。）然而潘君不知道校章上有这一条，学生应时常注意到学校之布告吗？况且布告上是说明各级代表名额限十一月十四日缴入，而布告贴出则在十一月六七号左右，其间有一个多礼拜，难道潘君走来走去竟一直没有看见吗？更有进者，潘君谓学校之通知书发得太慢，但学校当局，岂竟有意和大一为难，而送得特别迟？如果别的一级，也和我们在同时间收到通知书的，则纵迟，何以别的级上，会来及选出代表，而独大一不能呢？！

吁吁！老实说，潘君，你这番苦心，我们是完全了解的。

自然，英文演说，不是客气，你也没有资格；而中文演说，你也没有一二名的希望。但是，你现在是学生会的副会长了，那在乎什么三四名呢？可是，你的这种劣性根，就在此完全呈露了出来。你的劣性根是什么呢？就是虽与己无利也无损而与人却有益的事，你也必得设法去阻止。吁！天下那有只准

一人为王，而望万人受治的事呢？潘君，我们在此以同砚之热诚劝你，以后不要再使你这种劣根性吧！不然，将来之吃亏，将更甚于今日，而也将悔无日也！

事实的叙述，太多了。在此即写些较简单的结论吧！

总之，潘君个人之分析是：

有己无公；只要名而不务实；

办事则处处用手段、敷衍、滑头——而这种手段又用得不正当。

因为这是显然，假若某事件于他个人无利者，他决不肯为各众而出力。它是只有自己而无公意，而无大众的一种自私人。他是只能做领袖而无服从之精神，而自己实在又不配做什么领袖不领袖！稍重的责任，必极力用手段来设法却辞，而有时则对同学说，他已到某先生处办妥某事，而实际上，则他并未到过某先生那里去过！

呜呼！像这种人，那配做领袖。而本学期因新旧同学交错之际，同人不察，给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我们的级长，以致开学以来，本级生气毫无、精神消沉、级务停顿、势如散沙，造成壬申级级史上之衰落现象之第一页，言之实可痛心！现在，我们对他有根本之了解，根本之认识，对于他那种态度，再不能维持我们本来原谅他的本心，而结果，则有了这篇类似宣言式的东西发表出来。同时，潘君在本校之学生会中，目下正活动方殷，务乞全体同学，对他予以相当之剖解，此不独未来之本级及本校同学幸福之前途幸甚，即未来之光华亦幸甚也！

又要声明的是：本文决无他种作用，我们想表示对潘君不满，已有长久，但一直原谅他，而望他有自新之期。而今人心已沸，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故终于迫我们走上了这条路，乞潘君予以万分之原谅为幸。（不过，潘君对我们也应当感激，因为我们给了他如此一个教训，正与他给我们如此一个的刺激是同样地可贵。）

又：关于本文如有质问，请用书面交来，当面概不答复。书面可由安平君转，特此郑重声明。

四

批评及骂与周刊及周刊之以后

——卷完别辞

(原载《光华周刊》1928年第4卷第6期)

批评及骂。

批评的本身，至少是具了相当的理由，其直接或间接的对象，应当不是没有理性的。骂则本身理由之有无，说是无所规定。有时，有也不说。其对象则似与头者适反，至少在方略方面，它是过火了的。

我始终承认本卷本刊所刊的稿子，关于到学校的，还是骂少批评多。滑稽些说，则似乎在不能使我们安慰的当前——当然还不至于是“绝对的”。

(话是如此滑稽，说正经，还是不能得小安慰。)

但我不满意。

似乎周刊只应当骂，刊登骂性的稿子。反面说，批评文章要登，那是毫不必，谁要答我不然，则：你骂了，被你骂的对象，就立即会招到骂他自己的你。批评决不如石子。四五岁的孩子，很懂得玩石子。石子抛向水里去，水花溅向水上来。批

评能如它？你说“不”了！

然而，这样的结果，使我们不是消极气馁，那定是老羞成怒。虽则，怒也得给你发。

本卷这样过去了。

明年呢？人说，希望以后的周刊，没有批评的文字登出来。自然，说的人的意见，是不希望以后的周刊，有骂的文字刊出来的。要说所以希望没有，是因了诸事竟至不屑骂，那自然格外不是说者的本旨。但我觉得，人说话似乎还不需要如此圆到。所以我说，以后的周刊，不希望有骂的稿子登出来，而批评则事实还决不至于能使他没有。然而无论如何，应当做到的是，一篇批评刊出后就能收到一篇批评刊出后的反应。

本卷究竟这样过去了。怎样过去的？那又是另件事。我在此想谈一谈未来的周刊。

周刊在大西路出版以来，凡四卷。而四卷中，似乎以本卷为较好。但这当然不单单是编者的力量，编者的后面还站着全体同学。

现在就所出的四卷来讲，第一卷可谓革命化，二卷则学术化，三卷则……则什么，是如此难说，因你说他运动化也可，校闻化也可，顽童对话化也可，不知所云化也无不可。总之，说来不免有些玄妙，然而玄妙又不免带些过去性，故在此不谈了。本卷呢，则批评学校化了。（所谓学校，在此应声明的，学校，普通都以为仅是校政当局一部分，其实这个不然是显然的。）

但周刊究竟那种“化”呢？也难说。

想所以要刊物，无非是想藉此表出其知识抑思想或抒发其不平抑苦闷。在本校，期刊负了前者之使命了。周刊呢，则至少不可能无的。况期刊有些对外周刊则是对内的趋势，他出期既短，具稿亦促……在种种方面看，他该形成一种促助学校进步的武器。若将周刊单是形成到一种讲究学术的刊物，则期刊根本就失其效用；抑若将周刊单是形成到一种文艺的刊物，则他就根本失其为全体同学拿出钱来办的意义；若再进步，竟是编成一种言之无物或不知所云而仅是黑白分明的小书册，则更失去其本身的价值。是故，假若这周刊是全体同学拿出钱来办的全体的周刊，则他必然地将属于同学之全体，而非仅为三五人所把持或包办。他所说的，乃是全体同学之所要说的；他所批评的，也是全体同学之所要批评的。

记得有一次晚上，我有个远方亲戚来访我。但那个晚上，恰巧轮到大学宿舍没有电灯。安平亲戚是在惊奇，安平自己是在着急。然而终于说谎了：

“恰巧机器间里出了毛病。”

幸的是我的亲戚就此点点头。

那自然，在本刊批评文字，我写得很多的。

然而，在此，可看出的是，光华的学生，无论他是如何在诅咒光华，但他终是在爱着光华的。所有的诅咒，只是爱极的诅咒。他们对内尽诅咒得厉害，但对外还是在为光华撑面子，还是在说光华好。

当然，批评在被批评者看来，总要误会到批评者是含着恶意的。但在事实是相反的，这的确。

批评，批评会促成建设，大概也不仅我认为这。

而建设，建设乃是想将要建设的对象建设到好。

光华的全体同学，在望着光华好，所以光华的全体同学，对光华要加以批评。倘使有必要的話，周刊是全体同学的周刊，周刊上，必然地是应当要多刊些批评及建设的文字。

然而领袖是很要紧的事。

有许多人会利用刊物，形成他们自己做走狗的一种工具。他们的方略是绝对妥协，他们的手腕乃是对当局予以一种歌颂般拍马，而他们的思想，则是落伍、落伍、落伍而已。他们会将刊物形成一种学校里的点缀品、装饰品、消耗品，而毫无其所以需要它存在之意义。它们也许以为这算待学校好，而实际是大不然的。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编者，是应有着革命的精神，远大的志望，而决不是一个陈败的敷衍者，或趋炎的附势者。

而也唯其如此，我们是不满意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虽然晓得我们自己决不是一种走狗，或是一种不肯负责的一流人，但，我们自己又明白得我们自己学识才瞻之渺陋。我们这次，只是为大局而出来勉力维持一下，而决不是自以为有了什么把握而敢毅然受任的。所以，效力以来，虽在我们自己，已算是尽忠报职，而实际，则自己的成绩都不能给自己以满足以安慰（这决不是作假），况论其他？

所以，我们在此告卸之时，我们得以十分的诚意，向同学们道歉。因为我们费去了诸位不少的金钱及时间。

同时，我们是具着竭诚的热烈，在盼祷着以后的周刊有更好的成绩。

元旦大吉时试笔。

五

双十节在我们的心头

(原载《中国学生》1929年第1卷第10期)

今天是双十节。双十节，也许，在你看来很平淡的吧，正如今天是星期，一个极普通的休息日一样。即使你确乎对于今天，竟感到另有一种的情调，那也无非是你对于这个在本分以外的没课的一些快感而已。的确，今天，在一般的心头，第一个意识的反映，没有别的，只是放了一天假。在今天，课业的压迫，暂时赦放了你们，一种没有责任的悠然的舒展，流进了你的每一条的血管。你尽可以迟一些起身，在那时，绵长着你沉蜜的酣梦。起身后，是再也用不着着慌，因为上课的钟声，今天是再也不敢来惹你生气的，你可以极悠闲你的心神，去抽一回卷烟，喝一回咖啡，自然，要是愿意用一客土司是更好。如其在下午，金黄色的太阳，实在使你感到可爱的话，那你不妨到公园里去散一回步，学着诗人们的样儿，看一回天空中飞着快乐的小鸟，或者那摆在你眼前的像油画一般的一片绿草。不消说，要是你有情人，这样一个双十节，你是如何地格外会

对它发生好感的哟。因为在今天，它可以给你一个甜蜜、沉醉的机会。只要你，坐在她的面前，凝视一回，那即使世上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也传不出那种神情的眼波，已够多么使你感到自己的幸福！一切在今天，在你看来，那是愉快的、生动的、桃色的。

当然，在另一方面，也许你会感到今天是异样的无聊、空虚和郁塞。即使你不想出校去看一回影戏，或者到什么亲戚朋友处去闲谈一番，然而你在校里，是仍然不能干一些什么事。心在不安定、不着落的意态里飘漾着。当你在宿舍外面无聊地荡到懒得实在意倦时，于是心头发个狠，想坐下来看一些书，只消三分钟，仅仅是三分钟，你便会发现，书尽是摆在你眼前，而实际上，你的心膛是充斥着各种各种混杂的幻想，再也没有一些余地可以容得书本的安身。房间外的一切，又像全在向你招着手一样。光阴只是低了嘴对你笑一笑，便毫无留恋地向你作了无可换回的永别。苍茫的薄暮，渐渐地吞没了这片大地。在你的临睡的当儿，“一天又过了！”这样一种沉痛的感伤，会在极自然的状态里从你口头滑出，一切在今天，只是使你感到空虚，分外使你感到生命的空虚而已。

诚然，诚然如我所说，然而这只是你在特殊的环境下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意态而已。即使你在今天感到生活是空虚，再灰黯些，即使就如你在失恋后对于你的生活所感到的一样，而，而今天在你心头，多少是仍然会感受到另一种意识的。只要你看一看学校里什么地方都挂着的红绿庆祝灯，或者再回想一想

昨晚大会堂上所举行的庆祝游艺会，那种盛况，那种愉快，也够多么会使你感到生之乐趣，今天至少比平时的假日有些异样罢。一切在今天，完全披上了灿烂、轻快、光辉的薄纱，光明的气息，在你的周遭，没有一丝丝想停止的意思地流荡着。

在近来，的确，学校里所举行的纪念日是太多了。在每个纪念日，不用说，一天没有课的那样一件事，你是再也不会不记得的吧。然而，还有其他呢。在那天，所能刺激你的，只是这一些些？是的，也许，要是今天是五卅的话，那么五年前的当日，南京路上的一幕流血的空前惨剧，会一丝也不含糊地涌闪到你心头的吧。或者，今天是五三的话，那末你必定会从那时报纸上所刊载的记事里，建构出一个就如你亲眼所见的一件屠杀事实的吧。不用说，在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对于每一个纪念的历史，形成了那个纪念的事实，我想总是都了解，都知道的。然而，在每个纪念日，你所能晓得，你所应该晓得的，便只是这一些，仅仅是关于那一个纪念日的历史和事实吗？显然的，那不仅仅是应该这样。纵使对于五卅，或者五三的历史，完全知道：南京路上是怎样一幕流血的惨剧，济南城里是怎么一次酷无人道的屠杀；然而你对于五卅、五三，对于它们，是仍然没有尽了你国民底良心上的责任！每个纪念，你所该应了解明白的，不只是那一个历史，那一个事实，你必须、必须明白，完全了解：关于那一个纪念所给予你的意义。五卅五三所给予我们的意义，乃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横暴，他们对于弱小民族的侵略、欺侮；我们必须团结我们的力量，固实我

们的战阵，和他们对抗，和他们誓死抗争！

今天，是我们的国庆。不错，你会得知道它的历史，辛亥革命的事实的吧。然而，如其你只单明白得这一些，便算定了你的责任，那是一个错误。你必得要明白，辛亥革命之演成，是什么一种意义？那是在乎求民族的平等，打倒帝国的专制。一切压迫，在现在，是绝端的没有给它存在的余地，现代的正义旗帜，只是“平等”两字。人生的价值，只是叫你跟从正义，为正义而争斗反抗。辛亥革命所以能有那种不朽的伟大的精神，便是因为它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关系。我们要鼓起我们的力量，以求得人类的平等。一切不平等的事件，都是我们的奋斗的对象。今天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精神所遗留下来的一天。在今天，我们一方面要追念到已往的历史，那光辉的事实；同时，要因了那件事所给予我们的意义而引起我们无限的生命底鼓舞。一切在今天，只是灿烂、光耀、生动、愉快的精神，今天的一切，真给了我们以无限的生命的力量！

朋友们，今天所给予我们的影响，不仅是放假一天呢！

现在的问题

(原载《再生》1932年第1卷第3期)

记者先生：

几个月来，国内市面上的文艺刊物之绝迹与政治评论刊物之代兴，十足的见到民众趣味之转变。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不是失之太偏便是言之无物，但大体上，这要不能不算为一种乐观的现象。这些刊物中，在读者心中比较有些印象的，则有南京的《时代公论》和北平的《独立评论》。但就这两个刊物，也正如一切其他刊物一样，只是站在一种立场（个人的或集体的），就每一片碎每一部分，作一种批判。如说自己能先拿出一个具体方案，通盘的筹划，这还仅见之于《再生》。

一个政治家，要是他没有一种政治道德的修养，他是决不会得到成功的。同时，一个政党，要是没有政治道德，他的最后，也无疑地是失败与灭亡。我们回顾回顾执政后的国民党，他们的政绩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等于零，但我们觉得，实在比零还要坏。我们姑且撇开物质的建设不说，就精神上的遗留

而言，国民党之影响到后十年的国民道德，其罪过真无可计算。国民道德是政治清明的原动力，但因国民党自身之衰微与卑劣，却轻轻的在全民族的长城上撒下了一层毒。国民党是靠了武力才得到政权的，所以也永只靠了武力在那里维持他们的政权，说什么三民主义，这都是一种招牌。所谓训政，原只是一种专制的换相。我们根本不知道“训”与“被训”的界限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界分的标准。在国民党，也许默认，即凡国民党党员都是“训人”阶级，凡非国民党党员，都在“被人训”之列。但这种解释根本是荒谬与不通。退一步说，国民党是喊了好几年“训政”了。但训政的成绩在什么地方？老实讲，国民党能够将自己的党员训成一个“完民”便万幸万幸了。

有人说，已往数年来党治之失败，乃党员之过而非党之过。持此论调者，自然泰半属之于国民党党员。就在有意或无意依然将自己代表为国民党优秀分子的一辈所主持之《时代公论》，也是这样的论调。（《时代公论》第四号《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其实，我们只要将这一论调，略加以分析，便见到他的不通。党，是数千数万个党员的政治行动的总体，党员，是党的组织主体与分子。党与党员根本是不能分开，而互相负责的。假如党不好，不由党员负责难道由非党员负责吗？反之，党员不好，当然亦由党负其责。再说得明白些，就是党员不好，党应当使之好，党不好，党员应当将党弄得好。现在国民党自身也明白他们的罪过，于是他们拼命的想出许多花言巧语，乱人心目，不是说是党员之过而非党之过，即是说数年来并非党

治乃是军治。其实这种话，在国民党自身以为说得很有光彩，但在我们党外人看来，就正显得国民党之不健全。国民党，其自身成为一单位，他对全国国民负责，而并非国民党里的任何领袖对全国国民负责。

国民党既以武力握得政权，人民在被压迫下，便不得不退一步，希望国民党能有几个领袖出来做一些事业。但一直到现在，凡有国民党里的所谓领袖也者，没有一个不是都登台过的，但又没有一个不是使人民失望的。在这种地方，我们认真的看到国民党在一般人民的血里所栽培下的只是一种反国民党的力量。

但是国民党到现在，还是死捏牢他们的政权不肯放手。老实说，国民党非但没有政治道德，我看就普通道德也没有。这话，决不是任意的侮辱，几年来的事实，使我们例不胜举。而同时，国民党之所以失败，这也正是一个大大的原因。

《时代公论》第三号里有篇《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里面说：“行政权仍为国民党所有，政府仍由国民党去组织，旁人不必参加，但是行政权以外的监督行政的一切权，应为大众所有，这个大众的结合，就是国民代表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是骑墙派，但我们是折衷派。”又说：“同国民党算账的时候很多，现在同他算账，未必算得清，他又未必肯同你算，倒不如让他将这笔账继续担任下去。就是说，国民党的党治不好，而现在他并不承认不好，不愿意结束，那末，让他去吧。

呵，好大的肚量！

同时，《时代公论》的创刊号的《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里说：“国民党最好是将党治的权交出一部分来。”

创刊号的《党治问题平议》里说：“将党对政府的指挥权划出一部分来，受国民直接的监督，至于这一部分的权限，我想最好是财政与外交权。”

《时代公论》有此论调，不足为怪，因为我们知道《时代公论》的讲话者，仍立在他们国民党党员的地位，但在我们党外人说来，我们实不再有那样的好耐性。假如要和国民党算账的话，也决不是什么国民党肯不肯的问题，国民党从全国国民那里夺去了政权，五六年来没做一件像样的事，现在还要说让他去，照《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的那位作者意思，应该让他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到亡了国的时候再算账呢？

我们绝对的反对折衷派。其实，就事实上说，即使国民党真的放弃政权，但国民党放弃了政权以后的政权仍然有一部分是落在国民党分子的身手里的。但在那时候，这一些分子，是国民的资格而非党员的资格。在法律上，我们绝对的反对折衷主义。

话说得太长了，应当想法子拉回来。现在国内，废止内战的论调很高，这多可以说，乃是国民对于国事实际的去发出一种力量的一个开始。废止内战运动，乃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但我们却需要消极与积极双方齐下，废止内战只是使以后不再内战，以后不再坏下去。一方面不再使他坏下去，一方面还得使

他好起来，这才是正常的积极的路。

握权的没有一点计划去施政，有计划的又没有机会去给他上台设施。这也是一个中国弄糟的原因。所以我们今日要努力的，就是如何使我们能够实际的实施我们的政策。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我们要将“心与口”和“手与足”并用起来。

六月十三日

论“幻灭”

——《一本木刻的恋爱故事》读后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7月25日）

家璧在万忙中抽暇写了这篇《一本木刻的恋爱故事》寄来，他在第二段上这样写：

“而今我也没有如年轻时那般每天做梦了，但是在整天的工作使我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疲乏时，我又不愿意回到家里去找安慰——虽然我已有了一个家，而在没有成家以前，以为它是我唯一的安慰所在的。”这几句话，使我读之，若有所感。

他所介绍的德国木刻名家马斯利尔氏所作之木刻的恋爱故事，已见上文，不再抄引。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他说：“其实，男女恋爱的方式，就只简单的一种。”又说，“于是我觉得天下讲恋爱故事的书，一本已是很够的了”。

男女恋爱方式，是否只有简单的一种，此话犹待推敲。但家璧在看了那样一本木刻之后所得的感情，我却完全共鸣。

古今恋爱，从来就是悲剧多而喜剧少。好像一切“追求”

的最终命运，永远是注定的“幻灭”一样。每一个年青人，在没有走进恋爱的境界以前，都羡慕它，以为其中有无限的幸福，但一旦上帝给他一个机会，容许他走了进去，他所感到的又只是苦闷。单恋固苦，失恋固苦，而热恋也仍然是苦的。单恋属于一种“理想尚未现实”，失恋属于一种“理想未能全部现实”，热恋则属于一种“理想正在现实”。但“理想”与“现实”永远是不和谐不一致的两极，所以尽管你正在“热恋”，尽管你的某种理想正在现实，但每当一种理想得到了现实之后，我们又常常容易发生一种生命的疲倦，所谓生命的疲倦，就是说，对于以前之理想发生出一种幻灭之感了。

诚如马斯利尔氏在他的作品里说，有一个男子，用了种种方法，终于获得了一个女子的心。在他目的已达而那个女子却想抓住他的时候，他却感到一种幻灭而把那个女子丢弃了。……这个故事，正证明了上面这一段话，说明一个男子，在他恋爱里，当他某一种追求的目标达到以后，他能够无理由的感到种生命的疲倦，无理由的对于以前的理想，发生一种幻灭，而终于放弃了那一个恋爱。

所谓“追求”，本是指对于某一个“理想”的渴望，希望那个“理想”现实。“理想”基之于心，心是极渺忽的东西，瞬息万变，会无限止，所以“理想”也毫无边际，随吾所欲。“现实”则基之于物，物是固定的东西，一间陋屋决不能一变就变成一个天堂，所以“现实”永远不能跟着“理想”日行千里，翻覆无穷。“理想”的行进速而“现实”的行进缓，“理想”的

发生易而“现实”的造成难。同时，“理想”这东西又是随时增高扩大的。今天的理想较大于明日，明日之理想又较高于今日。我们即以恋爱为例，你起初不过是想认识那个女子，可是真的认识了之后，你又想和她有些友谊交往。而等到她和你的交谊的确很好了，你那时又有许多新的奢望跳上你的心头了。所以，在恋爱里，一方面是你的“既有理想”与“现实”吻合，一方面是新的理想之产生。恋爱的延续好似永远建筑于“旧”的幻灭与“新”的追求上。但是，每多一次“追求”，又适足以多造成一次“幻灭”似的。

为什么一个理想达到以后，我们就会感到一种生命的疲倦，发生一种幻灭之感呢？这一个问题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完的。但近代都市文明动率的加快，使我们的感觉趋于敏捷及尖锐，却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所理想的太玄妙、太神秘、太渺茫、太不近事实了，一方面固不易达到，即使达到了，也未能尽合吾意。比如说，世上的女子未必个个都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温柔、年青、美貌、才干和慈祥。所以世上的男子在恋爱里也便不一定个个都能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称心如意了。

我觉得在恋爱里，要避免“幻灭”之悲哀，只有缩小“理想”，减低“理想”的条件。“幻灭”是“追求”的果，“追求”是“幻灭”的因，追求的理想低，幻灭的成分当然少。记得我在七月八日本园所作的一篇“幸福”里，这样说：“如知识为零，幸福就无限大。”理想即知识，理想与知识是成正比例的，知

识越大，理想也越高，而理想越高，幸福也就越小。要避免恋爱里的幻灭，要保持恋爱里的幸福。第一必须缩小你恋爱的理想，减低你恋爱的理想条件。

再论“幻灭”

——赵家璧作《一本木刻的恋爱故事》读后之二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7月27日)

前天，我在那篇《论幻灭》里说：“我们平时所理想的太玄妙、太神秘、太渺茫、太不近事实了，一方面那个‘理想’固不容易达到，即使达到了，也未必尽合吾意。所以我们每当某一种‘理想’得到现实之后，反易发生一种幻灭之感……大概理想与幸福是反比例的，理想越大，幸福越小。要避免恋爱里的幻灭，要保持恋爱里的幸福，我们必须缩小恋爱的理想，减低恋爱的理想条件……”

但是在那篇文章里，因为篇幅关系，我却没有能够再回到顶前面所引的家璧的一段话上去。家璧是这样说的：“在整天的工作使我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疲乏时，我又不愿意回到家里去找安稳——虽然我已有了一个家，在没有成家之前，以为它是我唯一的安慰所在的。”

“在成家以前，以为那个家将是唯一的安慰所在的，现在虽因整天的工作，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疲倦，但仍不愿意回到家

里去找安慰。”——这无庸讳饰，自然也是因为对于以前所梦想中的“家”起了一种幻灭的缘故。这幻灭之构成，一方面落入于前所论列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心情不和谐的作用。

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子共同呼吸在一个热恋的气息中。他们以顶热情的字句两地通信着。但有一次，那个女子在信上忽而说，说他对她不再如以前那样的恳挚了，从他的信纸里不再发现有如此以前那样美丽的字眼了，她不再能如以前一般的从他信上得到安慰了。其实，我那个朋友对他比以前只有更好、更忠诚、更关切、更热情。但是那个女子何以会反对他发生出这样的印象呢？（同时，我又相信，这些话，从那个女子说出来，决不假话，她的确可以有这感觉。）这最大的关键，乃是由乎她的心情气息未能和现实生活和谐所致。所谓“以前”是指初恋时期，而现在则是热恋时期了，在恋爱的过程里，前后已是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已是两种生活的姿态。但是在热恋时期还要希望得到如初恋时期中一般的“微妙的神经刺激”，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初恋时期中，可以从对方轻微的一笑里得到无限的愉快，可以从对方的一个字里一句话里得到无限的满足。而到了热恋时期，特别是热恋的后期，仿佛无论多情热的信件，都不容易引起对方怎样了不得的兴奋，这决不是对方真的冷淡了你，真的疏远了你（也许事实上对方是更在爱着你的），不过你自己的感受力，自己的反应力，已日渐麻痹，不若以前那样的敏锐了吧。

初恋时期的心情气息异于热恋时期，同样，结婚后的心情气息又异于结婚之前。在结婚以前，彼此不一定天天见面，所以他们所欲造成的只是遇见时那一天或数十时内的感情的 Climax。但结婚后的生活姿态就不是如此了。结婚后，他们必须保持一个 Constant 的永久生活，保持一种有规律的常态生活。正如上面所举的例子，那个女子因为不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初恋时期已经过去了，而犹想追求那种微妙的神经刺激的快感，所以她便感到苦闷了，疑心她的对方对他冷淡了。同样，一个人在结婚后，如其还想追求着过那种如结婚以前那样浪漫气息比较浓厚的境界，则他对于那当前的平凡的婚后生活，自然不可避免的感到一种幻灭。

所以我觉得，如某一种理想现实了，我们必须好好的抓住这一个已得到的现实，好好的保持住从前的那个理想，使那个理想不再变化，使那个“理想”与其所得到的“现实”和谐一致。即以结婚而论，我们一方面在结婚前不要对于结婚后的生活作过度的梦想，一方面在既结了婚以后，明白婚姻的生活本来就不过如此不再另有其他梦想，则必能安于此种良久的常态生活，而不致有幻灭之苦。

其实，这种节欲少苦知足常乐的哲学，不仅恋爱里如此，即于人生一切，亦莫不如此。

致幽默大师林及论语社诸贤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8月17日)

八月十三日《申报》第二张，有一幅三十行左右开阔的广告，登的是《论语》周年纪念悬赏征文的启事。据说是为了“贯彻提倡现实观察之主旨起见，特于周年将届之期，悬赏征文”。并有一段征文小启，兹抄录如下：

“论语半月刊去年九月十六日出版至今已廿二期矣原其宗旨在矫正文人空疏浮泛绮靡哀忧诸弊而易以爽利潇洒涵蓄幽默之音故鄙夷伤感注重观察不作走狗式之救国高谈只作自由者之静观现实他人谈美我则谈丑他人认为亭台榭阁我则知其海市蜃楼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兹为贯彻提倡现实观察之主旨起见，特于周年将届之期悬赏征文条例如下……”

《论语》之创办，原其宗旨，在“矫正文人空疏浮泛绮靡哀忧诸弊”，而“易以爽利潇洒涵蓄幽默之音”。查空疏浮泛绮靡哀忧，确为时下文人之通病。林幽默“大师”（此典出在《自由谈》上）及论语社诸“贤”（借用岂凡先生语，亦出自《自

由谈》)能发愿矫正之,自然比写本《文坛登龙术》要正经得多。只是《论语》出世一年以来,据小子愚见,以为时下文人空疏浮泛绮靡哀忧之弊,依然猖獗,未尝收敛。譬如常在《论语》上写文章的郁达夫先生,他一方面,既为《论语》诸“贤”之一“贤”,理合也反对空疏浮泛绮靡哀忧的文章,可是另一方面,这一年以来,郁先生自己在各杂志上,发表的空疏浮泛绮靡哀忧的文章,就仍然不少。所以,在此种地方,我觉得林幽默大师以及论语社诸贤,实属失败。(既然失败,而仍吹大气,则亦犯空疏浮泛之弊。)至于因欲矫正时下文人诸弊,故易以爽利潇洒涵蓄幽默之音,其意亦未尝不善。只是既说“易以爽利潇洒涵蓄幽默之音”,便须有此种“爽利潇洒涵蓄幽默之音”发出来。但检读一年以来之《论语》,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读之音,而实未尝闻有爽利潇洒以及涵蓄幽默之音。其实,爽利潇洒,谈何容易?我们每读《论语》上李青崖诸人的文章,只觉得其笨拙不堪,与爽利潇洒,相去千里矣。又说,“不作走狗式之救国高谈,只作自由者之静观”,鄙意既称易以爽利潇洒涵蓄幽默之“音”,此处又谁只作自由者之“静观”?前后口吻,显属矛盾。“自由者”这个称呼的意义,似与当今文坛上所争论之“第三种人”之解释类合,但欲为“自由者”,其先亦必有版税可以坐抽,否则恐怕未必能够自由。不作“走狗式之救国高谈”一语,字义隐晦。照逻辑上说来,此语可作两种解释:一、凡救国高谈皆为走狗式;二、救国高谈有若干种,若干种里的一种是走狗式。不知该语在此地属于何种解释。

即使其解释属于第二种，但鄙意仍不妨让其存在，因为我以为写一篇走狗式的颂扬萧伯纳的文章，未必比写一篇走狗式的救国高谈高明若干。



论司堡刺孟锡泼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10月10日)

这一二十年来，国人在体质上的日渐衰弱，是一件无可避讳的事实。但是我们觉得，这一二十年来国人在道德上的堕落，其情形，实在比体质上的衰弱远更可怕。因为身体衰弱，所以我们要提倡运动，因为道德沦落，所以我们更需要提倡一种良好的司堡刺孟锡泼 (Sportsmanship)

Sportsmanship 一字，就是说“运动员的精神”。运动场上一切竞赛的目的，本来不在乎谁胜谁败，而在乎运动兴趣的提倡。运动员不得以胜败为其唯一目标，而同时必须严正地顾到其自身的运动道德，他必须在竞赛里保持一种直爽的、公正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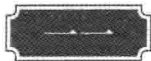
其实，这一种直爽的、公正的精神，不仅在运动场上应该有，就是在一切社会活动里，都应该有这一种精神的。所以，Sportsmanship 也便不仅仅对运动员而言，在一切从事公共事业者，特别是从事政治生涯，他更需要这一种

Sportsmanship 的修养。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大家都有一种民主政治的观念，但越是想将他的国家造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越应该有一种健全的公民道德。我们试看社会上一般的团体里，总是维持的人数少而捣乱的人数多。这就因为中国人对于任何事情，常常以私利为前提，而以公益为幌子。一到自己在那团体里没有得到地盘，或虽得到而未如本愿，于是便百计破坏，从中作梗。台下人尽量喝倒采，台上的人只得竭力维持秩序，结果，团体虽有，却是百事无成。

我们觉得，今日中国，大家都需要一种公正的直爽和负责的精神。不论赞成一事或反对一事，都必须是坦白的光明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良好的“政治家的态度”，必须这样，一切社会事业，一切公共建设，才能有成效可收。

今天是全国运动会的开幕日。因为身体衰弱，所以我们需要提倡运动；因为道德衰弱，所以我们更需要提倡这种 Sportsmanship。我们谨于今日，在全国读者之前，书感如右。



论魔术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10月12日)

这两天南京有一家戏院正在演着魔术，广告上且说这魔术是一九三四年式的，是超时代的，其实这句话大可以不加，因为一切魔术都必须是超时代的。

我们知道，魔术必须是新颖的。越新颖便越使人头昏目眩，也就越受人欢迎。假如一套戏法我们大家已看过了，或者看得不要看了，这种老调自然不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无从再吸引顾客了。

旧的魔术必然的是失败的。魔术必须是新的。而旧的就是落伍了的，新的便是超时代的了。

其实，魔术是人人会变的。变魔术者是人，不是神仙。能变魔术，无非是得其要诀，并非真能无中生有，变男为女。如果他真能变铜为金，则他早是大地一富翁，大可不必再登台化气力了。由此可见，人家变戏法，因为他懂得了变那戏法的玄秘，你不会变戏法，因为你尚未得其巧妙。等到你也一做了人

幕之宾，则做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了。

人类本有一种好炫奇的性情。大家都爱在人面前来玩一套花头。文学家是诸色人等里顶能用空心思的一种人，所以他们玩的花头，比平常人更玩得多。今年是这个论调，明年又是那个论调了。今年大捧无名作家的创作，明年又大捧外国作家的译品了。

戏法必须是超时代的，否则就吸引不了观众。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是第六十阶级统治的，于是他们便喊着“世界必须是第六十一阶级的”。

戏法是人人会变的。今天你看人家变，也许明天你便会变给人家看。当然你看人家在变时，会觉到一种古怪，但是到你自己来变给人家看时，你便会觉得“原来如此”，索然无味，而自己且仅仅变成一个机械了。



文艺年鉴与文艺商品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10月13日)

最近上海现代书局出了一本文艺年鉴，据说我国新文学运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每年出版的文艺书报也不在少数，文艺的著作者每年都有新陈代谢的情势，文艺界的活动每年也总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波澜。但是，关于这些文艺界的风景，从来没有人给摄一帧清晰的照片，使目迷五色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见年鉴创刊缘起）。所以中国文艺年鉴社诸君子，为使目迷五色的读者，对于每年文艺界的风景，能够一目了然起见，特编此册年鉴，其意实在是至善，并且很可感的。

中国文艺年鉴社诸君子以为：从前曾有某书局出版过一本小说年鉴，范围既狭，而其所选录的也不公允。其后曾有新诗年选以及小说年选，但其性质与缺点也与小说年鉴相同。该社诸君子又谓：“我们以为单是选录作品，这决不成为年鉴，作品的选录只是年鉴的附录，所以在作品选录之外，我们还预备在我们这文艺年鉴中作以下几项工作：一、一年来之文艺界活

动情形的鸟瞰；二、作家编目表；三、文艺书报编目表。”（以上俱见年鉴创刊缘起）

中国文艺年鉴社诸君子这种论见，我们是十分佩服的。以前某书局出的小说年鉴，内容仅选小说，的确太狭，现在这本文艺年鉴里除了小说以外，还有诗散文和戏剧。以前只有一项，现在有四项了，这范围的确很放大的了。他们又以为作品的选录实在只是年鉴的附录，所以他们特地写了占长达三四十页一篇《一九三二年文坛鸟瞰》，再加上四十六页的《作家及出版索引》，而附录了六百九十八页的作品选录。正文八十页，附录六百九十八页，这种编辑是很“现代”式的。

至于那篇《一九三二年文坛鸟瞰》，使人读了，的确能够一目了然的。譬如他们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炮火的轰击，一九三二年在最初四个月之间根本没有文坛。而以下他们便接着说：“文坛的恢复，是以五月一日现代杂志创刊为纪元。”有此一句，你大可不必再读下文，因为这一句使人读了的确是很“了然”的。

他们下面又说到各作家的作品，说：“在一九三二年，这一派作家中给了最大的贡献的，是杜衡”，“蜚存是把弗洛伊特的学理运用到作品里去的中国第一个作家”，“叶灵凤在本年度无论在叙述和描写方面都较他的前期作品有了惊人的进展，尤其是对话的工巧，更有特别提出的必要”。像这些句子，也都是文坛上平时所不常见的，而使人能读了一目了然的。

至于作品选录里，大部分都是老牌作家的货色。因为选的

尽是这些老牌货色，则当更容易使你掏出腰包也来买一本看看的。查所选小说，共十八篇，其中有十篇是从《现代》上选下来的。所选诗歌，共计十八首，其中有十二首是从《现代》上选下来的。这暗示《现代》平时所刊作品，确大半都是第一流的。其实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有了《现代》，才恢复了文坛的。

最近的《文学》（十月号）的社谈里，有一篇《怎样编辑年鉴》，主张在年鉴里应该将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有较详的分析与介绍。这个提议我们是十分赞成的，要是这样，则如《杜衡及人生的现实主义》、《施蛰存及其意象抒情诗》，以及《叶灵凤的绮丽的散文》，都可分外撰文，列为专论的。

限于篇幅，不可多述。我们谨于拜读《文艺年鉴》之余，三呼“现代书局发财”，“现代杂志万岁”，“寄身于现代书局下的诸大作家青史留名，千年不朽”。



春蚕小说与春蚕电影

——借此一谈中国电影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10月23日)

最近，上海明星公司出了一张影片，叫《春蚕》，是根据茅盾所作《春蚕》这一篇小说而摄的。在这张片子没有到南京来以前，在上海开演以后，我们已经在许多刊物上读到它的捧场文字。茅盾先生是当今中国小说家的马首，他的作品上了银幕，自然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所以如《现代》上也刊起《春蚕》电影的照片来了，《自由谈》上也登过好几篇关于《春蚕》摄制电影的文章。新文艺现在开始侵入于电影界了，许多人都在欢呼，都在帮着宣传。

但对于这件事，我个人却始终保持一种异议：

第一，我认为“春蚕”的摄制，算不得新文艺闯入了电影界，实际只算得是明星公司的一种投机。因为目下中国的文坛，正为左倾文艺所霸占着，所以他们也来拍一张左倾的片子，在“生意”上，一定不会吃亏的，特别是他们所根据的原作，作者茅盾是目下中国文坛上顶大顶红的作者，一定会吸收到较广

大的观众的。所以这既是一种营利上的投机生意，而实在无庸那些大小作家来为这张影片摇旗呐喊的。

第二，假如新文艺真要闯入电影界的话，那老实说，就得将“班子”全付换起。编剧、导演、演员全得换一批人物。否则导演仍旧是张石川郑正秋之流，演员仍旧是目下那一批货色物的话，无论你所根据的是茅盾或鲁迅的作品，那影片本身还是“流气”十足，一塌糊涂的。特别是关于这点，十月六日本刊上已登过素州先生的一篇《偶谈电影》。他说：“老实说，中国电影”，那儿够得上说有一点艺术的成分？我们看看，目下在整个的中国电影界里活跃分子，到底是那一批货色？从以往的成绩看来，中国的电影界给了我们一极坏轻蔑的印象。中国片子有几个脚本是有一点艺术上的价值的？中国有几个演员对于表演上下过一番苦工的？素州先生这些话，我都十分同意。在根本上，目下中国那些导演演员在艺术上的修养太少，艺术手腕太坏，所以没有一张片子可以使我们看得过去。我们看中国有那一个演员，在表演上，及得上依弥儿琪宁司于万一的？再次，现在的左倾文艺很有侵入电影界的企图，但我也和素州先生有同样的感想，在中国目下那些导演和演员的能力“太不及格”的时候，单考究意识是“急其所缓”。我们“至少”的要求是：意识与技巧要平行，要和谐，要同时并进。同时，假如左倾文艺要霸占电影界，如仅仅制造左倾脚本，而不制造左倾演员，那也是可笑的。一个演员他或她平时过着十分奢华的都会生活，怀着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个性，而要他勉强去

摄制左倾的片子，简直是笑话，简直是一个大矛盾！

第三，将范围再缩小起来，就以文艺作品去改编摄制电影而论，那我也觉得，《春蚕》的摄制，简直是一个浪费工作。（其实，明星公司既是投机，那就也无所谓浪费。）《春蚕》是一篇描写农村经济没落的小说，这篇小说本身的好坏，成功或失败，那是另一件事，但至少，这篇小说没有一点可以摄影电影或改编戏剧的成分。因为《春蚕》只是一篇小说，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这篇小说里，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一点戏剧的情绪，没有一点争斗的情绪。假如将养蚕摄制成为电影，那如其去看那一张影片，远不如去读那一篇原来的小说。

正文写完了，在这儿，对于《春蚕》这一张影片，我自然也写下几句。平心而论，这一张片子在国内产片中还算像样的。这自然并不是说这张片子还好，这只是说，这张片子没有什么“不通”而已。我们知道，平时有许多国产影片，简直是“不通”，简直是“胡闹”。但这张片子并没有“胡闹”的地方，这是一张很平凡的片子，没有“精彩”，也没有“不通”。没有“功”，也没有“过”。

至于演员方面，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去看的。我们四个人一致觉得以饰四人娘的严月娴为最好。中国电影演员有一个顶坏毛病，就是在银幕上，我们只觉得他在做戏，没有一点真实。但严月娴在这一张片子里做得始终像在一个真实的人生里，没有“过与不及”的毛病。至于饰老通宝的肃英，那就完全只是在做戏，什么地方都觉得他过于夸大。饰阿四的龚稼农自头至尾，又嫌太弱。余子则无足论。

说挤篇

(原载《中央日报》1933年10月19日)

“挤”者，亦“国粹”之一也。“挤”之派头甚多，有满头大汗，涨红了脸还在挤着者，有一声不响，若无其事，而暗中却将屁股或两只臂膀摆足姿势用尽劲道在挤着者，更有明明自己在那儿向旁人挤去而嘴里却还大喊其“不要挤不要挤”者。总之，种类不一，名目繁多。不过，“挤”法虽然不同，而其目的则一。自己站在后面，想挤到前面去，此“挤”的目的之普通者也。但也有看看一大群人站在那儿，平静无事，想弄出一些波动来者。或者，在此波动里，混水里摸鱼，希望更能得一些好处者。此则又为“挤”的目的之特殊者矣。惟不论普通特殊，其为满足自己某种之欲望，则又一也。

吾人于随时随地均可见此种国粹之存在。火车站、电车站、公共汽车站、电影院，以及内地乡镇里的露天戏场上，欲先买到票，先出站，先上车，以及挤到台前去，都非挤不可。“挤”的目的，在“占先”，待目的既达，则对于刚刚满头大汗挤的

情形，便又忘若隔世，或者引为得意。

“挤”的门槛虽然不一，但是却有几种基本精神：

第一，顾得自己顾不得人。夫挤之目的，在谋自己之出路也。既要谋自己出路，当然顾不得别人，其理至明。譬如，你现在站在人家背后，你要跑到人家前面去，则当然就要人家退到你背后来。或者，你要第一个买到票，则便非使本来可以第一个买到票的人，现在退到第二名不可。又如，过桥时，走在你前面的是一个小孩，你要超他的前，即使将他推落河中，似乎也无所顾惜。

第二，有缝可钻必须钻。此理十分明白。如有缝而不钻，则你又何以能够挤得上去？所以为了要挤上前去，大有虽钻下缝，亦属无妨之概。

第三，攻而不进，则退守。本来挤要挤得使人看不出。如实在挤不上去，而仍挤之不息者，则必遭诟骂或奉送老拳。至于人家力量太足，自己力量太弱的话，那就非但不必去挤人，并且要防着被人挤掉。如不被人挤掉，则尚可静观待变，如根本被人挤倒，则百事均无希望矣。

“挤”者，本一种暂时的手段也，惟亦有寄生于“挤”中者，如小窃等类则又是已。

余自来默察国家纷乱之机，而无所见。昨自全运会归，若有所悟，因作《说挤篇》，年月日夜记。

论文学者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7月5日)

今年《国闻周报》的新年号上，曾有杨振声先生一篇《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杨先生说：“今日中国这个国家已到了这个地步，文学这东西，简直是一种不急之需。但是中国何以乃有今日，文学却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一切中国道德的堕落，简括的说，却是受了‘字’的影响，识字的人受读品的影响，不识字的人受识字人的影响。”杨先生将以往的一般国民文学作品，分为五类：一、神怪剑侠小说，如封神演义及四游记等；二、黑幕大观与侦探小说；三、奸险小说，如三国演义骗术奇谈之类；四、柔情文学，如红楼梦及西厢记等；五、诗与词。并说，这些作品存在的结果，使中国不能产生健全的近代的国民；同时，中国也就无从成为一个近代的国家，而立立足于世界。

杨先生以为要创造一个新中国，文学也得负起一部分责来。他主张以后的文学作品里，应当有一种彻底人生观念，有

一种互助道德的精神，有一种勇敢不屈的骨气，能记录下时代的痕迹，以及对于人类有一种同情与了解。

对于杨先生这一篇文章，我们应当是同意的。不过我觉得，要在今日中国创造一份新的健全的文学，在那作品里应包含有那几种新的精神，还在其次，先决条件，必须在这个社会上先有一批健全的文学者。

第一，我们觉得目下一般文学者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点，便是在“为人”上的不太认真。对于什么事都没有一种负责的精神。而这种“为人”上的不认真，又使他们养成了一份极随便的生活习惯。这一种生活随便的结果，便是除了兴之所来，写一点文章以外，其余什么事情都不能为。一切必须要上办公厅的职务，全“懒”得做。一切比较刻苦的工作便全不能干。

这样一种浪漫的思想的作家或者诗人，在现代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必定随时要感到许多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艰难的。（这种艰难爬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便发生了自杀一类的事件。）而由乎这一类非现实的作家，和这现实的社会挣扎的结果，在他们所感到的灵魂的苦痛里，于是便产生了许多忧郁的和诅咒社会诅咒人类的作品。

“负责”，本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随便”，才是感情的泛滥，本来一个文学者所异于常人的一点，便是感情上的特别丰富。但社会上对于“感情”，却在无形中有一种限度。譬如，一个人遇着了一件非常悲苦的事，不免要失声流泪的，但一个人要是年纪长到二十岁以上了，即使遇到了天大的一件悲伤的事

情，也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间立即放声大哭起来。所以，通常的人，即使感情丰富，他也能捺下他那丰富的一部分，来适应社会上的那一般的限度。

但有许多文学者，不仅不能将自己的感情去适应社会的限度，而且有时，还有意的或无意的容许感情的扩张，好像自己在社会上成为另一种人物，这另一种人物，容许他有另一份特殊的气息一样。所以，本来一件事可以勉强忍耐下来的，而必大使其性子，本来是一无其事的，而必庸人自扰。

我以为一切生存在社会上的人，必须有两份能力：一、适应社会；二、改革社会。这两份能力却又互为因果。因为你要适应社会，你才需要去改造一个合乎你去适应的那个较理想的社会；因为你要去改造一个未来的社会，你又非先能生存在这目下的社会里不可。

从事于文学的人，也是社会里的诸色人等里的一份，我们姑不必说到改造社会的大话，但至少也该能够在这现实的生活下生存下来。文学者或诗人，个性的怪癖孤傲，我以为与社会无关。盖为人不负责，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与己固无益，而与人有定损了。

我们认为文学者不能在社会上另有一种超人似的地位。文学者应如一切通常人一样，应当对于自己的生活取认真的态度。一切做事说话都要严肃，都要负责任。文学者必须先在自己的修身为人上，有过健全的训练与修养，方始能够谈到他所产生的作品的健全或不健全。第二，我们以为一个作家，如其

仅仅只“会”在纸上写写文章，那是不行的。最低限度，他同时必须有一个能明白事理的头脑，能辨别是非。思考说话，要有系统，要有条理。换句话说，就是至少还要一点办事和应付上的才干。我们常常遇到许多文学者，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但在现实的生活里以及做人的本分上，许多地方却差得太远……像这一种人，他的作品在读者的阵营里愈有力量，到一旦人家和他实际接触之后，人家对于读过了他已往的作品所产生的信心，愈毁灭得快。不仅是毁灭到零，甚或还有相反的作用；不仅是对于他个人，甚或扩充对于一般的文学者和文学作品。

这是极其明显的；如其一个作者，在他的作品里，常有許多煽动文字和激烈情绪的，一旦一个读者见了这篇作品的作者本人，原来是个畏畏缩缩，一无热情的人，则这个读者还会因这篇作品而对这作者所宣示的某种理论或事实发生信仰或同情，再由这种信仰或同情而产生出行动与力量来吗？同样的，假如文学者在生活里那些极通常的经纬都没有，在人面前站都站不直，则即使写得满纸好文章，人们对于那个作家的本人，先就有了一个轻蔑的印象，则对于他的作品，也一定不会发生景仰之心的。

杨先生在他那篇文章里说：“说中国之有今日，文学得负一部分责任，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并不是看重了文学，而是看轻了文学。”我觉得杨先生这句“实是看轻了文学”的话，是对的，但我以为一般社会上之所以看轻了文学，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乎一般社会上先轻视了一般文学者的缘

故。一般文学者的那种为人不负责，做事说话不认真，使人们得到了一个“一般文学者都是无作为，那是没有希望，无作为”的印象。同时，为一般文学者的只会在白纸上写写黑字，而在别方面没有一点力量的表现，使人们对于一切文学作品也易于发生一种轻蔑的感情。

所以，在今日中国，文学有些场所是不大被人尊敬重视的。这也就是杨先生所说的“文学之在今日，不但是不急之需，简直要寿终正寝了”的一个注脚。杨先生说到“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主张今日中国的文学应有如何的内容，我以为在讨论今日中国文学的内容以前，须得先注意到负“今日中国文学责任”的文学者本身的生活训练的健全与否的这一点上。

傅斯年的反中医论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8月11日)

八月五日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刊载了傅孟真先生的《所谓国医》。他在这篇文章里，对于中医大加攻击。他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外患，而应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匪患虽不得了，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

从这短短的一段里，可见他反对中医之深。他反对中医的理由是：“中医本来既无病例，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

方。”

我们对于中医西医之争：

第一，在医学上，我们是全外行。

第二，对于中医西医双方，我们都没有任何成见。

不过我们读了傅先生这篇《所谓国医》的文章，却有一点感想：

第一，我们认为中医西医之争，并不见得“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中西医之争，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中西文化各有其不同的来源，从这不同的文化里所孕育的两种医学，一旦相遇，自然有一种冲突。

第二，到今日还有中西医之争，我们觉得也不是一件偶然的的结果，他有他社会的背景。到今日还有中西医之争，不怪已往四十年的教育没有效果，只怪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不安和经济的衰落。因为社会不安定，因为国民经济的日渐崩溃，所以西医在中国不能有广大的发展。他不能将他的成绩传布到中国的内部和一般中国人的内心，使他在民间的信仰上获得极深刻极牢固的基础，一方面这西医不能在民间获取深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就间接维持了中医在民间的努力。以致到了今日，中医西医形成了各半天下的局面。

第三，傅先生将“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的原因，分列三点：（一）爱国心，以为本国的学问总是好的；（二）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

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三)教育上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据我来看,这三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天下有那一个人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一个病人及其家族所关切的,乃是那个病人生命的安全。中国人到了现在还相信所谓中医,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中医的历史和成绩,在民间比西医广,比西医深,比西医久。正因为他们不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觉得中医既然也有医活几千年的历史,所以他们不愿轻易请教西医,而仍趋向于中医了。

第四,傅先生说中医无非是靠的一部“经验良方”,我们觉得靠经验并不是一件坏事。有许多学问便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老实说,我们也是不赞成中医的。可是我们不赞成中医,并非是为了他“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乃是为了他“这部经验良方,不科学化”。我们不绝对的崇拜西洋文明,也不绝对的崇拜中国文化。我们要反对中医,应当先拿“中医”来研究研究。“何以几千年来中医一直能够在民间存在”,这便是我们研究最大的要点。我们对于中医西医的学理,都是门外汉。可是我们觉得中医所以能在中国流行几千年,一定有他的根据,有他的学理。我们为民族的前途起见,反对这种“施用不科学的经验良方的现象”继续存在,同时,我们为国家的学问文化起见,也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视这种“经验良方”为“胡说”。我们主张那些有志于研究医学的人,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研究中医的学理，使得中医的学理变成合理化。中西医的存在，不应该是一种意气的门户之争，而应该是一种国家学问的存亡之争。

八难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9月7日)

由稚吾先生寄来了一篇译稿《帽子哲学》，作者 Gardiner 在他这一篇文章里，最主要的意思，便是顶末一段。他说：

“简单些说，我们都由自己的好尚、职业、偏见，替自己加上了一副有色眼镜，再由我们的皮尺去量人，由我们自己的算术去打算人。我们看人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我们所能见的，并不是我们所见的真己。所以我们对于真理这个眩目的东西，作了许多坏的猜想，并没有什么奇怪。”

Gardiner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深澈。斯宾塞尔 (Spencer) 在他的《群学肄言》里，曾极力说明群学这一门学问不容易研究。他说研究群学有八种障碍：一、物蔽；二、智絃；三、情瞽；四、学讹；五、国拘；六、流桔；七、政惑；八、教群。这八种障碍，总名之曰群学八难。其实，这八种毛病，可以包括了人世间一切做学问做事业的磨难。

一个烫帽子的，用你的帽子的大小去断定你的聪明或笨

拙；一个做裁缝的，从你的衣服的剪裁和漂亮上来决定你的豪华或寒酸；一个做鞋子的，从你鞋子的质料新旧上来猜你的地位和经济状况；一个牙科医生，从你的牙齿来拿稳你的性格习惯和智能；一个做生意的人，从他那账柜钥匙洞里来看人生，世界只是一个大商场。……他们根据他们狭小的职业来评判他人，评判人生，这就是犯了物蔽智絃流桔政惑等的结果。中国现在自然需要“专门”；与其样样粗知，不如专精一事。干教育的当然应该埋头去从事于教育的改进；干实业的当然应该埋头去从事于生产的改进；从事于政治的，当然应全力去谋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改进，但学教育的一定要说不只有提倡教育才可以拯救国家，或者干实业的一定要说不只有提倡实业的才能苏解国难，也便是犯了智絃政惑等的毛病。近年来一般社会上的救国论调，真是其多如鲫。甚至吸国货香烟，饮国货啤酒，也可以拯救国难。这些自然属之于市俗行列，不足论齿，可是真的说只有提倡某一方面才能救国，未免失之过偏。近来弄文学的人，以为只有文学可以复兴民族，弄教育的人，以为只有教育可以救国，提倡国货的人，以为只有提倡国货可以挽救农村经济，举凡此种，都叫过偏。过偏而不醒，便不免令人肉麻。所以难怪吴稚晖先生十年积愤，说出了“文学不死，大祸不止”的八个字。要知今日中国，单单任何一项偏重发展，均不足以救此垂亡局面，只有在政治经济教育的三方面，相以励进，治标治本，努力并行，才能有一线光明的希望。我们过去听到了许多救国高论，而这些救国高论的出发点，老实说：还是由于

各人自己的职业和好尚，譬如从事于航空的，以为只有发达航空，才可救国。其实，即使中国现在真有了一万架飞机，未必立刻可以打倒敌人。我们认为社会进化，必须多头励进。我们一方面努力自己所努力的，一方面同时还尊重人家所努力的，努力本位而不固迷本位，这才是我们今日做事做人的态度。而要这样，第一便先须避免如斯宾塞氏所说的八难，否则，一切高论，仍然不免如 Gardiner 氏所说的那个烫帽子伙计的见解一样。

省自为政的统制经济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9月10日)

《大公报》太原一日电：

晋省当局提倡土货，抵制外货，已规定统制贸易办法，凡晋人出省购货，及外商来晋售货，并外货经过晋境者，须事前经省政府核准，始能贩卖，否则决予以严厉之处分，并特函正太路车站检查所及公安局，自一日起实行检查，并令各商号一律遵照。

又粤省当局也有同样的计划，据《时事新报》六日香港电，谓粤财厅自十月一日起，对于外省进货，将正式征税。

我们久就听到晋粤当局在努力于省单位的统制经济的消息，现在这种消息，业已证实。晋粤两省当局这种“努力”的目的，似乎在造成其自成一个单位的经济体系。一方面求生产自给，一方面谋原料独占。所以凡晋人出省购货以及外商赴晋购货，都须先得晋省当局的“核准”，但是这种以省为单位的统制经济，在整个的国家经济的场合上说来，实在是一种破

坏。我们综览世界现势，自从个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以来，一种新的集团主义的经济，代之以兴。国家为求其本国的经济自足起见，于是产生一种经济的民族主义，而利用政治的力量，施行统制，以达到其本国经济上的“防御的”或进而至于“侵略的”目的。国与国之间，因为缺少一种最高的裁判机关，所以各国为保护其自国的经济起见，不得不采取这种政策。但在一个统一国家的内部，这种制度，实非必要。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国家之存在，不仅有政治统一的要求，同时还有经济统一的要求，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应以整个的一国为单位，内部不容再有分化割离的现象。一省在其省内施行一种适当程度的生产统制，以期技术组织上的合理化，并谋生产效率的增加，我们可以相当的同情，而一省在其省内施行全部的经济统制，使与外省经济隔绝，我们便不应当容忍。这种省单位的经济统制的目的，或许在乎避免外省的压迫和保持本省的生产事业，但本省的生产事业果真受了外省的压迫，而至不能维持时，那也应在国库中拨付协助，或求其他救济办法，不应采取这种闭关式的经济封锁。我们知道，这种省单位的经济自足政策，不特不足以增加该一省内的生产力，并且有时常常反足以减少自省的生产力，因为他会提高某一些因为各种地理上或劳动上的原故而得以较廉的成本生产于他地的产品的价格。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对外是整个一国的统一体系，对内则在这种统一的体系下发生经济的调和作用。现在如晋粤两省当局所施行的省单位的统制经济，完全与一个统一国家的经济体系相

反。中国现在在这危亡的局面下，政府正在竭诚努力于全国政治军事方面的统一，而不料在这经济上，却开始了一种割据的局面，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实在有消弭的必要。

蒋梦麟等的修正学制提案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9月11日)

上个月月底，北平的一些名流学者蒋梦麟翁文灏陶孟和等联袂赴庐，出席国防设计委员会。蒋梦麟等并携有一个《修正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提案。蒋等申述，自十七年以来，中国教育，渐入轨道，特别是在中小学方面，更有极速的进展。但正因为发展过程，不无有畸重畸轻之处。他们觉得：(一)现行的中小学制度，太偏于升学的目标，差不多现行的小学完全成为了中学的预备学校，中学又成为了大学的预备学校。而事实上，能由初小升入高小者不过七分之一，能由高小升入初中者不过三分之一，能由初中升入高中者不过四分之一，至于能由初小而升至大学者，则二百零七人中仅有一人。(二)现行的教育制度太偏重于城市。(三)现行的教育制度太偏重于上课方式而忽略了日常生活。(四)现行的中学课程，在基础知识的训练上，尚欠严格。蒋氏等为补救上述情况起见，他们提议：(一)能有力升学者既为少数，单轨的升学制度必须修正。

除现行制度自成一个系统，专为少数升学而设者外，对于多数不能升学的学生，应另设一种学校，这些学校，每级皆能自成一个段落，使各种情形不同的儿童，各就其能力与经济状况，选择其所宜之学校，务求其毕业后，有相当之生活技能；（二）以最先四年的初小列为国民的基本教育，这四年课程，自成段落，非为升学之预备。并在此四年中，减少书本教育，注重生活教育；（三）此四年之基础教育完毕后，即为多轨进行，或循现行学制升入中学大学，或入当高小毕业之二年职业学校及初高级职业学校。在各职业学校中，就各地农工情形，分别予以生产技能之训练，不以课堂生活为中心，而以工场生活为中心。以下还有三点，那是关于失学儿童的补救和奖学金等的，兹不全录。

蒋氏这个提案，最主要的一点，当然是学制的修改。以为目前的学制，一方面小中大学三者成为一贯的，不能各分段落，以致中途不能升学者，有前功尽弃之感；一方面则现行的中小学几乎又成为了大中学的预备学校，以致中途辍学者，另无获求职业之能力，所以他们提议改现行的单轨制为多轨制，除现行的中学外，另设与高小及初高中同等程度之各级职业学校。各该级职业学校都自成段落，在课程上有独立性，以使随时辍学者，随时都有求取职业的能力和预备。其次，这个提案所主重的，就是职业学校课程内容的改正，他们反对目前的有名无实以书本作教材的职业学校，主张职业学校必须以工作为主，书本为辅。就各地情形，分别予以农工上的生产技能的训

练。对于这个修正学制的提案，我们都很赞同。过去中国一般学校教育课程的浪费，现在当再无人讳饰。一方面因为近年来农村的破产，我们十分切迫于生产教育的提倡，一方面为消弭“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应该多多设办职业学校。对于已往的那种文法科化的教育现状，实有改革的必要。我们对于蒋氏等这个提案，于赞同之余，陈述数点，以备参考。

一、自单轨制改为多轨制之后，对于现行的那种普通中小学，即蒋氏提案中的以升学为目标的中小学，在量上应极力减少，在质上应严格改进。中学的基本课程应认真训练，大学分科不使文法偏重。

二、单轨制改为多轨制之后，各级职业学校之设立，应有通盘的筹划，不使重复叠架，以致畸形发展。对于职业学校的内容，尤应认真办理。

三、一方面创立多量之职业学校，一方面应扩充社会生产事业，以免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又有失业之虑。我们知道，在普通的大中学毕业以后，他们还能用他们的普通常识与普通技能，应付社会，以谋生活。如其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没有正式的生产组织，予以容纳，则他们并此一点点普通应付技能都没有，那将来这种失业问题，就更难解决。

四、入现行的中大学者，目的在造成国家专门学识之人材，入各级职业学校者，目的在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各人路虽不同，而其处世为人与爱国职责则仍一致。所以即使实行了多轨制以后，彼此的课本训练和技能训练虽然各异，而彼此

的为人处世之道，即道德上的训练，仍应相同。劳力而从事生产者，固是为国家服务，劳心而入仕为政者，也是为国家服务，不应彼此相互歧视，以免造成分化的阶级观念。所以这种做人道德和民族思想上的训练，不论普通中学或职业学校，国家都应该有一种统一的规定，庶得一体遵照。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9月12日)

胡适之先生最近在《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星期论文，题目是《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胡先生说：

(一) 现在中国人有一种最普遍的死症，叫做“没有胃口”。因为没有胃口，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所以，前些年，大家都承认中国需要科学，需要民主宪政，然而科学还没有进口，宪政还没有入门，早就有人在高喊“科学破产”、“议会政治破产”了。十年二十年前，大家都迷信教育万能，曾几何时，大家对于教育都冷淡了，渐渐的有人高喊“教育破产”了。

(二) 胡先生说，从狂热的迷信教育，变到冷淡的怀疑教育，其中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如民八北京教育界的索薪运动。这十年来教育的政治化和一般大中学的营业化和野鸡化，高等教育机关添设太快，人才不够分配，以致大学地位与程度却降低了，以及毕业生的大批滥制，形成了失业的现象等等，都足以使人轻视教育，然而胡先生以为这些原因都不够证成教

育的破产。他以为：“我们今日还指示刚刚开始试办教育……本来没有教育可说，怎谈得到教育破产？”接着他很诚恳的诉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三）他的“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是有理由的。他说：“为什么一个小学毕业的孩子不肯回到田间去帮他父母做工呢？并不是小学教育毁了他。第一，是因为田间小孩子能读完小学的人数太少了，他觉得他进了一种特殊阶级，所以不屑种田学手艺了。……根本的救济在于教育普及，使个个学龄儿童都得受义务的（不用父母花钱的）小学教育；使人人都感觉那一点点的小学教育并不是某种特殊阶级的表记，人人都受了小学教育，小学毕业生自然不会做游民了。”又说：“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许多怪现状，也不全是教育本身的毛病，因为教育太稀有、太贵，因为小学教育太不普及，所以中等教育更成了极少数人家子弟的专有品，大学教育更不用说了。”

（四）所以，胡先生在他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他的积极主张是：“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国家与社会在今日必须拼命扩充初等义务教育，然后可以用助学金和免费的制度，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

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受教育的人多了，单有文凭上的资格就不够用了，多数人自然会要求真正的知识与技能了。”

我们读了胡先生这篇文章，却另有一点感想：

第一，胡先生是根本就不承认“教育破产”的。所以他称那些高唱“教育破产”的人为“妄人”。不过我们觉得：（一）有一部分人在喊着“教育破产”，并不是真的感到“教育”这个效用的本身破了产，大部分还是因为感到了“已往教育的失败”的缘故。（二）喊“教育破产”的人，并没有喊“不要教育”。“不要教育”等于完全否认了“教育”的效用，“教育破产”，则仅是一种批语，至少还有希望改善他的意思。我们认为过去教育的失败，是一个事实。因过去教育的失败，发生一种悲论，誉之曰“教育破产”，虽然过火但也非绝对妄诞。

第二，胡先生也相当的承认过去教育的失败，但失败的原因，却完全委之于“教育的太少，太不够”。我们觉得多与少，够与不够，乃是“量”的问题。一分教育就应该有一分教育的效果，我们不能说，因为过去教育的太少，太不够，便理应“失败”。过去教育的失败，我们觉得不应该拿这种多与少，够与不够来作主要的理由。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因为在设施和政策上没有走入正轨，至少是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

第三，胡先生的主张“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他以为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方法，就是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我们对于他这个议论，绝对赞同。关于

这点，他曾有一段说：“这当然是绝大的财政负担，但这不是绝不可能的事。在七八年前，谁敢相信中国政府每年能担负四万万万元的军费？然而这个巨大的军费数目在今日久已是我们看惯毫不惊讶的事实了！”这是不错的，但问题就在“如何使这‘不是绝不可能的事’而见之于实行”的一点。老实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教育是治国之本，“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当然是教育，目下的问题就在“如何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而这点，胡先生也没有说出他的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胡先生这篇文章好像抓着了痒处，而实际上却并没有抓着他的痒处。



托儿事业亟待提倡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9月13日)

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女界分会，近与熊希龄先生合力筹办一个北平托儿所，将于后日（十五日）开幕，据红十字会北平女界分会总干事兼该场主任吴憬哲谈：

“本会最初创办家庭习艺工厂，收容贫苦妇女甚多，而彼辈之丈夫，复多有相当职业，致其子女之看护事项，不能兼顾，因是儿童之健康与卫生，均受极大影响，同时彼等因念及子女在家庭之苦痛，对其所司职务，亦必不能安心工作，实为贫苦妇女职业前途之最大障碍。本会有鉴于此，特商同熊先生（希龄）之同意，创办托儿场，为贫苦职业妇女谋便利，此即本会举办托儿场之真实意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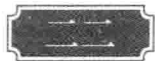
查在上海，也有一个托儿所，是由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主办的。他们的目标，一在收容因父母贫寒无力抚养之幼儿，一在收容因父母均有职业无暇抚育之幼儿，和北平这一个“托儿场”的创办动机，可以说相差不了多少。（北平托儿场报名须

知第五条：家庭贫寒者，完全免费，若中产妇女因职业关系而寄托者，分别收费。）不过上海的托儿所收容幼儿，定额六十名，自初生婴儿至七岁幼儿，均在收容之列，而北平的幼儿场，定额只有二十名，并限儿童年龄自十八个月至四岁止，范围比上海的托儿所，似乎更小。中国的托儿事业，本来刚在发轫，就是上海的托儿所，也不过刚刚几个月的历史，但我们觉得这种托儿事业，在目下中国，实有积极提倡的必要。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衰落，无力抚养幼儿的户口，日益增加。而因过去政府，从来没有注意到优生的统制，所以贫儿的生产率，并不与经济的衰落而成比例的减低。同时，因为妇女职业运动的普遍发展，以致又发生了一种因父母均有职业婴儿遂无人抚养的问题。我们看到北平上海这二个托儿组织创办的动机，就正说明了上述这些事实的深刻。其实，严格的讲来，这种救济的意义，还是偏于消极方面者多而偏于积极方面者少。我们知道，现在的民族国家，对于儿童的身体健康、知识健康、道德健康，都十分关切注意。儿童不是父母的私产，而是国家的共同财富。中国过去，人民重于家的观念而略于国的观念，所以对于儿童，完全视为一个家庭的私物。其结果，一方面儿童对于国家，不能养成一种关切爱护的情绪，一方面，儿童的教育抚养，政府遂无从去监督管理。目下政府对于儿童权力所能及的地方，还只能从学校教育开始（小学或幼稚园），贫苦人家的儿童，衣食不周，不讲卫生，没有机会受教育，固足影响儿童的前途，就是富贵人家的奢淫溺养，教育无

方，对于儿童的前途，也一样为害甚烈。而这些，目下政府都无从去统制。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完全系在儿童身上，所以伤害儿童的前途，就等于伤害民族的前途。

目下苏俄对于儿童一律的由国家施以教养，这实在具有一种非常远大的眼光，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目下，要使儿童一律的由国家设立托儿所，予以统一的抚育，在事实上也是一件做不到的事。但我们希望，各地市政当局和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对于这种托儿事业，能多提倡，由少而多，使得托儿这风气，在国内很普遍起来，在消极的方面，固可以救济一部分贫寒家庭的困难，在积极的方面，也可以帮助国家多造成几个健康的主人。



南昌新运已见实效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9月14日)

南昌是新生活运动的策源地。前几天的南昌通讯，报告南昌新运，业由发轫宣传时期，入于计划实行时期。南昌新运已见的实效，有如下述：

(一) 市人赤膊上街者已绝迹；(二) 街头仍由宪警加以纠察，对不扣钮结，不循路径者，加以劝阻，熙来攘往，秩序比以前及各大都会情形，确较进步；(三) 各机关送礼请客之风减少，如军政界人士，规定送礼，最多不能过两元，请酒最高不能过五元，此虽最高当局严禁所致，要亦新生活运动推行后之成效；(四) 各商店大廉价大拍卖之风减少；(五) 旅馆茶役酒馆侍役，多穿着白布衣，知注意清洁，待人亦较前有礼貌；(六) 市政会为菜馆订定爱国席条例，规定最高价，不得超过十元，各人用筷两双，匙两个，各菜馆多有遵守者；(七) 少年上街，衔香烟者绝迹；(八) 理发店知用消毒药水，肉店知用铁丝罩；(九) 公共厕所多已次第改良，广

告牌、贴报牌布满全市，市容甚为整洁；（十）社会赌风，尤为减少。

我们读了这个通信，有三点感想：

第一，近年来我们的民族精神，日趋颓唐萎靡，社会风化，日见堕落倖薄。我们需要一个广大的纠正运动，实不容缓。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虽然极平常、极简浅（见蒋委员长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演讲），然而努力推行，实可挽救民族的危机。近来蒋委员长对于任何事情都主张实干快干，要心到口到目到手到脚到。这种精神，正是针对时症而发。新生活运动提倡的动机，本在鉴乎国难如此深刻，非有一个彻底的改革运动，不足以救危亡，所以“能否切实实行”尤为新运本身成败和民族得救与否的关键。我们读到上面的这个通信，感到南昌方面，新生活运动，已能够严厉施行。尤望全国各地，都能渐收实效起来。

第二，在上述十条里面，我们觉得如第三条和第六条等，对于社会风气，影响尤大。中国近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国人都主张增加生产，减少消费。而减少消费，尤须从节俭下手。要提倡节俭，对于目下社会上的一般酬酢人情的风气，实须大加限制。通信中说：“此虽最高当局严禁所致，要亦新生活运动推行后之成效。”我们觉得，“最高当局的严禁”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不应分为二事，而应合为一论。因为新生活运动虽赖民众的努力参加，而尤赖军政当局的认真纠查。

第三，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方法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蒋委员长也说过，由浅而深，渐渐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新生活的范围扩大，必须先希望目下所订的范围，均能渐次收效。



勃克夫人论现代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平议

(原载《中央日报》1934年10月18日)

一

最近勃克夫人写了一篇《新中国之创造精神》(见九月二十三日本报副刊),在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是批评目下中国那些从事于文学的人及其作品的。她说:

“他们曾写了不知其数的小说,印行了不知其数的杂志,也有很多的诗,但我们一天一天的读去,一月一月的读去,我们所得到的印象觉得‘非常无聊’。只有在欣赏到一些尖刻评论,随笔之类的讥诮和小聪敏时,使我们的心里放出了一些光芒;但这光芒,也是很无聊的。使人们从那些文章上所得到的结论,只觉得作者写这篇文章,目的只在把他所捉住的读者们的每一个离奇趣味发表出来,以达到销售他们‘商品’的目的。著作到了这时,似乎就完全做了一种商业化的货品,因此就不再成其为是艺术了。在今日的中国,在文学方面我还不曾看到有一

些含有真正创造精神的作品，小说的技术差不多完全都是从西方或是俄国搬来的；甚之有些故事里的材料也常是从西方的作品里偷来的，这是非常公开的事实。有时虽也有些关于当地情形，如东三省的和日本，或是上海一·二八的事件，但这些材料，虽然称之曰爱国的情，然而往往也不曾抓住了真正的恳切和真正的情。”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我们应当将勃克夫人的评词，分成两点。第一，她批评现代中国在文学方面，还不曾看到有一些含有真正创造精神的作品。他说现代中国的新文学作品，技巧差不多完全都是从西方或是俄国搬来的，甚之有些故事里的材料也常是从西方的作品里偷来的。第二，她批评现代中国的新文学，不仅没有真正创造精神的作品，并且有许多文人，根本将“文艺”视作为了“商品”。读了他们的作品，只觉得作者的目的，在乎引起读者的奇离趣味，好使文章容易卖出，刊物容易脱销。所以她说，著作到了这时，似乎就完全做了一种商业化的货品，不再成其为是艺术了。

二

我们读了勃克夫人这短短的给予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一方面觉到一种痛快，一方面又有一点感触。我们觉得勃克夫人所说的是对的，勃克夫人对于中国的新文坛所发生的观感应该是这样的。萧伯纳、德哥勃拉，他们到中国来旅行，住上这么几

个星期，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活动，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嘴里随便乱说了几声。我们反对别人无理由的毁灭了我们的光辉，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无理由的向我们乱恭维了一阵。勃克夫人在中国住了好久，她的趣味在文学方面，她对于现在中国的文学活动，看到的当然要比一般刚临华土的外国人来得亲切，来得透彻。她对于现在中国的文学活动，应该有这样一个比较近乎事实的中肯的评语（如这次她所说的），这是一点。其次，勃克夫人自己是站在“中国新文坛”之外的，她处于一个比较客观的地位，她对于中国新文坛的毁誉，不至于掺杂什么自私的成分。我们觉得以在文学上造诣较深，对文学的信心又比较忠实的一个外国的作家，对于中国新文坛的批评，有这样一个严谨的口吻，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是的，勃克夫人所批评中国新文坛的话是对的。但是同时，在勃克夫人这样严谨的口吻下被批评的中国新文坛，我们觉得，获取了这样不良的评语，也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至今还不过十几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历史里，一方面要分力于旧的破坏，一方面又要努力于新的建设，在这样一个短促的过渡的时期里，所收获到的，应当是十分微薄的。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新文学活动，在诗的方面，只有抒情诗体比较写得纯熟，在小说方面，只有极少数的几部比较写得成熟，在戏剧方面，至今还只有田汉洪深熊佛西等几个人在横冲直撞。可是我们想到欧洲各国的文学，他们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而我们自从脱了旧文学的樊笼，开始接受西方文学的洗礼，只有这么短

短的十几年的历史，我们对于现在中国新文学所有这么一点微小的收获，并不表示如何失望，并不感到如何羞辱。实在说，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学活动里，不论诗小说戏剧方面，也并不是绝对没有真正的好的作品。这些好的作品，也许在气魄上比较小一些，在量上比较少一些，所以他们的光芒反被大量的“机器作品”所遮没。但我们相信，中国的新文学只要在不断努力下，这种真正好的作品一定可以更有机会介绍出来，更丰富地在中国的新文坛上抬起头来。

三

因为读了勃克夫人对于现中国的文坛所下的这样痛快的批评，使我们不禁对于现中国文坛上所浮罩的那种恶劣空气，引起一种遗憾的情绪。目下中国的文坛，特别是上海文坛，实为“垄断”和“下流”两种习气所毁伤。什么叫“垄断”？凡是彼此勾结、互相吹捧、排除异己者，谓之“垄断”。什么叫“下流”？凡是不忠于文艺者，我们都名之曰“下流”！我们试观现在上海的文坛，俨然各有组织，各有阵营，彼此攻讦，彼此戕杀。凡是自己一群人的稿子，都可充斥篇幅，外来的稿子，一律废置高阁。这种“各霸”的局面，使整个中国的文学，只能停滞，无从前进。我们试看，现在上海一般文人，三日一短篇，七日一长篇，那种机器式的制作，如何使我们希望能够读到充实的创作？然而这种不忠实于艺术的创作，现在正就占据

着所有上海的文学市面，因为垄断既成，所以“商品文字”也可以畅销无碍。“下流”与“垄断”正式相互为因，相互成果。我们觉得一个从事于创作的人，对于艺术，应该忠实，对于自己的制作，应该有一种严谨的态度。一个创作家应该养成一份学者气息，不应该染上一份流氓气息。学者气息的作家，我们名之谓“文学者”，流氓气息的作家，我们叫他为“商人”。

我们知道，现在国内并不缺少“同人刊物”。某一群人因为他们文学上有同一种的态度和风味，所以自己出版一个刊物，不大容纳外来的稿件。但这和上海文坛上的那种所谓“垄断”不同，他们忠于自己在文学上的信仰，他们不和别人争名夺利，不需要自相标榜。他们将自己的作品，用沉默的态度发表出来。我们觉得文学是一种艺术，不是一种功名。凡是以一种争权夺利的态度来从事于文学的人，我们应该轻蔑。

勃克夫人批评中国的新文坛太商业化，我们如其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能够日见光彩，对于这种商品作品，和商人作家，必须予以肃清。

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

(原载《读书顾问》1935年第4期)

一

《读书顾问》的编者，出了这个题目叫我担任。这一个题目在我，感有两点困难。第一，过去这一年的中国出版界，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来恭维，或者批评。第二，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对于出版界的消息，还比较流通。近年来，和这个“出版界”日渐隔膜了，所以未必能有准确的观察。无已，我只能将过去一年中的书店刊物以及文化界的一般波动，来作一个粗略的鸟瞰。

所谓“出版界”和“文化界”本来是两个范畴，而和我们通常心目中所谓的“文坛”，又是两件事情。“出版界”只是“文化界”里的一个部分，而文学书籍杂志的发行，又只是出版事业里的一方面。在中国，一般人心目中的出版界，好像就指目下大家所谓的“文坛”而言。这大概因为“文学”这一行，在

现在中国的出版界里，特别热闹猖獗的缘故。我们试看现在中国每月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关于文学一部分的实在占着很大的百分数。为什么“文学”这一行在中国的各种学问里，它特别热闹呢？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的杂志，决没有文艺杂志的来得拥挤，前仆后继，永不寥落呢？其原因，自然很多。不过严格讲来，其中至少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就是“文学”这一行，太容易“浅尝而止”。其实“文学”的内包与外延，对于教育心理哲学历史社会等等，都有极密的相连关系，同样的需要很深沉的研究。可是我们看看当前的情形，特别在现在文坛上活动着的一群当中，我们有几个高深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呢？现在有许多高中学生，也在弄着文学，初中学生，也在弄着文学，而且，现在文坛上有许多成名的作家，都是在大学里读书的，读而未成的学生，所以，社会上都看不起文学，觉得这玩意太容易、太浅薄。平心而论，“文学”这样东西，本来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治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的，这一类的文章，决不是随便能写一两首诗或一两篇小说的人能够率尔下笔的。还有一类就是从事于创作的。创作的内涵固然需要对于一般学识有相当的基础，以及对于社会生活有相当的充实，但创作的成功条件，我承认总得要有天才。有文艺天才和兴趣的，他自然而然的会爱好文艺，没有文艺天才和兴趣的，他自然而然的不会和文艺接近的。天才本来不受什么年龄或年级的限制，所以创作并无一定要毕了什么业才可以写的规定。而也正因为这样，年

事极青修养太浅的初中学生，也要提起笔来写二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同时，因为文坛上缺少一种严正的格律，本来写创作的人们，也要来写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以致不能树立起一种文学的尊严。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弄“文学”，使一般人对于“文学”这一行起了轻视的感觉；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弄“文学”，以致通商大邑，偏僻内地，莫不有“文学”的刊物。其结果，文学成为了出版界里特殊的澎湃波动，隐蔽了出版界里其他的发展。

我现在说得太远了，试回过头来谈谈“出版界”。现在所谓的“出版界”，实在说来，是跟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而发展构成的。中国的书店事业，本来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五四以后，中国起了一种新的思潮，一种新的文化运动。与此运动无形中互相呼应，迅速进展的，就是这新书店的出版事业。但是我们假如要问，这几年来中国的出版界，有没有什么进步呢？它的进步可以说是很微小的。先就印刷的技术而言，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改进。现在中国出图画刊物的只有《良友》和《时代》两家，影写版印刷顶好的是《时代》，但是真真的和外国的一比，那还差得远。中国的出版界，就不谈这些印刷上的技术问题，单就其组织严密以及办事效率上说，也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中国的出版界，对于著作人的待遇，始终没有改善过，对于读者的利益，也没有尽心关切过。各地的出版界依然散漫不堪，出书的迟缓和刊物的脱期，尤为昭然的事实。大部分的出版家的力量，只能活动于极小极小的范围以内。举个例说，

上海有许多书店，都是只在上海开立一家门市总店，在各地不另设分店的。书籍的销路，决不能仅限于某一地方，它的市场越广越好，必须遍及全国各地，而要遍及全国各地，自己没有分店，就只好托各该当地的书店代销。但是我们知道书款不能收回，这成为了现在办新书业的人的最大苦痛。他们决不会为了几十元的账，专门派人前去催收的。这一种飘账收不回的现象，实在足以剥削出版家的进展力量。我觉得这个情形，假如出版家能有一种联络的组织，就较容易有办法。因为出版家在营业上如其没有这种痛苦，对于书业的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帮助，而间接对于一切作者读者及一般的文化事业，都有良好的影响的。

同时，据这几年来我们的观察，出版家真能当“出版”为一种事业而干的，实在很少。大部分，都是犯了一种商人的气息，没有远大的眼光，没有充实的信用，没有负责的精神，只图目前小利，不顾长久得失。譬如说，对于著作人的稿费，不能按期拨付；对于预约的书籍，不能准时出版；欢喜出投机的书籍，不问这书的内容，不问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对于自己书店声名信用的影响如何，只要看上去销路不坏，可以赚钱的，便毅然付印问世。你要正正经经去和他们接洽什么，他们总是鬼头鬼脑，一番商人口吻，而缺乏一种大方负责的态度，来和你诚诚恳恳的讨论商榷——以上所说的，在过去的一些出版界里，实在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自杀政策。不过，同时，我也相信，以这样的态度来办出版事业的人，终

于要失败的。我们即拿最近这几年来事情来作例子，就可以证明我这一句话。在四五年之前，上海的小规模的新书店大约总有十几家，而其中以开明书店办事顶认真，顶有精神，出书也顶谨慎，而到现在，开明书店终于十分发达，有了坚固的基础。再说最近开设的生活书店，他们办事也很负责任，有人专责努力，一心苦干，所以生活书店虽然历史顶短，而现在的业务，却一日千里，非常发达。

二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北平，所以五四以后的初期新书业，也是以北平为中心地点的。一直到国民革命军在南方发难以后，住在北平的一些维新的分子，在北平都渐渐的站不住脚，纷纷南下。其中声势最为雄壮的“语丝”和“新月”两派，也移到了上海。初期新书业的中心书店“北新书局”，也将总店设于上海，北平琉璃厂的北新老店，反而成了支店。那时在上海方面，本来就有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两大流派，再加上由北而南的大批人物，于是上海就在无形中成为了中国文坛的首席之地。这七八年来，全国的出版界和文化界，差不多都以上海为中心，受着上海方面的启示和影响。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四年，居留于北方从事于文艺的人，才开始联络了起来，形成了若干集团，构成了与上海遥遥相应的出版局面。我们现在谈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出版界，就姑从上海和北平

两地概括说起。

中国的三家大书店——商务、中华、世界——都是开设在上海的。这三家书店，差不多鼎足而三地分占了中国所有的出版市面。这三家之中，魄力自然以商务为最大，出版的书也以商务顶严谨。中华则始终差堪支持，不大见有新的气象。世界本来很会做生意，所出的小学教科书的销行，曾有一个时期，几乎驾商务而上之。不过也就在这小学教科书上出了一个大乱子。改组以后，正在力谋整顿，去年一年，没有什么新的表现。商务自遭一·二八沪战之后，元气大伤，现在喊着复兴的口号，在王云五先生的努力主持之下埋头追赶。过去一年除了整理影印古书之外，还筹备出版万有文库第二集，大学丛书也是过去一年出版诸书中的一重要部分。另外则恢复了《教育杂志》的发行，内容比较以前更觉充实。

开明书店这几年来经章锡琛先生和夏丏尊先生等的惨淡经营，已获得很健全的根基。所出的中学教科书，很得良好的成绩，而其中尤以林语堂先生编的英文教本，销路顶好，目下国内的中学英文教本，有许多都是用林氏所编的。开明书店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所以他们的出版计划，也是针对着中学生而进行的，他们出版的书，泰半都是给中学生看的，许多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都成为了一般中学生很好的课外读物。《中学生》杂志出版了已经好几年，因为内容的适当精实，仍然获得多数中学读者的欢迎。这一个刊物的态度，中庸稳健，所以对于一切中学生，实在有很好的影响。开明书店似乎颇有挤入于

商务一类大书店的企图，不过他们是渐进的，他们所用的进行方式也不同，他们并不是先有了若干巨大资本的，他们的资本，乃是“读者对他们的信仰”。去年他们出版《二十五史》，这可以说是开明放胆行动的第一次尝试。《二十五史》书卷浩繁，治者本称不便，现在开明拿它来缩印为九大册，洋式装订，给了读书一个很大的方便。该书售价七十二元，预约四十元，因为开明平时的信用很好，所以预约的成绩听说还不错。

生活书店在过去的一年，活跃极了。单就杂志而论，除了《文学》外，另出了《世界知识》、《译文》和《太白》三种。《世界知识》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常识，杜重远先生主持。《译文》均选译世界名作，翻译介绍，由黄源、黎烈文两先生主持，不过这个刊物所译的作品，大部以文学为主。《太白》由陈望道先生主持，是一种杂文小品的刊物，至于《文学》，则仍由傅东华先生主持。生活书店现在所搜聘的人才，的确很多，而他们又较有组织，彼此呼应，所以容易创出局面。最近还出了一个《生活画报》。现在市面上的画报刊物，很有几种，不过大都偏重于低级趣味。《生活画报》则将图画和文艺调和在一起，但仍保持很严正的格律。

以上这几种刊物，在出版界中都有着很好的地位。生活书店虽然因为资本较为充足，人才也较丰富，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们的做事认真，至少是这一个书店发达的一大原因。

生活书店过去一年，除了这些刊物之外，还有傅东华先生主编了一个“创作文库”，里面所搜集的作品，都还齐整，其

中如沈从文的《边城》、郭源新的《取火者的逮捕》、沉樱的《女性》，都算过去一年中好的小说集。

良友书局在最近两三年来有很好的声誉。良友书局本来是中国专门出版图画书籍一个最早的书局，它一向与文坛不发生关系。读者对于这个书店，也好像取着另一种眼光。自从赵家璧先生担任了这个书局的出版责任以后，努力规划，使这个书店渐渐和文坛发生了关系，使这个书局在出版界里获得更重要的地位。赵家璧先生自己主编了一个“良友文学丛书”，他的售价特别高，他的装潢也特别讲究。而出版这一个文学丛书的书局，又是素来对于文学不生兴趣的良友书局，所以在出版的时候，很受读者的注意。过去一年这个“良友文学丛书”里，很有几本好的作品，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过去一年中长篇小说里的顶好的一本。而过去一年中中国文坛上的短篇小说，又当以老舍的《铁牛与病鸭》和《黑白李》为代表作。这两篇小说，也收集在“良友文学丛书”老舍所作的短篇小说集《赶集》里面。沈从文先生所撰的《记丁玲》，是几年来中国传记文学里顶成功的一本，也是编在去年这一个文学丛书里出版的，还有，素以文笔细腻风格清逸见称的施蛰存先生的《善女人行品》，也是这一两年很好的短篇作集。

过去一年，有一个刊物的出版，引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波澜的，便是良友书局出版林语堂先生主编的《人间世》，这是一册专门注重小品文的刊物。平心而论，这个刊物，在“质”与“格”上，当然要比《论语》高得多多。在文学的立场上，专

门提倡小品文，本不是一件罪恶的行为。不过一定要说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收获，就只有小品文的成功，这就未免言之过偏，而易于引起人们的反响。我对于林语堂先生，从我对他的大略的印象里，我觉得他很有几种特殊的个性。在这儿，我要提出来的一点，就是林先生“好作惊人之笔”。他也是明知如此说来，未免言之过偏，明知如此说来，一定易招反感，然而他却偏偏要这样说。并且，我们毋宁说也许他是因为对于这一个乌烟瘴气的文坛，看不过眼，为了要和人家挑战一下，才有意这样说，急人家一下的。他的确有提一支笔与天下士人大战三百合的魄力和才能。《人间世》出版后，向其攻击者，不知若干人，而他却从容自如，沉着编辑，毫无慌张步伐。

除了上述二事，过去一年中，良友书局还有几部出版物要提到的，就是《中国景象》，这是一册不惜工本的出版物，将中国的国美，摄成照片，制版印出，以介绍于世界。与这同样性质的，还有《中国风景美》、《中国建筑美》、《中国雕刻美》三部。这种要花很大的资本的出版物，在外国的出版界里，本算不了一回事，但在中国，这就很少见的了。《中华景象》售价须二十五元，预约二十元，其成本之大可知。良友书局为出版这部书，曾经先组织了一个“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周游全国，搜摄名胜风景。这种书的目的，在乎将中国的国美，介绍给世界，所以我觉得这种工作，是有价值的。

现代书局在新书业中，也是很占重要地位的。不过在过去一年，并没有什么活动。施蛰存先生和杜衡先生编的《现代》，

也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底夭折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现代》在夭折之前，曾经出了一个美国文学研究专号，很得读者好评。平心而论，以生活书店的《文学》和现代书局的《现代》一比较，在内容上，《现代》也是不相上下。而且，我们应当明白，《现代》在他们那种困苦的环境下，由施蛰存和杜衡两人的合作经营，能够编得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现代》虽然夭折了，但是《现代》这一集团的人物并没有分散，他们在文坛上的努力和活动，也并不因《现代》的夭折而停止。所以，我相信，在不久，他们也许还会有别的刊物编出来的。

时代印刷公司过去一年除了出版《时代》的图画半月刊，其余没有出版什么。不过，从时代分化出来而独立的“第一出版社”，过去一年，则出了一个通俗刊物，叫《人言周刊》，销路还不坏。以前上海的通俗刊物以《生活》为最佳。《生活》停后，目下比较有实力的，当推《人言》、《华年》、《新生》、《新人》等数种。

关于上海方面过去一年的出版情形，我已经说得差不多了，现在再来说说北方。北方过去一两年，开设了几家新书业，计有立达书局、人文书店、民友书局等几家。新出的刊物，则有《文学季刊》，由章靳以负责，《水星》，由沈从文等负责，《文学评论》，由杨丙辰、李长之等两人负责。《文学季刊》每季一册，内容还不错。《水星》是最新出版的，薄薄的一本，每册只售两角，纯文艺性质，很严谨。《文学评论》则着重于论著

批评，也很有精彩。

以上这三个刊物是还存在着，还有一个刊物只出了几期便已夭折了的，这就是《学文》。这是以前《新月》的后身，由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余上沅、林徽音、陈梦家等先生合力维持。这是一个最严谨最不合市侩化的刊物，由自己拿出钱来干，写文章的人也不拿稿费。所出几期，均甚精彩，然而终于不能长久支持，也是很可悼惜的。

除了关于文学方面的情形，有如上述以外，过去一年北方在思潮上，还有一次很大的论战，就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问题。这一个论战在北方差不多延长了两三年。现在有民友书局出版，张东荪先生编的一本《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一次论辩里的精要文章，都收集在里面。本刊上期已有专文介绍，兹不赘述。

过去一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除了上述上海北平两地方，其余各地拟不一备及。至于南京方面，则自己出版的书局，就只有正中书局一家。正中书局，在过去一年，除了出版一部分教科书，和文艺丛书大学丛书之外，还出了一种新生活丛书。这丛书的执笔者，都是文坛上的知名之士，及有权威的学者。其内容将各界应履行的新生活，都分别指示，可以说是过去一年提倡新生活运动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文献。

论涵养：给小读者的第九封信¹

（原载《人言周刊》1935年第2卷第11期）

亲爱的小兄弟：

我上次和你们谈“吃亏”，劝你们随时随地应该有一种让步的精神，并且说，做人能够肯吃亏总是好的，肯吃亏才是处世顶厉害的本领。但是要你肯吃亏，便先要你有一种肯吃亏的度量。我们怎会使自己养成这种宽宏的度量呢？这便必须平时在“涵养”上放功夫下去。

要有宽宏的度量，还只是有涵养功夫的一种。所谓“涵养”，范围极广。在一切德行上，学问上，都短不了要下这种功夫。平时我们一般人，一旦有了钱，或发了些小财，便要有骄奢淫狂，一旦得了些势，便要发威作福，这是没有涵养的表

1 本文原系储安平连载于《人言周刊》的“给小读者的信”系列文章中的第九篇。其后，储安平将这些文章以《给弟弟们的信》为题，于一九三六年在开明书店出版。二〇一二年该书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再版。然《给弟弟们的信》中未收此文，应是储安平自行删去，今增补在此。——编者注

现；小小有了些地位，便架子十足，小小有了些身份，便要目空一切，这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从前受了人家欺侮，一到有了权势，要紧图谋报复，平时学了一套拳头，看见人家在试拳，自己要紧露手臂，这也是没有涵养的表现；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好胜好斗，更是缺少涵养。

当九一八事件一发生之后，上海各大学的同学，都跑上南京去向政府请愿出兵收回失地。我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先日跑到南京去接洽一些事务，后来上海的几千同学来了，我便在下关车站，帮同照料。那时我在南京，着了一套军装，并且穿了一双马靴。你们想，我平时从不作如此装束，在那个时候，突然的改了这种伟梧的服装，给本校的同学看了，自然不免要有一种不良的印象和一种不愉快的反感。回头回到了上海，学校里有几个同学，便不出所料真的借了别个题目，在大会上弹劾我了。你们想，我今年还只有二十二岁。我正是一个十足的年青人，一个年青人有他年青人所特有的一股锋锐之气。我那时，在一时的感情下，守不住理性，守不住平时的涵养，承不住气了，而结果，便不免触了礁。

记得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曾有一次，和一个同学打趣。那个同学平时是和我很亲昵的，但那一次，他竟会毫不留情地打了我个嘴巴。我当时也多少感到一种难忍，但在一分钟的迟疑里，终于仍然说了一声请他原谅的话，我们若毫无其事般，过后仍然是好朋友。

这第二个故事，自然也算是说我小时候在平日涵养的一些

成绩。但是我为什么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有如此的涵养，而到二十二岁的时候，反而还会那般的承不住气呢？原来做一切功夫，初起的时期容易，越上去便越难见功。比如一个学跑百米的运动员，他起初跑十四秒，他可以在半年的训练中进步到十二秒，但是再下去，十一秒八，十一秒七，或十一秒六，要练到这个成绩，费的时间加倍，而收功则甚小。在涵养上用功夫，或做如其他练武修道等的功夫，也是这样。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头角越露，他承住气所需的气力便越大，即是说，涵养的需要的功夫便越须深，功夫越须深越须高的，便越不易成功，越不易做到家。

在这儿，我又记起了我小时候曾听过一个童话，说有一个老头儿，有三个儿子，他不知道他的一笔财产将传给那一个儿子好，于是吩咐三个儿子都上别地方去游历一次，即将自己在途中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回来报告他，后来三个儿子都照了他们父亲的嘱咐，出去游历了一番回来。大儿子报告说，有一次他在路上看见人家失掉了的一宗钱袋，于是他便拾了起来，坐在路上等候，果然不久，那个失袋的人慌张地来了，他便很慷慨的将那个钱袋还了失主。二儿子报告说，有一次，他从一条河旁边走过，忽然看见一个人落在河里，没有人救援，于是他便毅然地跳下了河，将那个人救了起来，谢也不用他谢，自己即走开了。接着是三儿子的报告，他说，有一次，他在座高山上玩，在一个有千丈深的绝崖上，看见有一个人正在那儿打酣睡，只要偶尔一侧身，便将掉到深渊里去了。他一看，那个

人正非别人，却是自己的仇人，但他仍然将他抱了起来，抱到另外的地上给他睡下，他也没喊醒他，依旧的一个人独自走开了。老头儿听了他三儿子的报告以后，即说，取非分之财，不义，所以将人家失落了的钱袋归还原主，乃是自己的本分，并没有什么稀罕；见死不救，不勇，所以奋不顾身，跳入河中，将人救了起来，乃是自己的本分，也没有什么稀罕；看见自己一个仇人，睡在绝崖上，不乘人之危推他下去，反而私自将他抱到另外安稳的地方让他睡下，那种以德报怨的精神，实非凡人所及。于是老头儿决计将他的财产完全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

这一个童话颇能使我们兴感。我和人家打趣，被人家打了嘴巴，不兴反抗，还请他原谅，固然算一种修养，但如何这个童话里的故事一比，则我那种修养算得什么呢？假如我不和那个同学打趣，他一定不致于打我。纵然他的打我不免失了过火，但我在讲，总是“曲”先在我，他的打我是应受的处分。即如那次的弹劾事件而论，弹劾我的人我固然不应再与之存意气之争（其实还应该感激他们，他们使我以极小的代价换得了极大的教训与经验），一般同学的谅解我使得弹劾案在会场上得到了“否决”的结果，我自应表示感谢。同时，我反躬自问，横逆之来，其必有自。我自己心平气和地自省自省，亦觉我当时那种态度不安（其实，一个人头角越是露得越高，他便越应当谨慎地收敛起他的锋芒），所以既于事后不与弹劾我的同学发生任何芥蒂或隔膜，而在当大会讨论弹劾案的时候，我也愿意

诚意地表示，一种自勉的情调。但是举上所说的两件事，我的态度即使可取，也还只可算是一种本分的态度，一种平凡的修养。至如童话里所说那第三个儿子所做的行为，其在德行上的修炼，则又是更深一层了。任何功夫，由浅而深，都是须一步一步地来的。做任何功夫，必须先将基本功夫打好。基本功夫打健全之后，然后我们再向深处修炼上去。我们诚能在养气这一道上下些功夫，则不仅于我们的事业上大有影响，即小而至于养身处世上，他的益处，亦将永用不尽。亲爱的小兄弟，今天我写来似乎很杂乱，其实，谈涵养，即使再写三四千字怕也不易谈完，不易谈透。好在你们都非常聪明，必能举一反三，随处留神。

五月九日

关于节制生育的一夕谈

今天是礼拜六，晚上不打算看书，下楼找房东太太聊天。房东太太正在做一件孩子穿的衣服，白网兰花，十分好看。她说这是她给她孙女儿做的，没有几天就是她孙女儿的三岁生日。她的儿媳妇现在已经有孕，大约明年春天又可以再有一个孩子。因为她的儿子希望再有一个小孩，所以既然希望再有一个，那还是不要让老大老二的年纪差得太远，乘早有了才好。

她说既然希望再有一个，那还是乘早有了才好。这话的反面，就很含有“假如不希望再有，那就可以不再有”的意思。我这个解释没有错。我说，假如你们不愿再有，就一定可以不再有吗？房东太太点点头，表示她们十拿九稳，毫不夸张。

房东太太只有一个儿子，她说，她其实很想再有一个女儿的，可是因为房东先生不愿意，所以终于只有一个男孩子。英人不喜欢孩子太多，不喜欢有一个太大的家庭，所以都只有两三个孩子。孩子少了，家庭里就显得清静简单。普通喜欢有两

个孩子，因为一个孩子比较危险。中国也有一句话，称“独子”为“险子”。

我告诉她我结婚只有两年，可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我未出国之前，我几乎又有了第三个，孩子一多，负担固然增加，同时自己的行动也受了牵制。假如我再有了第三个孩子，那我更难安排了。

我告诉她，我和我的太太都希望得到节育的知识，然而在中国，这种知识（严格的说来，我们应当称之常识）实在太不普遍了。记得我的太太有一个到鼓楼医院去请教，因为报上载鼓楼医院可以传授节育的知识，但是鼓楼医院说，必须有了四个孩子以后，她们才能将这知识告诉你。我的太太依然失望而归。这也难怪，在今日的中国情形之下，的确有如下的矛盾：受过新教育的夫妇，全不愿孩子生得太多，所以要想种种的法子来得到节育的知识。然而中国仅有的这一小部分知识阶级在实行节育，而一般穷苦的大众的生产率却依然很高，优秀分子的种由于知识阶级在实行节育的关系，越弄越少，未来中国的种族，岂非更得衰落。在民族的优生的立场上，这情形的确可怕。可是就在那些知识阶级的本身说来呢，则他们的苦楚，分明也有他们的理由。一个人应当有权利去享受他自己应得的幸福，为什么做父亲的辛辛苦苦挣得钱都要化费在孩子身上，做了孩子的牛马？为什么做母亲的，整日整夜都要抚育小孩，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埋葬在孩子的啼哭和尿布里面？孩子生得太多，生得太密，使做母亲的健康上受到损伤，使做父亲的觉得

肩子上的负担加重，使年青父母在婚后一点也不能享受到家庭的幸福。

况且在中国社会上，由于国家经济的衰落，一般知识阶级所获得的生活费非常微少。我们即以南京的公务人员而论，公务人员大部分的出身都是大学毕业，而大部分公务人员的薪金都在一百元左右。以一百左右的收入，在南京这样昂贵的生活程度之下，怎么能维持一个舒适的家庭？假如再有了几个小孩，那这一个家庭将整个的失去了生活的幸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假如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应当给他充分的营养，适当的教育，期为国家造成一个优秀的国民。可是孩子一多，父母的筋力分散了，在教育方面便不免要疏忽，同时经济有限，孩子多了，在营养上当然不及一个或两个孩子一样的集中了。

这是一个苦痛的情形，然而今日中国就在这个苦痛的情形里挨着。节育的知识只有少数的知识阶级在注意，贫苦大众尽量的生产，生产后无力给予充分的教育与营养，这使中国的民族一天衰弱愚庸一天。而另一方面，知识阶级需要确实的节育知识，而这节育知识在社会上又成为了一种“秘密”，不易探得。于是所有的幸福便受生育繁密的侵害。至少，受着生育繁密的威胁。

所以当我的太太从鼓楼医院回来之后，我们都感到一种失望。房东太太告诉我，他们英国的男女，对于这种常识，都极充分。他们社会上将性的秘密已尽量公开，年青的男女对于节育有充分的理解。许多学校里有专门教授节育常识的课程，教

堂里也常常有关于节制生育常识的演讲。这些课程，这些演讲，成年了的男女都可以去参加。

房东太太又说：“当我的儿子快将结婚的时候，我对康得先生说，叫他可以将一切知识告诉他的儿子了。可是当他对我儿子说时，我儿子却说一切早已知道了。因为已经到课堂里去听过了。”

房东太太听到了我的情形，她说：“你应该得到这种常识。”她说当她在小时候，英国社会上对于性的知识还极秘密。每一个孩子都不知道他们是从那儿来的。孩子问起母亲的时候，母亲总说是上帝将他抛在花园里的。但是现在，一切关于性的常识都极公开了。书铺子里有许多书是关于性知识以及节制生育的。每一个医生都可以公然宣传节育的方法。她说：“孩子生得太密，母亲的健康将为之毁坏了。孩子生得太多，父母的筋力散了，不能好好专心抚育。从前许多女子生十个八个，但因为孩子一多，不能好好照应，以致死亡率很大，十个八个的到头只剩了一个两个，甚至这一个两个也不能十分康健，这是多么不合算而且浪费的事情。”

房东太太的意见和我的意见是一样的。这种苦闷，我相信是现在一般略受过一点新教育的年青夫妇所共有的。然而这种苦闷将如何来解决呢？过去本刊上曾登过好几篇关于这方面的文字。我觉得这问题并不能从任何单纯的一方面解决，这是教育部和卫生署两方面的共同责任。

（九月五日寄自伦敦）

我们的编辑态度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6月20日)

编者在本报主编副刊，前后四年。二十五年六月去国。两年后的今日，又来负起了这一角篇幅的责任。六年后的今日我们的编辑态度，与六年前同。但是本报从南京搬到了长沙，我们的读者已换了一批，我们的作者也已换了一批。所以在“平明”创刊的时候，我将我们的编辑态度，再扼要说明一下：

第一，我们的态度绝对严肃，我们的取稿绝对公正。本刊内容，极富弹性，只要文章的本身站得住，我们都一律采用。我们对于作者，无私心，无偏见。我们认为新中国的新青年做事时应该大公无私，尽力认真。所以读者惠稿，敬请直接函寄，不必托人介绍。

第二，我们对于投稿作者，绝对负责。每天收到的稿子，不论多寡，我们以当天看完为原则，决不让稿子堆积起来，以致日后弄成一片糊涂账。附有退件邮资的稿子，如其不用，三天内一定退还。

第三，我们对于投稿者，愿意给予许多方便。我们的稿费决不拖欠，每月一结。作者如要我们送他一份发表他稿子那一期的本刊，我们也愿意赠送，以示优待。遇到有希望的作者，虽然他这一次的稿子不合用，但我们仍将很诚恳地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试投另外一种稿子。在这两星期中，这种信件我们已经发出二十多封了。读者如有事函询，我们也必定在最短时间内负责答复。总之，编者与作者要发生感情，这样大家真诚合作，报纸才能编得好，才能成为读者作者真正关切的报纸。

编者返社服务，只有半月。本刊筹备，尤极匆促。创刊之始，不免草率。我们希望能以我们这一点办事诚意，得到我们的作者读者的合作，使这个小副刊内容和精神，一天一天的充实壮健起来。

寄小读者：明天中午十二时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7月6日）

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有没有告诉你在明天正午十二时，凡是中国人，不论在室内室外，都要肃立脱帽俯首默念三分钟？他们告诉过你这是为什么道理没有？我想你一定觉得古怪，为什么好端端的在房间里，到明天正午十二时，也要肃立默念三分钟呢？难道在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在那时也要立起静默三分钟吗？你的小心田中一定为这事纳闷，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真的，我比你多活十几年，在中国好像也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我虽第一次听到，但却懂得其中的道理。现在我来说给你听听。

为什么明天正午十二时我们要肃立默念三分钟？明天是七月七日，现在政府已规定七月七日是我们的抗战建国纪念日，因为去年的卢沟桥事件是七月七日发生的。为什么抗战就是建国？这个理由很简单：日本要灭亡中国，我们要救中国，就必须先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明天默念三分钟，就是纪念这一年

来抗战阵亡的许多英勇的将士们的。因为他们都为了保卫国家而光荣地牺牲了。呵，他们都为保卫国家而光荣地牺牲了！但是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呢？国家吗？国家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也就是你的，你的小弟弟小妹妹的。那么这样说来，他们是为了我们而英勇地牺牲了。对了，小朋友，你真聪明，我总说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光明，你们这一代年青的小朋友比我们这一代更聪明更可敬佩了。你瞧，我还没有对你说，你自己已说出来了。真的，他们就是为我们而牺牲，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广大的大众而牺牲的。他们不是也有爸爸妈妈，哥哥弟弟的吗？他们还有许多亲爱的骨肉是你们现在还没有的哩，如妻子儿女等等，但是他们为了保卫国家，保卫我们大家的国家，终于光荣地英勇地牺牲了。先生，听你这样说了我真难过。不要难过，小朋友，单难过没用。你应当永远记着他们，永远记着他们英勇的功绩，并且，纪念他们还不够，还要师范着他们伟大的精神，踏着他们赤诚的血迹，前进努力，爱你的国家，救你的国家。

纪念他们要真心的纪念，不是外表的纪念，所以不论在室内室外，都要肃立默念。尤其是在室内，在没有第二个人在内的房间里，你是否真的爱你的国家，顶可以赤裸裸的试验出来。在街道上，在会场中，或在其他公共的场所，也许你怕人嘲笑，怕人责骂，所以很容易地跟着别人做完那一套仪式。惟有在室内，在你一个人独自的时候，监督你的只有你的良心，责罚你的也只有你的良心。你如在那样的时候，还能肃立静默，

你格外可以表显你自己的一片爱国赤心。

小朋友，爱国是要自动的，不是被谁强迫的。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有许多地方，英国人的爱国精神真使我惭愧。不论在伦敦，或者是在顶小顶小的乡村里，在歌剧院、戏院、电影院，以及其他的公共集会中，最后的一个节目，必定是奏唱国歌。每一个观众，都是那么挺着胸脯站着，直等到国歌奏唱完了，才开始走出戏院或离开会场。去年耶诞节，我在一个英友家中作客一星期。有一天是英皇广播，这一天他们全家兴奋极了。英皇广播完了，接着是广播英国国歌。这一家大小五口子都精神抖擞地唱着，热烈庄严，我站在旁边，也真是肃然起敬，我相信即使那天他们只有任何一个人在屋子里时听到国歌的广播，他也一样地庄严肃立，唱完国歌的，他们的爱国心和爱国习惯从小就已培养成了。

特别是每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欧战停战纪念日，那全国的大静默，实在使我们感动。当我未出国前，有一位先生对我说，在十一月十一日，我们可以充分看出英国人民爱国心是何等的浓郁。他们是何等赤诚地纪念着为他们祖国在欧战中牺牲的同胞。他说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泥水匠，手里提了一大桶水泥，正走在一架长梯的中段，全国人静默的炮声响了，那个泥水匠，就像一个石头人似的站在那架梯上，连他手里所提的沉重的水泥桶也动也不动，一直到静默时间完了，他才再开始向上爬去。他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我在英国所感触的，正如他所感触到的一样。在每年的欧战停战纪念日，全国鸣炮，炮声

一响，整个的英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工作的人停止了工作，行驶的车辆停止了行驶，整个的国家没有动作，没有声音。在室外的人如此，在室内的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在死一般的静默中，纪念着他们死难的同胞，纪念着为他们的祖国，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文化而死难的同胞，他们是真心纪念，所以他们是真心静默。

小朋友，阵亡的抗战英雄，我们是应该终年的纪念着他们的，国家也应该是我们终年所爱的。七月七日正午十二时默念三分钟，不过是政府所规定的一个纪念时刻吧了。政府规定这一个纪念时刻，是使我们大家在时间上得到共同发扬爱国心的一个标准。小朋友，我希望你听我的话，在明天，一听到静默警号，就肃立静默，不仅自己要如此，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也要如此。如其他他们不知道，你告诉他们，劝导他们。

小朋友，明天你在家静默，我在我报馆里静默。我们静默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所哀悼的却是同一批英勇的将士，所祈祷的也是同一个伟大的祖国。

一年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7月7日)

一 永远忘不掉的一天

一年前，在今晚，在北平西南角的一个小县城的郊野，有一群卑微的兽人，在我们肃穆和平的国土上，向局促不安的东亚大局，发射出了那第一粒战争的枪子。就这一粒枪子，这一道战争的火星，燃烧起了我们三千年文化熏陶遗留下来的一颗正义人道的圣心，激动起了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大中华民族一腔卫国保土的热忱。在这一年中，有多少英勇忠义的将士，在前方，在那风暴似的炮火下，流尽了他们最后的一滴鲜血，吼出了他们最后一口的杀敌的呐喊，为的是要保卫他们光荣无比的祖国，披肝沥胆地尽忠他们军人守土的天职。在这一天中，在我们这辽阔的国土上，每一个方向，每一个偏隅，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离别了学校，离别了家庭，离别了故乡，也离别了他们原有的宁静安适的生活，上前线，在后方，从事广大的宣

传、救护、慰劳、征募、保育以及一切建设的国防工作。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这是大时代中青年的任务，也是他们的一个可以骄傲以为荣誉的遭遇。在这一年中，不知更有多少老弱妇孺，无辜良民，直接身受了敌人的残酷，有的不忍屈服，在流亡中辗转千里，有的义愤填胸，逗留在战地参加游击，继续抵抗。他们都不愿投降偷生，他们要咬着牙齿，忍受那生活上的艰辛折磨，为的是要留住一口气，看到他们国家获取那光荣的最后胜利。

是这一年前今晚宛平城外的一道火星，使我们许多繁华的都市，变成了荒芜的空城，许多富庶的村庄，变成了瓦砾似的一堆。我们的壮丁的被杀害，我们的儿童被掳掠，我们的妇女被奸淫，我们的文化机关学校医院被轰炸毁坏。然而，敌人始终无法侵占无法毁灭的是我们一片广大坚韧的爱国心。今日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的爱国心，已成为了一道无可摧毁的新长城，一道不能攻陷的国防战线。今日我们就凭这一片广大坚韧的爱国心，抵抗我们的敌人，保卫我们的河山！

呵！七七！这一个伟大神圣的日子。这一个伟大神圣的日子！我们再也忘不掉，我们永远忘不掉，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永远忘不掉这一天，我们后世千千万万的子子孙孙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历史上遭遇空前的苦难的一个开始，这一天是我们大中华民族又复照耀出他无比的光彩的一个起点。

二 这一条东亚雄狮终于怒吼起来了

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激荡起了太平洋上风云，也震动了全世界人士的心灵。全世界人士对中国伟大的古文化，崇拜爱慕，对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尊敬钦佩，但是对中国这几年来的不抵抗，叫迷惑不解。中国人民素好和平，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的忍辱负重，那一件事的让步不是为了希望维护这破碎的远东大局？但是西方人士，觉得这样一个大国，受人侵略，凌辱备至，不知抵抗，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谜，是不解。

然而忍到了最后关头，这一条东亚的雄狮，终于一声怒吼，跳了起来。抗战发动以后，中国打得好打得坏，打得胜打得败，这是另一回事。总之，在西方人士的心目下，觉得中国已走上了中国应走的大路。西方的哲学是以牙还牙，以打击报答打击，中国受日本侵略，受日本欺侮，中国应当抵抗。现在，中国抵抗了，他们便觉得高兴、痛快，因为中国已成了一个“国家”。

特别是八一三以后，中国军队在上海三个月的英勇抵抗，博得了全世界人士多少歌颂、崇拜！这种歌颂，这种崇拜，人世间没有一种仪器可以拿来容载，可以拿来衡量。全世界人士看到中国兵士的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都感动。全世界人士看到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赤诚救国，都同情。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已从许多外国驻华记者的字行里，表达及于

全球，表达及于后世万万年的历史。虹口的冲刺，大场的坚守，以及最后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的誓死不退，东西各国罕见，人类史籍所无。中国士兵民众的这种激昂慷慨，悲壮热烈，在欧洲的报纸上，描写得已不能更淋漓透彻了，歌颂得已不能更热烈尽致了。在那些可歌可泣的记载里，是多少英忠的赤血才换得到一个“字”，而每一个“字”又挑动起了全世界多少文明人士的同“情”心！

我们这些远在万里以外的留学游子，每天第一次睁开眼睛来，看着那报纸上一行又一行的壮烈的祖国新闻，我们无端的会感到一阵心酸，我们在万里以外的国民，被吴淞江畔的厮杀激动着，我们已经不能保持我们的神经组织，我们已经不能保持我们生活中原有的宁静，从一角小窗，我们抬头看到那一抹无际的蔚蓝的天空，就在那一片蔚蓝的天幕下，在那远远的东方，我们破碎的国土上，正冒着焰烈的烽火。

三 英国的反日氛围

我在欧洲，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英国的民众，绝大多数对中国表示同情。英人平时对中日两国的观念，对日本是“恨”是“怕”，对中国是“可惜”是“可怜”。日本的卑鄙霸道，谁不恨？但是日本有实力，这年头毕竟不能忽视实力。盎格鲁萨克逊人素来就重视现实，日本的实力在英国人士的心中，在英国阁员先生们的天秤上，自然有她沉重的分量。中国地大物博，

气候又好，糟蹋得这样怎能不可惜？近年来力图复兴，但到底元气已伤得太久，心有余而气力不顶充足，外国人看着我们受日本的压迫、欺侮，看着我们忍气吞声，怎能不可惜？

英人的同情我们抗战，他们的出发点又可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和人道的三类。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在种种理由下，都明白英国的唯一大路是支助中国抵抗日本。实业界的人们，对于这中日战争感到困顿焦虑。他们是直接受到战争的打击的人，然而再望大处一看，如其中中国不能抵抗日本，英国在华的商务利益，最后便只有受日本的排挤驱逐。“救中国本即所以救英国”，上述这两种人，对此看得顶清楚。在他们的领导下，反日的空气渐渐地在英国弥漫了起来，接着这反日援华的公共舆论而来的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广大的同情中国的英国群众。

民主国家的报纸，一方面是人民意向的寒暑表，一方面又是领导民众的发动机，特别是在英国，这句话便更为确切。英国社会上的对中日战事的态度，在报纸上反映得最明显。在卢沟桥事件初发生的时候，那时英国报纸对于远东争端的态度：（一）自由党的孟却斯脱卫报，绝对的同情中国，抨击日本。（二）极右派的报纸如每日邮报等，仍传统的倾向日本。（三）态度保守而性质独立的泰晤士报，所有论见则尚公道；每日电讯以及现在已合并并在每日电讯里的晨邮报，均属此类。（四）工党的每日前锋及自由党的新闻纪事，则尚取着灰色态度。自从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的武力冲突，又何止一次，然而又那一次不是给以一个“地方事件”的解决？卢沟桥事件也许是又

一次的“地方事件”，八一三的烽火也许是又一次的一·二八的局部战争。

然而在八一三战事发动以后，中国在各方面所表现的，都和从前的一套不同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抗战情绪已经沸腾到了最高的一点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强硬积极，也为中国近代史上前此所无。于是外国人才知道这次是中国再也不屈服，不退让了。英国的舆论，从九月下旬起，开始了狂飙转变，从最右最保守最尊严的报纸，到最左最泼辣的报纸，一致的抨击着日本。在十月十一月中，整个英国社会上的空气，就是“反日”的两个大字。

这一个反日援华的大舆论的产生，当然有许多原因。主持这个大舆论大运动最活跃的，大部分是反对党中人物，他们自有他们自己在国内政治甚或国际政治上的立场，所以我们不必在此来强为分析。我们在这儿还是来看看在这大舆论笼罩下的同情着中国的英国大众，因为他们才是英国的主体。

四 直觉的同情

英国人是一个直觉的民族，他们的同情中国，也可以说都是直觉的反应。英国是基督教国家，英国人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精神是博爱，是人道，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最反人道的。当九月下旬，日机在广州的大轰炸，十五分钟炸死三千人，这样残忍野蛮的行为，简直使全世界人士难于置信，然而这是

事实！这时全世界多少有名的报纸的驻华记者的共同报告！当这个滥炸残杀的消息在伦敦报纸上刊出了，全英国的舆论沸腾了起来。康脱布里大主教于十月五日在新闻记事报主办在阿尔倍脱大厦中举行的抗议大会上说得好，说他之允诺出席该会，担任主席，纯系出之于天良及人道正义的冲动。战事发生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所表演的，那一件不是残忍、野蛮？大屠杀，大掠夺，大奸淫，大焚烧，日军的行为是人类世界上最野蛮的一个时期中的行为。这种野蛮的兽性，这种反人道的兽行，在基督教的西方人士，实在旁观不下，实在忍受不了。他们一致为人道正义呼吁，抨击着日本。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最讲究行动的，他们最着重于“行”。“天助自助者”，中国自己如不抵抗日本，别人要打不平也无从打起。去年七七以后的中国抗战，使数年来西方人士为中国所抱的不平的积郁，得了一个抒泄的机会。中国不抵抗，他们瞧不起中国。中国抵抗，他们尊敬中国。中国抵抗到底，他们尊敬中国到底。英人又最富仗义仁侠的精神，他们对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自由，看得最宝贵。自一零六六年以来，英国虽未尝再受外族的侵占，但是在十一世纪以前，每次外族来侵，英人是何等的奋勇抵抗。仗义仁侠，同情民族独立，实为英人天性。一八二三年七月，英诗人拜伦从热那亚那买棹奔投希腊，加入希腊的独立之战，翌年四月十九日，终于以此伤命，尤为英人的侠义心的一个近代的证明。中国的抵抗日本是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生存，特别是中国在这种千疮百孔，伤痕满目的

局面下，仍然坚决抗战，焉得不引起英人广大的同情？

以上的分析，都是从英人的国民性上分析的。“自由惟在英国得之”，在英国，因为有自由的信仰，自由的意志，所以一旦一个英国人他同情何国，他的同情是真同情。凡是在英国社会里留居过的，类都明白英人对人的亲挚忠诚。他要帮助你，他真心帮助你，全力帮助你。在这一年中，我们听到，看到，而且亲身遭遇到多少英人，他们是如何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援助着中国。捐款，捐衣，捐医药品，演说，演戏，散小册子，提倡抵制日货，对日断绝经济往还，要求政府制日等，他们的援华完全是出乎一片天良。有许多人捐了款子，连名字都不愿留一个。他们的盛意实在太可感，他们的精神实在太伟大了。

其实，同情中国的又何止英国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凡是有良心，受过文化洗礼的人，都是同情中国的。不说英国、俄国、法国这一些民主国家，就是独裁国家的人民，良心上又何尝不同情中国？譬如德国，德国人民对华向来很有友情，在他们民间，在他们社会的底层，不是依然弥漫着对中国的一片同情心吗？

五 海外的爱国心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爱他的国家了。而这种爱国心，在海外的国民，尤其浓郁。惟有离开了祖国的人，才格外怀念祖国，惟有离开了中国的人，才格外理解中国的可爱。在各种

条目上，地理的、天文的、人文的，那一个国家及得上中国？在中国不知中国之伟大，在中国不知中国的可贵，中国之伟大与中国之可贵，惟有在离开中国后方能觉到。

住在国外的侨民的国家意识常比住在国内的同胞更高更强烈，这是环境的结果。在这年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分得最明显，无论你和人家私交如何深，但最后你还是中国人。因为你是中国人，又因为中国在过去实在太不争气，所以你在海外永远应该受到许多不必要的嘲笑、欺侮、困难、缚束。我们看看，有多少在海外的华工，甚至赤贫的华工，他们对于祖国是何等的关怀，他们在购买救国公债和捐款回国时是何等的慷慨踊跃，这就是因为他们在海外所受的精神上的苦痛，较一般留学生或有钱的寓公更多更深刻，所以他们的爱国心比较一般情形更热更真实。

只须大家努力，大家为公，精诚团结，坚苦迈进，中国前途本无限量，我们在国外，看到人家的埋头苦干，真是惭愧。一国之强，本非偶然，我们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每一件事情都会使我们增加为好的决心。还有许多热心的友邦人士，他们纯系出之于天良的为救济中国的难民伤兵奔走、征募，怎不使我们感动？凡是受过一点西洋教育，或者体受过一点西洋的社会生活的，如其还不知爱国，还只知为私，那真是辱蔑了他所受的教育，辱蔑了他自己。

当回国以后，觉得社会上的情绪，并不如预期中那般紧张，各方面所表现的，也并不如预期中那般美满，并且还有许

多习俗的牵制，人事的摩擦，庞杂的议论，悲观的谈吐，使人听了见了不甚舒适。但是这一切，在海外一概没有，在海外看中国，是客观的、超然的、一整个的。我们只看到祖国内的朝气、新生，只听到祖国内各种国防的建设，各种新兴事业的发展。浮现在海外侨民的脑海中的影子，是一整个民族，整齐统一，艰苦奋斗，向复兴大道上迈进的一个新的国家。每个人都向好的一方面，有希望的一方面想去，每一个人都觉得中国的前途是乐观欣慰，是光明灿烂。

海外国民的爱国心是纯洁的、出自天良的、积极的、大公无私的。从海外回国的人，应当保持这种爱国精神，并将这种纯洁无私的爱国精神发挥出来。



大江行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8月22—24日)

一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九千九百里的大江上旅行。在七月的晚云下，我凭着栏杆，向那无边的天空投眼，看到那绛红、瓜绿、虎黄、或者鱼白中带一点淡灰的云霞，那远端的山影，那近岸的墨蓝的丛林，以及那一股无际的洪流，我心绪中撩起了一抹神奇的遐思。呵，长江！这中国的天堑，这亚洲第一条的大河！它的干流经过十省，它的支流又何止千百？北自西康北界的岷山东延，经过甘肃，到横亘陕中的华山、河南的嵩山，再南的伏牛山脉，桐柏山脉，以及东跨鄂豫之间的大别山脉；南自横断山脉的云岭东北延，经过贵州的苗岭，桂湘交界的五岭，粤赣交界的九连山，直到闽西的武夷山脉，浙江的仙霞山脉。这其间的大河流大湖泊，像四川的岷江、沱江、嘉陵江、黔江，湖北的汉水，安徽的皖水，以及湖南的洞庭，江西的鄱

阳，安徽的巢湖，江苏的洪泽、太湖等，那一条河流不是以长江为总汇，那一个湖泊不是成了长江宣蓄的一个水池？湖南的澧水、沅水、资水、湘江，和江西的赣江、修水、信江，虽然会流洞庭鄱阳，但最终还不是归注长江？长江干流支流所灌溉的区域，达一千九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所居聚的人口，约为一万八千万。这大江所流过的地域，凭了它所遗留下的冲积沉淀，凭了它所给予在耕耘灌溉上的利便，在那几百万方亩的肥沃土壤上，给中国培植成了最富庶的一带。苏湘浙皖的米，皖浙赣湘的茶，苏浙的蚕桑丝棉，川赣浙的森林木材，鄂赣的麻，苏川的盐，以及四川的药材煤田，湖南的桐油，江西的瓷器，江苏的陶业，都是中国的主要的实业农产，但这些省份，又那一省不是受长江大流的熏陶培养？代表古代中国的是黄河，代表近代中国的却是长江。埃及有句古话：“尼罗河就是埃及，埃及就是尼罗河。”我们虽不能说长江就是中国，但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长江所赐予其国家的，世界上有那一条河流比得上？除了南美洲的亚马孙河（Amazon）之外，世界上有那一条大河能像长江一样的有功于它流域内的居民？

全世界的大河流不下十余条，但每一条河流有每一条的特质和光彩。有的是“政治的河流”，像莱茵河（Rhine），像多瑙河（Danube），远在罗马帝国时代，在欧洲的地理上已占着了重要的地位。过去数世纪中，这两条河流始终没有失去他们在政治上的传统价值。远在东亚的我们，一个中学生对这两条河流的名字，也都极其熟悉，为的有多少欧洲外交上的纵横

和军事上的厮杀战斗，都是为了争夺在这两条河流流域内的利权。这几年来欧洲大局的动向，使这两条河流在欧洲政治上的地位，只有增加，只有变得更为重要。其他像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和圣劳伦士河（St. Lawrence），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弗来地河（Euphrates）也都可以列入政治的河流一类，只是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不若前两条那样的明显而且近代底罢了。

莱茵河固然成了一条政治的河流，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并未埋没它在商业上的地位。如其以一条河流在每年所驶过的船舶总吨数作标准，他实是当代一条第一流的商业的河流。河流的主要作用之一，本为交通贸易，所以商业的河流，差不多各国都有。英国的泰晤士河，德国的易北河（Elbe），俄国的伏尔加河（Volga），美国的哈德逊河（Hudson），以及北美的圣劳伦士河，都是商业的河流。罗马人占据英国后，辟伦敦为大城，还不是为了伦敦位居泰晤士河之滨，还不是为了泰晤士河可以吸收来自世界每一个尽头的船舶，以及那些船舶上所装载着的一切奇异的物品？汉堡之成为全世界的大海港之一，纽约之成为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还不是一部分得归功于易北河和哈德逊河的航运？伏尔加河如能直通大西洋或地中海，整部反俄国历史，或将丕然大变，但它虽然不能直通海洋，可是它在俄国内国的航运上，依然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至于圣劳伦士河，自从附近的运河疏通，大船可以由五大湖驶入西洋以后，它在商业上的地位，更大为确立确立了。

大的农业的河流和工业的河流就比较商业的河流少了。近代几个强国，都是工业国家，而农业国家，在一般的情形说来，常常是落后的国家了。所以几条农业的河流，便只在几个落后的国家内找到。像埃及的尼罗河（Nile），印度的恒河（Ganges），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弗来地河，以及中国黄河的河套一段等。工业的河流，一方面受天然水力的限制，一方面受人力财力的束缚，利用水力为工业动力的事，距离所理想者还很远。现在世界上可称为工业的河流者，有麦立马克河（Merrimac）、康尼狄客脱河（Connecticut）、安德洛斯科金河（Androscoggin）等。麦河的马力约为六千余匹，康河的马力有一万匹。水力对于近代文化，实有极大之功绩，北美洲文明之进步，就是一大明证。美国Niagare瀑布水力的利用，可以说是利用瀑布水力最成功的一个。瑞士人叫水力为白煤，当蒸汽未发明以前，水力是工业动力的唯一源泉。现在瑞士、瑞典、意大利、法国、俄国、美国、英国，对于水力的运用，都极注意，他们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水电机设备，他们要利用无止境的天然水力，来转动都市中的一切机轮。

长江实在是具备上述各种条件和特质的一条大河。他在交通、商业，以及农业上的地位，不庸我们再来颂扬。特别是长江中游下游对于农业上的贡献，中国及中国人民所拜受它的赐馈，没有字眼可以拿来衡量。虽然我们政府还没有余裕来运用江流的水力，但长江上游的水力，是供极大的工程动力，已为专家所公认的事实。长江在政治上的地位，不仅是国内的，并

且是国际的，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史上，长江成为了列强在中国明争暗斗的一个焦点。而这一个焦点的重要，在今日的中日战争中，已表现了最高的峰点。

现在，这万里大江的下游，已沦陷给敌人的手里了，而在这大江的中游，抗日图存的民族血战，又正将开展起来。中华子孙将以赤血头颅来争取我们国家的独立，我们民族的生存。长江没有辜负我们，我们辜负了长江。在今日我们要以鲜血洒遍这大江南北，我们不要予长江以辱蔑，我们要给长江以光荣。

（八月七日江上）

二

在没有去欧洲之前，当我憧憬到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因河（Seine），以及德法交界的莱茵河时，我的情绪中常常会泛起一团奇丽的梦幻。揣摸着那圣保罗教堂的大圆顶，那英国国会的中世纪风的古厦，那伦敦塔桥巍峨而又富于风趣的建筑，以及那横跨在河面上的一顶一顶像虹带似的长桥，在我的想象中，泰晤士河该是多么华丽雄壮的一条大河？我们读过多少以巴黎为背景的小说戏剧，以及游记野史，描写巴黎的文人雅士，闺秀淑女，在这条塞因河上，遗留下多少潇洒艳迹，风情韵事；在我的想象中，塞因河该是多么清秀逸荡的一条诗情之河？莱茵河自古就成了欧洲战场的中心，至今在军事地理上

保持着一种不变的价值。罗马帝国的恺撒驻防莱茵，莱茵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西方国境。因为北方的人民未能越渡，所以莱茵南部的文化，在罗马帝国的光辉下，日渐文明。七八世纪查理曼大帝企图建立一个欧洲帝国，这个帝国的中心血脉就是莱茵河流。自此以后，莱茵河重复成了欧洲史上许多战争的场所，在拿破仑时代和上次欧洲大战中，莱茵河都是几次大战的争点。在我的想象中，莱茵河该多么奇伟险峻？但是，当我们有一次亲身的经历，我们对于他们便会讶然失敬，原来也只是一些普通的河流！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些河流，那么狭窄，那么平淡，真是辜负了它们在世界上所获有的盛名。若以河身而论，中国不知有多少条泰晤士河，多少条塞因河，又多少条莱茵河，中国太伟大了，而中国的伟大，惟有离开中国以后才能了悟。

长江，这条同负世界盛名的大河，他的雄奇，他一路的画意，世界上有几条河流能够比拟得上？我们一读到“长江”这一条河名，我们心中便会发出许多感情，包括了一切浑厚雄伟的感觉。呵，这条万里大江，横流在亚洲的中部，几万万吃苦耐劳，忠勤朴实的善良人民，生活在的抚拂之中。当我们读着他的中文名字，我们感觉他的伟大雄壮，当我们读着他的英文名字，又会在感情中泛起无数美丽的意绪。Yangtze River，在一个扬子江下游生长之我，充分了然于江南水草的画面之美。江南，这文华富庶的江南，这诗情画意的江南，那一路的葱郁，那一路的茵绿，远边山岗的淡影，近端田舍的炊烟，在

这扬子江上放流荡漾，你能够在人世间遇到几次要梦也似的旅行！世界大河，本来各有其美。埃及的尼罗河，从开罗(Cairo)到上游的六道瀑布，沿岸陈列着的是古寺院的遗迹，许多雕刻物和纪念牌的残影；印度的恒河，是举世闻名的一条宗教之河，沿岸有的是巍峨的岩崖，以及岩崖上兀立着的宫殿和寺宇；圣劳伦士河流上的卓绝的自然之美，也曾获得多少旅客的留恋爱慕，而莱茵河的景色向来在欧洲人心目中有着高度的估价，说他有多瑙河的壮丽，尼罗河的神秘，而蜿蜒得又像塞因河，澄清得又像素漠河(Somme)。亚洲在欧洲人的知识中，是另一个世界，欧洲人对于文学艺术的评价，类都局限于欧洲一角。有多少欧洲人到过中国，游过扬子，又有几个欧洲人，他明白扬子的壮丽，扬子的神奇伟大？

我从小对于河流与湖泊就有一宗不可解的感情。我对水的留恋胜于我对山的爱好。人世间本来充满了神秘，天空的星宿，地面上的水山，都足引起我们许多奇离的幻想。我们试闭着眼睛冥想，这一条河流，来自辽远的地方，又将向辽远的去处流去，永远是那么静静的流，流，流着，这该掀起我们多少浪漫的意绪。河流引起我们的想象，河流引起我们的思索，古代埃及人在天文学上的造诣，还不是拜受尼罗河的赐予？

河流因为能引起人们的想象，所以又会引起过世界上多少探险家的兴趣。探险家最得意的一笔，就是遇到神秘，然后解决这个神秘。世界上有许多大河流的来源，是一个谜。单说尼罗河一条河，也不知吸引过多少欧洲的探险家，自从十六世纪

以来，曾有七十多个有名的探险家献身于尼罗河源流的探觅。底格里斯河和幼弗来地河，不仅吸引了探险家，并且找来了不少考古家。密西西比河的源流，则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才算确定。

大河流常常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埃及神话，说尼罗河的水是神的哭泣。尼罗河一年一次的大水，埃及人称之为埃西之泪（Tears of Isis）。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弗来地河，也是文学上有名的神话地带。圣经上亚丹与夏娃所住的乐园，以四条河为天然界限，内中有两条，就是这底格里斯河和幼弗来地河。至于宗教之河的恒河，许多迷信自然更多，在恒河里沐浴，由婆罗门（Brahmans）教徒看来，是一种很伟大的德行。

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必定爱好河流。为的在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眼中，河流整日整夜流着的，不是河水，却是宇宙间的万般情意，万般哲理。我觉得河流远比山峦富有风趣，我欣悦我有这机缘在这段大江上旅行。宜昌以上就是天险三峡，下次通信我当写巫峡一路的风光。

（八月八日江上）



我们欢迎战事延长

(原载《中央日报星期增刊》1938年11月27日)

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以后，抗战已转入于一个新的阶段。抗战已经十六个月，在过去十六个月中，我们所沦陷的土地，所死亡的兵士人民，以及所被毁灭的房屋财产，几乎无从统计。我们所受的破坏和损失固然无从计算，但是我们在抗战中也并非毫无收获。我们所损失的大家都看得见，是物质的；我们的收获却在无形中，是精神的。

抗战以后，“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许多人都以此自慰。我不否认这一句话。但是我认为，国际间所讲究的只有利害，所看重的也只有实力，我们以后的国际地位，仍得看我们和人家的利害是否一致，仍得看我们以后的实力强大到如何程度。所以我们与其拿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来安慰自己，还毋宁着着实实来看看我们国内自抗战以来发射出了些什么灿烂的奇彩。

第一，敌人的大炮和炸弹，帮助我们完成了我们在十年八

年间难期完成的国民教育。这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中国的幅员太大，交通又不发达，加之还有种种传统上的偏见，我们的国民教育始终未能普遍。可是这一年来情形变了，现在差不多大家都知道：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日本要亡中国，我们不愿亡国，所以要抵抗日本。要抵抗人家，又须自己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这个强有力的政府下，大家作一致的救亡努力。所以抗敌、救国、爱护政府，三位成了一体，这三位一体的教育，就是抗战以来我们社会教育的中心，也可说是抗战以来我们唯一的社会教育。国民教育与爱国教育本来是两件事。国民教育的内容即使是爱国主义的教育，但这种爱国主义的国民教育普遍了，民间的爱国思潮也不一定十分高涨。但这一年来，日本的飞机大炮，帮助我们完成了我们国民教育建设的艰巨工程。而且这个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普遍起来的国民教育是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教育。

第二，中国的三条主要的河流，都是自西而东，运河虽是南北行，但在交通上的贡献，也极微薄。所以其后兴建铁路，都在纵的方面发展。三条大河的上流，航行上的便利本远不及下流，沿海各省，复因和欧美风气接近，交通又都便利，所以文化日渐发达。西北和西南各省，因为地理上的限制，和沿海诸省一比，其在文化上的差次，便日见明显。西部诸省，物产富庶，民风淳朴，智慧能力，也不在东部各省人民之下。东西各省文化不能同等发展实为憾事，而这几十年来，国家变乱与兴替，政府事实上也无法以全力来经营西北和西南。抗战以

后，沿海诸省先后沦陷，中央部会分别西移，各学校各文化机关，以及各实业工厂，也由北平南京上海一些大都会里西迁，分散在西北西南各省。随这些而西来者，是这些机关、学校、工厂的官吏、学生、职员以及这些人们的眷属亲戚。凡从未梦到西南，或以为此生不复有缘莅临西南者，也都被支配地向西部而来。据美人估计，此次中国，从东部移到西部的人民，凡一千六百余万。这一千六百万的大移民，不仅在中国是空前，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这一个大移动，这一个在文化上的大交流，目前固不易看出他的反应，但十年八年后必发生极大的影响。这一个大流动的反应当然不仅是纯文化方面的。目前政府正在西南西北广大地从事于许多经济上的建设。铁路方面有已经建成的，有正在兴筑中的，有正在测量或设计中的。西部各省的矿产，也在尽量迅速地开发着，许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工厂，也一家一家地在开创起来。这些虽属于经济方面的建设，但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支流。全国人力、财力、智力的集中于西部诸省，当使西部诸省的文化，一年之间走完了要走十年或二十年的行程。

第三，抗战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威信，大为增强。国民党以外的政党，宣布愿和国民党合作，反对政府的人也开始拥护政府，在政治上超然的人，对于现政府自然更显出其亲爱的感情。大家认清：在当前非拥护现政府不可。自从白银国有、币制统一以后，商界实业界也更须支助现政府。但在这些事实之中，我们认为顶可珍贵的是军权军令上的统一，地方割据，

在中国过去，已成为了传统的习惯。任何设施，如其得不到地方当局，即所谓“实力派”的同意和谅解，实行时便诸多困难。所以纸面上的统一易，实质上的统一难，而要获得实质的统一，就得先达到军权军令上的统一。关于这方面，自抗战发生以后，已大有进步。我们看，现在全国的军队，都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与调遣，而无敢或违。而且各省的军队，尤其如广西、四川、云南等，在前方战事中，都有极好的表现，极大的勋绩。这种军权军令上的统一，是几十年来我们梦寐以求而又最难完成的事情。而现在，由于抗战的发动，中央的军权军令，已普及于全国各省了。

我们在抗战中所收获的，不仅上述三点。抗战以后，我们也深悔我们过去在国防上太疏忽，许多国防工业都没有基础，我们过去的工厂太集中于沿海都市，过去教育的失败在抗战中也特别暴露得明显。但上述三点，却是我们在许多收获中最远大最重要的。社会的进化，有时由渐进有时为突进，但即使是突进，突进后的新局面也得由时间来予以渐次的稳固。目前抗战大计，由国策决定，由政府领导。现在我们只有坚定信念，服从领导。但是我们放大眼光，看看来日的民族，我们却欢迎战事延长。战事的延长，将使我们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教育，更普遍而深入每一个村落，每一个人心。苦痛越短，越易忘掉；苦痛越长，印象越深。我们要使每一个国民，永远记得；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政府，要爱护我们的国家，而要救国又必须大公无私、全国一心。战事延长，将使西部诸省和东部诸省的文

化愈臻密接。年月较久之后，这一千六百万移民之中，必有若干万人，或因已在西部地方经营商业，盈利不恶，不忍放弃离去，或因已觅得职业，勉强糊口，回去后不一定仍有工作，或因已居留习惯，从而与本地人士发生婚姻。这若干万人便将留下而不复东返。战事延长，政府在西南各省的建设，基础可更稳固，规模可更宏大。民营实业，也因投资关系，不致于立刻收拾而去。还有许多交通上的建设，更可因战事的延长而加速完成，庶可在西部各省为国家培植成一个极富庶充实的地域。战事延长了，中央的权力和威信，也可因之愈为加强。中央政府的军权军令因抗战而达到实质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因战事的延长而获得更巩固的基础。中央政府的命令，任何地方当局不得违反，这是近代国家天经地义的法则。我们拥护这个法则，让这个法则遍入人心，战事虽止，而这个法则仍得存在，不复再为从前因袭的势力所摧折。

我们欢迎战事延长，不仅为了上述若干利益，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战争里洗炼出一个新的中国。战争本来有推陈出新的效用，这次战争对于我们实在是一个磨练，一次教训。中国社会上的疮烂，一切自私，腐败，昏庸，在这一次战争里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我们希望这一个战争能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民族的朝气，这一个战争能使我们孕育出一种新的社会的道德。

我们特别希望社会上的上层知识分子，即所谓士大夫阶级，能因这次战争的刺激，有一种新的觉悟。因为无论是什么

政体，什么主义，或那一个政党，掌握国家大事的人，总是这一批高等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在本质上如不改变，国家前途总蒙着一层阴暗的雾幕。抗战发生以后，凡因这次战事而饱受人世折磨的，不知若干百万，但生活上比较仍可维持舒适的水准者，还总是社会上这一批上层分子。回国一看，国内的一般情形与在国外时所想象者完全不同，社会上一切都依然松懈，并不显得如何紧张。在后方的都市里生活着，几乎无人能体会到今日中国是在一个战争的时期，而这个战争且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战争。特别是在一些凡属上层社会人物出现的地方，即如火车里的头等车，轮船里的大菜间等，以及在和一切上层人物的交际之中，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炮火的洗礼，还没有施及到他们的一个圈圈，这实在是一个至可悲痛的现象。假如中国的上级社会永远是充斥着这一批人物，中国的前途只是悲观，假如中国有光明的前程，那这批人不久就是时代的渣滓。

我们承认，绝大多数的人是惰性的，他们不能创造环境，他们只能接受环境的支配。譬如提倡节约，叫他们节约，成绩很小，但一旦收入锐减，他们在生活上便势须大事撙节，所以我们欢迎战事延长，当战事延长了，国家经济到极度衰竭的时候，这一批人自然也无法避免战事直接所给予他们的打击。我们要让大家受受战事的教训，在这个残酷的教训里，我们方可孕育出一个新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已是病入膏肓，我们需要一个猛烈的刺激，一个绝大的打击，方能使我们复兴再生。我们的抗战本是被压迫

而起来的，但我们毋宁说，我们欢迎这一个“被压迫”的定运，因为没有这样巨大的刺激，我们的社会几乎无从加以澈底的改革。我们欢迎战事延长，我们希望用这个战争来强迫大家有新的忏悔，新的觉悟。这个方法诚不免失之残酷，然而这却是一个苦肉计，而这一个苦肉计在我们建国过程中，实为必要。



我编辑副刊的自述

(原载《服务月刊》1939年第2期)

一个人的编辑态度足以说明他一部分的为人态度。

一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我在南京《中央日报》整整编了三年年的副刊。

至今只有一件事，使我对于那次接受那个职业，有若干惋惜，就是因我那次接受了这个职业，我差不多毁灭了我所有的文字的前途。记得有个大文学家说：“一个作家要成功，他千万不可担任编辑。”他这句话，至少以我的感想来证明，是含有很大的真理的。一个编辑他有最基本的三件工作：一、要看许多自己不愿意看的稿子。二、要写许多自己不愿意写的信件。三、他的脑力要常常逗留在怎样去拉稿，搜集材料以及变换编排格式等的事项上。就这三种最基本的工作，已够损耗去

你大部分的智慧了。

我本来是一个写散文的人，我早期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几篇东西，都是散文。我最近的一篇散文，叫《韶蒙楼暮色》，还是远在二十一年暮春写的。那时有许多朋友都觉得我写散文很有希望，但是自从我编辑副刊以后，我是灵感便渐渐滞钝，我的情绪也渐渐干枯，我以后只写过几篇小说，再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散文了。

还有一个理由使我的文学兴趣，不能增高，我在政治上是一个超然的人，我至今还保持着我的自由的身份。《中央日报》有两重人格，在政治上，他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党报，在新闻事业上，他是一个新闻报纸，我始终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在偶然的机缘下，在中央日报社服务。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对不对，应当不应当，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我这次回国后再返《中央日报》，也仍然是抱着这样一个新闻事业技术员的身份。但是当人家不明真实情形不免容易发生误会。在中国的市场上，文学和政治发生了关系，而那时国内文坛的势力，正掌握在与我所服务的报纸所代表的一种政治立场相反的一个政治圈圈里。当时文坛上的门户之见很深。所以一般超然于政治以外的文学家，都感到孤独，而我就是许多孤独的文艺者群里的一个。

二

除此之外，我对我那可纪念约三年，没有任何遗憾。而且在那三年如一日的日常编辑生活中，使我培养成了我最基本的办事精神，就是负责与正直。特别是前一项，这差不多已成了我这一生里最基本的为人态度。

我写这篇文章，因要在数小时内交卷，既没有时间好好构思，只得就一时思绪所及，零乱地一述我这三年副刊编辑的态度与经历。当我初入报社，在最初的两年中，我虽不感觉苦痛，但精神上却有时不免感到苦闷，我和我的社长是完全不相识的，报馆里的编辑部主任、经理部主任，以及编辑部中的同事，我和他们都没有任何渊源。这倒无关重要。最使我不安者，就是我的趣味和许多同事不甚调和，因为我是纯粹的一个新文学家的身份。而以我编出来的副刊，不甚合当时报馆里大部分人的口胃。读者不要看轻这一个事实，一个人最苦痛同时也最感不安的，就在当他感觉在他周遭的一群中，在思想上及意趣上他完全是孤立的时候。

幸而那时我报馆里有一点可以称颂的地方，就是我编的副刊和报馆里的人的趣味虽不调和，但他们对我却并不为何干涉。所以我只在精神上感到不安，在编辑上，我仍保持我的主权。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比较能保持我自己的格律。

我接编副刊之初，约了一部分新文艺界的朋友来撑场面，

所以当时在南京的青年学生群，对于我编的副刊，有很大的兴趣。但是有一点极为不幸，就是我的上司对于新文艺界太隔膜，他对于新文艺界的人物完全是陌生的。这一层，就间接说明他不容易明白并欣赏我在编辑和拉稿上所下的气力。但是这一层我决计不去理会。报纸的成功，就全看他能否得到社会的同情，我编的副刊只要得到读者的爱誉，我的努力就得到了报酬，同时也就间接报答了我上司对我的信用。这点我总算获得成功，是在我这样惨淡努力了两年之后，有一天，我才第一次收到我上司给我的一封信，他说我最近副刊内容很好。从这时起，他对于我的努力，有了相当的了解。

三

现在我要来说说编辑副刊的态度和我为人办事的精神。

做编辑人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私心。朋友的稿子不管好劣，一律采用，不相识的读者投稿，理会都不理会。这种自私偏心，是中国人最要不得的一种劣性，我反对这种编辑态度。在大体上说来，我自承我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编辑。我审阅稿件，完全以稿件的内容为标准，好的即用，不好的即不用。普通编辑都怕退稿，尤其怕退熟人的稿件，但“退稿”在我是家常便饭，我退人家的稿件，既无所不安，也无所惭愧，因为稿子不好，退给人家，是天下最合理的事情。不仅普通朋友的稿子退，最好朋友的稿子，不合用时也退。不仅写信退，甚且当面退，谈

天归谈天，公私分明，这是我向来的风度。二十二年夏，我初编辑副刊时，我的情人从北平寄来了三篇稿子，但我一篇都没有用。我将她的稿子退给她，我说明我的理由，我觉得我这样办理，是最痛快安慰的事情。

阅稿既一秉大公，所以我就最不喜欢人家介绍稿子，尤其憎恶写稿者四处托人将他的稿子介绍给我。稿子尽事直接寄来，无庸托人介绍。托人介绍徒然使介绍人和编者增加为难。所以在我编的副刊上，刊登投稿简则时，常有这样一条：稿件请直接寄本报，不必托人介绍。

有时我的上司，也有稿子介绍给我，我不用也照样退给他。他并没有任何不愉之感，这点是他的长处。上面的人能尊重下属的职权，下面的人能不曲承上峰的欢心而溺职，这样事业才能办理得好。

四

我在这儿不妨说一个故事。有一次，金陵大学有两位同学，在同一天写给了我两篇译文。两篇译文的原文同是一篇，他们也许都是向图书馆借出来翻译的。一位姓章，他是我编辑副刊的经常撰稿者之一。我和他本不相识，也是因投稿而做了朋友的。他的译文是晚上送到的，另外一位好像姓许，他从来没有向我的副刊投稿过，这是第一次，他的译文是下午送到的，他们两人的译笔差不多，我觉得我应当采用许君的一篇，因为他

的一篇先到，我将章君的译文退还给他，我附给他的信说：

许君的译文较你的先到，我应当先用他的。

况且，你和副刊有了一年以上的关系，我们也已有了好几个月的友谊，你对我已有了相当了解。我现在将稿子退你，你不致于对我误会。但是我又用了你的一篇，而将许君的一篇退还他，他一定说我私心，因为他知道你常替我们的副刊写稿，并且他也知道我们是相熟的朋友。他如有这个误会，我们都无法解释，幸而他的一篇比你的先到，我相信我这样处置是对的，你一定会赞同我这种态度的。

五

做编辑的人第二个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收到了稿子不看，随手一搁，以致愈积愈多。应当退的稿子不退，应当复的信不复，这种编辑态度，实在最要不得。我从我接编辑副刊起，我便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当天收到的稿子当天写定。但是这句话，我并未能绝对办到，有时因为其他的事情，也有当天收到的稿子第二天才看的。但是大体上说来，我差不多总能将每天收到的稿子看定，而且看得相当细心。

我们的投稿条例是寄附退件邮资的稿子，如其不用，退还作者，不附邮者即不退还。所以，我每篇稿子看过后，凡是可用的，即留下来，凡是不合用的，没有邮票的随手撕去，附有邮票的随手写个一封信，退还作者。因为惟有这样，每篇稿子

随手清理，遂能不致于堆积起来。

凡是决定用的稿子，即批一“用”字，并在第一页右上角将全文字数标明，使下次编排时，一目即知这篇文章有多少字数。凡是当天不能决定用的稿子，则批上“待复阅”三字，留在一二日内带回家去复阅决定。凡是虽未附邮资而字数甚长的稿子，我也仍然暂代保留，以便万一以后作者来函查询时，仍可还他。我们都是文字中生活的人，了解文人的苦痛尊重文人的心血，所以太长的稿子，虽不采用，也不忍一下子便给它毁灭。

我备了一架有许多抽屉的长橱，抽屉上注明着“待用稿”、“待决稿”、“待领稿”、“废稿”等字样。每天收到的稿子，看完以后，便视批决的标准，随手将它放在不同的抽屉里。第二天要编时，只须将“待用稿”的抽屉打开。有的作者在投稿时，说明如不用留待他自己来取者，他来求时，我便只须将“待领稿”的抽屉打开，如此节省时间不少。

六

退稿时，有的不须另备复信，但有的则必须附一封信给他。譬如（一）作者有信附来者，如属必要，退稿时也应复他一信，以示编者的礼（貌）与负责。（二）有时退稿，不仅退他，还该说明退稿的理由，使作者不致误会愤怒。（三）有时作者这篇稿子虽不可用，但这个作者并非完全无望者，在这种情形

下，我也要写很恳切的信给他，劝他不要因此稿退还，而灰心写作。特别是第三种情形，我曾因此种信札结识了许多可爱的青年朋友。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去年七月在长沙暂代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有一位刘君写了一篇论文来，并附一信述及其身世。他是一军人，且于抗战后曾身经许多次战役者。我劝他不必写论文，因为这对于他不太合适。他既有可贵的抗战实际生活，还是写些作战的经验好。他的文字虽然不好，但我究应替他修改。结果他后来寄来了好几篇《血的记录》，记述参加嘉兴夺城战诸役的经过，成为了报纸上最有声色的文字。这位刘君本在常德，他后来到长沙，并又经过重庆时，都曾来看我，可惜那两次均未遇到，他现在在成都中央军校。其他几位军界同志，也都在我这种鼓励下写了好几篇真正的战争文学，这种事情过去太多，我也记不得许多，现在只能举出最近的一两个例子。

同时写信也不一定与投稿有关，有许多青年，爱写信给编辑先生，请他指示研究文学的途径，介绍可读的书本，甚至义务修改他的作品。凡遇到这种事情，虽然繁重，我也照例很负责地随时给他们写复信，勿使投函者失望。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信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致立的。人家写信来请教你，至少因为他对你有相当的信仰。要人家对你信任很难，要人家对你不信任很易，所以我们在世为人，不能不随时随地小心努力。我在副刊编辑任内，差不多每天都要写到二十封以上的信。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为人负责，他定可获得社会的信任。去年七月我在

长沙时，有几位不相识的读者，献纳七七献金时，都直接寄给我私人收转。虽然次数不多，但我并不看轻这种事情。我们年纪还轻，在社会上的资望还太浅，我们应当永远本着这种态度去努力做人。

七

遇着有希望的投稿人，我常常写信去鼓励他们，已如上述。同时，凡已在我副刊上投稿稍久，而其文章立论超而不俗者，我必设法去和他做朋友，或者约他到报社里来一谈，或者约期我专程去访问他。所以后来帮我写稿子的人，虽然有许多是我的朋友，但在我未编副刊以前，我和他们都是不相识的。我觉得一个做副刊编辑的人应当这样做。刊物编得好，单靠编者一人之力还不够，还得靠读者作者共同帮忙。编者和作者能时常保持接触，这种刊物才有好处。

八

刊物要编得好，既须编者作者通同协力，所以报馆对于投稿人应当尊重和优待。一般报馆或编辑人，对投稿人都不十分看重，这种错误的心理应当纠正。过去一般办报的，在这方面，实在都够不上。他们的眼光太浅，他们的气魄太小了！我是赞成“公道”的，好稿子便应当付高价值，天下决没有付极低的

稿费，而可以收到极好的稿子的，即便能够，也不公道。报馆本身是一种文化事业，所以对于文化者，更应当同情，更不应剥削。所以我编副刊，我总尽我可能的力量将稿费提高。我在南京编副刊时，最少千字二元，千字三元亦极普遍，真正好的文字，虽付四元亦不吝嗇。因为惟有你肯出高稿费时，你方能常常收到好稿子，而刊物要编得好，又全靠来稿好。我上面所说的稿费，本不算丰富，但在一般报纸副刊的标准，这样支付，已不算低了。

但是报馆有报馆的预算。报馆既不能随便增加稿费的总额，于是有时只好由我自己来多写些稿子，不支稿费，以之调整，庶可一方面给投稿者相当合理的稿费，一方面又可不出报社预算的总额。

物质上既受环境限制，于是只好在精神上给作者一点安慰，就是给予他们种种方便。比如领取稿费的手续。在我初入《中央日报》编副刊时，投稿人领取稿费，甚不方便。第一，领取稿费的时间没有规定，投稿人去领时，有时恰巧出纳员不在，白跑了一趟。我后来主张在稿费单上规定领取稿费的时间，以免作者白跑。第二，外埠的稿费，从前是先将稿费单寄给作者，再由作者盖章签字寄回后，报社始将款子寄出。我觉得如此太麻烦。有时一笔稿费只有二三元，作者要花一角几分邮票将原单挂号寄回，在时间上经济上，都说不过去，所以我改了一个办法，和会计室说好，外埠稿费即凭我每月月终的通知，直接寄汇。

每个投稿人，特别是外埠的投稿人，他的稿子在我的副刊上刊出后，我必将当日的副刊寄一份给他，使他可以看到自己刊出的稿子，并可有一份以留纪念。有时他们如寄信来希望再寄他们一份者，我也替他们办到，我这样做，可以使投稿者对我发生很关怀的感情，他以后如有好的稿子，他一定会先寄给我的。

以上所说各点，都极琐碎，但足说明我一部分的做事态度。可惜匆促下笔，不免前后零乱，毫无系统，还请读者原谅。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重庆



关于国际宣传

(原载《新政治》1939年第3卷第1期)

本刊二卷四期刊有王一之君一文，曾对我国国际宣传，就技术上加以详尽的研究。国家宣传，极关重要。我们对抗战以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另有一点意见，兹谨扼要陈列如次：

第一，我觉得办国际宣传很容易，但要使这种“宣传”获得效果，便很困难。每一个社会有它已固定的观念，或者说成见。工商业要到一个地方去开辟一个新“码头”，已经不易，何况宣传的目的，要在当地造成一种印象，甚至变换他人的成见！从事这种工作，第一需要时间，其次须有组织。有相当的时间，一方面可以明白当地社会内层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可使“宣传工作”，经常继续，不致中断，有合理的组织，方能相互媾通，运用自如。我们过去的对外宣传工作，上述两点，俱无基础。论组织，则专使特使与当地的使领馆除应酬外，不仅毫无合作，甚至没有联系。宣传人员所需要的材料及参考，使领馆都无法供给，而使领馆对于国内派来的人员，只求人事

上的应付，而不谋工作上的发展，大批凡是最近从海外归国者，类都有此感慨。论时间，则我国在欧美重要都市，向无经常之组织。中国对外宣传，有类打吗啡针，忽而这个使节奉派出去，忽而那个使节奉派出去，上等者在各地公开演说，掀起了当地一时的同情情绪，此人一走，这种情绪遂即消藏，下等者则无所事事，直如私人旅行。

这种缺陷我们应该补救。宣传正如用兵，养之千日，用于一旦，到事情发生后，临时再成立宣传机关开始活动，便已太迟，使领馆原是一个最主要的据点，可惜我国在外使领馆，始终需要整顿，远不能负起此方面的责任。各国的通信社分社以及驻外的新闻记者，也都是国际宣传最重要的力量，可惜我们在国外任何都市，也从无正式的新闻记者活动，至于其他半明半暗以主持国际宣传工作为骨子的商业机关或文化团体，更见缺少。希望这次的抗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以后在这方面应当有系统有组织有规则的进行。对于已有而可运用的驻外机关团体，予以整顿整理，其付缺如者，应在可能的力量及范围内建树起来。

第二，我们觉得国际宣传应当以一种很重要的战略看待，所以对于人的选择，要认真慎重。同时对于被派出去的人，不仅要有指导，并且要有考核。过去常有一种情形，就是“因人设事”式的派人出国宣传。这种现象，以后应当竭力避免消除。诚以此种被派之人，不仅未必能完成任务，恐怕反而引起不好的结果。私人游历，影响较小，既负使命，别人的观感

自然不同，不单他的人品学识如何，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声望如何，都在他人调查观察之中，就是一言一动以及内心情绪，也都易为他人所注意所批评。而据我们的经验，凡是这些“因人设事”式的被派出去的人，他的言行与生活，常与他所负的使命相反，所以过去有留×同学函劝×××从速离×返国之事。同时，凡是一个人被派了出去，政府对于他仍当负许多责任。他在国外所需要的材料，政府应当接济他，政府的政策措施应当随时告示他，而他在国外的行为与活动，政府也应加以注意。过去有些人被派出去，等于放逐在外，从此与祖国隔绝，不仅是浪费，并且是损失，又有些人在国外未必有多大活动，而在外办外交者，办宣传工作者，常易犯此毛病，名为对外替国家宣传，实际上都对内替个人宣传。又有些人拿了钱去外国，除个人享受大都会的生活外，一无事事，过了几个月回来，照例是一篇漂漂亮亮的回国报告书，在国外享了几个月福，并且赚了一笔旅费。这种人固是国家的罪人，然政府不察，委派这些人出国，政府也有责任。

青年与人品

(原载《新政治》1939年第3卷第2期)

这几年来中国一般人对于政治都发生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年青的一代。这原不是一件坏事；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对政治发生兴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进步的反映。有些人感觉外国的一般青年学生并不像近几年来中国一部分青年学生那样热心政治，其实并不尽然。不过我觉得其间有一点不同。外国的青年，他们的政治活动，常常是侧重于建设的，服务的，他们的出发点是爱，是合作，是为人。他们本身没有目的，完成一种公共的事业就是他们最大的愉快。中国过去当然也很有些这种有所不为的热血青年，但有许多青年，他们奔走政治的动机，恐怕殆都为私，为个人。因为是为私为一我，所以便不免要无分是非，不顾大体。大家说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柱石，假如未来的柱石是这样一种材料，未来的国家也便未必有多大希望。

我们不反对青年对政治发生兴趣。青年对政治不仅应当关

切，并且可以参加。但是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我们认为政治只是人的奴隶，不是人的主人。一切政治演变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操纵一切政治的活动的也是人。人支配政治，人不被政治支配。所以我们以为人的本质，比思想上的方向，更主要，更先决。我们这样感触，并非说我们倾向贤人政治。我们只是坚信：人品有如土地，假如人品不健全，这土地上所建的楼台房舍终将会得塌倒而遗害他人。

大家都叹息近年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私德的败坏和气节的衰微，并谓这是国内政治不清明的一大原由。我们抱有相同的感慨。假如社会上充满了做事不负责任，说话没有信义，不分是非，有私无公这样一批人群，那动荡在这个社会里的还有什么光明的云彩？我们还能企望有什么清明的政治？每个人都可以挂起任何招牌，但假如这个人他本人卑鄙龌龊或者昏庸腐败，纵使挂的招牌十分堂皇，我们也不相信他将对社会国家有任何裨益。我们并不主张人治，但我们终认为坏人干不出好事。社会的能否健全全靠它所吸含的分子的健全与否，要有清明的政治，先应有清明的国民。

目前全中国的人民都在努力建国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企望有一个新的中国的出现。这一个新的中国必须是一个更进步开明而一切令人比较满意的国家。而我们企望未来有一个新的国家，就必须企望现在有新的一代的青年。这新一代的青年必须是爱国的，公正的，勇敢的，而且是有政治节操的。我们特别要培养良好的政治节操，而令每一个青年都有最低限度的政治

道德。我们做事说话都要负责任，一件事说明什么时候办好就得什么时候办好，约好什么时候去看一个朋友就得在约好的时候去看那个朋友。我们在团体里做事，应以合作和协助为出发点，我们的作风是坦白的，建设的。自己干不了就让人家来干，不能帮人家的忙时，至少也不要破坏人家，或者增加他人的困难。个人的利害是一件事，团体的利害又是一件事，两者冲突时，宁愿牺牲前者而成全后者。我们应当有充分的 Fair Play 的精神，不否认人家的好处，不掩饰自己的错处。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Fair Play 的精神，现中国社会上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 Sportsmanship。我们要尽可能的将自己的行为和袭击的言论吻合，不要像有些人写社评时满纸礼义廉耻而其自身的私生活则最寡廉鲜耻。学问见解和能力才干实属重要，但我们相信，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风度，他的品格。品不高的人，学问纵好，在我看来仍不足取，没有品的人，天赋的干才只帮助他作恶，不一定成全他为好。新一代的青年应当有新一代的风格：爱国，公正，负责，光明磊落，而富有朝气。

我们不仅希望新一代的青年这样做，我们并且要求新一代的青年这样做。假如对政治发生兴趣，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参加各种政治的活动，思维上的也好，行动上的也好，但是切不要忘了你自己的为人。这是一个人成功与失败最基本的键。同时，我们不仅如此希望青年，我们尤希望今日负领导青年的人也如此着眼。过去社会上的许多现象，给我们的感慨太深，为了我们民族国家未来的广大的前途，我们应该有新的觉悟。新一代

领导青年的方式与途径，必定和旧一代的不同，新一代对青年的领导必定是统一的，集体的，有组织的。领导的目的不复是为个人而系为国家，而领导的方式也不复是收买式的而为教育式的。新一代对青年的领导或训练必将使青年获取更多集体生活的训练，从而培养其合作建设服务社会的精神，而最重要的，还得尽量使他们得以发挥其人品上，及节操上的光辉。社会上都歌颂谓青年最纯洁，但社会上真能了解青年的纯洁者还不多，真能把握引导青年的这一点“纯洁”者尤其少。我们终觉中国的前途满是一篇灿烂，但必须经过一番彻头彻尾的觉悟。我们希望未来国家柱石的现一代的青年，能大家努力，好自为之。

强国的开端

(原载《新评论》1940年创刊号)

我们对日本的战争，已经延续到三十个月。在这三十个月之中，我们在战场上葬身的英勇将士，在轰炸中牺牲的善良人民，以及在流离失散中死亡的老弱妇孺，无从统计。我们被敌人炮火所毁坏的建筑，被敌人掠劫所损失的财产，以及在流亡搬移之中所消耗的物力，更无从估量。这三十个月来在中国人民的命运上是一次大蹂躏，一次几百年来未有的灾祸。这蹂躏与灾祸仍在延续着，而尚未临到看见尽头的时候。意志衰弱的人，不能忍受这个折磨，有的沉不住气已露出他们最丑陋的面相，在敌人的鼻息下保持他那一脉脆弱的呼吸，有的则感觉烦闷，在烦闷里显得局促与颓唐。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我们全国家所忍受的糜烂，这一次糜烂无人能说明须经若干十年方能苏复。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千百万人民亲历到的不可言说的侮辱与愤怒，这些侮辱与愤怒，一千页白纸也写不完记载不尽。这诚然是太平洋上前所未有的最剧烈的血难，但这血难对中国

不是一次灾祸，应该算是一次福幸。我们相信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或者凡是有骨气的中国国民，终能接受我们这一个严谨而浑厚的诠释。

我们回头看看，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成了什么一个样子？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上所表现的只是争夺、自私、散漫。哈勒尔在《德国史纲》里述十五世纪德国各邦主的情形，谓当时德国各邦的领袖，只知内战，“他在堡楼视察线以内看得很敏锐，但如叫他去看全德国时，就要开始混沌”。他们毫无洞察世界大势的眼光。“国家等于一个四肢之间没有中枢神经联络的动物，每个肢体的痛苦不为一切别的肢体所感觉。人可以从它身上割下一块肉，它不觉得痛苦。”这正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一个摹影。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奥斯汀张伯伦在英国会复会后的第一次演说里，指责中国的分裂，谓不知究竟何方可以代表中华民国。我们无暇去辩证一个外国的外相对我们刻直的批评，我们在国际舞台中诚然是一个不合时代的组织。北伐后的初几年也未能澄清这扰动混乱的局面，扰动混乱原是一切过渡时代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十年来我们的国家终于渐渐走上了有定律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走向有组织有权力的国家的一个轨道。

一个国家从散漫到统一，从衰弱到富强，对外战争常是自然的阶段。我们看历史，历史将给我们最不欺人的证明。英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乃始于九世纪阿尔佛来特（Alfred）之领导全国抵抗丹麦之入侵；小言之 Englishness 之完成，亦由

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及爱尔兰人的不断冲突。地方主义或省份主义在中古以前的法国占最大力量，但在百年战争里，法兰西民族主义终于完成，在女杰贞德的领导下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峰点。如其没有和阿拉伯人不断的战争，也许没有一个“爱国的西班牙”，而对于西班牙统治的长期的反抗，又诞生了一个民族主义的荷兰。瑞典成为一个国家是和俄罗斯人、波兰人，以及日耳曼人经常争斗的结果，而美国的独立，大家都知道全仗独立之战。上一个世纪里德意的统一给我们最好的刺激。共同御外和对奥斗争使意大利终于一统，而在拿破仑之战及解放之战之中，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和瓦敦堡人等方合成了一个德国。外患常促成国家的团结，而对外抗战凝炼了全国国民的体力和智慧，发挥出他们最高的卫国的情绪和心灵。凡尔赛宫的“战争厅”里那一幅幅所会摹的法国民族由以创造及法国权力由以强大的那一代一代战争情景的油画，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实不仅对法国一国为然。

我们明白我们在抗战中所受的折磨和损失，然而我们终带着笑容和健康的心情对着这个战争。许多国家的建设恒在战争中进行完成，许多新的勇气和新的道德，亦常随战争而俱来。普鲁士在拿破仑的侵袭下，因斐希特和阿隆德的鼓吹而有非常的教育改革；今日普鲁士公立初级学校制度的基础，以及现世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都树立于那个时候。在上次大战时，随战争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勇敢与健康。青年都切望加入前线，做父母的亦恒热忱地鼓舞其子女加入那高尚的冒险事业。

Dumas 和 Aime 在《战争的神经和心理》里有一段描写，谓参战各国似乎都一般地更加健全起来……“旷地生活带来了一种原始的安适意识，以及常常发现一种不能以别种方法解释的愉快。从营房中无数的琐碎的职务解放出来达到前线之后，比较上似乎免除了许多道德上的责任，这给与人们以一种独立和自由的感觉。这种感觉与群众的普遍的热忱合并起来，造成一种快乐的精神的空气，这种空气很能表现人民中道德力量的增进。”我们现在看抗战后的中国。我们本是一个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国家，但自“七七”以后，在万分艰难之中，我们现在已有了四个冶炼厂，四个电机厂，两个水力电厂，八个火力发电厂，五个金矿，两个铜矿，两个铁矿，两个油矿，三个锡矿，一个水银矿，八个煤矿，化工部分也有了四个单位。再说交通方面，我们在抗战中完成了湘桂线的衡桂段，正在赶筑中的有昆叙线，成渝线，滇缅线。而公路方面的建设，更不须我们特别指出，每一个山坳，每一顶桥梁都有着我们千百万中华民族的血肉与汗流。我们在各方面的建设，实远出于我们当初的预料之外，而一切建设现正和战争配合着在加速进行之中。同时我们全民族在精神、道德及心理方面也显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发生变动。最新一代的青年，不论在体格上、兴趣上、观念上以及理解的能力上，均胜于前一代的人物。中华民族正如一块阴湿的密云，战争的风暴终使这密云揭开而现出千万缕鲜艳无比的光辉。我们的国土上随处都流动着那坚韧的活力，随处都触着为我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沉毅的魂魄。新一群中华儿女开始

在他们祖国的原野上驰骋。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强壮，他们所孕育的那种健康的心灵，实为中国前所鲜有。

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的时代，原以光芒四射，浸至今日，复达到了它最炫耀夺目的一段。我们看，今日世界上那一片土地上有大同主义的影子？今日统治苏联的并非主张全世界革命的托洛斯基，而是以民族主义为范围的斯大林。现世各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爱他的国家。法国政党间的争轧最烈，有过激党与保守党，有天主教徒与反宗教分子，他们的政见虽异，但一旦对外战争，他们全能协和一致。同样，法国十九世纪的几个大史家，Guizot是抗议派，Mignet是过激党徒，Thierry原为自由主义者而后来成为天主教徒，Michelet则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们在学问上和间接上虽各树一帜，但对于国家，他们却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个最能干最有声望的政治家葛尔诺（Carnot），一八一四年在退休中，致书复辟的法皇路易十八，认为法国人民唯一所需培养的情感，就是要使他们爱他们的国家。拿破仑时代之后五十年中，全法国的知识阶级都集中于一个努力，即“每一个法国人应忠于法国”。法国每一个小孩都须受初级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教育中有一条不变的信条：“国家重于一切”；这正是加里波的“意大利始，意大利终，吾生一切惟意大利”的精神。再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英皇查利第二，虽然昏暴，对民不忠，但他却未肯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的荣誉及传统的利益。当他和法皇路易十四勾结，企图利用路易十四的接济，来摆脱国会及

人民的束缚时，他仍告诉路易十四，认为法国之海上贸易日渐发达与法国海军的日强，对英国威胁极大，而足为他们两人合作的重大障碍。其后英法联合攻荷，因海军究由何国统领的问题，又生争执。查理第二坚持统帅必须由英人担任，因为英国是传统的海上之王。昏暴虽如查理第二，他亦仍以国家为先。爱国原来早是他们最基本的教育。Mowrer 在《开倒车的德国》一书里，又告诉我们，一九三三年以前，希特勒虽有武力，但终不忍用流血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诚恐伤了国家的元气。一个人的思想或一个国家的政策都不能违反时代的潮流。今日的世界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三十个月之前，宛平县城外的一支火箭，燃烧起了中华四万万五千万男女不变的决心。在那辽阔的祖国的原野上，我们看，那一个角落里没有爱国的火焰？我们听，那一个角落里没有卫国的声音？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奥斯丁张伯伦在欢迎中国能成为一个“有力、统一、独立，有秩序而且繁荣的国家”。这十几年来，中国会向着这五个目标迈进，获有极大的成就。抗战以后，全国更见统一有力，而在战后，中国自益更见独立自由昌平繁荣。我们在上海三个月的血战，以及上海血战三月以后洒尽天下墨汁也写不完的我们将士英勇的战斗，以及全民族抵抗外侮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不仅使我们获得自强的信心，并且改变了全世界人士对我们的观感。假如 Schuman 能迟五六年脱稿他那册巨著《国际政治》，他一定会改正他认为中国必须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之下的错误观念。（原书五一七页）

从弱国到强国，所经过的战争，常不仅一次。德国的造国经过普丹、普奥、普法三战。意大利的统一也经过意俄之战（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及一八五九和一八六六的两次意奥之战。我们若稍从远看，中国要变成强国，容非仅此一战，但目前这对日抗战，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战。这一战败，真是一切从何谈起，这一战胜，我们有的是黄金般的前程。

拿破仑推翻西班牙的巴本族，虽然容易，但他对付西班牙人民，却感觉困难。一八〇八年以前拿破仑所对付的是神权君主及其佣兵，而一八〇八年以后所遇着的却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全西班牙人民的爱国心，终于使约瑟夫波拿帕逃脱出了马德里，而法军也只得向比里尼斯山撤退。今日中国人民正以同样的爱国心驱逐我们的敌人。我们已把我们的血肉、智慧与灵魂砌成了一条新的民族的大城。诗人拜伦说：他如不爱他的国家，他将不能爱任何东西。（He who loves not his country can love nothing.）我们先须爱我们的祖国，方能成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们这次抗战，正是近代中国全国一致抵抗外侮的大表现。我们无须动荡我们的信念。三十个月前也许无人想象到我们今日有这样一付庄严雄壮的局面，然而三十个月的奋勇战斗与刻苦建设，终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友人敌人，了然中国民族潜力的浑厚。这一份浑厚的民族的潜力，非三十个月来磨砺之果，乃是五千年中国文化所孕育的结晶。我们全无疑问，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经此一战，而战争的胜利，方是走向强国的一个开端。

论抗战之影响

(原载《新评论》1940年第1卷第5期)

争战原有推陈出新的功能，一国一旦对外从事广大的战争，这一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常因此发生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动复随战争的延长而扩大深刻。战争是一种最错综复杂而富刺激性的斗争行为，它须有严密的组织，精确的计算，和丰富的给养。松弛的机构与不精明的人物，俱不足在战争的环境里存在。所以许多国家，在对外战事时，常产生超群绝伦的英雄领袖，创订许多开明进步的政制，甚或孳生出新的哲学以及科学上的各种发明。战争的波澜与紧张，诚非内国的革命所能比拟。

战争既是社会变动的一个最大的力量，它所发生的影响，因之不仅广泛错综，有时且非目前吾人触觉所及。正如地球上的水流，有者激荡于江河的河床里，有者潜流在地层的水道里，后者与前者显又息息相通。常因战争的关系，繁华的城廓变成荒郊，荒芜的地带上建筑出一个新的城堡，或者因为适应

临时的需要，创立出各种战事的机构与制度，战争虽过，而以其运用灵活，机构严紧，仍相有用。除此之外，战争复带来了心理的、道德的、及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自不若前述几种之有线索可寻，或者在五年十年间不易发见其有任何反应。但此种影响，与后十年二十年甚或五十年人民之思想、观念、与生活习惯，显有极重要之关系。一个大变乱在精神方面所遗留之影响，有时须历一颇久之时期，方能发现其作用，而后世人民之人生观念与该时政治文化之背向，自又互为表里。

中国对日本的抗战，已快三年，且尚看不到战争的尽头。目前来论评这次战争所发生的影响，容或过早，但已有若干观点，可望成立。有识之士类都洞见，中日的战争，或者说中国求真自由真独立的解放战争，不仅只此一次。中日两国国民，现正投身于东亚霸权的争夺。这争斗发端于日本之怀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而真正之角力则开始于中国之武力反抗。无人能说明这两国人民的竞争将历多久，或真如英法前后两次的百年之战一样漫长，亦极可能。但无论如何，目前这一次的战争在中日东亚争霸的全局里自最重要。因它所引起的一切变革建设，不仅有关此次战争的胜败，并影响于下次战争的基础。同时，这次战争在中国人民心理上及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对后半世纪甚至一世纪中太平洋西岸的大局，自然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

我们认为这次抗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就全局言，其主要者约有三端：

第一，西部的开发。中国三条主要的河流，多是西东行，所以过去我国在交通上的努力，常侧重于纵行的方向。大运河是南北行，其后建筑铁路，如津浦、平汉、粤汉等，亦都侧重南北两端的沟通。但这三条主要的河流的上游，航行并不若下游便利，且西部地域辽阔，仅凭旱路，交通阻隔，文化物产，显都因之闭塞。东部水陆，两均灵便，复因与外洋风气接触，一切工商文化，与西部一比，自然不能并论。过去政府又皆莫都东部，一方面是全国人才会集，一方面政府的力量亦灌注东南。所以东部与西部的发展，畸形的程度，越往越深。但是中国西部物产的富庶，不在东部之下，西部可资开发之资源，尤非东南各省所能拟及。只是中国幅员太广，交通不发达，东部的一般人民对西部的智识与概念，恐较对欧美的智识尤为荒芜。而过去国内政治既未走上轨道，历年也是变乱频仍，我们虽没有理由说定中国西部的开发尚未为政府当局所注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如非此次抗战军兴，政府对西部的开发，或不致如目前一样的迅速并且积极。

但是我们都明白，中国西部的开发，是中国建国中很重要的一部。西部的森林、药材、桐油、羊毛以及米谷，固为中国主要的物产，而其矿藏与水利，尤为中国重工业的主要动力。中国工厂，过去百分之九十集中在沿海各省，单单上海一埠，即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八一三以后，这些工厂大部被毁，或者沦入敌手。两年余陆续西迁者，为数不能算少，但就全个国家而言，这些数目当然是微乎其微。只是我们虽不能重视西部

现有轻工业工厂的数目，但我们却应重视政府计划在西部建设我们重工业的这一个趋向。有时“趋向”远比“现实”更为重要，因为“趋向”代表一种未来的力量。资源委员会两年来所建立的许多冶炼厂、电机厂、水力电厂、火力电厂，以及从事开发的铜矿、铁矿、油矿、锡矿、水银矿以及煤矿，类都在中国西部。政府现正企图在西部将我们的重工业打下一个稳稳的基础。这一个基础当然是整个国防计划的一部，非如过去一经外侵便即感受威胁。

与工业有关的是交通，而交通中最主要的是铁路，我们政府现以最大的力量注意于这方面，中外人士类已洞悉无遗。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已完成了几百公里的铁路，而长七七三公里的叙昆路，五二三公里的成渝路，一千公里的黔桂路，政府现正从事建筑或测量，就是动议有七十多年长八六〇公里的滇缅铁路，现亦日夜加工。上述各路，期于最近的数年内分别完成。这些铁路完成以后，西南各省的地理与局面，自然不然一变。不仅是物产贸易，必大发达，同时政治上文化上的推动，亦便利不少。要是将来陇海路筑至兰州，再通迪化，接上苏联中亚细亚的铁道，则国际交通另辟一条新路。同时，十九世纪中叶英人想以铁路的建筑，自缅甸穿过中国的西南部和长江的南部，沟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计划，亦不难实现。欧亚间的交通，将因此发生一种革命，而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在这交通革命中，必将因之更为重要。

除铁路外，目前政府对交通方面同样致力的还有公路。抗

战后我们筑成的公路，凡九万余里。西南部分有康滇路、黔桂路、回河路、滇桂路，西北部分有甘川路、青康路，西北西南的联路则有川滇、川鄂、汉渝和康印等公路。这些公路不仅在目前有军事上的效用，将来在边防上，政治上，以及商业、文化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同时，抗战以后，金融界随政府西迁，一方面政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现已得以流通于西部各省，另一方面各大银行在西部大小都邑复遍设分行，这对于来日国家整个的金融与政治，都将发生重要的作用。截至去年十月止，政府在川、贵、桂、湘、鄂、陕、西康等省设立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均已近一百所。工业合作社是抗战后的新兴组织，现于西部各省，亦已设立了三四百个分社。在政治方面，去年元旦西康省政府的成立，也是抗战后西部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抗战后西部发生的变动当然还有许多。但上述各端，都是耳目能及，属于实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要看看另一方面，那就是因战事而造成的大批移民从中国东部迁到西部所可能发生的影响。一九三八年四月，纽约合众社电谓，据《远东评论》调查，这次中日战事发生后，从中国东部迁往西部的人民，约有一千六百万左右。中国户籍本无准确的调查，而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尤难得可靠的统计。我们暂时尚难相信《远东评论》这个报告究有何种根据，但是至少我们承认，这次中国东部移向西部的人民，其数目之巨实为近世历史所未有。近代史上的移民，以欧洲的移民美洲和中国山东河北等省的移民东三省这两事规模为最大。但这两次的大移民，还不及此次中国东部人

民的移向西部。第一是人数上，前两次没有这次多。欧洲移民美洲，最多为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共计约为六百万人。山东河北移民东三省，以民国十八年为最多，亦仅一百一十万。第二是在时间上前两次没有这次来的急骤，这次中国东部人民的迁至西部，正如水流般的那样汹涌。

这种史所罕有的大移民，从中国东部移到西部，自将发生许多影响。虽然此种影响非短时期内所能感觉，但此种影响于后数十年中西部的开发，却有重要的关系。我们当然不易论评中国东部西部人民智慧的孰高孰下，但中国东部人民居常所受的风俗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确与西部人民不尽相同。复因过去中国东部文化较西部为发达，举国英才又常汇萃沿海各省，则随此大批移民西来者，必有一种文化的光芒。吾人只须一览自东部西迁至多量高等学府，即知不谬。此等学府，抗战结束后，大部分自须迁返原址。但学校虽迁，其文化影响，仍可有一部分遗留不散。若干名儒学者，或将仍留西部，接受当地大学之聘请，同时教育部现正谋以省区为将来分部大学之单位，不若过去之偏重一方。此次中国之大移民，一方面有人口再分布的功效，一方面又发生了文化交流的作用。此千百万来此东部之人民，即使战事已告终止，亦必有一部分，或因在西部获利不恶，或因与西部人民发生婚姻，均将留居不返。同样，西部人民因婚姻之关系，或亦将有一部分追随东下。东西两部人民之思想习惯，生活法则，以及血统强弱，必将互相影响。一江浙商人与一四川商人并肩铺摊于小巷，江浙商人小美丽只售六角

五分，四川商人则非七角不售。但数月以后，此四川商人终于被迫采用江浙商人之薄利多销政策。同时因东西部人民之交流，彼此增加对于对方之智识，并减少其间之隔膜。

第二，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强。抗战以后，中国国民党以外的三个政党，宣言拥护现政府及其政策，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大家认为这“团结”、“统一”是抗战中的一大收获。中国过去数十年中，战乱频仍，党争时起，现在各党宣言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姑不问这“团结”、“统一”时间有多久，程度有多深，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富有希望而令人嘉慰之事。只是考察一国的政治，初不在其表面上之形式，而应着眼于其实际上的运用。“团结”应是各就本分，开明合作；“统一”应是政府法令，万民遵从。英国的两党政治，历数百年，执政在野两党的互相牵制，且成为英国宪政里最主要的精神。世人初未尝以下院中有反对党而谓英人不团结，英国不统一。同时英政府所颁政令，其人民及地方政府绝对遵从，无敢或违。中央政府权力的完整，原为现代政治健全的国家的当然现象。如这点不能贯彻，这个国家的政治尚未纳入正轨。

我们认为抗战后中国政治上最大的动向就是中央政权的日益增强与日益稳固。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一个政府。我们不妨稍一检视过去之事实。现在全中国有志行的人民，无不拥护当今的政府及其所施行的国策。他们不仅遵守政府的法令，并以全力及热忱协助政府从事于各种变革与建设。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几年来本已一贯地向增强的一途迈进，

但政府施行抗战的国策后，政府在任何方面，其威信与权力均因之更大增加，日益有力。按照中国过去所特有的沿习，政府权力最不易自由运用的是军事上的支配、调度与指挥。中国过去多少存在着以实力为根据的一种分割的局面，因为在军事上政府的力量有许多伸张不到，政治上的兴革，自然也就受到许多阻碍。但最近我们根据权威方面的报告，中央政府现在正可在若干军队里随意调动军队与将官，而该被调动的军队或长官，莫敢反抗。这种现象至少为过去所无。中央政府现正企图使一切军队属于国家，受国家的任命与调度，这事在中国极端重要。抗战后有许多高级将领，因作战不力而受到政府严厉的处置，这要亦同样足以说明政府权力的增强与巩固。如韩复榘的被枪决，欧美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新中国诞生中最令人注目的一笔。现在的中央政府所具有的威信与权力，确非过去的政府所能望其项背。在政治方面，更为明显。现在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地方不敢拒绝，中央所任命的大学校长，学校也无力反对。现在全国的政治设施，经济事业以及教育文化，俱由政府通盘筹划，分别管理。自从白银国有，币制统一，全国金融界早就拥护现政府，而政府所有的四大银行，亦力足支配整个国家的财政与金融。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分配，各国不同。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二制，亦殊难论评其孰优孰劣，同时我们自无须摹仿他国，抄袭效法。我们今日所论，也并非意欲对那一种制度加以吹扬。我们所着眼的，乃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必须贯彻达全

国的这一点。我们所要争的是这一个原则，或者说是这一个习惯，我们所要培养的是这一原则或这一习惯之永久确立。国家本须有一个最高的中心机构，此机构越强，国家的政治也便越易发挥其威力。我们看英法百年之战时，法国的地方势力远大于中央政府。当时法国政府的政令，仅及于巴黎附近的一小地带。政府的权力这样散漫软弱，其对外战争，自必节节失败。其后情形一变，法国人民的爱国心，固因外侮而大盛，而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同时大为增强。百年之战结束时，法国终于有了可以一统全国的政府。历史上原无一人可统治百年而一变，或一党执政万世而不衰。但一个国家总有一个最高的中心机构，用以执行国家的一切事务。只要“国家”（State）存在一日，这个机构也便存在一日，这个机构我们通常称之为“政府”（Government）。我们不问这个政府的组织如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的组织，常可因革命的发生等等原因而变动；我们不问这个政府现由何人所掌政，政府人物的交替，更是今日所常见的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在理论上以及事实上，这个中央政府必须有执行国家一切命令的最高权力。这是一个政治上轨道的国家的应有现象。我们今日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必须认明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最高的政府，它有颁布国家的法律，以及执行一切政令的权力。我们应当增强这一个中央政权的向心力，而消除一切对中央权力的离心作用。这一个原则十分重要，我们无庸讳言，我们过去国家的散漫，中央政府的软弱，以及地方势力之独树一帜，都是事实。所以有一次芳泽

谦吉在国联大会上，刻薄地说他不知那一个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施肇基立即起答：中国的中央政府就是日本驻华大使所向呈递国书的那个政府。）中国的日趋统一与中央政权的巩固，原非始自抗战，但抗战以后，大家对于一个国家只允许有一个政府的这种认识，更广遍而深刻。中央威信与权力的日见增强，在抗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抗战继续，这种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只有增加，因抗战而使中央政府必须赋有使全国服从的最高权力的这一个原则，日益根深蒂固，对于中国的建国，是一件关系极大的事情。

第三，民族思想的深入。爱国思想原是一种教育的效果，正如西人所谓：Nationalism is made。这几十年来，我们屡受外侮，五四的一次大解放，西洋文化输入后，青年对于国家发生一种新的感觉。中国人民本来富有民族思想，所以我们过去曾先后推翻过元满的两代统治。但是自从海禁大开，东西接触以后，社会文化起了彻底的变动，西洋式的民族主义的思潮，灌入中国。我们现在这一代后期青年以及中年之士，在过去所受的教育中，多少受到这种民族思潮的熏陶。但是“爱国”原非“排外”，盲目的“排外”只是民族主义所流入于极端的一种表现。真正的爱国，不是破坏的，而是建设的，不是毁灭他人，而是自我努力。所以，对外御侮固是爱国，对内争取选举权与纳税权也是爱国。我们这一代过去所受的爱国教育，原恍惚微弱，自然更不足语及此种境界。我们自承：我们过去所受的及现在所怀有的一些民族思想，消极而甚浮泛。当或我们

在欧美社会上，我们自然想起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从而洁身自好，毋辱国体。敌人入侵，我们当然知道誓死抵抗，坚持不屈。但是我们看着另一方面，我们要很坦白的承认，我们有负于国家的地方诚多。我们还不知随时随地爱惜国力。本文作者在伦敦公园中有一次，曾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专程走到一个角角里将他人开了忘记闭上的公共自来水龙头关上，因为这水力的无端浪费，就是国力的无端浪费。自己不需用灯时，将灯捻熄，此非节省一己之负担，而是节省整个国家的消耗。这些小事例，在欧洲社会中不胜枚举，这些都是爱国教育的升华。我们当还不足以语此，更无论其他更大的国力的对耗。我们现在在公共场所，遇到升降国旗、唱国歌，会脱帽起立，但是在人背后，或一个人在房间里时，他能否听见国歌便肃立致敬，大可疑问。在欧美，无线电收音机里广播国歌时，虽一人在屋子里，亦必起立，这是爱国教育已表现到了最细微的生活之中。也只有这样，爱国思想与生活打成了一片，他才有真正的爱国心。至于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只顾一己名利，不愿社会幸福，不顾国家权益，做出各种自私自肥的勾当，当然离“爱国”两字更远。其实真正的爱国教育，除教人民卫国守土外，还教人守公负责，忠勇正直，做一个良好的公民。爱国的目的非在打倒人家，而为建设自己。过去中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也许尚未注意到这点，但这点显非属于次要。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内求国家的富强，外抗强权的侵略。单以对外而言，我们现在诚然有许多人真是赤诚拥护抗战，但恐亦有少数人口

是心非，所以他们最初虽曾热烈宣传抗战，而中途则去做了汉奸。这些人只顾一己暂时的小利，而忘了国家永久的生命，他们显然并非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他们过去也当然仅是一个冒牌的爱国者。

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二十年三十年后，真正的民族思想必大为加深，其力量亦自更为强大。我们这一代，民族思想与爱国情绪仅伏藏在皮里，在骨里，而后一代的青年，他们的民族思想与爱国情绪，说得文艺化些，将潜流在他们的血里。他们现在也许只有五岁，十五岁，二十岁，而他们所亲见所听闻的敌人对我们的轰炸屠杀，奸淫抢劫，以及他们在浓得化不开的抗日氛围里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他们的民族思想，早已渗入了他们的细胞而与日俱长。他们所受的民族主义的教育，其内容与本质究竟到何种程度，目前尚难断言，因为此须视此后主持教育文化的当局所定的方针以为断，但是无论如何，来日的一代二代，必比我们的前一代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代，爱国来得勇敢，真诚，而且切实。他们必更富于牺牲的精神而更能精诚合作。一切乘国家多难做出自私自肥的昧良勾当，必将大为减少。而汉奸伪军的出现，也许将仅为例外。我们今日的对日抗战，当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战争，但吾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所开的灿烂的花朵，非在今日，而仍在将来。后一代的青年，从家庭、学校、政府、外交、报纸、教会等方面所吸收的教育，自与前一代大不相同。爱国思想自小就随着米谷与饮水输入了他们的血脉。我们只需汉口一例，即见其他。

据传汉口伪地方政府派员在各小学训练小学生。汉奸先问：“我们打倒谁”，嘱咐小学生答：“打倒国民政府”。问：“我们拥护谁”，答：“拥护日本帝国”。训练三月，预备欢迎某某敌酋，但到了那一天，指挥的人问“我们打倒谁”时，小学生齐口同声的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问“拥护谁”时，都答“拥护蒋委员长”。此项传说，非属虚造，实极可靠。两年来日本之飞机大炮帮助我们完成了十年八年难以完成的民族主义教育，虽然此种民族主义教育灌输于一般人者，犹只是一个轮廓，但它显已刺入每一个乡村的角落而遍及全国的版图。全中国的良好人民，现都知道什么是“国家”，并有爱护他们祖国的观念与感情。吾人既认为中国求真正独立自由平等的解放战争，恐不仅只此一项，则这种全国人民民族情绪之培养，自然重要。所幸吾人终受抗战之赐，在这方面得到了高度的意外收获。

我们已将我们所想提出的三点，粗略论及，在此似应作一结束。第一，我们以上所论，并无专门材料参考，只是一种直觉的论见。我们对于中国东西两部人民因此次抗战所发生的交互影响，尚不能说出任何具体的结论，同时对于政府现在西部所从事的广大的开发，所有的智识亦极残缺不齐。一方面此项工作方正开始而仍在继续，一方面其详细情形似亦尚未到公开发表的时期。我们不欲夸张已往的成绩，就是中央权力的增强，亦并非已臻于理想的程度。我们不须将现状夸大，但我们应重视的却是今日国内所表现的若干趋势，因为这些趋势足以说出来日中国的若干动向。第二，战事延长，对于国家的元气，自

然损伤极大，人民的苦痛亦必因之倍增。但是就全局看，就远处大处看，对我们上述二端，均属有利。战事的延长，使东西部人民在文化上以及血统上的交流更将广遍而深入。对西部的开发，亦必更将广大而巩固。我们不信将来一旦战事结束，目前政府在西部所从事的开发工作，即将停辍，但失地收复后，政府的力量，既须遍及全国，则西部的事业，稍受影响，或恐不免。但西部的开发与中国前途确关系重大，所以乘此机会，打下基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未尝非福。同时战事延长，中央的政权只有更加增强，中央政府统率全国的原则或习惯，因时间的久长必更加臻于根深蒂固之境。至于全国人民民族思想之蓬勃澎湃，与外侮的继续入境，自然相为比例。所以我们平时一贯的主张，就是战争到底。战争不仅仅全是破坏的行为，同时它常潜有建设的作用。战争可以锻炼人民，改革社会，并创生新的国家。

（三月二十四日）

事在人为，行重于言

（原载《新评论》1941年第3卷5—6期）

在并世各国中，我私心最景仰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本就来自一源，英人性格中至今还遗留着许多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我私淑英德两国，因为我很崇拜这两国国民的性格。英德两国国民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行”字。

立国不易，建立一个一等大国更不易。英国建立于 Tudor 一朝，一五八八年七月，Armada 一役，英海军大破西班牙以后，三百五十年来始终执着海上的霸主。过去数世纪中，世界上的地图改变了多少次颜色，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换过了多少次花样，然而英国还是今世第一大国。至于德国复兴解放的历史更使我们刺目。这样一个沉重的凡尔赛枷锁压在他上面，紧缚着他，但是不出二十年，今日有复是叱咤风云中的第一等人物。人家几百年颠扑不倒，或者倒了不久旋即爬起，又岂是侥幸所致，又岂是偶然的事实？

我对于德国没有智识，只能谈谈英国。我们知道在智慧上，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不及拉丁民族。譬如法国，在十三世纪即有单纯活泼之字眼，藉以制作小说，但英国直至十七世纪，尚欠准备之表达能力；英国除诗一项外，在戏剧、小说、绘画、音乐、建筑、雕刻等方面，均天赋较薄，而乏灿烂之花朵。英人之文字不合逻辑，以及英国法律只能适用于一部分事件而不适用于一切事件等，都是英人缺少想象与抽象能力的表现。法人恒喜从各事物上找出一个抽象之原则，俾可适应于其事物，而英人则否。同时，也就是因英人缺少这种想象与抽象的能力，所以功利主义与经验主义在英国特别发达，英人特别重视行动，重视行政的效率。

Boutmy 说：“英人缺少想象与抽象之能力，即有之，也因英人太重实行，所以这种抽象能力，亦便薄弱。”这话说得很是。英人是一个直觉的民族，他做起事来，一往直前。他只愿顾及与动作直接有关之一切，而避免其他抽象的及智慧的思索。正如蜜蜂采蜜，直接飞入花心之中，他只知达到他的目的，而不复愿及在花丛中一路飞过之一切灵感。这就是英人所谓的“实践感觉”。直觉的英人，最尊重经验，最忽视理论；最重视实行，最不爱空谈。

英国的功利主义和实验心理学的发达，以及英人的沉默寡言，最足以说明英人的注重实践。英国是功利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中，经边沁及密尔父子的交相发挥，这种功利主义的精神更挥扬至于极点。这儿所谈的功利主义，乃是从英人直觉的心理的出发点来说明的。英人所谓的功利主义，就是

“我们要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时间，取积极的行动，而每一行动，求其获得效果”，要实行，实行要求效果，这是英人的功利主义的骨干。

世人类将功利主义与自私混为一谈，其实是一个误解。所谓 Selfishness，当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其目的乃在做着自己的一种愉快 (Enjoyment)。功利主义，则做任何一件事情，其目的乃在该事件本身的效果 (Result)。功利主义只是一种直觉，这个直觉要求：一个行动必须获有其应有之效果。凡是爱实行的人，类都重视实行的效果。功利主义之所以特别在英国发达，因为功利主义是最适合英人注重实行的一种哲学。

英人又顶尊重经验，经验则都从实行中得来。所以，说英人信赖经验，不啻说英人信赖实行。他们什么都愿意自己动手来做，决不偷懒。英国有一个科学家 William thompson 说：“我做了才知道，我不做不知道。”

英人的沉默寡言，不爱空谈，也是英人重视实行的一个反照。英人一人办公室，即伏案工作，不肯虚掷时间。他们只知“事”，不知“人”，所以私人间虚伪敷衍所费去的光阴较少。John Russell 和 Robert Peel 在下院中，除公事外，不及私生活一语，这是英国史上的美谈。前次大战发生后，有三个兄弟始终未谈及战事，一两个月后，一个兄弟失踪了，再过一两个月，又一个兄弟失踪了，再过一两个月，第三个兄弟也不见了，结果他们三个人都投军当志愿兵去了。凡是重于实行的人，常常少说空话。Volney 谓英人在农工商各方面的成就，全在“沉

默”一字，因沉默后方能集中精力。

总之，英国这一大帝国，版图这广大，昌盛的年限这广久，在全世界惊涛骇浪之中，屹然不动，自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一国之立，不能靠侥幸，不能凭巧取，可靠可凭的还是他本国的文化，本国国民的性格，英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实践”，就是“干”。中国现在有一句流行语，叫“埋头苦干”，英国人干起事来才真是“埋头”。英国政府的权力，是并世各大国中政府权力最小的一个，因为有许多地方事业，慈善事业，文化事业，宗教事业等，都不待政府来做，人民自己早就做好了。英人所特有的合作本能，组织本能，自治本能，再加上重视实践的天性，使政府节省了不少精力，使社会上享受了不少福利。英国民间的团体最多，因为英人重行，所以这些团体大都能实实在在做一些有利国家社会的事情。几百年来英人在海上的冒险，觅取市场，觅取殖民地，那一件事不需吃辛吃苦？那一件事不需奋斗努力？假如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前仆后继的勇气，英国怎能成今日之英国？就是这一百余年来英国工业的发达，还不是多少科学家技师，实业家和无数工人埋头苦干的收获？英人是今日世界上最珍重自由最宝贵生命的人，但是我们看，在上次及现在的战争中，英国人民之投身战场或加入后方服务者，何止千万？每一个人知道卫国是他们的天职，一旦国家遭遇危急，他们只有勇往直前地献身国家，尽他们国民的本分。这又是英人实践的一个说明。英前首相包尔温在其《英国论》书中，谓英人平时好似不关心，但一旦危急

之来，虽赴汤蹈火，亦万死不辞，又谓无论何事，英人不干则已，要是一经开头，必干到底。包尔温此语原非夸张，证以目下的事实，益觉确切。

我个人最倾心于力行，以为力量只有在行动中发生，而事物之成就，亦有赖于实行。Emerson说：“法之理论不及英之实践”，实践比理论更为重要。凡是冬天到过北部苏格兰的人，看到那一片浓雾的世界，大概都会发生一种感想，那般的迷雾，那般的阴沉，谁相信在那样一片大混沌中会有文华，会有物宝？然而，这是人力，积聚了多少坚苦卓绝的人力，那阴温的混沌中终于有都市，有建筑，而且有一个组织的文化社会。我们再看，那一片冰雪的北极，人迹不到，生物难存，对那一望无际的地域，谁不寒栗？然而在那北极之上终于插上了苏联的国旗，苏联的飞行员也终于从莫斯科横跨北极而飞抵了旧金山，这是人的能力，这是“行”的结果。一二百年，许多无法克服的不然的困难，现在都一一克服了。许多从前所想象不到，或认为绝不可能的，现在都一一成为了事实，这些还不多是人为的结果？我们常有一个信念，即天下事全在人为。正因为天下事全在人为，所以行重于言，言后的最终还要行，靠“行”。

这种重行的精神，今日中国实应充分提倡。今日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阶段之中。我们平时太重于言，太不重于行。我们认为一切不能实行或不去实行的空谈，对国家社会，都无裨实益。我们要寡言，要觉得着实，要重视“行”。不行只言，那是时间的浪费，精力的浪费，智慧的浪费——总结起来还是

国家的浪费。

中国现在在抗战，抗战的本身就是一种“行”的精神。建国事业，真是千头万绪。而千头万绪又必待一件一件脚踏实地的做起来，方有收获。战争原有推陈出新的功用，我们希望中国在抗战中能洗练出一个新的国家来。这一个新中国的新精神之一，就是“实践”，就是“重行”。

论报业

(原载《新经济》1941年第5卷第3期)

这一二十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颇为可观。报纸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渐次提高，此于抗战以后尤甚。都市里报纸的销路虽尚无激增之事，但地方报纸的发达，却为前所未有。新闻从业员在素质上也大有改进，有为之士投身报业，续有所闻，而不复如曩者报业之不引起有作为的人们的兴趣，故无论报业及报业人员，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均较昔日为尚。

但我们若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新闻事业究尚瞠乎其右。同时，我们若以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动而言，则报业的进步似亦尚未能和时代的进步，同其程度。还有许多原因。第一，历史太短。中国之有报纸，事仅百年，而报纸在中国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活动，则还不到半个世纪。其次，中国教育不发达，报纸的读者圈太小，不易打出销路。中国又是所谓次殖民地国家，广告收入并不足以维持报馆必要的开销，欲谋发展，更属困难。中国交通不发达，也是影响报

业扩张的一因。并世各国能以一个地点的报纸控制全国舆论者，只有英国。英国以夜邮车制度，使远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吾人于未起床以前，伦敦的报纸即安置于吾人卧室之外。巴黎的报纸在巴黎附近一带，虽甚有声势，但一到 Lyon, Nantes, Bordeaux, Marseille 等地，亦即势力顿减。在美国，一个报纸出版后，能于上午送达的区域，仅及于数百英里以内，所以对远处民众的影响并不甚大。加拿大的情形亦复相似，因为各城市的距离较远，传递不便，所以很难在本省以外推销。中国幅员远较上述各国为广，而交通工具又远较上述各国落后，任何一个报纸之不易构成中心舆论，理有当然。中国政治上的牵制，也很影响到报业的前途。这种国家管理，现在且有愈趋严密的倾向。除上述各端外，中国报业人才，特别是领袖人才的缺乏，也是这一二十年来中国报业未能进步到它应进步的程度的一个原因。

我们说中国报业人才缺乏，可见我们实未尝说中国报业没有人才。过去中国新闻界内颇有若干前辈，既富识见，又有节操。梁任公先生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名望的新闻记者，他所获得的敬仰，未尝囿于一界。最近中国新闻学会的成立宣言，亦足表现目前中国的新闻界中，不乏贤达之士，他们有明爽的智慧 and 果敢的胆识。但我们若能出以公允，就全国人才的分布作一总瞰，则究不能不承认，新闻界的人才，无论质量，俱不及其他各界。中国报界未能吸收更多的人才，其原因也不止一端。新闻记者的生活一反常人，夜生活足以摧残健康，毁灭家庭幸

福，自然所赋予人类最大恩典之一的太阳，与他无缘。以此一般人都望而却步。其次，新闻记者过去在中国，并不处于一备受人器重的地位，固无望有如别国一个报纸的主笔能成为全国前十名名人之一，即欲受到普通的尊敬，亦不可得。这种情形直至最近仍未有任何令人欣慰的改进。第三，新闻界的待遇太薄。目下中国报界一个主笔或总编辑或编辑主任，其待遇能高于行政界一个科长的待遇者，已不多见，大多数报纸的编辑，其待遇尚不及一个荐任科员。工作的性质清苦如彼，工作的酬报菲薄如此，其不能吸引多量才能的归附，势所必然。

我们现在称颂报纸的重要，说报纸“领导舆论”、“提高文化”。但报纸对于邦国前途及社会文化的影响，究为如何，很少人真正关切。报纸领导舆论，其事不难，但此“领导”两字究作何种解释，所领导之“舆论”其内容与性质究又若何，则殊足研究。我们现在都侈言报纸之价值如何如何，实则报纸之真正价值，恐远在我们所想象者之上。蒲徠士（J. Bryce）曾谓“民主政治能否有效运用，全视他前面有否一个成熟的舆论”，而“现代面积广大的国家，所以能够实行民治政体，全靠新闻纸的力量”。报纸在现在民主政治中占有的地位所以重要，非由于其传达的职能，而是它指导与纠察的精神。我们历考若干进步国家的情形，即了然于其政治清明所由获致的原因。在加拿大，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如有任用私人或舞弊之事，一经发觉，报纸即大肆攻击。澳洲报纸对政客的批评，亦极严厉，十九世纪末叶，Sidney-Mariborne 等三四家报纸，比当时

任何国家的任何报纸都有势力，它们的势力足以影响到内阁的升降。英国则更无待论。英国的王，其受人民之爱戴，世无与伦比，但当他们的举止有损国家的利益或荣誉时，亦同样招受人民的物议，Albert 去世后的维多利亚女王及与辛博森夫人热恋时的爱德华八世，报纸对他们都不曾吝惜作严正的批评。我们再看另一面的例子。名史家 Seignobos 记十八世纪后期之法国报界：“报纸不得讨论官吏之决定，检察员禁之，甚至不能知之，因此种检查皆秘密为之……一篇评论非经政府检查通过，不得发表，而经检查员认可之评论，除政府官文书所宣布者外，政府状况几无所表白。”十八世纪后法国的情形如此，如此情形下的法国，终乃有一七八九年之变。拉斯基教授曾谓：“贤明的政策永远是依据经验反省的结果，而在禁止陈述经验的地方，因其禁止之故，要订立一个贤明政策之资料亦即断绝。”独裁者之所以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朝代者以此。所以拉氏又说：“既然他们准许表白的经验，只限于表白满意于他们的事功的那一种，他们也就无从与他们人民的心理接近。”旨哉拉氏之言！舆论的健全与政治的进步，诚为影形不可分离。且现代进步国家的报纸，都脱离政府的藩篱而争取独立的人格，因报纸固有其自身之权威，毋庸寄生于政府，所以伦敦泰晤士报于一八一五年即拒绝以支持政府为条件的六百磅年贴。现代报纸之权威，诚有非二百年前一般人士所能想象者，现代民主国家常视民意而定其政策。在拿破仑时代，英报对于拿氏穷极丑诋，拿氏遣使赴英，问何以见诋如此，英人曰：“敝邑

政体，与法不同，匪特不责主笔之放言，且欲因舆论以定去取。”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德驻英大使 Licknowsky 问英外相葛累：“谓德国如尊重比国中立，英国是否可守中立？”葛累曰：“此事余不足奉答……我们的态度大都取决于舆论。”在英国外交史上，英国报纸所得之消息，且有先于外交部者，如一八三七年俄土同盟之秘密签订，Palmerston 尚未接到官方报告时，伦敦 The Morning Herald 之驻君士但丁堡访员，已设法抄得其条文之内容，率先在该报发表。又如一八七六年塞土战争中之保加利亚大屠杀，伦敦 The Daily News 发表后，姑引起全英国之激怒，而当时英外交部消息之不灵通，亦大受首相 Benjamin Disraeli 之不满。报纸之权威，惟有在不仰息政府的条件下，始能建立；报纸之权威即立，自可随时以助政府之不足。所以报业的发展与健全，其于国家之裨益，诚难以计量。

但所谓“舆论”，实际上都是由少数人发动，然后再由多数人改善和充实的，正因如此，领导与舆论界之人物，其所具之才识与气魄若何，更为重要。蒲徠士谓：“国内必须有许多强健的思想家，有创造及批评的脑筋……”“但国家所需者尚不只那种人智慧的领导，在那种人中，还得要有几个强硬的领袖……果敢几乎是政治家最高的最难得的性质，那是民主国家中特别需要的。”中国正在建国之中，我们都热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产生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在建国中，我们所急迫需要的事物诚多，健全的舆论应是其中之一。在历史上，一个由落后走向现代的国家，舆论的自由常须由舆论界自身来争取，则这

种具有创造及批评脑筋的果敢之士，更是今日中国新闻界最渴求的人物。

抑有进者，现代报纸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好迎合趣味而自降格律。原来报纸一方面是一个社会指导者，一方面复是一种商业的组织。因为希望谋利，就不免要多多刊载那些“游戏的比赛，奇异的变故，犯罪的详情，婚姻的曲折”，用以吸引读者，以广销路。二十年前，即已有人如此记载：“现在的报纸……实际上已变成一种纯粹营利的事业了。经理的地位已高出于编辑。编辑自然是一个文人，他自有一副主张，要在报纸上发表。经理则为一商人，在他眼光中，金钱总比政见重要。编辑也许纯抱为公的精神，其所著之议论也许纯出之于至诚的信仰，但经理则专以推广销路招登广告等金钱利益为目的。假使传递真确消息发表正当议论的目的，与推广销路的目的相抵触，结果必至牺牲前一个目的。”此种不良倾向，各国皆有。即以英国而论，伦敦泰晤士报虽态度严谨，论见卓远，文笔典雅，但仅日销二十万份，英国第二个好报纸每日电讯报亦仅日销七十六万份，而专以刊载 Sensational News 为能事的报纸如《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每日前锋报》等，日销反在二百万份以上。市侩主义之渗入新闻事业，诚人类文明之不幸。报纸教育与学校教育之方式虽异。但其功效与影响，前者殊不在后者之下。一家 Selected Paper，当胜于十家 Popular Journals，而欲挽此狂澜，砥柱中流，则更有赖于从事新闻事业者之品质。

中国现有少数大学设立新闻学系，培植报务人员。在中国，大学中是否有设立新闻学系之需要，此非本文所愿讨论。但这种大学新闻系，以及年来当局所设之各种短期的新闻专修班，其所训练的人才，充其量亦仅限于新闻事业之普通从业员。今日中国，新闻事业之普通从业员，固须大量培养，改进其素质，而新闻事业之领袖人才，则尤切迫需要，此项领袖人才，必须具有高于常人之识见，果敢，情操，并富有创造的能力。他姑不论，即就技术一端而言，中国报纸在技术上之急须有一种新的改革，实已刻不容缓，而此则有待于具有新概念之人物之参加。凡此皆非普通的训练班或大学新闻系一时所能供给，势须自国内其他各界业已成熟的人才中，充分吸收。

但如何始能从其他各界吸收优秀多能之士，以增强中国报业之发展，实一问题。吾人认为提高待遇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商品的推销，定价愈廉，购买者愈多，人才的延揽，则须待遇愈高，应聘者始愈众。从前社会上认为要做新闻记者，必须能忍得住寒，熬得住饿。其所以如此，无非因为新闻界生活清苦，非得有坚定意志，不足以成大业。耐饥耐寒原是古之美德，但此种美德，亦只能就一己之修身而言，不足语于事业之发展，现代论行政者，莫不以效率为主，只要事业能够发展，其搜揽人才，不惜重金。所以若以耐寒耐饥的志趣，来自励修身，固极可佩，若想以此号召他人，来发展事业，则事属过去，不合现代的观念。且要求较高的待遇，不一定就表示一种道德的堕落。一九零六年，法国议会议员的年俸自九千法郎至

二万七千法郎，国人诋之，蒲徠士则谓：“薪俸不见得能够减低政治生活的道德标准，实际上，薪俸却足以使人抵抗外界的诱惑。”新闻记者澈夜工作，健康之损害既大，其睡眠之环境与每日所需之食料，自均须优于常人。一个成熟的新闻记者之培植，须历十年二十年，如在起居上不特别保重，则当其学识经验刚达成熟的程度，其健康已不许他继续贡献其才智，其为国家之损失，何可计量。同时，新闻记者因职司上之必要，势须与政府及社会各界之高级人士，频频接触，在经济威力日甚一日的现代社会中，新闻记者因其所司之职务与所处之社会地位，其活动用费，亦属可观。反此各端，俱使新闻记者生活所需，远较一般人士为大。今人论人事行政者，都承认优良的待遇即所以使人安于职位，勇于负责，故现世各国，对于司法官的俸给，无不特优，因提高俸给，亦即使法官明于保持连接。司法官是法律上的法官，新闻记者却是政治上的法官。前者之职司在保障人民权利，后者之职司在指导社会活动。新闻记者服务国家，其贡献初不在法官之下，甚或过之，而两者之待遇，竟一厚一薄，宁谓公道？且新闻记者如其生活不能安定，没有保障，我们焉能希望他主持正义，剖判是非，拒抗强权之压迫与金钱之诱惑？

目前中国报界的一般待遇，实在太低。我们对于过去以及现时献身报界的人士，自然十分同情，因为他们曾竭其才智而为社稷服务，虽则他们所得者远不及他们所贡献者。但这种待遇低薄的情形却发生许多可虑的影响。大凡待遇较高的地方，

竞争的密度较甚，能力较强者之来归亦较踊跃；反之，庸碌之徒自得悠游其间而不遭淘汰。中国报纸的编辑，几乎人人得而为之；大报之编辑，有自私塾出身者，有仅中学毕业者，故中国新闻记者之不受社会尊敬，不能完全责怪社会的势利，其自身亦应负一部责任。而新闻记者之素质如此，我们亦焉能希望他们有特殊的表现？同时，我们常看到国内有许多报纸，其主持人对于新闻事业无整个的观念，他们也不知其报纸之存在对于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种作用。他们所赖以主持报纸的才识，平庸殊不足道。报纸原有其崇高之使命，营业上之收支相抵，仅系手段而非目的。但他们不从提高报纸的素质及格律入手，日惟以推广销路与兜拉广告是图。这种人所主持的报纸自然不易把握住任何有识见的主张，其评论亦将平凡而无一语可取，所刊记事，不易使人发见记事者之真意何在，其等而下者，则甚至报面文字，其文笔亦尚未熟练。若靠这种报纸来领导舆论提高文化，其诚难乎其难。而一个社会中，领导舆论提高文化的，若就是这些报纸，这个社会的前途，亦即可悲。

这种现象所遗留的影响，我们实不能等闲视之。中国报纸的一般读者，类都没有成熟的判断能力，所以不严谨的论述与不成熟的文笔，并不会受到读者的指摘与摒弃。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上述情形虽不欲出而一言亦不可得。年来政府对于出版事业的管理，颇饶兴趣。但取缔鼓动人民暗杀强劫的言论，及严禁军事外交秘密的揭露与有扰治安之谣言的刊载，固所以保障公共的秩序，而改进一般报纸的素质，亦所以提高国家的文

化。犹忆六七年前，作者服务新闻界时，有一家报纸每月仅以五十元的稿费，维持每月须容纳十三万字的一个副刊。条件如此，则所刊文稿，自然只能大部分出之于中学生之手笔；刊物之内容，亦即不难想象。我们现在常听到，出版物有因思想或“问题”而遭受处分者，却很少听见有因所刊文章幼稚或内容过劣而嘱令停止出版之事。我们举此为例，非谓我们主张甚或要求政府对于内容太坏的刊物加以处分，我们的意思只是说，政府对于若干出版物水准的低落，以及此种水准太低的出版物所遗留的影响，似未可漠然置之。

现代各国立法，本都趋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扩大国家管理的范围，故人民虽有工作之自由，但某种职业其于公共福利关系太密切者，如律师医师等，仍须另受国家检验，领照开业。中国现在有许多事业，亦渐须由国家施以管理。论者谓新闻记者与律师医师等同为自由职业，律师医师的执业，既设有种种法律的限制，对于新闻记者自不妨同样办理。我们的意见则稍异是。一则用法律来规定的办法，有时未必办得通，二则新闻记者的性质与律师等并不相同，律师完全根据国家法律以行事，新闻记者则根本上即有批评法律的职责。在现代的主权学说上，新闻记者实出于一种政治的主权者地位，在法律的观点下，他虽然与其他人民同受法律之保护与管理，而在政治的观点上，他有时实处于法律之上。所以在原则上，我们并不主张以法律来限制新闻记者的资格。我们宁愿实行达尔文主义，提高待遇以收淘汰的作用，因为此项办法，最为自然而且见效。譬如抗

战以前，有些城市里的地方报纸，须至上午九时甚或十时以后方才出版者，抗战后由于地方报纸的迁莅，新搬到的报纸在上午七时左右如即出版，其他报纸为生存计，势非亦提早到七时左右出版不可。又如目下私立大学的师资之所以益感困难，亦即因为私立大学之待遇不敌国立大学之故。现在中国有许多报纸都为执政党所主办，如官方报纸提高待遇揽收人才，或者报界中有一部分报纸，待遇特优，吸收优秀之士，则其他报纸如不设法追随，其局面即难久长。密尔（J. S. Mill）谓自由竞争可以促进许多物质上的及教育上的进步，密尔之时代虽已过去，但密尔之理论，其与人性相吻合者，将永可适用于人间。

行文至此，我们应当作一结束：这十年来中国的新闻事业确有进步，但进步的程度还嫌不够。我们要求中国报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改革。目前中国的报纸人才必须增强，而欲其自其他各界吸收人才，则须提高待遇。政府对于一般报纸水准的低落，似宜注意，并以法律以外的方法，予新闻界各种必要的扶植与协助。作者别离报界，已二十阅月，但在报界既服务多年，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途，自极关切。适者中国新闻学会筹备会函邀为该会成立纪念特刊撰制一文，以时促未克办理，因另成此稿，一抒居常所感，并求社会贤达教正。

三月二十日于国立师范学院

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

(原载《新评论》1943年第9卷第2期)

一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国政组织法曾修正多次，其中以十七年十月及二十年十二月两次的修正，最为重要。十七年十月八日公布的国府组织法，规定创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符国父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之遗教；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的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不负责实际政治责任，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五院分别独立行使；所以中国现行中央政制，在组织上，是以十七年十月的国府组织法为主，在运用上，则二十年十二月的国府组织法为主。

在二十年十二月改制以前，国府主席是一个握有实际政治大权的人。在十七年十月以前，国民政府本亦设有主席，但十七年十月国府组织法中所设置的主席，与前此国府组织法中

之主席，性质不同，其地位与职权均大为提高。他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国使节参加或举行国际典礼，也兼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的总司令。那时所有颁布法律，发布命令，以及一切重要国务，院与院间不能解决的事项，都须经由国民政府委员会所组成的国务会议决议通过，而国府主席就是这个国务会议的主席。国府组织法其后复于十九年十一月及二十年六月一再修正。十九年十一月的修正，将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原须由国务会议受理的事务，改由行政会议受理；那时的国府主席正兼任行政院长。二十年六月的一次修正，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会议任命。同时，五院院长副院长为国府当然委员。两次修正的目的都在增强国府主席的权力，而二十年六月的一次修正，其作用尤为明显。在此以前，五院院长副院长向由国府委员兼任，国府委员则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易言之，亦即五院院长副院长间接产生于党，此时则直接由国府主席提请任命。同时，过去系国府委员兼任院长或副院长，取国府委员的身份在先，采得五院院长副院长的身份在后，此时改为五院院长副院长为国府当然委员，两种身份取得的次序恰巧对调，而身为国府当然委员的五院院长副院长既系国府主席所提请任命，不啻在政府国民会议中，国府主席个人之权势，以此大增。

那时若干方面对实际政局酝酿已久的不满情绪，至此到了露骨的阶段。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无论党内党外，都深感团结之切迫，于是强烈的政治波动，加上外患的威胁，使中央

政制复发生重大的变革。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会谈的结果，决定使国府主席为成一个虚构的元首，实际政治改由行政院长负责。为双方协同拟定的《中央政制改革案》，经二十年十二月的两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根据此一《中央政制改革案》，复有同月三十日修正的国府组织法之公布，这一次的修正法，规定国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但负实际责任，并不得兼任其其他官职，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督五种由五院分别独立行使，并于宪法未颁布以前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所有命令、处分，以及关于军事动员之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行之，但须经关系院院长副署者始生效力。国府主席自此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而成为一个像西洋责任内阁制国家中的虚构元首，实际政治改由行政院长负责，因此行政院又颇似西洋内阁制国家中之内阁了。

二

中国现行行政制度究竟是否一种负责内阁式的行政制度，我们尚须加以一番解证，解证中国的行政院究竟是否一个责任内阁，似应从“责任”两字着眼。戴雪（Dicey）其名著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一书专门有一章诠释何谓“责任”，他说所谓内阁的责任，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日常用法的解释：所谓内阁负责，乃指内阁须对

国会负责而言，所有阁员必须获得国会的信任；信任一失，必须去职。

第二种是学术上的专门用法的解释：所谓内阁负责，乃谓元首在政治上无法律责任；元首一切行为，俱由内阁负责。

戴雪并谓上述两解，截然不相混。但他的解释虽有两种，而问题的本质则仍为一个。戴雪的前一个解释是“宪典的”，亦即政治道德的，后一个解释是“宪法的”，亦即是法律的。这两种解释，其一是指陈“代”何人负责，另一则指陈“向”何人负责，故仍只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无论依照哪一种解释，在“责任”一辞的原义上，中国的行政院和英国的内阁，在精神上均极相似。

我们先取用戴雪后一个的法律的解释：在此解释下，中英两国的现行政制度完全一样。中英两国的元首均系虚权，行政首长与元首的关系亦大体相同，英王不出席实际政治重心所在的阁议，国府主席亦不参加中枢行政枢纽的行政院会议。在中英两国，一切法律的公布，命令的发布，文武及外交官员的任免，以及大赦特赦等，虽用元首之名义行之，而实际上两国元首均于上述各项权力，徒具形式而无实质上的权力。在英国，内阁所决定的政策英王必须同意，首相所推荐之大臣，英王必须任命；在中国，行政院院长所提请任免的官吏或须以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国府主席向不表示意见。而且，在中英各国，元首的若干行为，即使不发生法律上之责任者，也常受行政部门的过问。譬如英王致友邦元首的应酬函电，对人民的广播，

或在公共集会的演说等，都由内阁或国务员代为拟稿，中国国府主席接见使或外友邦贵宾时所作的答词或颂词，也类都由行政方面的主管机关事前拟就。这些函电或演辞虽不发生法律上的责任问题，但在实际政治上所含有的作用，则常常重大，故仍由行政方面主持之。在一般内阁制国家，元首的私生活原非内阁所能过问，而在英国，则不仅英王的公生活，即其私生活而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公共生活者，亦常受首相的干涉。在英国历史上，阿尔倍脱亲王（Alberto）去世后之维多利亚及与辛博林夫人热恋中的爱德华八世，均曾受到当时的首相格拉斯·包温尔的谏言。

近代的文明国家都极尊重法治。一国之内无人能高居法律之上，虽位居至尊，亦无例外。但元首既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自然无法律上之责任可言，然则元首的行为，既不生任何法律的责任，则其行为如有违法或不当之处，监察机关既不能向之检举弹劾，司法机关亦不能施以制裁，是大有违法治的精神。因之，元首所发的命令，当发表为文书时，必须有一阁员副署。内阁制国家的宪法都有此种条文明白记载，戴雪说：“此项法律条文未尝见于英国宪法，但此项规律实早已存在。”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的国府组织法则明确规定：“国民政府所有命令、处分，所及关于军事动员之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行之，但须经关系院院长部长副署，始生效力。”（第十四条）元首既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而由他署名行使的一切行为，又必须受法律的治理，则自非有人代其负责不可，故在以

元首名义所发的一切文书上必须有人副署，此副署之人亦即代元首负法律责任之人。同时，元首署名之文书既因某人之副署而此使副署之人成为该一文书之负责人，故该一文书之实际内容，便非得该副署人同意不可。由此推演，遂致该副署人成为该一文书之实际主人，而元首之署名反成为一种形式。此种元首所发之文书之主要副署人，在英国即为首相，在中国即为行政院院长。英国首相代英王负责一切政治上之责任，中国行政院院长代国府主席负一切立法、司法、考试、监督四种治权以外之政治责任。中英两国行政首长与元首之关系，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者，英国首相在形式似为英王所任命，中国行政院院长则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任，即使在形式上，也非国府主席所任命。

现在再用戴雪前一个解释来看，中英两国的现行制度亦颇类似，在英国，内阁必须对国会（下院）负责，所有的国务员必须获取国会的信任；在中国，行政院必须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自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以次的政务官，均须获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国民党对外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委托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信任。国会与党性质迥异，因此初看上去，颇觉不类，实则细加审查，即知两制的出发点，仍属一致。英国的国会是英国人民主权的代表机关，而中国国民党则为目的中国人民主权的代行团体。训政约法第三十条说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所以，英国内阁之对英国主权机关国会负责及中国行政院之对中国现

阶段的主权代行团体中国国民党负责，形式虽异，原则实同。内阁既须获得国会之信任，故国会不信任时，自可要求内阁辞职；行政院院长以次须获得党的信任，党如感觉不能满意时，自可予以更调。

按照英例，内阁向国会负责，本有“连带责任”与“个别责任”两种。“个别责任”，即指各部的行政事务，由各该部主管长官个别负责。“连带责任”则指有关内阁之政策或其他关全体内阁之事项，由全体国务员集体负责。关于此点，同时亦即涉及行政首长与其僚属之关系的一点，中央两国情形，亦复大体相似。在法律上言之，中国行政院院长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的长官的关系，同英国首相与阁员或其他管部之大臣的关系略异。在中国行政院院长是各部（会）部长的上司，行政院院长的官阶是选任，部长的官阶是特任。在英国，首相与其他阁员或非阁员之管部大臣，只是同僚的关系而非上司下属。首相的官衔是财政部首席大臣，故严格之，仍是部长阶级，与其他部长在法律上的身份，固无不同。但在实际政治上，英国首相在阁员或其他管部大臣之间所保有的权势，与中国行政院院长对于各部部长所保有的权势，不仅相等，有时或过之。在 Walpole 之前，阁员之间的阶级威权，本属平等。首相地位之特高，乃为初期 Hanover 君主以后之事。世称 Walpole 为英国之第一任首相，而 Walpole 即曾被下院抨击，谓其独行指挥，操纵及垄断一切者，首相驾御其同僚之被视为合理，犹在一七八三庇特 Pitt 组阁之后。迄乎今日，则首相已成为全体国

务员之真实领袖，所有国务员均由首相物色决定，提请英王任命。入阁出阁，调任免职，悉唯首相之命是从，一切大政方针，亦以首相之意见为第一意见。内阁之组成，固系首相一人之力，内阁成败之责任，亦以首相一人所负责者为最大最重。全体国务员唯首相之命是听，故其进退恒视首相为定。联带责任原不仅指与首相集体进退一端而言，即其他国务员被攻击时，全体亦恒作其后盾而加以援助，全体国务员结成一个坚强之队伍，此队伍即以首相为首，每一个国务员之被任用，即表示每一个国务员之被首相所信任，同时亦首相之保护，故全体支助任何一个国务员，等于全体支助首相，亦即支助该队伍之自身。此系指英国之情形而言。在中国，行政各部会之长官，亦即由行政院长提请任命，在行政院权力范围之内之各种重大决定，亦悉以院长之意见为第一。国府组织法第二十五条曾有如此规定：“行政院所有命令及处分，其关于一般行政院者，须经全体部长副署，其关于局部行政者，经须各关于部长之副署，始生效力。”但此条规定，与同法第十四条国府主席发布命令等必须经关系院长部长副署始生效为之一项规定，其意义并不相同。国府主席系虚权而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实际责任既须由关系院长负担，故该命令之内容，自须征得该副署之关系院长之同意。但行政院发布之命令或处分，虽须关系部部长之副署，而该项命令或处分之内容，无须遵照该关系部长之主张，易言之，行政院所发布的命令或处分，虽有关系部部长之副署，而实际上仍常以院长之意见为主体。部长之主张与院长之主张相

左时，部长必须于放弃其主张与辞去其职务二途中择一而行。故各部部长，受制于行政院长，其情形与英国国务员之受制于首相者相同。在英国，何事交阁议或不交阁议，悉由首相决定。在中国，则法律上规定若干事项必须交由行政院会议议决，惟此须依法应由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照最近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的国府组织法，亦只有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预算案及大赦案三种，其他之需否交付行政会议讨论，悉由院长自行决定。同时，行政院长常为党内重要领袖，而参加行政院会议的各部会长官，又都系院长所提请任命者，故事实上，行政院长对行政院会议，保有相当控制的能力。行政院长所握有之权威，当然很大，而各部会长官在理论上也与院长共同进退、集体负责。衡以过去的实例，每当行政院长更换的时候，全体部长向例提出请辞，以示联带负责之义，只是近数十年来，联带责任在英国应用的范围极广，除非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无不取用责任集体进退的方式。一八八六年以后，阁员因国会反对而单独辞职者，其例甚鲜。一九四二年马来西亚战役失利时，国会对邱吉尔内阁中的若干阁员，抨击甚烈，而邱吉尔始终以联带责任为标榜，不肯改组内阁。在中国，则集体辞职之事较少，过去的几次，亦仅是一种形式，最普通的方式仍为个别调整。其所以然者，实因两国之政党制度不同。在英国，甲党的对方是乙党，故内阁不得不尽量采用集体行动以加紧团结。在中国，则为一党政治，行政院的更动，仍不出一党范围，故重个别的调整。

从上面我们就“责任”两字所作三个有关方面的解证，行政首长与元首的关系，行政首长和主权机关的关系以及行政首长与其僚属的关系，中国的行政院和英国的内阁，在精神上极确相似。

三

在精神上，中国的行政院和英国的内阁虽极相似，而在事实上，彼此究有很大的差异，兹再作检讨如左。

第一，英国内阁向国会负责，中国行政院向国民党负责，但在两者间的关系，彼此不同，“负责”的性质亦不相同。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或今日之国防最高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在英国，内阁与国会则立于平等的地位。国会在英国之据有最高的权威，人所尽知，故吾人亦不能谓内阁之地位犹在国会之上，但内阁既有呈请英王解散国会之权，故吾人亦不能谓内阁位居国会之下。英国政制，本主实用，初不易绳以一定之理论，故英国之内阁与国会，谓其互相制衡固可，谓其互相贯通亦可，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在法律上，国务员无须必为国会议员，故一九一七年夏至一九一八年冬，既非国会议员又非国务员之 Smuts 将军代表南非联邦参加不列颠战时内阁，此虽属战时例外，要亦不能谓之违法；但在习惯上，则国务员大都为国会上下两院中任何一院之议员，其有非议员而被任为国务员者，亦

常于任命后设法之被选为国会议员，俾他得以出席国会参加讨论，参加表决。内阁对于其所信奉而未为国会所通过之政策，不肯放弃时，且可解散国会以为对抗之道。凡此各端，均与中国情形迥异。在中国，行政院除对于党，完全处于一种服从与接受的地位，它须听命于党而受党的指挥与支配。它既不能违反党的意志，更无与党对抗之权利。行政院中次长以次的政务官，并非个个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虽然也可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其性质与英国国务员之出席国会，固不大同。同时，按照前引的戴雪的解释，英国内阁的国会负责，其性质是一种宪典的，但中国行政院之向国民党负责，其性质则为一种法律的。这一层分别殊属重要，因为行政院对党的负责，既是一种法律的，故行政院如不服从党的指示或不接受党的决议，其行动即入于违法状态；党对行政官吏可以决议任免之，如官吏抗不受命，其行为亦即是违法的行为。英国国会希望内阁辞职，其所用的方法，则较中国为间接，它固不可举行不信任投票，同时也可用拒绝通过内阁所提的预算案及重要的法律案，或通过一种反对内阁建议的提案，以促内阁去职。在习惯上，国会中发生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内阁如不解散国会，即须自行辞职，但此究系一种政治惯例，假使国会中虽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而内阁并不辞职，吾人亦不能谓之违法。惯例的效力虽有时与法律等，但惯例必定不是法律。成文宪法国家的美国，也有许多不成文的宪典。总统不连三次，自华盛顿以来，久成美国的成规，但这次罗斯福连

任三次，虽打破宪典究不能谓为违法。所以英之内阁向国会负责，完全是政治道德的性质，行政院向党负责，则是一种法律的行为。

第二，就政治责任的内容论，中国行政院和英国内阁所负者，也不大同。无论从横的方面或从纵的方面看，中国行政院所负的政治责任，亦即中国行政院所握的政治权力，均远较英国内阁为小。政府的权力在欧美各国通常均宗孟德斯鸠之说，分为三种；中国现制根据国父遗教，分为五种。我们先看英国。英国内阁除它本身的行政权外，实兼握有立法之权，奥思丁（Austin）之主权论，惟法为本，戴雪欲调和之，乃倡主权可分为“法律的”与“政治的”之说，绳以英国情形，法律的主权在国会，政治的主权则在选民全体。在法律上，英国国会拥有最高的权威，它是主权机关，在它之上，另无最高之权力。内阁虽可呈请英王解散国会，但其目的乃在诉诸人民，故不得谓内阁因有解散国会之权，其地位即在国会之上。唯国会之地位及威权为最高，它之上另无更高之权力或机关，故它在法律上为最高而不向任何人负责。同时，在政治上，国会对选民负责，但对选民负责者，实则并非国会而为议员。易言之，并非集体的议员全体向集体的选民全体负责，而系个别的议员向选民，向本选区的选民负责。在英国历史上，亦未曾有人民解散国会之事。国会之威权既如此高大，故其立法得以自由而不感受任何限制。然则此种自由而无牵制立法之权力，究为国会所享受乎？一经审察，即可以发见实际上享受此种“便利”者，并非

国会而实为内阁。照英国政治实例，内阁产生于国会之多数党，首相及阁员类为党内的重要领袖，内阁与国会里的多数，既同属一党，而内阁阁员又操有指挥本党议员的重量，故无论就党论或就人论，内阁无不可控制国会之表决。年来英国政治学者之对内阁实权的膨大，肆力抨击，认为国会已成为内阁之附庸者，殊不乏其人。按之实情，英国国会里的提案，通常分为政府提案与议员提案（Government Bill and Private member Bill）两种，但提案分两种，议员虽可提案，而议员的提案，在提案总署中所占的数量，实极其微小，议员的提案能得到充分的时间加以讨论者，不尤多见。在 Palnerston 时代，还有若干政治家能运用其自己的权威于国内外，Roebuck Bright, Cobden 等人，不管在野在朝，所发谏论，类都见重于世，而非政府或反对党所能藐视。但迨乎今日，这种风气已日见消沉，在国会中每一议员固可自由发言，但所发言论对于实际政治能有多少影响，殊成疑问。在今日，一项私人议员的提案，若不能事前得到内阁的支持，很难在国会的讨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大部分的讨论时间都用以讨论政府提案，有时议员提案几无提出讨论的机会。Ogg 谓今日英国之内阁，非特实行参与立法，且能决定何种重要议案应提交于两院，提案之起草，提出及解释，内阁皆能为之，至其通过及通过后之责任，亦由内阁负担，所以英国内阁是不仅执行法律，而且参与立法。

至于司法，现代各国，均主司法独立。但所谓司法独立，系指司法审判独立，而非司法行政独立。现在各国的司法官，

其任用、俸给、升调等均有特殊的规定与保障。法官的资格既有特殊限制，则行政机关之应用法官，当无滥用之虞。法官的地位既有特殊保障，则法官在执行职务时，亦无须有所顾忌而可达到公正审判之目的。英国即如是，司法审判非行政机关所得干涉，但司法行政，其权可谓乃属于行政机关；英国的司法官吏类都由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荐呈任命，而大法官则恒为内阁之一员。

现在再看中国的情形。中国现制根据国父遗教，将监察权考试权从立法权行政权中分出，独立成为两权。监察权无论中英，均非行政机关所有；考试权则在英国包括于行政权之中，中国则否。中国行政院除行政权外，在立法方面实际所有的权力，远不能与英国之内阁并论。中国的政制，与英国迥异，其中以立法一点为尤甚。中国的立法机关究在何处？国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但严格论之，中国的立法机关，就权力论，应为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抗战时期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技术论，则为立法院。根据历次中央政治委员会条例，一切立法原则，均须由该会议决，立法院仅为一个制定法律的技术机关。行政院院长当然是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在战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他也是当然委员，但行政院各部部长，他们只能列席上述之委员会而不能出席上述之委员会时，只能备被咨询，而不能为英国国务员出席国会之可以参加讨论与表决。行政院院长在上述委员会中，当然拥有相当的权力，至少他对于他主管事务的意见，应当受到尊重

的。但他，并不能如英国首相在国会中有那样左右立法，甚或操纵立法的权力。行政院长如他在上述之委员会中，其意见足以控制左右，那并非因他是行政院长，而系必因他在党中拥有特殊的权威之故。至于立法院方面，立法讨论的法案，来源有四：即中央政治委员会交议之案，国民政府交议之案，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四院送议之案及立法委员提议之案。行政院送议之案，在数量上既不如英国内阁在国会所提议者之占绝对多数，在地位上，也只占据四类议案中之第三位。英国国会讨论内阁提案时，首相阁员及非阁员的管部大臣，都是身在国会参加表决的。中国的行政院长、各部部长，对于立法院会议，只能列席，不能参加表决。事实上，行政院长暨各部部长很少列席立法院会议，同时，立法院也只于各委员会初次审查提案时，始通知行政院主管部分派员列席说明。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同内阁与国会之关系，迥不相同。行政院需要成立的重要法律案，其顾忌的重心在中央政治委员会而不在立法院。行政院所希望通过的立法案，设若在立法院被否决时，他尚可在中央政治委员会里作挽回的活动，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再着立法院复议之。

中国行政院的立法权，虽不能与英国内阁所享有者相比，但在另一方面，中国行政院在实际上他仍享有相当的“同立法权”。现代各国立法机关，常将一部分立法权委与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以命令的方式，补充立法之不足，因为一件法律案，其内容常常只能在大体上作若干原则的规定，不能将一

切繁琐细节，都明白注明。同时，立法者对于实际行政上的困境与需要，未完全了解，故法律案中之规定若干要点、细则留待行政机关执行时再去补充，实必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办法。这种以明令的方式来补充法律的条文，如某某条例，某某施行细则，或某某规程等，形式上虽然与法律不同，而在实质上，其效用几与法律相等。不过行政机关用命令的方式来补充立法之权，有时是行政机关于执行法律时，自行行使的，有时是经立法机关明文委托的。此外，复因立法的程序相当繁重，须过一段时间方能完成，对于紧急发生的情事，常有应付不及之感，所以如遇紧急事变，行政机关常可发布紧急命令，惟在事后仍须取得议会的追认。我们现在就上述三点考察英国。英国行政机关发布补充立法的命令，必须在命令中注明其所根据之法律条文；此即不啻谓英国行政机关除非立法机关明文委托，不得自行发布命令以补充立法，行政机关自行发布命令，常易触犯法治原则，而法治又为英国宪政中之一个主要精神，所以英国行政机关只能在被委任时，方能发布命令以补充立法。事实上，英国行政机关所有的“委任立法”权，均较一般国家为小，因为英国内阁在事实上本主持着国会的立法，国会里的立法提案既大都出之于内阁，立法案的内容必能适应行政上之需要，英国的法律较之大陆各国，其内容远为精密，故应由行政机关以命令来补充立法的需要亦较少。至于发布紧急命令，在早时英国，素不承认行政机关享有此项权力。但自一九二〇年“紧急权力权”（Emergency Power Act）在国会通过后，内阁亦享有

发布紧急命令之权。在此次大战发生的前几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国会通过《国防紧急授权法》，赋予内阁以绝大权力，该法规定：“政府可以英王的敕令，颁布法律，以求保障人民安全，防卫国家疆土，维持公共秩序，有效从事战争，以及供给社会必须之物品与设施。”内阁即根据此法于同月二十八日，在一日之期颁布了九十六道敕令，统名之曰“国防法规”；这是英国内阁行使紧急命令权的例子。

在中国，行政院根据国府组织法第八条之规定，“得依据法律发布命令”。既称“依据法律”，当系指有法律明文委托者而言。但实际上，这十几年来，行政院未经立法机关明文委托而自行行使发布命令之权者，其例不鲜。且照十八年五月法规制定标准法，有若干事项，如关于现行法律之变更或废止者，现行法律有明文规定应以法律规定者，其他涉及国家各机关之组织或人民之权利义务关经立法院认为有以法律规定之必要者，必须列为法律案而“由立法院三读会之程序通过”，“不得以条例、章程、规则等规定之”。但事实上也并不完全遵行。我国行政机关过去所颁布之各种“条例”、“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章程”、“规则”等，名目繁多。抗战以后，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承认“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明令为便宜之措施”，行政院在战时的便宜措施之权力，间接地也因此颇有增加。因此，中国行政院在实际所享受的立法权，相当可观。其所以然者，一则中国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缺少

沟通，行政者与立法者双方的意见不易得到充分交换的机会。国府组织法虽规定“立法院会议时各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得列席说明”，但行政院院长及各部会长列席立法院会议之事，过去甚少。立法院各委员会开审查会时，行政机关关于被邀请时，可派员列席陈述，但事实上，行政机关派员列席立法院委员会的审查会的，次数亦不多。因此，立法院所订之法律案，或因其条文未能充分顾及行政上之困难，或因中国幅员辽阔，甲地能行者乙地未必能行，以致行政机关在执行时，不免有许多扞格难行之感，而不得不设法加以变通。二则中国政治的大方向虽是向法治一途进行，但过去人治的习惯既深，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亦难望其绝对的严格的遵守立法。三则中国立法“权”的重心，在中央政治委员会而不在立法院，行政院纵未被委托而发布命令，只要有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后面支持，当不致在法律上发生任何困难。而中央政治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质的机关，“法律”是硬性的，“政治”是弹性的，它既有超越的权力，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它必将使行政院在法律上发生问题的任何行为，变为合理的行为而解除其困难。此亦使行政院易于未受委托即逕发布命令。

至于司法，司法行政权究竟属于司法院抑应属于行政院，过去向无定论。主张属于行政院者，援引欧美通例，谓司法审判绝对独立，司法行政则仍为行政机关所辖管；主张属于司法院者，谓我国现行政制，系根据国父遗教，五院分别独立行使五种治权，司法行政之权，自应为司法院所辖有。按之事实，

司法行政部自成立以来，曾两度隶属于司法院，最近一次的十中全会（三十一年十一月）则又将该部隶属于行政院。司法行政部过去既两度隶属于司法院，今虽改隶行政院，我们至少不能谓司法行政权为行政院的固定权力。

以上是就政治权力作横面的对比，现在再作纵的观察。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事务之管理，通常可分三个步骤，即政策的决定，决定后的执行，及执行的考核。关于最后的考核监察，其权当然不在行政机关，其前两者，则英国内阁有决定政策之权，中国行政院无之。通常吾人论英国内阁之成败，率以其所定政策之正确与否为准。一则决定政策之权力，其性质自较执行政策之权力为重要，二则英国之文官制度已上轨道，行政效率稳而且高，故行政机关在行政上之过失较少，而政策之正确或错误，遂益为世人论评之中心。在英国，一切内政外交，其大计无不决定于内阁，决定于首相，内阁是政府全部的神经枢纽。行政各部门犹之人体之四肢五官，而内阁则为此人体之脑。内阁所决定之政策，自须获得国会之信任，而国会信任内阁，即不啻谓国会信任内阁之政策。内阁欲获得国会之信任，固须考虑渠所决定之政策能否获得国会之支持，但在通常情形下，内阁如在国会占有稳定的多数，其决定政策，即可顾忌较少而较为自由。中国不然，中国的行政院并无决定政策之权。政策决定权不在行政院而在国民党之中央政治委员会。按照该会历次条例，所有建国大计、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及财政计划等，无不须经其讨论及决议。中国目前尚在党治时期，国

民政府受党的指导而对党负责。但党并不直接与政府接触，而另成立一个中间机关，受党之委托，担任指导政府之任务。这个中间机关就是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训政时期，中央政治委员会掌握了实际政治里的一切根本方针的决定权。它是党的系统里的一个机关，但它并不过问党的事务；它所过问的是政府的事务，但它又不是政府系统里的任何一部分。它成为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及连锁，在地位及运用上，都非常微妙，一切政治上之主张与建议，在党内酝酿考虑，党其成熟而成为具体的政纲与政策时，乃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发动而正式输之于政府。政府对于该会所交送之政策与方案，皆须负责执行。抗战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另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暂行停止，而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国防最高委员会之权力自远较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大，因为它是负统一党政军三方面之指挥之责的。不仅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会受其指挥，即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各部会，也是受其指挥的。但就党与政府的关系而论，则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之作用，固无不同。行政院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执行机关，一切大政，均须秉承中央政治委员会之命而行，它并不能自行决定国家大计。所以严格言之，中国的行政院所负者并非政治责任而只是行政责任，它并无政治权力而只有行政权力。

第三，单就行政权力一项而论，中国行政院所享有的权力也远较英国内阁所享有者为小。行政权力最主要亦最引人注目

的当然是任用权。在英国，全部政务官名义上由英王任命而实际上都是由首相决定的，入阁与否自一八三四年皮尔（Peal）以后，亦向由首相一人决定。美国总统任命国务员、高级武官、最高法院法官及驻外大使公使时，依宪法尚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英国首相在这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牵制。中国则不然。行政院所属各部最高长官及政务次长，名义上虽由行政院院长提请国府主席任命，实际上其抉择权不在行政院院长而在中央政治委员会，或今日之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院长在上述两委员会中，均系委员而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行政院范围内的政务官的人选，他个人的主张究竟占到多少分量，此须视他个人在党中之权威而定。实则中国的政务官与英国的政务官，名义相同而实质完全不同，政务官者，其被委任及其所操之职司，大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在英国，阁员大都参加政策的讨论，其余非阁员的管部大臣、政务次长（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其进退亦悉视政潮而定。但在中国，就政策的抉择而论，其权都在中央政治委员会，非各部会长所能独立表示任何意见；就政党关系而论，则政局改组中的前任后任同属一党，故“政务官”一辞在中国实已失其原义。特别关于各部政务次长及常务次长之完全采用形式主义，更为明显。在英国，政务次长须随政潮进退，常务次长（Permanent Under-Secretary）则为常任之事务官，不受政潮之影响。中国则常务次长与部长之关系，有时且较政务次长与部长之关系尤深，部长的各种政治性质的事务，且有不委托政务次长协助反委诸常

务次长者，故为事务官性质之常务次长，常随部长之去职而去职。反之，照中国现制，各省主席及厅长均为政务官，而行政院院长有更动时，未闻各省主席及厅长以连带提出辞呈者。此外，在英国，一切事务官除于选举中保有其投票权外，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如不得举行有政治性质之演讲，不得发表带有党派色彩之文字，不得编辑党报，不得代人作竞选活动等，但在中国，则参加政治活动者，固不仅限于政务官，事务官亦皆为之。

至于事务官的任用制度，则中英两国，大体相似。两国之高级事务官如常务次长、司长、秘密、参事等，俱用选任方法，中下级事务官则用考试方法。中国以考试方法任用的事务官以为委两任为限，英国之考试文官，亦以第一级书记，或称行政级（Administrative Class）书记以下者为限，第一级书记约当我国之科长阶级。其不同者，在英国，考试及铨叙之权，均属于行政机关，中国则根据国父遗教，考试权自行政权分出而另成一权，并设考试院独自主持之。其他关于公务员之登记、考绩、审查、俸给、抚恤等人事行政之权，亦均为考试院所有。只是我国目前中下级文官由考试方法任用者，为数仍属寥寥，故行政机关在实际上所享有的事务官任用权，仍相当大。加以中国的文官制度尚未走上轨道，事务官的任用，其限制与保障，均未达到理想的制度，故行政长官之任免官员，尚未受到严格的限制。

其次是军事权。在欧美国家，军事权大都属于行政机关，

通常并认为军事机关与行政机关分立，军事权独立于行政以外，有许多流弊。衡以日本的实例，军部与内阁之对峙，亦非良制。在英国，海空军的调遣当然都在内阁的支配之下，海陆空三部大臣都为首相所任用，他们都参加内阁，他们的调任或免任亦悉从首相之意。一切国防政策均须内阁决定，而军事行动尤须听命于内阁的决策。中国情形稍异。一切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以及军事章制，俱由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将与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之任免，亦由军事委员会审核，而军事委员会则直属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行政院。行政院下虽有军政部一部，但军政部之职权并不简单及全部的军事事务，而且军政部本身除隶属行政院外，同时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此外，国府组织法曾规定关于动员之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亦规定行政院院长得出席军事委员会会议。所以，我们尚不能谓行政院院长绝无军事权，但实际上，行政院院长所享受的军事权是非常微小的。

其三论外交权。外交权里的使节权，在英国当然为内阁所有，驻外使节均由首相荐呈英王任命。中国则驻外使节的人选须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非行政院所能任意任命。外交权里的缔约权，在英国亦为内阁所有。查欧美各国，国际缔约虽由行政机关签订，仅须获得议会的批准，独英国例外。英国与他国商订条约，其商议（Negotiation）及批准（Ratification）之权均在内阁，内阁可不经国会的同意而与他国缔约。惟所缔之约，只在国际法上有受拘束之义务，而在国内不生任何法律上

之效力。易言之，改约不得与国内法冲突，如该约牵涉及于国内法时，如须人民增税，或变更国家之领土，或变更国内之任何现行法律等，而必须由国会另通过一项承认该条约中所规定之事项之法律，俾内阁得以根据此项法律执行该法律所承认之该条约中之有关条款。故在英国，内阁与他国缔约，并无宪法上之限制，但该条约有涉及国会立法权力以内之事项时，内阁即须要求国会另通过一案承认之。当一九二二年工党执政时，其内阁曾宣称一切缔约均将求取国会之同意。此盖由于大战后人民反对秘密外交之结果。其后保守党执政后，仍同复其原有之传统习惯。但内阁有时为谨慎起见，在取缔之条约上，设有本约须得国会通过始生效力之一条。在中国，缔约之事虽由行政机关办理之，但其决定权，当然仍为党所有，因为一切国家大计，既预由党决定，则外交上之重要条约，当不例外。

其四论预算权。在政治意义上，预算常被视为行政机关所定的政策的一个象征，因为政府在下年度需用多少钱，是以它在下年度将推行那几件事而定的。同时，预算案中不仅规定下年度之支出费用，且须在收入方面拟定具体计划，俾得收支平衡。预算既反映政府的政策，而其所涉及者又都是财政问题，所以在欧美各国，其编造权恒为行政机关所有。预算由行政机关编造，则何项支出可以减少，何项赋税可以增加，以及执行预算时所有的困难若何，编造机关均易充分了解。所有在美国，预算编造之权，早时虽为国会所有，而于一九二一年以后，亦委托行政机关办理，预算之编造，改由总统负责，设立

预算局专司其事。在英国，预算向由财政部编造。现在有些国家，如美法等国，预算多不直接由财政机关编造。一方面因为用建机关和筹款机关，观点不同，预算由专责机关编造，易于容纳或调和各方面的要求，免得财政机关对于经费的支配，权力太大。另一方面，预算如不直接由财政机关编造，则财政机关在财政上所负之责任，也可因此减轻。但英国政制，甚重历史，在各行政部会之间，以财政部之历史最老。预算不仅向由财政部编造，财政部且有权力核减行政部的预算数目。如被核减之部坚持异议时，当提出内阁讨论，而在阁议中，财政部的意见仍占有很大的力量。预算在英国由财政部编造，不仅是历史关系，且照英国学者论见，预算由财政部机关编造，最为合理。因为预算规定用钱的数目，而钱则须由财政机关措筹，故由财政机关来编造预算，必须负责。预算增加，必须增税，增税必须顾及人民的负担能力，如增税困难，便须紧缩预算。凡此只有实际管理财政的机关，最知个中情况。编造预算而离开了财政机关，在编造时必有困难，或虽编成而不易实行。在英国，预算由财政部编造后，由财政大臣提交阁议，内阁通过后再递国会。预算案在国会通常总是通过的，否则即表示不信任内阁而内阁亦即因此崩溃。中国的情形颇不相同。预算既须以行政计划为根据，而行政计划又非各部所能自由决定，所以在每一会计年度前一年，先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下年度的大政方针，各部会再根据此方针拟定其行政计划而编造概算。预算的编造是由主计处负责的。主计处将各部会的概算编成了总概

算后，尚须再呈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定的数目，才是各会预算数目的根据。主计处将各部会的预算，编成为总预算后，送由行政院会议通过转送立法院审议，以完立法之程序。在中国，预算的决定权及编造权均并在行政院，前者乃为整个政治制度的运用结果，后者则是否妥善，国内的政治学者及财政学者，已发论甚多。主计处并不执行预算，它对执行预算时所发生的困难，未必充分了解，同时因他既不执行预算，自亦难望它编造预算能绝对负责。事实上，主计处每年编造预算时，亦非得财政部派员协助不可。主计处既非筹款机关，岁入岁出不平衡时，它并无补救方法。按之实际，当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核总概算时，不敷之数即令财政部措筹，收支平衡原有开源节流之途，但财政部只受命开源，它无权核减各部会的概算。主计处的总预算编就后，依法须经行政院会议之通过，但行政院会议虽有讨论预算案之名，而无讨论预算案之实。行政院以外四院的预算，固非行政院所能变更，而行政院对其主管部分的预算，实质上的变更权也非常有限，即使变更也不能增加预算的数目。所以在英国，预算的编造与实质上的批准，其权均在行政机关。在中国，则行政院在这方面的权力殊小。

除上述几种权力外，还有许多事业，其权应归行政机关所有者，在中国在非由行政机关办理。如经济建设，理为行政机关主持之事，但过去之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经济委员会所属之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七省公路工程

委员会等，均非隶属于行政院者。二十七年调整后，始分别归并于行政院有关机关。但宣传及出版事业的管理，在欧美国家亦为行政机关所管理者，在中国则均由党的机关主持之，情报机关在中国亦非统一于行政机关者。学术研究本为教育机关之事务，但中央研究院至今仍直属于国民政府。

第四，就英国内阁与中国行政院本身的组织而言，彼此情形亦颇不同。在法律上，英国的内阁并无正式地位，它仅是由全部国务员（Ministers）如部长政务次长，党务督察员及少数皇室成员所组成。国务院（ministry）中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通常宣称内阁为枢密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因在英国法律上及理论上，枢密院固仍为今日英国政府之参议及行政机关，但在实际上，枢密院仅为一种历史的陈迹，空余英王加冕或结婚等国家大典外，向不集会。故吾人毋宁谓之为实际政府的国务院中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英国政府里的政务员，目前，尚六十余人，但参加内阁者，犹不及三分之一。内阁在实际政治中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它并不位于任何国务员之上，易言之，他只是国务员之间的一种集会。中国的行政院是国府组织法中正式规定的一个组织，所以其地位并非习惯的而系法律的，政务次长虽不出席行政院会议，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都是行政院会议的构成分子，并不若英国有许多部长之并不参加内阁。此外因中国行政院所属的部会，并不若英国政府中的部会之多之故。行政院会议既系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长所组成，则此会议之地位似并非高于各部部长者，但行政院则又明

明是各部的上级机关，其中关系实甚奥妙。英国的国务员，所以只有一部分入阁者，乃因全体入阁，人数太多，运用不易灵活；同时，如遇非常时期，内阁且可特别缩小，以期集中事权，增加效率，如上次及这次大战中，英国均组战时速内阁，其人数较之平时内阁，为减少。内阁的机会，亦向无规定，在平时，内阁常隔数日始举行一次，但在紧张的环境下，常日日集会，在战时，内阁且有一日之间集议二三次者。英国内阁阁员，在通常情形下，除首相外，大都管理一部的部务，但有时尚有不管部的阁员，即被称为不管部大臣者（Minister without Profolio）。不管部大臣虽无实际的“地盘”，但其身份及重要性，尚在管部的阁员之上，故通常均为那些负有重望的人物所担任。内阁之有不管部大臣，大都在国内外时局严重的情形之中。局势既然严重，国家大计，均须特别审慎考虑，周密策划。入阁的阁员虽参加阁议，但他大部分的精力尚须灌注于其本身带领的部务。人之对于其切乎名誉有关之事，特别看重，亦情之常理，所以能集中心力专门就整个局势策划者，只有首相一人。首相一人的经历与思虑，在紧张的局面下容有不及，所以必须另有经历丰富见识卓远的政治家，加以协助，此所以有不管部大臣之设置。凡此数端，均与中国情形不同。中国行政院的会议依法由行政院长、副院长、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委员长出席，向未因时局紧张而特殊缩小。行政院会议通常仍在规定的日期举行，每日举行或一日举行数次之事，尚未前有。在行政院中，亦并无“不管部大臣”一类的官员，行政院虽有顾

问，但顾问完全是一种名誉职，并不实际顾问。行政院的副院长原颇可担任像英国内阁中的“不管部大臣”般的职务，但法律上规定，只有“行政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其职务始“由副院长代理之”，故通常副院长不甚过问院务。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性质不同，它并不决断政策，所以前面所提的几点英国内阁有此需要，中国行政院不一定亦有此需要。但吾人着重之点，为英国内阁之所以在战时减少人数，集会勤密，以及设置不管部大臣等，其目的乃在增强处理国务之效率求其敏捷迅速。中国行政院在战时，其行政效率已否适应战时之需要，殊不无可以研究之处。

在英国，阁议时，阁员除自己所管的部务外，对他人所管的部务，亦参加讨论，发表意见。在中国，行政院会议时，各部部长发言，通常都以主管本部的事务为掌，对于别人的部务，不大发表意见。因为英国阁议所讨论者，大都为与政策有关之事，内阁的政策是全体阁员负责的，所以讨论与某部有关之政策时，非该部之主管部长，亦恒自由并表意见。且英国内阁既极重视连带责任，故一人失策，势将累及全体，故阁员之间，益有坦白磋商，互相督察之需要。中国政治上则素重人事，故除自己主管的一部分外，恒不欲过问其他部会之事务，仅对于外交等问题，各人之发言，较不过分拘谨。

英国内阁向无记录，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组战时内阁后，任命秘书一人，组秘书处，担任阁议记录及各种文书事务，秘书处的人员，达百人以上。一九二二年波奈劳（Bonar

Law) 组阁后，秘书处人员大减，但秘书之组织则仍保留。中国行政院则设有秘书政务两处，处理院内及行政院会议各项文书杂事，其职员依法亦在百人以上。

第五，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尚须一提舆论对于行政机关的影响。蒲徠士（James Bryce）在其大著《现代民主政治》里，一再论述舆论为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英国，首相或内阁对于报章杂志上的论评，国会内的意见，以及社会上一般的观感，都不能忽视。舆论之为物，本极空洞而无法捉摸，但常有一种极大的潜伏势力。舆论自来都系发生于少数人，但发之于少数人的意见或评论，一旦为大众所赞和追从时，其所发生之影响，即未许藐视。内阁产生于国会的多数党，而党的在国会得到多数，又基于选民的归附，至于一个政治家个人，其政治生涯之前途，亦莫不系于舆论之背向。阁员固须时时准备国会的质问，即每一议员之言论，亦无不受选民之注视。新闻事业的达及人民政治知识之提高，使政府的一言一动，无不在无形中受到一种监察。Lowell 曾谓国会在今夜所有之辩论及表决，因报纸电讯之传播，翌晨便可传遍全国。内阁所决定的政策，首相及阁员的言论，国务员的入阁出阁，其他重要官员的任命，甚至首相每年年终向英王呈请封赠爵位或其他荣誉的人选，无不须时时注意国会的舆论。至于国务员私人的生活，亦不能失之检点，以招物议。在中国，则舆论的权力，实极微弱。中国的社会环境，不易产生真正的舆论。愿以一生献身于建国的立言工作有如梁任公张季鸾等者，亦不多见。国土辽阔，交

通阻塞，新闻事业不发达，人民知识过分落后，致使有力的公正的舆论，无法产生，自实行检查制度后，批评政府尤非易事。所以中国的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吏，在这方面尚不受严格的牵制。

由于前述各端，我们现在可以得一结论，即在精神上，中国的行政院颇似英国的内阁，但中国的行政院在性质上固与英国的内阁有极大的差异，英国内阁所有的各种大权，尤非中国行政院所能比附，两制的相异，又可归之于一个总的原由，即中英政制，根本不同。英国内阁向国会负责，中国行政院向党负责，但英国国会对内阁仅处于一种监察的地位，党对于行政院则处于一种命令的地位，一切大政，均须仰承党的意志。行政院本身只是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只是党的一个执行机关。所以它虽向党负责，如些人亦即以此称之为“责任内阁”，但与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固大不同。世界政制，本不易强纳分为数类，而各国政治，又各有其历史传统或时代背景，求能事事相同，所以谓中国现行行政院制度是一种责任内阁制的行政制度，固尚须加以解释。作者以为我国现行行政制度虽似内阁制而究不全似，设若定须规之为内阁制，则似亦须冠以一个特殊的名称，或称之为“党治的内阁制”。

一九四三年二月于国立师范学院

自由与守法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1 月 25 日)

这几年来，政府一再告诫人民，要求人民养成守法的精神，谓人民能守法，国家始能成为现代的国家。在人民一方面，则又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常常呼吁政府不要过分限制人民的自由。自由与守法，在中国似乎成为相对的名词，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

自由与守法并不是对立的。洛克、卢梭等倡天赋人权之说，谓人生来即有若干权利，此若干权利既非国家所赋予，亦非国家所能剥夺。这种天赋人权之说，在十七十八世纪曾极一时之盛，但不久即告失势。因为个人的自由若无适当的限度，各行其是，则社会的安宁无法维持，而个人的自由亦仍不能得到保障。所以后来一般学者，都认为每个人为他自己的发展计，为他所处的国家社会的福利计，应当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这个范围由国家以法律来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国家应该保护人民的自由，超过了这个范围，国家便须限制人民的自由。这

种自由我们称之为法定自由，谓自由并非天赋，实为国家法律所赋予。现代最新的思想，虽又更近一步谓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且为发展人格所必要的，但仍承认自由并非毫无限制而有一定的范围。十九世纪以来，一般国家的宪法都避免引用“人权”字样，而用“国民权”或“公民权”等名词，如一八一四年法国宪法内关于个人自由的规定，称为“法兰西人民的公权”，一八三零年比国宪法内关于个人自由的规定，称为“比国人民的权利”，一九一九年德国宪法关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称为“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等，一方面固表示各该国宪法所规定之权利仅限于该宪法所属国的国民，同时也表示那些所规定的个人权利，为国家法律所赋予而非与生俱来者。

个人自由既为国家法律所赋予，可见自由并不能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进一步言之，自由与守法且应表里合一，因为维护法律即所以维护自由，而要使自由得到保障，亦非人人遵守法律不可。不过需要达到这个地步，须先做到下列两点：

一、要人人守法，不可有一人例外。近代论法治，无不推崇英国；英国宪政的精义之一就是法律王治。英国的法治，分析言之，可得三义：（一）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二）自君王以至庶民，受治于同一法律；（三）自君王以至庶民，受制于同一法院。在法国，除了普通法院之外，另有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来源于行政法，行政法有两大要义：一

方面本三权分立之义，行政不干涉司法，司法也不干涉行政，所以行政诉讼不由普通法院受理，另设行政法院受理之；另一方面则以为国家与人民的地位不相等，国家有若干特权而非人民所应有者，官吏既为国家的公仆，代表国家施政，所以官吏与人民发生之行政纠纷，官吏与人民的地位也不相等，而不能由普通法院管辖，故特设行政法院管辖之。这是法国的情形。英国不然。在英国，官吏和人民是完全平等的，官产和私产，都同由普通法院受理，历史上的星座法院始终不能重现于近代的英国，全英国都受通常法的支配，而另无特殊的法律，自君王以至庶民，都不能逃避于法律之外。这是英国的法律主治。这几年来，我们的政府一再嘱咐人民守法，人民也热望厉行法治，但要人民守法，官吏也须守法，要行真正的法治，便须人人守法，不可有一人例外。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阶级，凡人民不应享受的权利，人人不能享受，不可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反人人应享受的权利，不可另设各种限制，使一部分人因此不得享受。如其自上至下，人人守法没有一人利用权势而自处法外，则必无一人不乐于守法。中国人民有一种传统的精神，就是反抗“不均”的精神，“不患寡而患不均”，假如有少数特殊阶级逍遥法外，政府听之任之，而独欲人民守法，其不可得，彰彰甚明。我们以为政府对于那些依仗权力不守法纪的人，管制须特别严，惩戒须特别重，苟能如此，则民心大快，纲纪大伸，无形之中，人民自然而然会养成守法的习惯，而法治的精神也得弥漫于全国。

二、要法律的内容为保护人民的自由而非限制人民的自由。这一点极其重要，个人自由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个人自由，也只有经国家法律规定后，才能巩固，得到保障。所以争取自由的人民，不仅不拒绝法律，而且要求有法律，不过人民所追求的法律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法律。我们历观英国历史上的宪法争斗，争取自由的运动也就是拥护法律的运动。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英国人民自由权利的磐石，数百年来，英人爱之护之惟恐不力。君主侵犯了大宪章，忽视了大宪章，人民即起而抗，不达目的不休。一部英国宪政史，无一页不是争取自由维护法律的灿烂记载。所以在英国，争取自由和遵守法律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我们以为法律只要是增进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的，决不要怕人民不守法。抗战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于军事状态，政府所颁限制人民言行的法令甚多，在政府看来，这些法令都是必要的，在人民看来，也承认时期非常，有此需要，但于条文的内容，对于人民的自由权利，有时殊有束缚太多之感。我国不久将实行宪政，五五宪草第二章中承认人民之各种自由权利时，辄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一句，将来政府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除在宪法上作原则的规定外，自将另有其他补充的法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在表面看来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但反过来也可以说“依法律得限制之”。限制的标准，在宪草第二十五条虽有规定，但极空洞，所以宪法上虽承认人民之自由权利而将来实际上中国人民究能得到多少自由，不无令人发生忧患之

感。我们愿意在此提出上面所说的原则：法律的内容若为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人民自必乐于守法，而且勇于守法。如其政府希望人民守法，也便须在制定法律时，尽量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8—10 日)

上周国际新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的修宪案。一个国家修改宪法，本来是这个国家本身的事情，但上周苏联的修宪案，掀起全世界的关切，特别是华盛顿伦敦两地，纷加评论，对于苏联修宪的用意，作种种推测，可见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在国际上有着很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此次苏联修宪的主要作用，是外交的而不是内政的。现在分三方面来说。

一

苏联此次修宪，将外交权畀于苏维埃十六个邦的每一邦，使之能与其他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缔订条约。华盛顿观察家认为苏联此举，其目的在增强苏联在战后和会上的发言权，使苏联因十六个邦都可参加和会，在和会上将至少获有十六票之

多。我们同意这种看法。战后的世界将由美英苏中四强领导，已成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欧洲一部分，其将听命于英苏美三强的决定，其情形一如上次战后由英法美三强决定一切，亦无疑问；这是巨头制。但是上次战后英法霸持和会的结果，非常不幸，而秘密外交这一二十年来亦受着各方的攻击，所以许多事情不能完全由几个强国独断独行，应当开放到桌面上来讨论决定；这是多数制。将来和会议事的决定，究采巨头制或多数制，尚难逆料，我们相信这两种方式或将相互并用。但无论巨头制或多数制，苏联的处境都是比较孤立的。如其采三强决定的方式，英美两国的观点比较接近。如其采多数表决的方式，法比荷挪波捷希等国的态度，必定比较倾向于英美，其间潜有利害及历史的各种因素，大势如此，无庸否认。苏联为未雨绸缪，所以决定使十六个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每一加盟共和国（即苏联的每一邦）都有外交权，可以出席和会，增强苏联的外交阵线。假如在三强讨论时，苏联不能得到有利的条件，苏联即可要求交付公共讨论。在那时，苏联可以得到更多发言的机会。

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可作进一步的研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究竟是一个“联邦”，或是一个“邦联”，大费推敲。按照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第十七条“各加盟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之权”，苏联显然是一个邦联。但照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等条的规定，则苏联又是一个联邦，因为上述几条条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及法律

与苏联宪法及法律抵触者无效，各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仅具统一的苏联公民资格，另无各该加盟共和国的特殊公民资格，而且按照宪法内规定各种权力机关的职权的条文，则各加盟共和国完全成为一个高级的地方自治团体，而非一个有主权的政治单位。这次苏联的主权机关“苏维埃最高会议”虽然修改宪法，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有外交权和军事权，但并不能说因此即改变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因为此次苏联修宪的结果，只能说使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增强了若干，而各加盟共和国之仍为苏联的一邦，仍为苏联的一个高级地方单位，并不因之而改变。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政治单位和其他国家可以发生外交关系，即承认这个政治单位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印度在重庆驻有“驻华专员”，这个“驻华专员”当然是一个外交代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即承认印度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其理甚明。至于苏联修宪案中承认加盟共和国有与他国缔结条约之权，此项缔结条约的权力，是否尚有限制，如条约的批准权究在何处等，电讯中并无说明，我们尚难论断。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各加盟共和国虽有与他国缔结条约之权，但所缔的条约，如与苏联的国内法抵触者，按照宪法，仍属无效。所以各加盟共和国在名义上虽有缔约之权，而实际上苏联仍拥有相当控制的力量。

抑有进者，一个政治单位是否能在国际间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须经国际间多数国家的承认，始能成立。现在苏联修改宪法，畀予各邦外交权和军事权，其意或在使十六个“邦”变

成十六个“国”，但这是苏联国内自己的事，这十六个“邦”是否能成为十六个“国”，而在国际间取得独立的单位，享受国际间的权利与义务，如参加国际会议等，尚须检视他国之承认与否而定，所以此次苏联修宪，将外交权界于各加盟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是否因此即可参加和会，尚须视时势的转移为断。不过“政治”是很抽象而富于弹性的，一切全凭实力为转移，苏联在宪法上既有此一番修改，他将来即可据此要求，而这种要求将因实际政治而使人不能不加考虑，这也许就是此次苏联修宪的真义之一。

二

这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可以自建军队。这一变革，其用意究为如何，中外论评，对此未能有满意的解释。我们为苏联这一变革，也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措置。我们认为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一定跟着发生裁军的呼声。“裁军”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公然反对。但裁军的标准如何规定，将来大费口舌。据我们观察，将来讨论裁军标准时，苏联的海军必较英美任何一国海军为小，苏联的空军不会超过英美任何一国的空军，而苏联的陆军也必不会及到英美两国陆军的总和。但这样一个限制，在苏联看来，显然是一种束缚。自彼得大帝以来，这北方大熊的喉咙始终被人死死扼住，不能动弹。他想经波罗的海而出大西洋，一面盾牌挡住了他；他想越

日本海而出太平洋，又一面盾牌挡住了他；他想冲过达达尼尔而入地中海，又一把锁永远锁住了他。我们相信在这次战后，苏联对于出海问题，必定有所要求。而且苏联雄跨欧亚两洲，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尚能利用巴拿马运河互相呼应，苏联则连这种便利都没有，所以假如苏联说，“美国既能有两洋舰队，我们也应有两洋舰队”，没有人可以完全拒绝这样的要求。苏联的土地是这样广大，国防线是这样绵长，他的陆军空军，事实上也都需要维持相当庞大的数目。加以苏联在国际政治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必更不愿放松自己国防的警戒。但是英美有英美的想法，英美且必须坚持着他们对于裁军问题的若干原则和限度。世界的和平是必须维持的，这是大势所归，无人敢公然冒犯，所以将来讨论裁军时，虽然困难百出，而各国的军队势在必裁。由于历史的及利害的原因，英美的观点当然较为接近，苏联在这种处境下，必须筹措对策。斯大林委员长是当代第一流深谋远虑的一个政治家，此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可以自建军队，其结果，使苏联的军事单位本来只有一个的，现在变成十六个。将来实行裁军时，无论将苏联的海陆空军限制到什么程度，苏联至少有十六个有独立建军的单位，这十六个裁军以后的军事单位，其军力的总和，将较裁军以后有如修宪以前的苏联一个军事单位的军力为大，当无疑问。

检讨至此，随着发生一个问题，即因此项修宪而获得了建军权的各邦，是否将因此易于摆脱苏联的驾御，因而使苏联因

此次修宪异于各邦建军权而发生分离的危险？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略加解释。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外交权和和战权是两件事，建军权和和战权也是两件事。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各邦获有外交权和建军权，但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和战，电讯简单，并无提及。我们若以常理推测，大概各邦不会有和战权的。进一步言之，和战必须颁布和战法令，既须经过法令的程序，而宪法规定各邦的法令若和苏联的法令抵触者无效，则在宪法上，苏联仍有充分力量控制各邦的军事行动。这是就法理而言，若就事实言之，苏联政治的运用和英美一些民主国家不同，苏联的政治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指挥的，苏联各邦的政治发动中枢和苏联中央的政治发动中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苏联不致因各邦有外交权及建军权而与中央发生分离的现象的。

三

这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有外交权和建军权，除因异于各邦外交权，或可使十六个邦均得因此参加战后和会，因而增强苏联的外交阵线，以及因异于各邦建军权，或可使十六个邦均称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从而预防将来裁军时所给予苏联的各种可能的束缚外，我们认为此次苏联修宪，在外交上尚有一种更广泛的作用。这次战后的世界，究将建筑于什么一个基础上面，世人对此都非常关切。正义、自由、和平，这些崇高的理想，是大家憧憬追求的，许多思想家都在绞尽脑汁，希

望能使人类得到一个持久的和平。不过，我们心中虽不能不具有远大的理想，但我们的眼睛却不能不注视现实。政治家判断问题，决定政策，稍涉遐想，他的计划便将全军覆没，他的国家也将因此陷入困难。英国自从亨利八世以来，对于欧洲政治，采取均势政策。这个均势政策在过去一百余年的欧洲大陆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这个均势政策创始于英国，但现在运用这个政策的不仅英国一国。这个均势政策本来用之于欧洲，但现在这个政策的运用也不仅限于欧洲一隅。现在每一个主要强国，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逃出这两种方式，即：（一）求均势，（二）再进而求在这个均势里自己能取得主动的地位。英国就是这样，这就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所采的传统的外交政策。欧洲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两度遭受炮火的洗礼，人民自然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国际政治制度。但国际政治制度是一件事，均势的原则又是一件事。我们认为这个老原则是不会被遗弃的，而且在亚洲也将会更加强化运用这个老原则。我们这种观点可能引起许多人的驳斥，但我们并不是在此唱高调、打官腔，我们是在这儿考察现实的政治。每一个国家希望在国际社会里立足，既逃不出“求均势，求在均势中取得主动”这一方式，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日夜充实其国力，俾可称为均势中的一个单位，都日夜加强其外交活动、经济活动，甚至荣誉和尊严，俾得在均势中获得主动的地位。苏联过去在国际社会中，大都抱取孤立的态度，这次战争使他和英美发生密切的接触，因而使他在战后的国际生活中，恢复正常的活动而不再

抱孤立的态度。要知苏联对于世界的霸权，素非毫无兴趣者，不过今昔的环境不同，所采的方式也不同罢了。现在苏联既将积极参加国际间的各种竞争，他自须采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俾助其外交上的运用。苏联对于战后之欧洲，抱负究为如何，我们尚难具体论列，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苏联必有苏联独特的计划。我们都知道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东南欧、巴尔干等地带，是非常有“兴趣”的。而大斯拉夫主义，也并不能说完全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最近苏波纠纷，苏联根本不承认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其间尤饶意味。这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有外交权和建军权，使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可以成为一个半独立或近于独立的国家，对于一般尚未加入苏联而又相当倾向苏联或依赖苏联的小国或政治单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宣传。这一宪法的改变，将来能发生多大作用，固尚有待事实表现，但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宪法上的改变，其间所含的意味是很深长的。

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15 日）

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今日在桂开幕，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过去的戏剧节，只有各地零星演戏纪念。这次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参加者有桂粤湘黔滇赣闽浙八省，达二十几个单位。战时交通十分困难，能举行此种集会是不容易的。这次欧阳予倩君的努力当然很大，而广西各界首长的协助，以及八省戏剧工作者的合作，也大有助于筹备工作的进行。我们欣逢盛节，愿意贡献这几天本报社评的地位，就戏剧事业的各方面，发表一点意见。

今天先谈剧本。中国戏剧界素闹剧本荒，近几年来这情形似更严重。其实这几年来，写剧本的人只有比从前多，剧本的产量比从前增加，剧本的素质比从前提高。但是我们的时代毕竟进步了，戏剧活动如雨后春笋的茁壮发展，剧本的需要量因此大增，一般文艺鉴赏水准提高，对于剧本素质的要求也因此益苛，所以无论从戏剧工作者说或从一般社会来看，都感觉当

前的剧本不能满足要求。所谓剧本荒，本有“量”与“质”两种意思在内，但严格言之，还是一个“质”的问题。有一百个不成器的剧本等于没有一个剧本，而大家感觉的还是好剧本太少了！

中国何以不容易产生好剧本，正如中国何以不容易产生伟大的小说一样，原因是很多的。我们不能在此一一讨论，现在只能提出一点来说。我们认为一般剧作家，他们为人态度和写作态度的不够严谨，不肯用功，使他们不易写出深沉的作品。他们对于题材及结构，常常略加思索，即草率下笔，甚至还有漏夜“赶写”的风气。文学是需要天才的，但有了天才，还须加上锻炼，单靠聪明是不够的。这是一层。其次，现在许多文学理论家，写起文章来，满纸的“主观”、“客观”、“观念”、“意识”、什么“观念”、“意识”，我们姑置不论，但是剧作家应当认清，戏剧始终是一种艺术。易卜生的戏剧，在剧本里常包含着一个社会问题，他在他的剧本里，当然藏有他自己对于该一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易卜生终于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他的作品也是不朽的，因为他的戏剧除了他所欲表现的那个社会问题之外，剧本本身还具有无上的艺术价值。所以，一个剧作家假如他的脑子里尽是装满了“观念”、“意识”而忽略了艺术，他的作品一定失败，或者至少他写出来的不是一个戏剧。我们现在的文艺界，就流行着这两大毛病：一、大家自以为天才，抓到一个题材就写；二、崇信艺术即武器，以为有了“正确”的观念即无需顾到艺术上的造诣。这两大毛病使今日中国文艺

界，无论小说、诗歌或戏剧，都不易产生深刻的作品。就戏剧论，我们颇不以一般剧作家不加深思即率性下笔为然。我们要求一般剧作家多读西洋的戏剧名著，多多考察人性。有些剧作家常常说：“我这一年内预备写成几个剧本。”我们觉得这种剧作家应当换一个调子说：“我这个剧本预备在几年内写成。”一般剧作家应当多吸收，多思索，没有把握，不妨沉默几年再动笔。我们最怕一个剧作家用最浮浅的公式来表达一个观念，或者喊几声口号。抗战以来这种公式化的剧本为数不少，譬如宋之的的《雾重庆》，一定要配上两男两女，戏剧里的变化都循着一个公式进行，这种技巧是何等的贫而弱，而所表现的又是何等的浅而俗。我们在戏剧上的艺术水准，不仅应当以全国的文化水准为标准，要求提高，并且应当极力以国际间的文艺水准，来提高我们的文艺水准。要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虽有二三十年历史，但拿国际的眼光来看，还是很幼稚的。譬如××，是国内一个很有地位的作家了，但是他的《××》，某君在伦敦译成英文，拿到一家书店去时，那家书店批评这一位作家根本不能写小说；他的另一部长篇《××》拿到美国去时，美国的批评家认为这本小说根本不值得写。我们举出这个例子，仅仅要让我们的作家知道，以国内的标准来批评，某一个作家也许很有成就；但以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便觉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这一番话本来是适用于全部文艺界的，但今日既论戏剧，我们便希望我们的剧作家，多多凝练，不要把写作看得太容易了，不要太把自己相信了，大家应当写一点更结实的东

西，写一点能够有五十年生命的东西。

当然，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出的人才和特出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提出曹禺也正好可以辅证我们上面的论点。假如曹禺没有在清华图书馆里的几年努力，他是不是能有今日的成就？曹禺写作品是不是像目下一般作家略加思索以后即鲁莽动笔？曹禺是不是像许多作家一样，成了名之后即粗制滥造，东西应酬？我们有没有读过曹禺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感，有如有些作家一成名之后，便多才多艺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批评、杂感无一不通，无一不精？曹禺的作品如《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等，它的题材、结构、手法是不是各有特色而足以证明作者依然在努力上进？曹禺难道没有曹禺的思想和观念吗？难道他没有在他的剧本里传达他的思想和观念吗？但是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时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是的，曹禺的《北京人》得奖后，有许多人大起攻击，声势汹汹，但是，今日中国到底有几个“曹禺”呢？老实说，我们对于中国的剧作界没有过分的奢望，我们只希望中国剧作界里有十个“曹禺”，这十个“曹禺”每人每两年写一个剧本，让我们在十年以内，能产生四五十个像样的剧本。

我们在此推崇曹禺。我们推崇曹禺，因为（一）曹禺从事写作，并非全凭聪明，他早年用真姓名写过剧本，因觉无甚希望，遂发奋苦读，经过多年沉默，始再用笔名尝试写作；（二）

曹禺每次写剧，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才下笔；（三）曹禺成名之后，写作的态度仍极严谨。我们认为这些态度都是可取的。我们并认为一般文艺写作者都应学习这种态度。学习他人，不一定要学习已死的人，活人也可以学习的，不一定要因为政治的理由去学习他人，文艺工作者也应当为了艺术的理由去学习，学习值得大家学习的人。

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16 日）

昨天，我们就剧本及剧作者的写作态度，发表了几点意见。今天，我们愿就一般戏剧工作者（包括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剧团行政人员）的生活态度，说几句话。

从事戏剧事业的人，在中国社会上素来不受人器重，这是大家承认的。这一种风气渊源已久。近年来经政府的提倡，以及一部分从事戏剧事业的人的自重自爱，社会上对于戏剧及剧人的观感逐渐改变。中国社会何以不器重剧人，原因很多，我们以为剧人自身知识的不够，生活的不检点，品性的堕落，是他们被人轻视的一个主要原因。譬如说旧剧，大家总易引起一种印象，觉得“伶人”的生活充满着罪恶和堕落。说到电影，一提起“明星”，大家便会联想起一切荒唐和放荡的行为。话剧界的情形稍好，因为无论剧作家、批评家、导演、演员，他们的素质和人品，均比旧剧界和电影界优秀高尚。不过就全体而论，戏剧这一种职业，特别是演员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完

全祛除一般社会上所有的那种传统的观感。一般社会不重视戏剧，不器重剧人，这种观念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要改变这种错觉，尚须剧人努力奋斗。我们以为戏剧工作者要使社会尊重他们，必须在生活上严肃认真。艺术上的造诣，只能使人崇拜和赞誉；只有生活严肃，才能使人尊敬器重。

“生活严肃”，这句话是很抽象的，这只能说是一个原则，包括的内容当然很多。我们无法将生活里各种琐碎的事情，都提出谈论，现在只能拣两点来说：

一、我们以为一般戏剧工作者对于金钱的处理，应当清清楚楚。这须分几层来说。一般艺人对于钱的问题总不易处理得有条理。不能有规律的处理金钱，即不易安排有规律的生活。譬如一笔钱到了手，这笔钱应该用一个月的，但十天就用完了，其余的二十天必然在穷困中生活。假如因钱一下子乱化乱用化光了而使其余的日子不能维持正当的饮食起居，便足以损伤健康；假如因没有钱用生活困难而引起情绪烦躁，不仅损伤健康，而且影响工作；假如因自己用钱不当而常向朋友借贷，足以伤志，足以失信，足以毁坏一个人的品性，这是指一般剧人泛论。假如负有主持全团剧务责任的人，或者负有经管剧团事务的人，如庶务、会计、出纳等，如其处理钱财，不能清清白白，则全团的团务，一定弄得不堪收拾，小则团务将因财政困难而不易发展，大则剧团可能因账目紊乱而致解体，斗至互相攻击，声败名裂。文艺工作者大都是收入微薄而生活艰难的，但也未始没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他们生活的困乱，实由于他

们用钱不得其法所致。所以无论从私人生活或从团体生活着眼，处理金钱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假如一个人，在银钱方面不能清清白白，他将永远无法得到他人的信托。我们感到过去一般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最不注意，所以愿意提出此点来勉励大家。

二、我们希望一般戏剧工作者，特别是男女演员，对于社交生活，能维持一个较严肃的态度。艺术本来是不能用科学的逻辑和规律来规范的，艺术家的生活也是不能用通常的道德标准来测量的，这是人性里的自然倾向，我们无法用通常的理性来张求强为。不过我们应当看清一点，即东方的伦理观念和西方的伦理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社会上，性道德的尺度比较宽；在东方社会上，性道德的尺度比较严。我们处在东方社会中，我们所抱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观念不能和西洋人一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社会上，一个人最易招受物议，弄到声名狼藉的，便是在社交生活上的失检。戏剧工作者，特别是男女演员，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两性之间接触的机会最多，也最容易。两性爱好原是人情之常，但这种感情应当尽量纳入正轨，使他在正常的河床里活动而不要逸出常轨。大家应当尽量约束自己的感情，而弗放纵自己的感情。在工作时，一切必须的表演接触，那是“工作”；工作以后，便须严守自己感情的界限，而保持一个正常而有尊严的生活。其实，当我们检讨至此，我们未尝不叹息社会对于剧人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的确承认，至少在话剧界一方面，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风气是非常

良好的，不过，过去因为有些“明星”的生活太失检了，遂使社会对于从事演剧的人已形成一种可怕的成见。所以今日一般戏剧工作者必须对此一点特别注意，对于自己的生活严加管束。如能这样，必可使社会对于剧人观感，改变过来。

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17 日）

今天论观众。一个戏演出，成功失败，条件很多，观众的水准和修养也是演出成败的条件之一。中国的新戏剧运动，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是新戏剧运动中始终未能培养出良好的新戏剧观众。这责任不在戏剧工作者身上，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不上进了。大多数的戏剧观众都没有受到良好的剧场训练，他们入场不守时间，随意谈笑，随意出入，完全不顾到剧场秩序，完全不知道剧场里需要静穆的空气。就这点论，社会一般的进步跟不上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但教育观众的主要任务仍在戏剧工作者的肩上，因为最最实际训练观众的地方仍是剧场。现在西南八省的戏剧团体都在桂林，我们愿意提出三点，假如今后各地办理剧务的人，都能将这三点切实做到，决不苟且，决不通融，则十年以后，社会上一般观剧的人，也许可以不致如今日这样缺乏看戏的修养。

一、座位必须对号。这一点可分几层来说。我们现在非常

爱看戏，但又非常怕看戏。怕看戏的原因是怕等候。七点钟上演的戏，六点钟甚至比六点还要早就要去坐在剧场里等，多可怕。时间浪费，精神疲倦，但是迟去了没有座位，或者座位很坏，所以大家需要先去抢座位。因为要抢座位，要先去抢座位，必得影响剧场里的秩序，影响剧场里的空气和卫生。（对号入座这一点在桂林已经做到，但我们这篇文章并不是对桂林一个地方写的。）不仅戏票须编座号，并且应当将售票时间改订。假如单单在上演之前售票，剧场的秩序仍不易维持到理想的地步，因为大家要想得到较好的座位，仍须在上演之前很早就去买票，而且中国一般戏院里的售票处和剧场是一墙之隔，售票处过分拥挤喧哗时，仍足破坏场内的安逸静穆。假如在白天普通办公时间，可以购买戏票，则观众中可以雇人去预购今天或明天的戏票的，即可雇人去购，否则也只须在上演时间前一刻钟购票入场。大家可以从从容容，不必争先恐后，或者担心票子买不到，或者声嘶力竭的去抢着买票子。到了上演前的一刻钟，十分钟，甚至五分钟，凭票入场，对号就座，既省时间，又省气力，而剧场里的秩序可以维持得好，剧场里的空气也可避免过分污浊。

二、小孩绝对不准入场。许多剧团都注意到这点，但执行得总不够彻底。中国人是讲情面的，所以有时虽然说明不准携带小孩，但仍放了进去。中国人有许多是不讲道理的，大骂大吵，招待人省得惹出是非，也就放了进去。我们对于带小孩子去看戏，最为痛恶。一般做父母的为什么要这样自私！孩子并

不需要看戏，为什么做父母的要强迫他们的孩子守在那没有新鲜空气不使孩子感到一丝兴趣的地方两三个钟头？孩子有时已经需要睡眠，为什么做父母的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损害他们孩子的健康？有些孩子因为身体上或精神上感觉苦痛，于是啼哭或者叫闹，破坏剧场的情绪和扰乱剧场的秩序，这种做父母的人，为什么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不顾全体的幸福？父母都是爱子女的，可是这些做父母的，为什么不能为了孩子牺牲一点？既可不损害孩子的健康，又可破坏公共的福利！中国人太自私了！我们主张，特别是演话剧，绝对不准携带小孩，任何理由都不通融。这点在中国社会上最不易做到，但必须做到，必须以最大的毅力做到这点。这是一种社会教育，我们恳求办理剧务的人来负起这个教育的责任。

三、在上演时，观众不许随意出入。演话剧，第一幕开幕后，迟到的观众应当请他们守在外面，要到第一幕闭幕后，第二幕开幕前，始能入场。中国人素来不守时间，常常戏开演之后，观众还是陆续入场。这现象对于旧剧无甚影响，但对于话剧的表演，颇有打击。观众入场，寻觅座位，不能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这种声音当然影响到其他观众的听觉和情绪。谁叫你不按时入场呢？所以在外面守候一个小时，也是应得的处罚。不过这一层有一点须附带一说：一个理想的剧院，剧场和戏院大门应当有一段宽裕的距离，使外面的声音不致传入场内。中国剧场的建筑，因经济的关系，大都不能做到这点。所以这事执行，当然有困难，因为在初时一般社会上尚无此种习

惯时，观众不服，难免引起争吵，结果影响场内。但这也须看当地一般文化水准如何。从前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演剧时，即系如此。那时公余俱乐部所建筑的小剧场，规模很小，假如观众在外面闹起来，是很容易影响到剧场里面的安静的，但事实上很少因此发生争执。至于每幕上演时观众的任意出入，自然也希望避免，不过这点容易做到，不致有过分的困难。

论行政上的刷新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22 日)

这半年来，政府因财政困难，厉行裁减冗员，紧缩机关。中国的行政机关，素有重床叠架的弊病，行政机关里面，挂名而不办事的人也很多，所以裁剪冗员紧缩机关，不仅可以节省国帑，且可提高行政效率，不仅战时应该如此，就是平时，也该如此。

中国的行政机关里何以会冗员充斥，行政机关何以会有重床叠架的现象，这实在和整个政治上的作风有关。中国社会素重人情，官场上只要有人笑纳，总得设法安插。国父虽重视考试，将考试权自行政权中抽出，监察权自立法权中抽出，使此二权独立而构成五权宪法的理论，但考试制度始终未能如国父所理想的那样透彻运用。一方面，考试院过去虽有高考及普考的举行，但事务官由考试任用者，在全国事务官总额中所占的比率，仍极微小。另一方面，铨叙制度虽然实行，但因各种因袭而不易革除的原因，也未能严格执行，所以目下一般事务官

的任用，大都还是处于推荐而由主管长官任用的方式。这里面显然弊端百出，任用者其才未必胜任，有才者亦未必有缘进寅，结果旷才遗野，士无所用，而政府则感到人才缺乏，行政力量不易发挥。近年政府重视人才，殷望各方推荐贤能，但是积习难除，“人才”、“人才”还是逃不出一个老方式，要有人事关系，你的“才”才有机会被人赏识。政治上的人物现在都非常注重门户，组织小组，尽量求自己势力的发展，所以推荐人才，也仍以自己圈圈里的人才为限。是自己圈圈里的，无才也是才，小才即大才，而对于圈圈以外的人，则表面热闹，内心冰冷，不肯提拔，不肯稍加援手。中国古时，尚有全凭良心推荐真才的风气，现在是没有这种风气，也没有这种人物了！“人”和“才”在中国是常常分了家，而一个行政机关的主管长官，为了各种牵制顾忌，也只好量“人”录用。一个机关里的公务员，有有“才”的，有有“人”的，有“才”的做事，有“人”的不做事，所以一个机关里，也总有人在做事，总有人不在做事，总有做事的人，也总有不做事的人。

行政机关重床叠架的现象，也是在同一种政治作风之下发生的，骈枝机关的设立，总不出这两个原因：一、决定要办一件新政，但不愿将这件新政交原有的一个机关管，所以另成立一个新机关来办理；二、对于原有一个机关不满意，但又不愿调动这一个机关的人，所以只好另成立一个新机关，将原有的一个机关的实际职权移了过来，而保存着该机关的躯壳。假如是前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原有的一个机关和自己没有什么关

系，所以要成立一个和自己有关系的新机关来办理某件事；假如是后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虽不满意于该机关的主管人，但又不愿意得罪他，以免引起政治上的波澜，所以只好割去其权力而保存其躯壳。这两种方式显然都是不合理的，但是“中国式的政治”就是这样。

现在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决心裁撤冗员，紧缩机关，无论中央地方，机关可撤销者撤销，可归并者归并，不能胜任的人员发资遣散，忠公守法任劳任怨的人员继续任用，一方面节省政府的开支，一方面刷新行政上的暮气，未始不是一新听闻。不过行政上的种种积弊弱点，都是由于整个政治上的作风，因循塞责敷衍妥协而来的。政治的作风如不根本改革，行政上的革新终成泡影，所以我们衷心希望政府能更进一步，在政治风气上，作一番透彻的改革，以挽救目前行政上这一个破绽百出的现状。

四六

论人身自由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24 日)

中国不久将实行宪政。实行宪政的目的是使政治在合法的轨道里运行，使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避免被侵，得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很多，最基本的一种就是人身自由。

所谓人身自由，就是一个人的居止行动，绝对自由，非触犯法律，不受任何限制。现在各国的宪法，都有“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的规定。法律如未规定某种行为为犯罪行为，则人民有该行为时，即不受国家机关的处罚，亦即所谓“无律文即无刑罚”。同时假如人民有触犯法令的行为，只有依法享有审问处罚权的机关，方有权加以审问或处置，此外政府不得另设其他机关，对人民行使审问处罚权。就是法定的审问处罚机关，其于行使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之权时，亦必须按照法定的手续行事。

中国人民素来没有人身自由的保障，现在仍是如此。在理论上，中国的人民都有人身自由，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但是

事实上，一方面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另一方面明明是法律所未禁止的行为，而人民有该行为时，竟受到恐惧或被处罚。哪一个机关享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权，现在各国宪法，俱不设硬性的规定，而以普通法律定之，但依现代各国法律，对于一般人民享受审问处罚之权的机关，皆限于法院。依照中国现行法，对于一般人民，只有法院有审问处罚之权，并规定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将被逮捕或拘禁之人员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但是实际上，现在中国一般人民最感威胁的，便是非法机关的滥行逮捕，一个警察可以任意的来搜查你、盘问你，甚至逮捕你，一个保甲长可以任意拘禁一个老百姓，一个××人员可以很轻易的将你带到一个不公开的地方。一个人被拘押后，竟不知何时可以被审，甚至有时虽被捕而竟不知所犯何罪，更甚至有时一个人无端失踪而其家属竟不知向何处营救，向何处申诉。至于警察一类人物随意的闯入人民的寓所，更是习见而不足为奇的事了。严格言之，这些任意闯入人民寓所，任意逮捕人民，拘禁人民，审问人民的人，都是违法的，但违法的人竟不受到法律的处罚，而无罪的人，无辜被侵被捕被押被审被罚的人，竟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人民所感到的苦痛，所感到的愤怒，实在莫此为甚了。政府三申五令，保障人权，其意非不美，其言非不动听，但是人民的身体自由之无保障，依然如故，一无改善。现在政府决心尽早实施宪政，国民大会须至抗战胜利以后才召

集，宪法要在国民大会通过后再颁布，宪政要在宪法颁布以后才实施，所以一切宪法的条文法令都要待战后才能颁布，但宪政的精神则尽可即日发扬，而且就是训政时期的约法，也是明文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的。我们竭诚希望政府能采取有效的措置，切实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而人民也应该知道人身非依法律不得侵犯是我们的合法权利。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假如人身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那其余的各种自由也就更是一句空话了。

青年内归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24 日）

政府年来派员在前线敌后招引青年内归，替国家保存元气，这一措置值得赞许。有许多青年困居于沦陷区内，他们内心彷徨苦痛，希望转入后方，重享国家的温情，在政府的领导下为抗战建国尽一分力量，庶几不辜负自己的青春。现在有政府的呼招，有政府所派的人员所设的招待站指引照料，自然更足以鼓舞起他们离开沦陷区的决心。他们冒许多危险，受尽艰苦，终于到达自由中国，他们好像在漫长的黑暗中见到黎明，吐一口气，欣悦他们终于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但是很不幸，大多数抱着无限热情无限希望的青年，当他们转入内地不久，便感到失望而发生新痛苦。政府曾答应这些青年，说食住无问题，交通无问题，入学无问题；只要他们离开沦陷区，一切都由政府负责。政府的意思非常好，而且我们愿意所有的青年都相信我们的政府确是一番诚意，来营救沦陷区的青年，使他们得以摆脱奴役的生活，重享自由的空气。不

过在这种伟大而困顿的时代，政府的经历有限，政府要办的事情太多太复杂了，更加中国一般行政上的组织和训练都不健全，所以在前线各处负责招待内归青年的招待站，难免不发生种种不满人意的事情，而教育部和各大学当局的接洽，亦未必能事事接头而一无隔膜。据我们所知，内归的青年大都精神颓伤而满怀愤怒。青年从沦陷区逃出来，大都行李萧条，身无长物。内地的生活是如此高，所带的旅费是如此少，他们满以为到了后方，政府会得接济，可是当他们旅费用罄之后，他们竟有呼吁无门之痛。负责的招待站可以回报没有钱，向政府乞援，政府又是那样远，向社会呼吁，现在的社会早已麻木不仁，无人理会。这些青年，抱了一腔热血到后方来的，遂如冷水浇头，欲哭无泪。他们为了什么要吃这一番苦呢？在理智上，他们是爱国家的，他们应当到内地来，但是在情感上，他们懊伤，他们怨恨。前线各地，交通本来非常困难，公路坏、车辆少、军运尚嫌不敷，那有车子来运载内归的青年学生？他们既无旅费，又无车辆，只好一步一步的冒着贫穷饥饿，向抗战的心脏地带前进。他们历尽艰苦，终于到了一个学校所在的地方，他们满以为从此可以开始安定的生活，可以开始安心读书了，可是学校当局说教育部的公事没有到，或者证明文件不足，或者还有其他种种的困难，暂难收容。呈文教育部洽询、邮程远，公事慢，一等就是一个学期，这些青年，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希望，一个倒栽从此降到了零点。有些青年到了后方的大都市，或者号称抗战司令台的重庆，他们想象中，战时的后方，生活

必定是严穆而非常紧张的，可是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一般社会的生活是那样的松弛而堕落，那样的奢侈而不严肃，他们叹一口气，他们实在伤心极了！

我们愿意很坦率的告诉政府，政府招引沦陷区里的青年内归，这政策是对的，是值得赞许的。政府在万分困难中仍能注意到这种地方，在政府固可收揽人心，在国家也可保存元气，总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情。不过，我们以为负责招待青年内归的人员，人选尚须从严，招待机关的组织，亦须加强，而前线党政军各方面的联系，尤须善为调整，总该使内归的青年到了内地，不致发生徘徊无所依归的情绪。我们应当使内归的青年，回到后方以后，人人均能精神振奋，埋头努力，为抗建尽一分力量，这不仅是国家民族以及这些流离颠困的青年之幸，就是人们对政府的爱戴，也必可因此大大增强。

告内归的青年

（原载《力报》桂林版 1944 年 2 月 24 日）

昨天我们论青年内归，谓政府在万分艰难中，仍想到沦陷区里的青年，设法招引内归，替国家保留几分元气，这事值得赞许。不过政府在招待方面，组织策划，均未尽善，以致内归的青年，感受苦痛愤恨，甚或失望，所以希望政府能积极改善，庶几已内归者，得安心努力，献身抗建，尚未内归者，亦可闻风兴起，加强他们脱离沦陷区的决心。

今天我们愿意对已内归的青年也说几句话。七年的抗战，使我们国家的元气大伤，特别是财政上的困难，日甚一日，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过去财政建设，偏侧滨海各省，一切物质上的享受，都以平津京沪一带为最。论交通，火车轮船汽车都是最新式的；论学校，教授设备校舍都是最充实的；就是一切饮食起居声色娱乐，也无不应有尽有，既方便又便宜。这些地带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现代化的地方，但我们最好最使人留恋的地方，都被敌人占据了！自由的中国西部，至少在

物质生活上，不能和东南一带同日而语，而且各种艰难困苦，简直出乎想象。现在从衡阳桂林到重庆成都，无论时间金钱，都比战前从上海到欧洲所费犹多，而一般学校的校舍的简陋，伙食的恶劣，尤非数语所能描写。青年来自沦陷区，从一个在相当方便物质生活中，一旦改变环境，目睹身受前所未料的艰苦，心中难免不掀起许多烦躁苦闷的情绪。不过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应当认清一点：这就是抗战中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是在这样艰苦中支撑着的。战争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战争本是一种最大的破坏行为，但是我们为了国家的独立，不得不从事战争。我们在战争中虽然牺牲了无数生命，毁灭了无数城市，一切损失虽然无可估计，但这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损失苦难，我们应当大家分受，分受而无怨言。每一个中国人现在都明白他们在抗战中所应负担的斤量，大家都默默地咬紧牙关，只求战争的胜利。政府因为财政上的困难，在物质上，无力再给我们较目前更好的生活，我们希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能看清现实，借此锻炼自己，警励自己，切勿因为在生活上吃了一点苦，遽生消极。我们生在这种时代，可以说不幸，也可以说大幸，全凭我们自己如何看法，假如我们身怀大志，要做一番事业，则这一个伟大而艰辛的时代，对于我们未始不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们自己的机会。

至于政治上社会上的某些腐败和黑暗，有时当然难免使人灰心。但是我们看国家的前途应从大处着眼，应从全局落笔。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贪赃枉法舞弊营私的事情，也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巨猾奸商卖国奸贼的人物，但是国家进步的始终在进步。中国抗战以后，令人痛心之事，真是令人痛心，但是令人欣慰的事也可真是令人欣慰，我们的国家正从旧的血轮里蜕变出来，所以大家无须过分消极。而且将来国家的前途，正寄托在今日青年身上，所以一切政治社会上的黑暗堕落，我们不仅不应遽萌悲观，而且应当更自警惕，加倍努力。

英国工党执政

（原载《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8号）

新的历史

一九四五年七月大选的结果，使英国工党第一次在英国历史上以绝大多数起而执政。对于英国，对于世界，这都是一件大事。就英国言，英人重传统，尚保守，党籍在英国家庭中常成为了一种世袭的成训。英人加入政党为的是实际利益而非抽象理论，英人不甚重视抽象的理论，他们追从一个政党的领袖有时犹甚于他们追从一个政党的政纲；然而为使英国起死回生共垂千古的邱吉尔所领导的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竟然大败，向由资本主义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保守党和自由党是没有差别的）统治的英国，这次竟然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出而执政，这大足说明在英国社会的里层，实已发生一种无可抗拒的变动。这种变动自非来自一朝，只是社会的变动恒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在变动中的社会初非人人所能理会，一旦此种变动趋

于成熟而表见于一个事实时，遂使常人瞠目而讶震变动之骤。在英国，十九世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那时主要的论题是政治自由。严格言之，当时英人所谓的“自由”，实在是一种有产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竞争的方式，可以实现经济自由；同时，在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经济自由也就是一种政治自由。但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社会，在十九世纪后半半个五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较之在他过去千百年中所有的社会变化，尤为剧烈。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英人的主要德性之一是公道（Fair Play），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显然是不公道的社会。因之英国十九世纪的大标题固为“政治自由”，二十世纪的大标题则已改为“经济自由”与“社会平等”（Economic Freedom and Social Equality）。社会主义者认为除政治自由以外，必须辅以经济自由，而这个经济自由的获得，不是个别的（individually），而是集体的（collectively）。工党的历史只有短短四十年，然而在她最初二十五年中，她虽未曾获得多数而竟能两次执政，这说明英国社会正在变动之中而需要一种改变。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突然要推行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改变。这个不寻常的改变就将从这次工党第一次以绝大多数出而执政开始。

就世界言，在今日任何国际事件中，英国已成为一个不可少的成分。自第一次大战以来，英国的外交可说一直操纵在保守党手里。现在工党执政，大家推想并期望，在外交上英国将改变方向，改变方向了的英国外交将在后此的国际关系中产生

新的影响和局面。工党执政后，外交上的作风容或不同，但笔者不相信在原则上会有多大改变。英国人始终是英国人，英国利益始终是英国利益，而英国工党也始终是一个英国的政党。假如以为工党执政后便会容许印度独立，放弃英国经一世纪以上用帝国殖地手段在远东所取得的利益，完全取消种族的偏见，摈弃传统的均势政策，不运用为英国所独有的那举世无匹的外交机谋，那不免是太乐观的看法。然而工党的执政，终将使全世界受到极大的影响。现在有许多人恐惧苏联，对于苏联感到一种威胁，因这种威胁恐惧的感觉使他们甚至怕社会主义。然而苏联和社会主义实在是两件事情。这一个传统地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正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将使全世界向之恐惧苏联，怕谈社会主义者，于最初发生一种迷眩不安的心情之后，终能更冷静的认识并面对这在转变中的时代潮流；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将使许多人得到一个出路：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所走的路线。这一个事实将使世界得到鼓励，并制造新的历史。

工党——英人政治本能的产物

英国工党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但和大陆各国（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尽相同。笔者兹对英国工党的特性，作若干考察如下：

第一，英国工党是一个英国人的政党，是一个英国人的政

治本能的产物。英国人是最不重视抽象理论的，他们重视行动，重视现实。英国人的政治本能是让一切制度在实际的生活里慢慢演变。英国人一方面不欲依赖任何理论来改变制度，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里渐渐演变而成熟了的改变，他们都能接受。所有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所有大陆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殆无一不是直接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在英国，只有极少一部分的社会主义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英国的工党绝不是一个理论的产物。因为英国工党不是一个理论的产物，所以他避免像在大陆上因理论分歧而发生的种种分化分裂的事件。因为英人不喜理论，重视行动，所以工党所揭示的各种政纲，可能不仅仅是动人的辞令，而能实事求是，付诸实行。因为英人不喜依赖理论来改变制度，所以一个由时代孕育出来的政党，不论她所具有的革命性到如何程度，时机成熟后，她被英人所拥戴，她的施政改革亦将被英人所接受。

第二，英国工党是宪政的（constitution）、和平的、非暴力的。英人素来反对用强力来解决冲突，故为英人所组织的英国工党反对用暴力夺取政权或维持政权。工党如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拥戴，工党上台执政；工党如不能赢获大多数选民的拥戴，工党退而让别党执政。工党只能以笔及口来劝导他人接受她的观点，而不能用强力来强迫他人接受她的观点。只要英国的宪政传统一日不受破损，人民保有在选票上表示其意志的权利，则英国工党固无庸采取其他的方法。暴力主义或恐怖主义都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在许多国家，在理论上，暴力只是某种

过渡时期所采用的一种手段，但事实上，一旦采用以后，即永远不会摒弃。故在运用暴力的国家，运用暴力的最后结果，是遇到另一个暴力（革命）。在英国工党里，只有极少数极端分子不满意采取和平方法，但暴力手段完全不合英人的传统精神，所以这些极少数极端分子的主张，从不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和。此外，英国工党无意以阶级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的理论。英国确有纯依赖劳力为生者，也确有纯依财产不劳而获者，但是一方面，在这两种人之间，还有着数目可观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在依劳力为生者之间，亦有不少有自置的产业者，而那些大资本家大地主贵族，亦大都能对社会作许多有益公共生活的事业。所以阿特里认为英国并无明显的阶级区别，因亦不能有所谓阶级战争。工党的去留纯照宪政的成规来决定，工党无意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社会的和平。

第三，英国工党是民主的，而非独裁的。工党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共社会，而这个公共社会须由人人起而合作，始能完成。工党希望人人参加合作，各尽其力，各负其责。工党不希望人民只知服从，接受支配。只知服从，接受支配的社会是奴性的社会，人人起而参加，各尽其力的社会才是有生气的社会。工党不赞成只准服从领袖，不准自由思想自由创造的一切政体。“一律”（uniformity）只有使国家趋于贫乏，惟有“不同”（diversity）才是国家的财富。以政党而论，凡是一个前进的有生命的党，党内必定有不同的意见，而这种不同的意见，必须容纳。因为党要前进，要有生命，必须发生新陈代谢

的作用，她必须吸收新一代的青年，而新一代的青年，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灵感，自和前一辈人不尽相同。“服从”与“一律”就是毁灭生机。党固如此，国家亦然。所谓民主，就是人民有主权变更政策，变更人事。假如人民无此权利，即无自由之可言。而自由之为物，一经失去，不易复得。工党绝对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及意志。工党的目的是使“购买力”能更广大普遍平均地分配在人与人之间，工党的目的在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标准，至于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民权，已是千百年来英人所传统保有的权利，这些自由权利，工党绝对维护，不加侵犯。

国会

这次英国工党竞选的成功是建筑在她的内政政策上的。我们对于英国工党的内政政策所发生的兴趣，也远在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以上。工党的能否成功，以及她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也将视她所推行的社会主义造就如何而定。工党的党魁是阿特里，这次竞选胜利后而出而组阁的也就是阿特里。我们兹就阿特里过去的著作，一探阿特里内阁施政的轮廓。

先述政府制度。工党执政后，对于英国现行政制大概不会有什么改革。英人注重效率而不注重逻辑，只要一个机构能够完成施政的任务，没有人愿意一定要废止这个机构。英国人，无论他是保守党或是工党，大都以为英国的国会制度远较其他

任何完全依照逻辑及原理而成立的制度为佳。阿特里认为：“设若我们继续尊重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实践民主的原则，我们仍可运用这个机构来实现我们所要实现的种种基本的改革。”

阿特里认为英国下院业已达成一种非常不容易的任务，即它既能使在朝政府获有权力以处理其政务，又能使反对党保有充分的机会讨论立法及批评政府行政。但是下院显然不是没有缺点：第一，假如一个反对党蓄意为难，则她可能使国会议事收到极大的阻碍，甚至竟或毁灭国会的运用。第二，下院的议事程序太浪费时间，缺乏效率。关于前者，阿特里认为一个工党政府并不愿意蹂躏少数党的权利，但他将不容许她的施政计划为任何恶意的阻碍所破坏。关于后者，阿特里拟作若干改进，藉以获得更大的效率。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改进是议事时间的分配，特别是各委员会的议事时间的分配。阿特里倾向充分利用各委员会，藉以节省为现在常常经由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讨论细节所浪费了的时间。

上院究应存在与否，久已成为英国一个宪政的论题。我们不知工党执政以后，对于这事将发生什么改变。在理论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不会主张保留上院的。所以阿特里说：“在有些联邦国家，上院是用以代表各邦的权利的，但在英国，上院并无此种作用。实际上，无论哪一个政府在朝，上院的存在乃在保持建筑于资本主义及阶级利益之上的社会制度之继续存在而已。”但他并未言及要废止上院，他只是说：“上院对于工党政策可能有的反对，工党必须坚决对付之。”他认为工党绝

对不能容忍上院对于工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有任何反对、阻碍或延宕的事实。在过去，下院为了对抗上院，经过多年的斗争，曾于一九一一年通过《国会法》（Parliament Act）以限止上院的权力。《国会法》规定：一、下院通过的金钱法案（Money Bill），于国会闭会前一个月提交上院，上院如不于一月内照原案通过，下院得以该法案迳呈英王核准，公布之成为法律。二、凡经下院三次会议（不论是否属于同一届国会）连续通过的公共法案（Public Bill，即除金钱法案及延长国会任期至五年以上之法案以外的一切法案），于国会闭会前一个月提交上院，如上院仍不同意，下院即可将该法案迳呈英王核准，公布之成为法律。按照上述第一款，上院对于一切金钱法案无否决之权，按照上述第二款，上院对于其他各案仅有为期两年之终止权（Suspensive Vote）。但是阿特里认为“时间”是实施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他对于上院所仅仅保有的对金钱法案以外一切公共法案的两年中止权，似乎也是不能容忍的。工党不仅绝对不愿意使自己的政策措施为上院所修改或削斩，并且无意忍受因上院反对而发生的中途搁浅。工党政府将坚决地认为她们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推行各种政策的。假如当那代表着人民意志的政策收到挑衅时，她们可能将要求设法终止这种不合时代的历史陈迹。

内阁

对于内阁，阿特里也有改动的意思。而且若从英国内阁演进的历史来看，阿特里的拟议也是饶有兴趣的。英国政制，殆都是从实际需要中逐渐演变而来。全国性的大会议（Great Council）人数众多，不能经常集会，因另产生人数较少，可以经常在官庭中助理英王处理日益繁杂的政务的皇家会议（Curia Regis, Royal Council），这个皇家会议也就是后来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但枢密院至十七世纪初，人数已增至四十余人，运用大不灵便，所以在查理一世时，乃在枢密院中分设各种常设委员会及临时委员会，分掌各事。复辟后的查理二世，袭其父意，在枢密大臣中任用五人为其顾问，此五人小组，时人称之为 Cabal，实为日后内阁之雏形。内阁之所以称为 Cabinet，实因此种操纵政治实权之小组，当时大都在机密之小室中聚首议事之故。所以从历史来看，内阁乃是在一种灵活运用之需要之下演进而来的。内阁阁员最初只有五六人，其后续有增加，现在则通常在二十一二人左右。英国的国务员（Ministers）达五六十人之多，入阁者固仅占国务员总数三分之一，但就这二十人左右的内阁，在运用上也已有不甚灵活之感。所以多年以来，早有内阁之中另有“内内阁”之说，而在战时，亦辄组战时内阁，以求决断之迅捷。阿特里认为目前这种组织的内阁，违反良好行政的最高原则，而急需改革。在

目前这种组织的内阁中，阁员大都是管部的，在“策划国家大计”与“决定施政细则”之间，实无所区别。照阿特里的意思，内阁阁员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管部（对行政部务负责者）的部长，一类是策划大政的部长。英国内阁中本有所谓本有所谓“不管部大臣”者，大抵在时局动荡之秋，首相一人不足应付一刻万变之局面，故另立大臣，从旁协助，为求其专心于大政之策划，故不欲其担负部务而分散其精力。惟不管部大臣非每一内阁均有者，即有亦仅一二人。阿特里并非欲多设不管部大臣，其办法为一折衷之办法。在各行政部会中，有部务很繁重者，也有部务并不繁重者。这种比较次要的部，在过去照例是分配给一些次要的政治领袖的。那些次要的政治人物，用阿特里的话，只是“船里的搭客”，并不属于实际政治中的发动力量。阿特里不主张将这些部务较为清闲的部，分派给那些次要政治人物。他主张将这些部务较为清闲的部，派给那些有策划大政能力的政治领袖，使他们虽管部而部务不甚繁重，使他们在策划大政上能多负一点责任，而不致将所有的经历化费在部务行政上面。这是阿特里所拟改革现行内阁的第一点。

其次，阿特里似乎倾向在首相与部长之间，增加一个中间层。他想将政府事务分为四大部门，即社会服务、国防、经济政策及对外关系四部分。各个“部”（Ministry）视其性质列入于上述四者之一，由有关各部的部长组成一个小组的委员会，使性质同类的各部利用这个小组委员会取得联系，每一个委员会即由上述那种部务不甚繁重而能策划大政的部长担任主席；

这一个担任主席的部长即负联系这一部门的责任，并成为在这一部门中的首相的代表。首相自然是一个内阁的成败的最高负责人，但首相必须获得内阁中这少数重要阁员的协助；这少数重要阁员的任务，即为协调政策，贡献大政意见。阿特里的目的，似在避免内阁除首相以外，其除阁员大都将其精力化费在主观部务的行政上面，因而造成一种内阁有欠凝紧的现象。他的目的在建立一个内阁核心，以加强推行新政的力量及效率。

此外，阿特里认为内阁的秘书处有扩张充实的必要。

第一期的四大社会改革

现在谈工党执政后的社会改革。工党执政已有两次失败的教训，那两次的工党政府都不是一个“多数”政府，所以都未能贯彻地推行党的主要政策。一个政党执政后，如其不能推行其主要的政策，实大足削减这一个政党的力量。这次工党竞选所获的是一个绝对多数，我们相信工党执政后将毫不迟疑推行党的主要政策。工党政府将在政府各部门施行种种新措施，以适应一个总计划。这个总计划是建筑在一个原则上的，即“这是政府的职责，在使用全国的物力人力，为全体人民造最大量的福利”。

工党的目的在使财富的分配能逐渐地趋向于更大的平等地步。在工党推行各种改革之前，工党将先决定四事：第一，应先决定工业计划，俾能生产合乎正当需要数量的各种物品；第

二，应先决定工业地点，决定何种经济活动将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区域中开展，俾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天然地利及投资在那个区域内的社会资本，以谋当地人民之利益；第三，应先决定如何充分利用英国的劳工，俾使那些在年龄上能力上最适宜工作的人先受到雇用，年老者则予以休息，年幼者则予以训练；第四，应先决定英国能给予人民以何种生活标准，决定人民所需要的物资的生产数额，决定如何运用资本始为最有利。

上述四则基本政策决定后，政府将获取必要的权力以从事社会的改革。按照阿特里所拟计划，工党执政第一期所拟从事改革的四大事业，约如下述：

（一）财政 工党为了社会的福利，必须获得关于经济制度的控制权，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权。多年以来，在英国，除了坐落在威司敏斯特的权力（国会）以外，还有一个足以与威司敏斯特的权力相抗衡的权力，那就是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一个代表着英国财富阶级的总名称。那些握有财力的人们，无论在内政上外交上，均可推行一种与大多数人民意见相反的政策。要将这种权力收回来，阿特里认为第一步，即须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

许多人对工党这一政策，认为“英格兰银行”收为国有的目的，乃在夺取富有阶级的财产。阿特里谓这绝不是工党政府的目的，事实上，仅仅将“英格兰银行”收为国有也并不能达到夺取财富阶级的财产的目的。“英格兰银行”收为国有的目的乃在藉此管理国家的金融，通过“英格兰银行”，政府可以

管制那些联合证券银行，并可使信用政策和政府的政策联系起来。银行业务仍由普通行员处理，惟其政策则由财政部长决定。“英格兰银行”收为国有后，政府将制定法规，使信用及资本均将用于对社会最有利益的事业。并将设立一个“国家投资局”（National Investment Board）以司其事。如此将使政府有力量推行各种如房屋、电气、运输等等发展全国的大计划，以及建立各种新工业。

（二）土地 工党主张土地国有。阿特里认为私有土地制度一日存在，即无法不使由于社会的原因而造成之土地增值不落入地主手中；因与地主利益冲突而发生的阻碍一日不消灭，则想为了全国利益而进行的种种发展计划，也属同样的不可能。目前在英国，政府原已获有在若干特殊理由之下而征收私人土地之权。但阿特里认为政府应该更进一步获得一般的征收土地权。他认为工党执政后，应尽可能的在最短时期之内，在顾到土地占有者及土地使用者的情形之下而使土地国有。土地征用之后，再确定给偿的数目。

因述及征收私人土地一事，我们将顺便一述工党对于征用私人财产的态度。征用任何私人财产，工党不主张采用没收制而主张采用给偿制。因为工党的基本立场是“宪政的”而非“革命的”，而“没收”完全是一种革命的行为，而非宪政的行为。而且，“没收”对于大户与小户的打击，无所区别，而在社会改革家看来，大户的罪恶实远较小户为大。阿特里认为，财富的不均，不宜用“没收”的方法而应用征税的方法求其解决，

所以在工党政府之下，国家征用私人财产时，均将付以一个合理的公平的代价。

（三）煤与动力 第三类工党政府要加以管制的是燃料，特别是煤矿工业，需要急切加以改组。煤是英国工业的基础，是英国最大的国家资产之一。煤在英国的国家经济上，有两大功能：第一，不论英人用的是生煤或是用的煤气、电力或汽油，所有的光、热及动力，都是由于煤的力量而来的。第二，煤是英国的出口货之一，用以交换购买为英人所需的食物及原料。阿特里认为在英国，有许多地方的贫穷、不幸，都由于煤矿工业之经营不善所致，除非将煤矿工业收归国营，无法改善那些不幸的情形。

据阿特里的计划，工党执政后，即将把全国所有的煤矿工业收归国有，而在使煤矿工人获得适当的工资及良好的生活状况的原则下改组煤矿工业。无论对于私人消费或工厂消费，煤的价格将以顾及矿工之生活为标准而订定之。煤在国内的价格，不须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影响，工党政府将专设一个煤业局（Coal Board）主持煤矿工业各事。至于煤的外销，不论用竞争的方法，或用国际协定的方法，政府当尽力使英国的煤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好的价格。但不论煤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无理由因此而影响国内矿工的工资。

为英国工业或家庭所需的光、热及动力，英人已可充分供给。这些公用事业取费的标准，将视在生产与分配的技术上达到如何程度，以及给予生产者的酬报多少二事而定。对于燃料

生产工业中的若干部分，英国政府早已加以管制，而煤气及电气工业的价格，亦早有相当限度的限制；这些工业中很大一部分且已为国家所有，并已由国家管理。工党执政后，再加上煤矿的国有国营，当各种光、热及动力的价格加以合理的规定后，全国的生活自将得到极大程度的安定。

（四）运输 第四种公用事业工党政府拟收为国营者为运输。工党政府不拟征用一切私人的汽车或商人的运货车辆，同时，我们都该承认，在工党执政后的相当时期内，有许多事业仍将落在私人手中，但铁路以及包括空运在内的其他主要运输事业，工党政府显将收为国营。在过去，英国的运输制度，由于私人利益的竞争，构成一种混乱及不合理的现象。譬如有些港口十分繁荣，另外一些港口则非常萧条，这完全由于有私人利益在背后操纵着的缘故。又如有许多货物，应由铁路运者反由公路运，应由公路运者反由铁路运，其间也纯由于经纪人在作祟之故。又如在英国，公路因欲和铁路竞争，常常使司机员驾驶车辆的时间超过的规定的标准。这种竞争不仅是不合理的，并且完全不顾及司机的健康和旅客的安全。阿特里认为工党执政后，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形，必须设法制止。一方面，各种不同的运输事业只是全国的运输事业的一部门，应该彼此联系，不宜各自为政；另一方面，运输事业的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它只是国家生活中所必要的许多机能之一，它是维持人民生活的一部机器的一部分。它为工业及农业的利益而服务，它必须与整个的计划相适应。工党政府对于运输事业的主要的改

变，乃在改变运输业的动机，使其动机从营利变为服务，从为谋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变为谋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

以上四项，就是阿特里在战前所拟的，假定工党在绝对多数的条件下起而执政后第一期所拟的从事改革的重大事业。根据这一月来（八月）报纸上的不完全的电讯，除土地国有一项外，关于“英格兰银行”煤矿工业以及运输事业的国有国营等，均将在新国会中提出议案，制成法律，藉以实现工党多年来的社会改革的理想。

失业救济

此外，工党执政后，对于失业问题，决计以一劳永逸的方法来解决数百万人在失业及生计无着之中所感受的苦痛。工党政府第一步拟将儿童的离校学龄提高至十六岁，并给予适当的生活津贴。在此种方法下，可使像是在失业状态下所浪费了的时间，被用以使每个儿童有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智慧。同时，在另一端，工党政府将使那些年老应当退休的人，给他适当的养老金，使之退休。在过去，每一个从工业中退休的人，大都是依赖他自己多年的储蓄而维持生活的。工党认为国家对于那些曾以血汗来增加国家财富的人，应该关怀，不应对那些已失去精力工作的人弃而不顾。

当设法将那些在年龄上应该读书或应该退休的人们从工业中抽调了出来以后，工党政府当再进而开始减少工人工作的时

间。现代科学使我们可以用很少的人力生产我们需要的东西。当工作时间作合理的调整后，将使每个工人每个星期所工作的时间为之减少。但减少工作的时间，并不同时减少工人的工资，而且也不致减少生产的数量。

还有一个为工人们期望了好久而迄未实现的事情，即每个工人将每年至少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在假期中，工资照付一事，工党执政后，将尽早提出法案，制成法律。

当然，在调整期间，仍有一部分人之继续失业是不免的。对于这些继续失业的人，工党政府拟予以相当的生活津贴。同时，工党执政后将大规模地发展公共社会事业，以解决失业问题。工党执政后将鼓励各地地方当局作种种努力，使大家可以得到更好的房屋以及受教育的机会。这即表示，在全国各地，将建筑许多新的房屋、学校及医院，工党执政后并拟创办电气化事业，包括新的公有的铁道电气化在内。在来日的英国，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俾使自私人手中转移至国家的铁路、矿，以及其他公共事业，能在最大的效率下推测。工党的努力将至无人失业为止。

我们的立场

（原载《客观》1945年创刊号）

战争结束，建设开始。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富强康乐的新国家。但要建立一个富强康乐的新国家，须先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政治不清明，无法言建设，社会不安定，无以求繁荣。今日中国正是除旧布新，千载一时；国运前途，皆视我们如何努力。同人等创此周刊，冀能稍贡刍见，谨布数言，一申立场。

一、民主。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拒。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在技术上，我们并不幻想，以为可以一步登天，但在精神上，我们要求彻头彻尾的“以民为首”。

二、自由。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自然

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须先能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表，以增加国家社会之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只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自由以维护中国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因为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进，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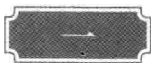
四、理性。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着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

过去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同人等掬此四事，以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并本此四事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超党派的、建设的、客观的。我们希望全国贤达，不吝指教。

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重庆

下卷 文艺、报道



两个少女与我——其序

(原载《光华周刊》1928年第4卷第5期)

一切文学创作，都是一些幻灭之凑构，而无背景存在之可能。——《玉君》的作者，杨振声曾如此说过。

文学创作的内涵，总不免多少具些，作者自身的写照。——而《沉沦》的作者郁达夫则曾如此说过。

上两个论点，至少是成了相对的，我同意于后者。

然而，达夫的意思是：“多少具些作者自身的写照”，而我于本集呢，完全是历史的记载，而竟没有充洽入多量的文学技巧了！

不过，据右而论，则我还有什么要说而需在此作序呢？

本来，在没有决计将本集写成之先，我早就有了两个矛盾的思想之冲突：像这样——量是微薄的，质是浅陋的东西，也配？但，社会虽不予我以抒发我的热情之机会，而光阴则终将残忍地给我以严酷的压迫。假若我不乘我的青春还未全部遭埋葬时，将他写了出来，好作我对那两位姑娘的心之表白，还将

何待？不过，命运之支配，是如此富于因果的趣味，然而这决不是作者的玄虚，作者忍心来布饰玄虚？

初尝到苦恋的香酒，正在我青春开展之初期，但除却初尝之外，便失去一切意义于我的生命史上。接着，飞霞姑娘爱上了我了，而爱，又是纯出乎热忱和真率，然而我给她的是一些什么呢？自飞霞姑娘爱上了我以后，我不曾给过她一次的安慰，而使她心之深处，曾藉此生出一丝光明的微笑。她收到的，只是一些失望的惆怅的悲哀的情调——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啊！我虽没有给她以虚伪、欺诈，这在我是片面的自骄，然而我终是有负了她的盛意。但又有什么法子挽回呢？事实已是事实，正如我和桃妹姑娘仿佛，要勉强当绝没有这回事，终是不可能的了！

我从不曾见了少女便对她颠倒像见了桃妹姑娘以后一样。她是这样一个窈窕婀娜的少女啊！她好比是一朵嫩艳的牡丹，羞死了一切枯萎的野花；又如一座活意的观音，抹倒了万千泥造的偶像。蓬松的短发，描画般眉毛，秋水般灵眸，玲珑的鼻子，苹果色的面颊，樱桃似的小口，妩媚的笑涡，以及一切一切，总之，她身上的每个部分，都具有每个部分自身的美点，而各个局部的美的凑合，却成了伟大的整个美！

而这样一位美的天使，就此吸去了我整个的灵魂。我整个的灵魂，自见了她以后，不曾静定地在我的心坎处安睡过一刻。不说也，我是有些恋着她，爱着她……但她给我的是什么？空虚？怅惘？不错，有些像，但又不十分像啊！

那是因为，虽则，她是值得我去追求，然而，苛刻的个性，限束了我每部分的思潮及行动。我爱着她，恋着她，可是立在她的前面，终没有有过热烈之表示。懦吗？我不承认；孤高吗？有一些，但又不是。而究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的。

总之，她没有给我以失望，是真的。但命运处处在给我以失败的暗示而磨折我向上的勇气；同时，在最近之将来，我能否出国，虽还说不定，但，假若能成为事实的话，则何必再多去生枝节，而增加将来的烦闷？是故，我终于抹杀了自己的雄心，而让人家去享有了吧！

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写出这些呢？是的，我虽放弃，然而我的心是需要对方了解而加以温柔的抚拂的。啊，矛盾！然而——

人生就是矛盾——茅盾曾如此说过。

罢罢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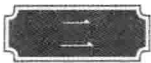
狂风吹去了我的青春，

暴雨打伤了我的生命；

廿载光阴弹指过，

我不知今后如何！

十二日下午七时半至九时



给海外的朋友们

（原载《光华周刊》1929年第6卷第3期）

子雄、怀诚、曾元、崇任¹：

承你们，在浩茫的海程上，没有将你们的旧友忘去，时常，在凄惘的情绪中，提出一颗镇静的心，乘着海风吹回祖国的便，写着一些别后的情怀，或将沿途的画片，寄给我，使我感到无限的感激。几次，我想提起笔杆，为着那些热望着祖国的消息的朋友，写下一些什么，好去聊胜于无地安慰安慰他们的那被浓烈的乡愁所缚困了的心。但是，杂事的纠纷，情绪的紊乱，终使我鼓不起写这封信的兴致。今夜月色甚好，朋友，这样一个凄凉的月，像一张没有血色的可怕的面孔，你们所见的，正和那现在挂在我窗外的高高青幕上的，是一样吧。我将在这同一个月，月光的下面，隔着几千里的遥远，凭这几张薄薄的纸头，将我从那小小心头所迸出的情感，留下一个痕迹。

1 郭子雄、葛怀诚、秦曾元、吴崇任，均系光华大学同学。

这痕迹，我使用它来表示我对你们的感谢。

当你们，为着各自的前途，怀了一鼓别离的热泪，将被命运支配着的躯壳，和东方的祖国，作着黯然的辞别的时候，我正被暑病所困，未能早来上海。一天天，只能凭了报章的记载，约摸地推想着你们的行程，并祝福你们形成的安宁。每次，只要你们经过了香港、西贡、新加坡、苏彝士运河……等的地方不久，我便会接到你们行程平安的报告。那时，一缕热的刺觉，从血管里流出，对于人间有情的系维，便分外觉到可爱。现在，你们都完毕了你们跋涉的长程，各自到了各自的目的地了吧。然而，子雄，伦敦究竟是怎样呢？常常有雾吗？怀诚，柏林又如何呢？巴黎的消息，总算由曾元崇任两位稍稍写了一些寄来，然而毕竟也缥缈得很哩。唉，“巴黎究竟是巴黎了！”谁的信上都有这么一句。朋友，只要这么一句，一句，一句，我读后，我便会体味得出你们心头的荒凉，怅惘了。“巴黎究竟是巴黎了！”听，那是多么感伤的情调，悲哀的音节？我明白，只要那黯淡的黄昏，袭占到了大地，你们的周遭，显呈出一片寂寞的时候，那末，一切相识的面孔，各种已往的追忆，必定会有力地盘踞到你们的心室，使你们的精神上感到异常的苦痛。只要一些些，虽则是极微小的事，然而要是能够触动你们的乡愁的话，怕，每次，你们必定会感到一种怅惘，一种漂泊的悲哀的吧。朋友，幸而你们，在祖国，没有结下一个热恋的情人，否则，在迢迢万里之外，你们将更要进出多少相思？你们在风光明媚的湖里，看一看月亮，看一看湖水，于是

接着便追忆起她的缠绵，或在什么灯光辉煌的地方，一个苗条的影子，在你眼前一闪。于是，你心头醉心的轮廓，便一丝也不糊涂地映显在你的当前。——要是真的这样，想吧，你们的生活将要变成多么可怕，你们的心头，将要镂下多少创痛？幸而你们没有，你们仍然可以维持着你们心波的平静，将你们的生命，献呈给你们的事业。正如子雄所说，肉的诱惑，爱的追求，虽也值得沉醉，但是人生是多方面的，我们还有我们的责任。朋友们，让你们多好好地努力着吧。

谈到你们的祖国，现在，一切还如你们出去的时候一样，除了因什么征伐而多伤了几万的同胞以外。至于光华呢，那你们是知道的咯，男女同学了。刚刚你们离别你们的母校的时候，男女同学起来了。然而，毕竟还是你们幸福呢。人，最好永是沉迷在希望的梦境里。你想，要是你真的走到了山顶，于是山的那一面，是怎样，你立即明白。山的那边，一切仍然是平凡。我愿一切人永不要走到山顶，因为走到了山顶总是要失望的。光华男女同学了，又怎样呢？没有别的，只除了使办什么会务的人，心潮分然的流俐一下；玩球的球员，腿上多加了一些气力；善感的诗人们，多尝到一番幻灭的悲哀；一般普通的同学，在茶余饭后，多一些谈话的题材而已。以外，以外，以外便没有什么了。女同学是有近百个，第一期招生便有这个数目，委实是当时想不到的哩。回想起两年前，子雄，你们和张歆海先生为了男女同学而交涉的时候，你们也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热着哟。就说最近的事吧，上半年，周刊五卷一期，出着那“男

女同学运动专号”的时候，一切，也都如昨日一样。拉稿的拉稿，制画的制画，执笔的执笔。曾元，记得吗，“我们需要男女同学”，而现在，你却在这我们之外了。一天一天的太阳，只是在你须上飞过，赶着它永走不尽的大道，即使你对他说声“再会”，也没有听见一样。现在，枯叶被西风吹得纷纷落下，又将转入萧煞的冬景了！唉：

春去春又来，
花谢花复开，
人生奔逝如流水，
青春一去不复回。

……

言来又未免过于感伤了吧。

女同学方面，也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告诉你们，除了前几天开放了一次的事。这次女生宿舍的开放，始终没有在我的生活上，心理上，引起一些反应。上午，是平常淡地过去了，虽则在下午，太阳看来分外觉得鲜艳，光阴看来分外觉得可贵了，然而一切在我还是第三个平淡。图书馆去坐一回，或在床上躺一忽，而终于给人家拉了去。不错，那里的会客室里有火炉、沙发、钢琴、留声机等，墙壁一律黄色，饭厅里没有一丝油腻气，恐怕，你们以光华的男宿舍，男饭堂推想起来，这些都是你们的梦想也想不到的事吧。不过这些在我都不觉得怎样。不过她们用的台凳是由学校供给的，这点，我却感到不平。其余什么还不至令人生恶感。房间里收拾得很清爽，有些并且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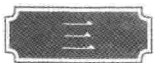
观，几位活泼和蔼的小姐在招待着，使你分外觉得高兴。

至于学生会呢，则更是一言难尽了。不过，我们以第三者的地位来谈，本来，像这种事，办得好，非一人之力，办得不好，也非一人之咎。况且近来在光华，以“元老”自居的人太多了，所以办事也格外困难。整个的学生会，自开学以来，一直是在混乱的状态中。在这里，我不想多说。

我个人，一切是仍然如旧。不过，我很想渐渐地摆脱去一切俗事的纠纷，使我得以真真的从事于文艺的生涯。所以，光华剧团，这半年非但不干，并且也脱离了。文学会现在由家棫兄负责。我想从明春起，更恢复我以前的“何家角”生活。身体虽弱，但近来因有药膏吃，故病魔不常驾临了，一切性质，虽然有时也不免过于流入颓废色彩，但大部分上还觉得是轻快的。

拉杂写来，已很长了，下次有机会再谈吧，在这儿，我以至诚至意，祝福着你们身体的康健，并希望你们努力充实你们的生命，因为，目前你们的可怜的祖国，正在盼望着你们的成功哩。

安平 1929 年 12 月于上海



中秋

(原载《中国学生》1930年第2卷第10期)¹

昨天是中秋。晚上，男男女女都跑到了草地上，像无数匹马，在各处溜。月亮仿佛雕刻了的停在天幕上，不微笑，也不叹息，光如万把火，那煎沸了青年男女心湖里的水。每个人，都做着一个梦，跑到那儿去，去，去想将他的梦披上一层轻纱，或者点缀得更美丽。天空中流动着风，是微风，微风轻展地将长旗袍角，在月光里，吹得抖抖跳，使人眼花。青草上已有滴滴露，坐在有着滴滴露的青草上的人，在祷告，如像青草，有些露来润湿他们的生命。

各处是歌声。有的是专门唱给自己听，有的则如其更能为别人听到也不反对。歌是文章，没有词，也无庸有，只这音，已胜过数万字。要是歌是朵荷花，心愁便是迸出那荷花的藕。男男女女们，三个，五个，成群的，彼此搭着手，像行军，也

¹ 本文选录的是修订版，载郭子雄、赵家璧、储安平等：《四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版。——编者注

像排列的囚犯般在走。春火绞起无数缕烟，迷了他们的眼，迷了他们的心。他们只是走，走，走，想走进那梦之国。

假若你是我顶好的一个朋友的话，我盼望你切弗生成是个诗人。你知道，诗人，诗人是世上最苦恼的一种人。但是，假若你是我顶好的一个朋友的话，我也愿望，愿意你生就是个诗人。因为你也知道，诗人，诗人同时也是世上最幸福的一种人。

诗人——

人家所知道的，他不知道；

人家所不知道的，他知道。

人家感到悲哀的，他感到快乐；

人家感到快乐的，有的诗人，却感到悲哀。

诗人的情感，水比平常人澎湃，诗人的哀愁，也永比平常人汹涌，诗人是世上顶苦恼的一种人，因为他的生活比常人更悽绝，但诗人也比常人更幸福。因为诗人的幸福，便是他的能够领会到常人所领会不到的那一点悽绝。

昨天是中秋，但是中秋又能怎样？

“月到中秋分外明。”

在平时，每逢佳节，心头便会怅惘。但昨天，昨天是中秋，团圆节却也刺不起我一点情绪。日中，像一部机器，做完了事。朋友争着说“中秋”，从他们的嘴里，我有些听熟了“中秋”两字的音。到 Rio Rita 去，Jessfield 去，万国公墓去，或者叫只船到吴淞江中去。……像千缕光，都曾在我心头一闪，但，接着又比电还快的消逝了。所有的 Sentimental 气息，在昨天，

像完全别离了我。在房间里，我做我的事。

月亮像一个姑娘，躲在窗角上瞪着我。我怕，我也怅。像人定的老僧一般的心，无端地波动起来。中秋的月，年年到今日，吐出了异样的光彩照着我，但年年为吐出了异样光彩的中秋月所照着的我，暑来寒去，却永是那么一副的潦倒。想儿时，真像是一幅画！我生就是一个孤零胚，在儿时，虽凄零，但到了中秋，总也忘了凄零的苦，而吃一个月饼，拜一回月儿了。

一个人，一生有两生，成年便是那两生的分水岭。有那个人回忆到了儿时会不惆怅的？像逝水，像落叶，如今春风秋雨早葬了我的第一生了！

在凄愁的旅邸里，领赏着中秋月，也几乎有十年了。浪迹江湖，生活永是这样的凄惨。几年来，不说中秋，即使每次的月亮，从圆到缺，从缺到圆，都给我以继续兴奋或是颓唐。有时，月亮在我看来像一杯甜汤，但有时却像一杯苦茶。有的时光，在湖边，在小路上，在树荫下，有人伴着我走，谢谢她，月亮是一盏顶亮的灯。而有时，心如失了巢的鸟，在灰白的颜色里徘徊着，在凭吊自己时，谢谢她，月亮就是一只顶残忍的针。昨夜，坐在草地上，她像认识我似的抢着从薄薄的白云里和我愉快招呼。但我腼腆，我羞愤，我不敢抬头，思潮溅上了往事的旧痕，决了口的水，收不回来。我如痴了的人，我看看我自己的手，为月光照得即使自己也怜爱的手。

一滴泪，蓦然，从心头滂上来了，鼻腔里似乎有些酸。假若四周没有人，那便让我放声哭一回吧，当时我所有的要求便

是一声哭。我要哭，哭到自己都听不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声音总不敢从我的喉咙里跳出来？

长久之后，像夜莺，在唱起来了，人问我哼的是什么？什么？我知道吗？假若是要的话，那末说他是眼泪的花吧。

月在天幕上笑，
月在海心里跳；
浪花冒出多多蓓蕾，
海要个伸诉的机会。
月在天幕上笑，
月在海心里跳；
海寻遍了每条小径，
何处藏着月亮的心！
月在天幕上叹息，
月在海心里暗泣；
海愿涌尽所有的水，
去洗清月亮的悲哀。
月在天幕上叹息，
月在海心里暗泣，
当海气出了一次憔悴，
月亮不再给海一个醉。

除脱歌声，微风也带来了音乐。音乐，音乐从那面一个小

坟山上播散了开来。小坟山上聚着几十个年青的人。他们拉 Violin、Mandolin、胡琴，吹笛子、箫、口琴，弹琵琶、月琴，也还有击铃和打“白鼓”的。在平时，他们不是怎样了不得地在一块儿玩的人，但现在，他们聚在小坟山上，像兄弟样的好。那是因为他们正在狂欢的团里，其间系上了一条线，数串上了数十颗心的一条线。

他们奏乐无数曲，曲曲都是关于青年男女的情歌。他们也许想在曲里流露出一曲曲者的心吧；于是我走过去，像一个幽灵般的走了过去。他们也许想在曲里，流露出一曲曲者的心吧；于是我走过去，像一个幽灵般的走了过去。他们拉我一起奏，奏时，奏曲的人都像将自己的心沉浸在醇酒里。每奏一回曲，轰然笑，笑里也有我的声。但我知道，那声音不是从我自己心头溜出来的。笑是笑得那样的狂放，像一个雷，埋卷了曲尾之哀音。天会知道那里面有没有强笑为欢的人的！

夜深了，月亮却更好起来。但每个人，都曳着一个闲倦的心，踉跄地回去了。像被水冲洗了的碧净的月下的草地上，更显得是荒凉。天空中降下了很重的露。我，睡在青青的草上，天幕是顶好的帐顶。冷透心的露，湿了我的衣和背，但愿天不要让热的泪来湿了我的心吧！

我也有些倦意了，荒凉给我的情调却是倦，多稀奇。近来，我像一个死人，所有的情绪，像都给什么东西吞去了。已往，在中秋，即使感伤多，但感伤也证示了我生命之充实。现在，现在我只是一个假极的虚空，像海，天空，虚空得那样无极。

一切都在幻灭中掩埋了，没有一个憧憬的对手，即使一个憧憬的痕迹，也没有遗留在我的心头。女人，曾经爱我的，谢谢她们，我在这儿告个忏悔，为我爱的，祝福她们，祝福她们在别人的怀里别要将他们自己的幸福放跑了吧。现在，像个干涸了一个池子一般的我的心，即使春风也吹不起一丝丝痕，每逢月夜，月像一杯酒。我很愿有一杯酒，好使我酒后大哭。但昨天的中秋月，却依然刺不出我一些些的“烟土披里纯”¹。生命像一团败絮，连一些悲哀也撑不出了。想吧，对于那样诗意的中秋月，我辜负了几多。

辜负，辜负也吧。中秋月，愿你第二次再照到我身上时，我坟墓上已长着很长很长的草吧。

1 英文 inspiration。——编者注

四

苏州

(原载《光华年刊》，1930年)

苏州！想起了苏州，便想会起了苏州的女人。苏州的女人，有着另有一番的风趣，然而天不给机会我好去明白到她们的好。古来，常有着许多骚人墨客，为了姑苏的女人，喷吐着些血。可是我读得太少了。苏州的女人，我终归是推想不出究竟有着怎样一点的美。苏州是山清水秀的。说起了江南的风光，苏州会掩进了我们的心。苏州是秀丽，像一个女人般的温柔；人都想领略一番女人的温柔，人都想到苏州去一去。

然而究竟去成了，时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到苏州去！”那末谁也会记起了（苏州夜话）里的名句，除非他没有看过那幕剧。车到苏州，那蕴藏着中国古有的文化的城，展进了我们的眼。平门外的水，很清，像镜样清。那是威尼斯似（的街头的水？）。人在苏州，时常会想到：我现在是在苏州了！为了以前多少觉得苏州有些神妙，所以在苏州，人是常常会从神妙的眼镜里，去观照苏州的一切的；而且也愿意别将这眼镜去

忘。在苏州，玩得极少。虎丘，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寒山寺等，我是到过了，其余便没有。我想其余的地方，必比以上的好，不然那苏州就全没有什么胜。沧浪亭和寒山寺，给人的是一些古的追怀，诗的味嚼；虎丘也还多少有一些像是名胜风景的样；其余，去了都觉是冤枉。在苏州，人在什么小巷里走过，心上常会说：不要忘了这儿是苏州。然而事实是有时老会拗过自己的性。也许苏州本就是这样的平凡，有陋屋，有小巷。有陋屋，有小巷，自然不是坏；但单单只有陋屋，小巷，那就令人有些怅然了。来回，一共是三天，然而时间，却大部分留在旅馆里作荒唐事了。人到往后老要悔，人在事前总是迷。在街上，看见了女人，想，那是苏州的女人。想到那是苏州的女人，于是——毕竟她们面上是清秀？然而时间是大部分留在旅馆里作荒唐事了，难得在街头走；苏州的女人还决不至于会送到你旅馆里给你看，除了那些茶房们嘴里的（小姐）。想起了苏州，会想起了苏州的女人：到了苏州，不看一个苏州女人的饱，现在还是悔。第三天，时近傍晚，日来已异样的倦，往采芝斋，去买一些什么好预备回上海。天像有意逗人恼，十字街头，苏州的女子往来的像是特别多。一路，我不眨眨眼，在那时，眼还眨，才是真真的呆。一个个，她们没有注意我，我却看了四分之一饱。苏州的女人不一定都美，而是清秀。苏州女人的清秀，像是天特别给她们的商标，不用注册，人也抢不掉。

想起了苏州，我们会想去了苏州的女子。然而想到苏州，

我们更想到苏州的人说的话。最好还是干脆地说是苏州的女人说的话。苏州女人说的话，就像苏州女人的人。苏州的女人和苏州女人说的话，真的又怎样，我说不出，我也懒得想；自然我明白，虽则是朦胧底，而朦胧底也好，反正是我肚里。有一次，坐在洋车上，在苏州的街上走过，街旁一家小店里的老板娘说着些什么，说的音调是温柔，温柔到要钻进你骨。温柔到要钻进你骨苏州女子说的话，飞进了我的耳，我感觉到，那是——什么，我说不像。所有我的几个苏州女朋友以前对我说过什么的，我便记起了她们的人，像是当时她们在我对说着些什么？洋车是离那说话的人，老远老远了，然问说话的那个人所吐出来的声音，却仍然缭绕在我的耳鼓边。苏州的女人，好去更尝到她们的缠绵。

苏州的女人，除了说的话，会使人感有一些醉，据说她们的笑，也是太好的。然而这在苏州，我是忽略了，因为天不给我机会。笑是一种艺术，一种美；然而说笑，那还不如说是女人的笑。苏州女人笑得怎样，在苏州，我没有观照到，然而我知道，女人的笑都缠绵；苏州女人的笑，也许更缠绵。

苏州，我终于到过了。然而到过又怎样？我说不出！在苏州我实在没有得到一个具体的印象。如其必须肯实地说，那么除了——

我到过苏州了！

这么一句外，什么便都没有了。苏州的夜也许是比较有趣的，然而我没到过夜的苏州。苏州，我是到过了，然而我这次

的到苏州去，是失败了！

苏州，苏州现在给我的是一个平凡的印象。留守在我以外的脑海里的苏州，现在是幻灭了！

1930 之春

五

美丽的图画

(原载《创作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

前天，伴她们到××去玩了一天。

没有到××去的前两天，文问我：

“××去不？”

看见我不响，于是像一粒石榴子从嘴里滑了出来般的又说：

“她也去。”

文这人真乖，乖就乖在这种懂事的地方。她总是那么一付俏皮的气息。假若我们结合是一幅画，她是这画布上不可缺少的一味颜料。

我说：“她去我也不一定去啊。”

不过这是题外的文章，她懂得，于是在走的时候说：

“准这样吧。”

我想想有些不安，我近来有一种爱将什么事情都拿出来考虑考虑的脾气，所以，又追上去和她什么说了一句：

“我到底去不去，明天晚上给你决定。”

去也好。伴她一起玩一天，不也很快活？但是我以前也曾经因为那么一次玩，和一个人疏远了起来的。我愿意现在更细心。假若我们大家都觉得脾气胃对的话，怕将来没得在一起玩的日子？所以我又不想去了。

我决计不去。想想自己居然有这耐性，倒也高兴起来。

去的前一晚，因为别的事，我们在一起闲谈。说到明天游××的事，文问她：

“你到底去不去？”

她看看文，不响；像这就是给文的回答。

文说：“怎么你们自己都还没决定？”

文对我笑。说：

“你呢？”

“我，我不想去。”我还是保持着心头那样的平静。

文说我非去不可。她真的坚决地这样说。

我也并不是一定不想去，但是我的确也没有一定想去的心。

“就去去吧。”还是文说。

我开始有些窘起来。文那样的说要我去，也许不全是文自己的意思。想到这，我还能再说一句“不去”吗？

但是因一种自尊心的作用，使我也还仍然是那么一付阴阳怪气的样子。现在想想，当时我才真的太难为文了。

关于她的去不去，她这样对文说：

“睡在床上我们再决定吧。”

那时，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明天她们到××去的游侣里，要是多，那一多准就多两个；要是少，那一少也准就少两个。

文要去办她们明天的事，所以先走了。

客室里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说：“文这人真爱玩。”

我说：“你呢？”

“要是像这两天那样好的天气，便到××去走一趟，倒也很可爱的，……文这样的叫你去，你为什么不去呢？”

像春风一般的向她脸上吹了去，我说：

“你愿意我也去？”

她很率直的这样回答我：“要是高兴，那末一起去吧。”

第二天早上，我到车站时，她们已在候车室里坐了好久，因为还有其他几个约好了的人们还没来；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在等着我的。

文看见了我，“咦”的一声叫了起来。接着问我：

“你去不去？”

我说：“你不愿意我去吗？”

她好笑起来。说：

“谁知道你们昨天捣的什么鬼？”

车不就到到了××。××，我们这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到过的。实在××有什么可取的，但反正可取的是在有好天气，有好伴侣。

我们自己都很明白，我们来，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但我们也明白，我们也不能单单就为了自己和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我们还应当多少招应到自己和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外的其余的人们。不过这样，在实际上，使自己感到更愿意，因为这一衬，使自己愿意之点便格外分明了。

我们走路，我们说话，我们玩，像一个人和他自己的影子一样，总是在一起的。我不能不感谢那天一起去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了解我们，他们帮我们制着美丽的图画。

在北园里，她说她要喝茶。我倒了一杯交给她。我给她倒茶也像为我自己一个妹妹倒杯茶一样；她也没作一丝丝客气。我们相识了还不久，但在那个时候，我才感到我们彼此又真的体贴了一层。我很高兴。

她喝了一半，便将茶杯交给我，追上另外的人去玩了。我自己愿意留守在那儿等她们。我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她剩下来的半杯茶。像一个小说里的人一般，我有些神秘起来，我下意识地那剩下来的茶喝干了。

过后，我自己也有些好笑，去觉得我太轻薄了。

后来我们又上汪园玩。

汪园里有河，有小艇，这落得更有诗意，在向汪园去的路上，秋天也像春天一样的看来艳丽了。

汪园的主人不在家，看见自己的介绍片子退了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有些气沮，跑了那样远的路来，进不得去，甘心吗？有一种力量使我要做一个英雄。我一个人在园的周旁巡游

着，我想找个地方跳过去。

正当我好不容易越过了铁丝网，跳下了地，想走到她们面前扬一扬威风的时候，忽而看见别的树丛里窜出来了一匹小白兔；那是她。我说不出那一刹时的我的心理。她那样愉快地在我面前活跳着。我神秘地想问声天：怎么恰巧让我们两个一起跨了进来？那时我成了世界上顶自私的一个人，我真不想去开门，让其余的人都站在外面吧，玩我们的。

小艇不多，多为其余的人占据了。我们也仿佛有一种默契：要坐便得只让我们两个人坐一只。我们说：

“你们先请，息一会再换得坐吧。”

于是我们落荒走了。

相识的时间还未能完全解脱我们彼此的拘束，像那样凑得紧一起走还是初次。在柳条中穿来穿去，像两条鱼。但我却没有做一个梦。

我不愿做一个梦，我愿意让梦自己来。

有人将艇让给我们坐了。她说她会划；我放心的坐下去。划船我爱，但我却不会。那知艇到了河中，她还划得不如我好。我好笑自己的，怎么第一次划船就划得这好？

在北园时，有人为她留张照。她总像怕见媒人的三层楼小姐般的躲开了。那时岸上的兆君看看我们笑，说：

“Miss × ×，要不要为你拍一张？”

她看了看我，留下一个笑。

对岸上的兆君，她的回答是：“随便你。”

对于我们都停下了桨。我们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般的，像在等候着完成一件大事。

因为只有一个人在划，所以很费力。为了省力气，也为了爱谈天，我们将艇移躲到柳条里去了。

随便她笑，她说话，她沉默……总是那样一系列的富于风韵。我不能为她写出一句或一首诗；我没有这天才，我相信没有一个诗人可以以诗来传出她的风韵和温柔的。她说话，她沉默……总是那样一系列的富于风韵。我的心像一块画板，她的风韵是颜色，我将永远的睡在她那颜色的怀里。

太阳从柳条里，投射在我们身上。波动的水漾出了无数片金鳞，我愿意她是太阳，我是那样的水；我永远的变得那样的美丽了。

夜和白昼织成了无数灰白的线条，撒下了地。在薄暮中，我们别辞了汪园，回车站来了。一路坐在洋车上，两旁的枫叶红得那样可爱。晚霞染透了远边的天，她说：

“那天多可爱。”

我说：“比这可爱的颜色还多。”但我觉得，像怀着这样一个幸福的心境，在这晚霞里吹过，的确从未有过。

火车误班成了老例，六点多钟的车，据说要到八点钟左右才来，车站上充斥着一种阴沉的气息，每个人觉得荒凉和寂寞，但是在那百多个旅客里，至少有两个人，他们兴奋，他们鲜健，他们活跳。

因为还有长久才会有车来，所以我们索兴落了荒，到对面

的月台上去走，是小车站，对面的月台格外清静，便落得更得体了。

晚风在空中波动着，她说冷，于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手落到一个女人的肩上去，我心跳，我怕她不高兴，怕她鄙弃我，但谢谢天，没有像我所料的一样。

我们拥抱得那样的紧，那样的像样呵，我不再记得那时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怎样有着那样许多话放在嘴里说的呢？在当时，我的确感着一种迷醉。偶尔，文，他们也从对面走过来。她们都了解我们，彼此不多说一句话，只笑着，仿佛心里说了这么一句“……”般的，在身边又擦过了。

她说：“要不要到桥上去站一回。”

我自然愿意。

像天上有天神在奏着仙曲般的使我们那样和谐的走上去。天桥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看看桥下的车站，我们看着远处有着灯火的人烟地方。夜是一幅幕，盖遮了一切。月台两旁的梧桐，被风摇撼得发出一种窸窣；但在我们，一切觉得是沉醉的，我愿意永久睡在这安定的夜色里。我们不再需要明天了。

我们靠在栏杆上，她说有些倦，我让她睡在我怀里。

“就这样眠一忽吧。”

我就她拥得更紧了些。

她的脸倒在我的胸膛上（假若我当时心跳的话，那准为她偷听去了），我不愿意扰断我们之间的静默的和谐，我将自己脸的也藏在她蓬蓬的头发里。

我们不说一句话，我们沉默着。我们忘去了我们的家庭、朋友和社会，我们蜕脱了一切的空间和时间。我们踏在另一个地球上。

西头终于带来了一阵蜿蜒的声音，火车来了。我们下了天桥。文和她们已经在等着我们。我说：“文小姐，你冷不冷？”

“还好。”

“文，我真有些冷，”她说。

“冷，你还冷？”文用那种在舞台上所用的口吻似的说：“你们很热啊。”

我像一幕喜剧中主角似的看了看她，对她流泛出了一种最适当的表情。

好容易才上了车，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般，车厢里的嘈杂将我们脑里的东西完全颠翻了，幸而不久，车行的节顿，才给我们一种思索的拍子，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一个人像都在整理着她或他的一天所做的文章。

这样，在这样沉默的气息里，车子将我们一整天的快活送葬进了纪念的国土。像爬无数座山，我们又爬过了一个峰了。我们不再能捉住那个山前的景风气候了，那些只永久成为了我们追忆之图画。

近两天来，回味占据了我的心和所有的生活。以前，我从未体受到那样的幸福过，我生命上从来没有像近一两月来一样的美丽过。我一天到晚像睡在温软的摇床里，那样的醉迷着，然而，命运是一个圆的球，快乐只是球上面的一双角，有

谁保得定那球不会翻过身来的呢？太圆满了，必定有缺陷来的；太快活了，必定会有悲痛来的。没有人能逃过这个例。这几天，我心上天天浮泛着愉快的花朵，也天天怀着像地球要绝灭似的恐惧。我担心晴天或者就要变成阴霾，夏天或者就要变成冬天。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定别人，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定他自己。像那样美丽的一天，那样美丽的一个梦，现在是永远的过去了，永远的只是在我心版上镂下一个痕迹了。这是一个快乐的痕迹，但谁保得定将来天不会连这个快乐的痕迹也变成悲痛的呢？……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天，那总是一幅可纪念的画。我珍贵它：它制作得那样的美丽。我祝福这幅美丽的图画永远镂刻在我们的心版上；我也祝福着我们能够永远地做着那样美丽的图画里的人！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作于上海

北行散记

(原载《申报》1931年3月12日—6月5日)

一 像一只老鼠，我跑开了上海

我不知道怎样一个念头，想到上北平去。某先生说：“上北平，只要有毛，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像蜗牛一般的躲在屋子里。”这话说得没一些错。你上了北平，你便得明白。不过，北国的生活给了我了憧憬，江南的风情也未尝不使我恋止。但新的生活和新的光明仿佛在等待我，我听见了我的灵魂这样说：“跑开这江南。”

那时，学校里正忙得考，仿佛还有一些别的事，使我烦躁。这样千里的远行，像一阵怪风，只让它在我小小的肚子里打转。于是从来不告诉我这样话的镜子，有一天早上也忧愁似的和我说：“你瘦多了。”

我尽管瘦，但我圆圆的面颊上，却一向永是那样的丰润的。然而那时镜子说的话不曾错。我心上想：“怪”。我有些自

怜了。

我决定上北平去，是一月二十八日夜里的事情。而二月一日，我倒就要离开上海了。这三天，我想在我所有的朋友面前抓牢一个深深的印象，跑到东，跑到西，跳上了车，又跳下了车。朋友看见我来，是一列的欢喜，像想造出一个奇迹似的。我，看见了朋友，心便会对自已笑。说笑，似乎还是说惆怅委切。但终究我还是那样忍定若无所事地和朋友谈天。朋友说：“你年底上我这儿喝酒来。”或者：“我们停几天上××去。”那时，我的回答便说是一个沉默的笑。

我为什么要那样呢？

三十一日的下午，天下着一些小雨，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咖啡店的楼上，我和友人益君说：“益，我明天就得离开这上海。”

“好，祝福你回家过一个快活的年。”

说起过年，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便只有我们这一家过阳历年。我是已经过了阳历年出来的了，但反正什么地方都是我的家，于是像只洒下了几点雨滴下不了了的夏夜的沉闷般，小小的Box里的气息，又依然让它陷入了一个凄绝的静默。

益这个人真老实，他一双眼乌带些白的眼睛，常常使我感动着，禁不住心头的重压。我只得这样说了：“我明天得上北平。”

“上北平，”他说，“你这个人总爱骇人。”

但我告诉了他算了我的心，所以不想辩。他有些相信，

求我告诉他一切。

上海姑娘已经戴上了无数粒晶亮的珠，微湿的北四川路上映动着一千条一万条的大蛇。益君说：“明天那班车？”

我说：“谢谢你……祝福你好。但也祈祷你别忘记了你朋友，时常将信封装一些江南的春风给他吧。”

像在做梦。我和他在离咖啡店不远的电车站上握了握手，朋友的线索，在他手底里系住了我的心了。

二月一日上午九点班的特别快车上，有一个着一身西装，手里提一只皮包，没有一些伤感，带一些兴奋的青年旅客，那就是我。

不通知一个朋友，不告诉一个自己家里的人知道，像一只老鼠般，我这样悄然地离开了上海。

二 到南京

没耽误一分钟，说四点半到南京，就在四点二十七分，一条长蛇似的车，驶进了下关的月台。牛大的熹侄，和甚至连一年没通音信的鸿渚君都闻讯欣然地赶了来。我说：“好，你们站一回，让我料理了行李的事。”

到后还是让行李寄在车站上，等过江的时候再来提。我说：“我们得先到江边去找个旅馆。”熹说：“用不着。”

他问我：“你在南京耽搁几天。”我说一天，但忽而想想高兴，于是说：“就玩两天吧，反正有时间多。”

他劝我别上江边开旅馆。江边的旅馆，可以住住的，要上五六块，还是上中大去吧，他房有铺。

我想，这倒不是经济不经济的问题，想玩，城里便，说：“好。”于是熹去雇了一辆马车。

车刚过海军部没多路，中央党部的浩也坐了洋车来下关接我。我一眼瞥见，跳起来了般兴奋，喊：“浩，上这儿来。”

南京许多地方是全两样了。中山大道，像一条灰白的蛇皮般展现在我们的脚底下，漫长（不像霞飞路有树叶遮没），奇像不知要一直长到那一头。下关大道，现在得让大车走，让独轮车走，人过鼓楼时，只远远地看见一个轮廓了。

车跨过了（城内火车门）铁轨，滚进了中大第六宿舍的门。熹跳下来，鸿渚跳下来，浩跳下来，我也跳下来。这使我高兴，使我欣慰，仿佛还有些使我骄傲。记得七八年前，我那时正在一个中学里读书，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我们招待他到燕子矶去玩，一起在秦淮河上坐船。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凑在那时正都是一些大学学生的淘里，像介有格事地。他们不讨厌我，我也玩得怪高兴。而现在，从前是去接迎人家的，现在得让人家来接迎我了。从前是自己去招待人的，现在得让人来接迎我了。但总算还有几个朋友在南京，怪亲呢，怪要好。

那天晚上月亮真好，像一只水晶盘子般钉在青青的天幕上。我们用过晚饭后，便在附近的一条马路上徘徊着，没有风，树影稀稀落落地印在地面上，像一幅锦绣的画。

开初，我们一起走，一起说笑，但到后来，也就落得沉默

了。因为我不很愿意多说话，我像想从过去里抓回一些什么。

三 南京

南京，南京这块地方，我离开了它，整整的六年了。记得我初次上南京，是十三岁，家里像种下了一粒子的将我送出大门，祝福我就此开始走上了“希望”的路。那时我也欢喜，我从来不想到家，不想到家里的人。旅途上的一切，都给我新鲜和愉快。带我上南京的是我伯父的一个朋友，就是浩的哥。他很喜欢我，譬如车子一过了镇江，看见山，他便会哄着我说：“安平，你看那山，像不像一个老虎足爪！”

“噢……真像。”我跳着说。

是的，我就是带着那样一颗天真、纯洁、伶俐、愉快的心，第一次跨进了南京城的。

我一共在南京登了四年。在那四年中，我真像一个天之骄子地快活着。到一礼拜或礼拜六，不是上红纸廊浩那里去，便是上成贤街汉章那里去。清凉山、莫愁湖、雨花台、玄武湖、台城、鸡鸣寺、明孝陵、灵谷寺、秦淮河、燕子矶、白鹭洲、秀山公园，甚至为人们不很晓得的小盘谷……所有南京的名胜，全玩遍了。到后来，简直不是玩风景，是玩好天气，玩好伴侣了。

我那时是在一个中学里读着书的。说读书，真可笑，由你考时成绩还过得，那是靠生就的聪明。我从来就不很会坐定地

整整读一个月书或半个月书，我成天的在校园里，在操场上玩。一到礼拜六，出去。那时我真开心，像一粒嫩红的樱桃般，圆，圆，到处滚。在我心头从来找不出“烦躁”这些怪气人的字眼。唉，我怎想得起来，这些怪气人的字眼，是从什么时候起才钻进了我的心的呢？

那时的南京也就真够胃，由他有齐燮元、有韩国钧，但在我看起来，行律还全是学生的世界。一到春天，便看见成群结队的学生雇着马车上各处走。我记不起那时是不是有许多人约着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玩的，也许我那时从来不注意到这点，但我就没看见自己的一些朋友淘里有过这种事。

那时南京的生活程度也还低，我记得还有四块钱包一个月饭的馆子。浩包的就是四块钱一个月，菜蛮好。中正街的正兴馆是我们老到的地方，十个子儿一碗豆腐汤，道地。还有内桥的锅贴，醉。

我的伯父常常因为有事上南京来，他到了南京，便叫辆包车来接我去。怀着一颗非常高兴的心，披上一件马褂就走。记得有一次，他说：“安平，我想在秀山公园对面买块地，给你住，给以后的一些子弟上南京来读书时候的住。”

单这一句话，害我好几天睡不着觉。成天，我脑子里涨满了一座小洋房的轮廓，想，叫那一个妈子来烧饭，那一个妈子来服侍。有一次，我经过第一工业，看见正有一座小洋房起着，我连忙写信回去问是不是我们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有过这件事的。

现在的南京是完全变了，正如我的人，我生活的格局，我的心，是完全变了一样。旧的南京，现在变了一个新的南京。然而以前过着黄金生活的我，现在却是过的潦倒生活了。

四 “我的洁玛”

二号早上起来，吃了一些东西，上下关中国旅行社去办妥了车票之后，我们便打算上中山陵去谒墓。

我这次所以愿意在南京停留，一大半的原因就是想去谒一谒中山陵。还记得，在五卅惨案的那一年，我最后一次离开南京的时候，心想，要再这未来一次南京，总不是怎难的事。然而人事浮沉，霎一霎，就是整整的六年。要是这次经过南京不停一停，则谁说得定要等到那一年我再会到南京呢？所以我不愿意敢弃这“顺便”。

他们听见我说想上中山陵，都赞成，只就浩不能成告假，所以没去。

饭吃好，已经一点钟了，我们一起走到神庙口去雇车，车主似乎是要了三块半，我们这里还价两块。

不知怎样我忽而想骑马，熹也愿意，鸿渚也愿意。我问他们有没骑过，他们都说没有。我说我也不曾骑过马。于是大家流露出个措然，但是年青的人有的就是勇敢、好奇、新鲜、活跳，没一个会骑，不要紧，只要高兴，不是勉强。

然而马，太贵了。两块钱一个钟头，上中山陵来回三个钟

头都不够。那么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是要二十多块吗？要骑，仿佛价钱又嫌大；不骑，心上又不甘心。在那时，骑马的心真热，就是车主愿意两块钱雇一辆车给我们，仿佛我也不愿意似的。然而价钱相差太远了，事实似要已经到了无所希望的地步，而天，天居然会帮起忙来，帮什么，不慌，我告诉你。

原来因为我们要雇马，不知怎样一个误会，两家马行赌起醋来。这好，为赌醋，有一家愿以一块钱一个钟头的价钱租了三匹马给我们。

三个人，大家从没骑过马，大家也都没一丝丝关于骑马的常识。大家想：“我不要走第一个，我也不要走最末个，最好是当中。”

到头还是我走在第一个，虽然隔别了南京六七年，大致的路，我自然还熟。过浮桥，过大行宫，心头也未尝不有些胆小，一上了中山大道，便仿佛壮了胆了。马鞭经过一种极优美的势子在空一兜，接着，在马的臀部上闪电般抽过，于是，以一种最灵巧、最敏捷的脚步，那只长着一身雪片似的白马，开始飞奔起来。像一个极其熟练的骑手一样，我一只手握着辔绳，一只手捏着鞭子，以最适当的重心与最优美的姿态，将自己的身子坐稳着，嘴里吹着一种口哨，两旁的树和人，只见向后面退。风微微地在我脸上拂过，没有一丝凉意，一种健康的、活泼的、青春的感觉，像电一般的在我血管里通过。

二十多里的路程，只一口气，仿佛还没满四十分钟，就冲到了。一座那样大的气概的墓陵，便展现在我眼前。我下了

马，将它带到一块空地上系住，预备等熹和鸿渚到了一起上去，但等了二十多分钟始终还不见他们的影子，我真不再有这个耐性了。

我怀着一颗极严穆的心和舒缓的步子走上去，走在石级上，也时常回过头来望一望像一张画片般的山、树，一条白浅的中山路，一个黑圈的城墙，和城墙里的黑点。“真是那样一个气概哟。”我心上领略着。走进礼门要签名，我以最荣幸、最骄傲最郑重的态度，在签名簿上写下了这三个字“储安平”。

我在陵上徘徊了长久，心像死去了般的沉静，严穆占据了我全部的意识，我真想坐在石级上，像摸不着一丝边际地悠思一回。

去到那时，他们才来。熹时常想和我说话，我不愿意他扰乱我平和的情绪，说：“请原谅我，一切留待下去了再说吧。”

陵脚下张着许多白布棚，像露宿的童子军营一样，原来都是卖茶卖咖啡的。我们用了三杯可可。

那时，紫金山巅已经为一片迷蒙所罩，是有雨来了，我们得赶紧上马赶回城。灵谷寺都没来得及。

归去时，在马上，是比来时更熟练，更老手了。雨幸而没有大下，只一些蒙蒙，然而有这一些蒙蒙比没有还好。你想，骑在马上，心境是那樣的开暢和愉快，再来一些蒙雨，真是够神仙的了。

到校后，熹对我说了一许多颂扬的话，这一些话在他倒是出乎本心的，不过他真是那样一位说起话来欢喜说得分量过度

的人。然而，平时不很愿意得到他的称颂的我，那时他说了这一句话，却使我欢喜透到心。他说的一句话是：“我看见你骑在马上姿态，那样的优美、英俊、自然，使我像做梦地连想起了屠格涅夫的《春潮》里的沙宁。”

谢谢他，这句话虽然使我听了一骇，但确实也高兴。不但高兴，而且感激他的那样认真。

唉，沙宁，我怎样能有像沙宁一样秀美的身材，好看的面貌，一双浅蓝的眼睛，温和的神色，金黄的头发，细腻的红白相间的皮肤，最招人爱的那特别的自然的愉快和真挚的坦白的初看似乎有些优气的表情。孩子似的微笑，天真、健康、温柔、温柔、温柔……唉，沙宁，我怎能及得上如屠格涅夫所写出来的这样一个沙宁呢？

然而老实的烹饪，真是那样一本正经地说，说他的真的见了骑在马上我时，就是毫不知觉地那样连想着啊。

是的，假如我是沙宁，我是叫作第米特利·巴夫洛淮支·沙宁样的人话，那末，求求上帝，不要使我遇见那样的女人，像玛利亚·尼古拉夫纳·波罗助夫那样的女人。要是真的遇见了她，那末，由她是有着多厚多漂亮的头发，多可爱的颈子，多美的肩膀，多苗条的身材，多令人心醉的态，使人一见要发狂，而且说“那一个女子向着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好像是把一个人一生的幸福完全带了过来迎接他”的步态，多柔和的声音，又长又红又润湿的嘴唇，微笑时的酒窝，那亲昵的似是柔和的声音……以及如普希金所说的无论谁遇着她都要呆呆的站

住，为之神往。但是她并不是站在“美的神龛”之前，而是站在一个花朵盛开魔力正盛的，半俄国半吉普西的妇女的魔力之下，使人为她静立着出神，决不会觉得不情愿样的魔力……而我，我还是愿意守着我的洁玛，跪在她的脚下，将脸按在她的腰上，这样说：“我的洁玛，你放心，我永久是你的。”

五 玄武湖之夜

神庙口和中央党部很近，下了马，便去找浩。那时天色已经很苍茫了，没坐一息，浩同我们去吃晚饭。浩说最好上夫子庙。夫子庙，这块地方，真是我一位老朋友了。但为骑马后所袭来的疲倦，使我盹得不想多走一步路。我说：“算了吧。”于是他引我们到了一家广东馆。记得在六七年之前，那时的丁家桥，真是荒凉得可怜，但说在也就居然有着约摸几家像模像样的饭铺了。说那天的晚饭，真不高明，但这不高明，是说店，不是说主人。不要说这主人请我吃饭，就是请我吃大饼，彼此也是毫无所谓的。

用过了饭，我说想上玄武湖去走走。那多半自然是因为近。最可纪念我童年时候的春光的，便是这玄武湖。当我以前在南京的时候，一个春季，我去差不多总要上十回。是三四个人，一群，买这么两三斤樱桃，一只小艇，在湖里，唱，谈天。紫金山的影子，远远地映现在湖水里，明透。太阳撒下了几千条几万条的金丝，在树上、樱桃上、泥土上、湖上，以及游人的

头上，远远，树丛里，隐动着一把伞，伞下是为微风吹动着的裙角。一首诗，丰润门外，弥漫了春意。驴子、洋车、脚踏车，凑成了一片热闹。在那时，那时的我，我什么都不懂，懂得的，便是痴玩、痴吃、痴笑。

那天晚上月亮本该很好，但因为天迷雾，所以大幕上只现出了像一个死人的面色般惨白。湖上一切像都入于沉睡，静得没一息声响。从丰润门出去那条笔直的有着约摸三四米长的堤，两旁，张着密密的树枝。在密密的树枝下里，展现出一条出邃的路，悠然，静情。没人理会的艇子，像片落叶似的浮在湖面上。偶尔，在一片朦糊的岛上隐现出一点火，就如天边一颗星般有趣。

起初我们在一起走，一排，像四个兵。后来，我愿意让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徘徊一回，说：“你们走前几步吧。”于是我便落后三四十码光景地，像消失了自己般悠然地漫步着，嘴里有时是哼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诗句，有时则唱着“Showbat”里面的 Lonesome Road。心境是很黯然的，但究竟因为北平去这事使我说不出的高兴，所以感伤一丝也没有袭上我的心头。

六 “吁”的一声，蓦地，将我一颗平和的心， 兜底捣翻了

我是定的三号下午七点钟从浦口开出的那班特快通车的票，所以在三号下午两点多钟，我便和熹侄雇了车子上下关来

了。因骑马过度而所迸出的筋骨的伤痛，使我即使连一只随身带的小皮箱都没有气力提。那一次我能够好好过江一直到上车，实在完全靠熹侄的帮忙。

那一天雾很大，不要说在下关江边看不见隔江的浦口，就是在长子里，恐怕十码以外的景物，便完全模糊了。我们搭了三点半的一班小轮渡过江，江南江南就在那样仿佛不忍别离似的情境中，消失了。白鸥偶尔在大雾中扑一回水，接着又不知飞到天边或地角。在船上，我和熹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样，一直到了浦口。

好不容易才寻到了我自己的铺位，车是蓝钢车，这在南边倒不曾有过。小小的一间，一共有四个铺，两个上铺，两个下铺。那时，当天那班自上海开来的特别快，还没到南京，车子上冷落得有些可怕。只有月台上的一些运邮件、扛包裹的脚夫，方在那里八喊八叫地，才使整整的一个车站有一些生气。

熹在我房间里小坐一息。因为他还要回城，所以我劝他就走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反正我当时心中也并没有什么难过，他觉得我这话对，况且天色也并不怎早了。于是，和我握一握手，嘴里说了几声 Farewell，我送他下了车。站在月台上，直到他的影子消失在模糊里，我才将我的视线、颈子、脚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那时，一辆机车正从北头驶进了站，“吁”的一声，是那样的尖锐。唉，真是那样的尖锐哟，像一声雷，蓦地，将我一颗平和的心，兜底捣翻了。自从上海一直到踏上津浦车，我的

气，永是那么沉着，不曾有像那时候一样的承不住。我的灵魂有些像猛的受了一次剧烈的震动，有些飘浮起来。我遥望一回隐现在迷雾里的南江，黯然而回踱了车厢。

七 津浦道上

因为离开车时间还早，无聊，一个人上镇上的小馆用点心去。点心用完了出来，再买这么一块钱水果上车，刚好。下关过江的客人，络绎续续的上了车。车子上照例是一阵喧嘈，直到七点钟，车开了，这才慢慢地有秩序起来。

津浦车就没有京沪或沪杭车来得快，单就听着车轮前进的节顿声，心上就生厌。像一匹老牛般，只喘气，跑不上，浦口到徐州的路程，和上海到南京不相差多少。上海到南京，特快车，七个半钟头就兴，但津浦车不行，差不多得走上十一个钟头。不过车箱里还算舒适。记得在北平时，曾看见上海的一张小报上，说铁道部省钱，二等车里不用水汀用火炉，而津浦车上便没有那一回事，房间里，走廊里，都有水管，不要说大衣用不着，仿佛就只穿了一件绒衬衫，也够敷衍了似的。

不过津浦车最可引为缺憾，人民最感苦痛的，就是三等车没卧铺卖。单说从浦口到天津，得化上两夜一天多，要是没有睡，怎吃得消？有一次，车子停在一个站上，我走下车上月台散步，看见三等车里那样的凌乱和苦楚，真不安心。要顾全身体的健康非得坐二等。然而二等从上海到北平，连路上小用，

单一趟，得化上八十块钱，中国不究竟还是穷人多吗？

刚一觉醒来，徐州已过去了多路。在十一点钟的时候，车到了兖州。车到这儿，所见所闻，和江南完全成了两个局面了。江南的钞票，江南的角子，江南的铜元，再向北，就完不通用。在兖州，似乎还行，有一些人，就专门做这生意，看见你从南面来的车，于是将北边通用的银票、角票、钱票、大铜子，兑换给你。看见你从北面来的车，于是将南边通用的钞票、角子、小铜子兑换给你。同是在一国，南北有名的商埠与都市，南面的如上海南京，北面的如天津北平，单单钞票、银角、铜子都不通用，你想多麻烦。上海，任你上海的那家银行的钞票，中国也好，交通也好，中南也好，一概不很流通。除非每五元得当两三角损失，才用得着。北地用的钞票，大部是中国交通中南等银行的天津分行发出来的钞票，票子上有天津两字注明的，或者河北农工银行，或者东三省官银号发出来的票子。北地不很用银角子，北平则绝对的没有。北平只用角票，一块钱十角（一角十张，两角的五张），所以北平买什么东西，出进一律是大洋，南边的小铜子他们也不用。北地另外用一种大铜子，小铜子两个换大铜子一个。北平的钱价比上海更低，一块钱可以换三千八百文，一角钱可以换三百八十文，但这儿的“文”，是以小铜子做单位的，所以一角钱换三百八十文，那就是十九个大铜子。北平无论什么交易出进，说到铜子，是没有单数的。譬如，说二十六个子，就是十三个大子，说二十五个子，那末你不是要付十二个大子和一个小子了吗？要是你说了

单数，不消说，你做了十足道地的“生客”。我还记得在北平的时候，还黄包车的价，常常会说二十五个子，以为二十五是一个整数，有时连忙想到，于是又说“二十六”吧。

津浦路中像兖州沧州德州一带，有一种烧鸡是很出名的，并且便宜得惊人。一只烧鸡，只卖你三角钱，或者四角钱。我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便宜，答复是，因为北地的人，生活太苦，鸡和肉，这一类的东西，由他怎样便宜，这里的人是没有什人吃的。

北地的车站上，不像南边一样干净有秩序。月台上有许多摊头排着，大部分是做着三等搭客的生意。在兖州，我曾经在月台上徘徊了长久，天气还不怎样十分冷，披了大衣刚好。所有的一些摊头，大部分是卖的油条大饼香烟烧鸡之类，并且还有一种以玉蜀黍做的粥，像我们用沸水和洋干面冲成的稀薄的浆糊一样。我觉得好奇，要了一碗，那知淡而无味，不能下咽，只喝了两口便算了。

其后车到了泰安，泰安过去，一直到济南，山脉缠绵，都是泰山支脉。不知在那一段路上，在万山之中，透出好几个峰，碧青。一个曾去游泰山的同车的旅客告诉我，那就是泰山的正峰。有几个山峰上还隐约有一两点红点，大概是庙。山峰真是那样的高，一直插到云霄里，一层层的白云遮没了许多山峰。所以有的只看见下面的一部分，上面的便模糊了。

北边的人的生活真苦。说江南是天堂，是仙国，要不是你到过北边一次，你真不觉得江南的舒服和有福气。沿途，我便

不曾看见有一个人脚上穿一双洋袜过，是一列的老蓝布衣裳裤子，和白大布袜、黑布鞋。车经过每一个站，有许多大人、小孩，站在月台附近看，看那条的活蛇。我曾看见有两个小孩，一面笑着看火车，一面嘴里嚼着手里的一块不知什么粗粉做成的饼，他们吃得有滋味，就像使人看了不知要以为那块饼怎样好吃一样。我看江南的那些最可怜的黄包车夫吃的大饼还要比那两个小孩吃的细腻些，油水多一些。然而茶房说，吃这饼的两个小孩，大概已经要算是这儿附近的大户人家的子弟了。

还有许多小孩子、老女人，专门到车来了，在地上磕头要铜钱的。像在禹城，便是一个例。你看见这车，自然你会说这些小孩子没教养。但是，他们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怎谈得上教养呢？我眼看有一个窗口掷下了一块不要吃的大饼屑，像一群野狗，许多小孩子便哄了来，终于那块大饼屑为一个胜利者抢到了，放在嘴里骄傲地大嚼着。没有抢到的小孩，眼睛都望着那个抢到的小孩的嘴巴，再或者便无聊地望望车子上，有没有再掷出来的。

在山东段，津浦路上有着许多大铁桥。自然，黄河铁桥谁也知道。其实，就像大汶河铁桥，在京沪沪杭两条线上也找不出。不过虽然是大桥，其实桥下面当真有水的流通，又狭得可怜。比如说黄河，黄河铁桥下的河面，恐怕还没有外滩的黄浦江面一半阔。说大汶河，大汶河桥下面的水道没有两丈宽。许多大桥下面的河尽跨得过。北方的土地，总是那底一列的多河，干的时候，人、畜牲、或者车子，在河里过，足印子、车

轮迹，很清楚地印在河泥里。北方的河道，干的时候就是那底干，水涨的时候，则泛滥无已。

因为桥长，所以车子驶过，像一个胆小的人般会发抖。车子在桥上走得特别的慢，只要车头一过桥，便格外开得快。我记着，单黄河铁桥要走五分钟，虽然桥长，但车的走得慢，也可见一斑了。

八 十二小时的因缘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回头去追写我在车厢里的一件很有风趣的事情。那一天的车，似乎很空，我车厢里便不曾有第二个客人进来过。当四号早上，车已经过了徐州，我醒过来的时候，在朦胧中，自己的一号车厢里仿佛多了人。我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一看，看见我脚头站着一个小女孩，正在逗着一个小孩说笑。她们正看着窗外飞过的田野，背当了我。我那时真的有了些窘，说给你听你不相信，我这个人有许多地方真有些童男似的害羞，我生怕她看见我，连忙闭上眼睛，不动，装作还没醒。但是我心上却想起了许多事，我想怎样才能使自己从容地起身，保持一个 Gentleman 的身份，不露出一些些狼狈。你想，一个还未老练的年青的男人，怎好意思在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穿起衣裳来。

真是谢谢天，她不久就伴了那个小孩站到走廊里去了。我像一块石头落下去了般不再心跳，将滑门轻轻掩上，这才慢慢

地穿着起来。

茶房来代我打了盥洗水，接着，我上餐车里去用了一点点心。

在餐车里，东西已经吃完了。因为坐在皮凳上看看野景也舒服，反正那时候餐车里的生意并不忙，所以在那里坐了长久。但是迟早总得回房间，想想在餐车里坐得太久了，也不像样，于是只得硬着头皮踱回去。

当我走进我自己的一号车厢，她像正在铺上坐得无聊，我以最适当的身份与表情，微笑地和她点了点头。她还了我一个礼。

我说：“上那去？”

“济南。”

“徐州上的吗？”

“是的。”

那时，正跪在铺上，将脸贴在玻璃上看着景致的小孩，回过头来奇怪地望望我。我以一个大人的神气向他笑了笑。但，与其说我向这小孩笑，还不如说是笑给个女子看好。

那个女子说得一口好京话，并且好像是很有身份的人家似的。虽然饱满着为北方女子所特具的一种英勇，但在那英勇里却又含几分南国美人的妩媚。她说话很有礼貌，很有头脑，而且来得干脆、率直，为江南女子所不及的那具有另一种风调的北方女子，第一个和我接触的是她，第一个给我一个非常优美的印象的也是她。

那一次，我们谈了许多话，虽然在兴奋之中，也未尝不想到，这不过像两只船，偶尔在人海中擦过肩，同一段路，一霎眼就要分离，各走各的路，用不着那样尽情奔放的。但，情绪来了，人无兴奋，就全没办法。那位女子也委实会说、仿佛什么她都能和你谈得上。尤其是在说到了什么，她酒涡里偶尔泛出了一朵微笑的花，怪令人爱。

我们那次所以会谈得极其多，多是由乎她这一个开场。

她问：“贵姓？”

“储，”我说，“储蓄银行的储。”

“府上那？”

“江苏……宜兴。”

她想了一想，像是思索到了一些什么，说：“呵，你们不是就是那个××世家？”

（惭愧，我对于自己祖上的事，是素来不很知道得清楚的。以前也有一个人问我是不是××世家，我自己还糊涂，不敢承认。那个人又问，储大文是不是我的祖宗。我说对，可就不知道是几代以上的祖宗了。她说，那就准是。但是到底是什么世家，我仍然没有记清楚，忘了。那时她向我说这句话，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很合，所以说了对。）

在我们意料之外，她说出了这句话。那时，给我的感觉，是如下的两重重一种宗法社会的门第思想，这一种思想给我的是骄傲，一种是她怎样会知道这种事，这给我的是惊奇。

我开始对她滋生出一种尊敬的态度，我略略地知道了她一

些身世。

她的原籍是安徽什么府，也是世代书香人家，她说她家里现在还有一付极旧的对联，便是我祖上的一个什么人写的。她从小就受父亲的教读，她父亲是清朝的一个遗臣，现在是早死了。她并且还曾在南京一个女子中学里读过两年书。

这一个开头，事实上说明了她是一个知识阶级。这是我们所以能够谈一许多话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因。不过虽然以攀谈家世而开场，两大部分谈天的题材，仍然是滞留在五四以后一些事件上。

这天我们谈得太好了，几乎使她全没心思去理会她的小孩。小孩懂不得我们说的什么，常常将一双乌溜溜的眼珠望我。我看不出他的眼睛里有的是欢迎，还是恨。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仍然是费在看野景的一件事上的。

从徐州到济南，约摸有十二个钟头。天亮到徐州，天黑到济南，刚一整天。那天，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时间跑得快或慢。我想，这一整天，单一个人躺在铺上，靠幻想来应付寂寞，也够可怜了。谢谢天，她却来调剂了我旅程上的孤寂。

我时常将自己视线钉在她的脸上，这，在我，其实是没有意思的。不过仿佛单就看看她的腹，也就够使我忘了一切事似的而已。她不是一个美女，然而单两个酒涡也就够使她惹人看了。对，她只要略略地浮泛出了一个笑，我便像喝了一杯葡萄酒一般的高兴。我现在还能约摸记得出她的一双眼睛是多么花描。

但是我那么将自己的视线，死钉在人家的脸上，是一件失礼貌，很失身份的事。不过有时我不看她时，她又仿佛在偷看着我一样。

这种情境是最有诗意，最有风趣的，虽然嫌风流了一些。

她的身材还完全是一个少女的身材，我想没有一个人敢猜她已经有了十八岁了。看上去，她顶多顶多只该十七岁吧。一个母带一个小孩，不怎样使人感动，但一个大姊姊带一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便会令人迸出一种说不出，不能以文字来说明白的情调。

我想那个小孩子该是她的小弟弟，她对他很温存，很熨贴，不过我仿佛曾听见那个小孩叫了她一次“妈”。难道她真竟已是一个“妈”了吗？我愿意她还是一个小姐。

济南到了，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拉住她不下车。一个坐在三等车里的她同来的下人，现在赶到二等里来帮她提行李。这样，我在一个很神秘的点头里，送走了她。

但是我到头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你说我这个人糊涂不糊涂。

九 我的祖母

车一过济南，天渐黑了。那晚我很早的就睡了，因为明天一早要在天津换车上北平。那晚睡得很好，不过，不知怎么样，我仿佛看见了我的祖母。不消说，那自然只是一个梦。我得承认，那晚我的确梦到了我祖母，虽然我不再记得那梦里的琐

碎。我得说，我的祖母是世上爱我的一些人之中的最爱我的一个，是世上一些有恩于我的人之中的最有恩于我的一个。从母胎里生出来了六天就死去了母亲的我，全得有祖母的抚育。我所给予我祖母的精神上的安慰与怡娱是另件事，我祖母的抚育我、爱我，而且教养我，至少我得承认，没有她，不会有现在这样还看得过去的一个我。她什么地方什么事总忘不了她的小孙孙，有糖得先给安平吃，有好看的衣料得先给安平剪一件。上那儿玩，得带安平去。在我所有的记忆里，她没打过我五次。一个大人不打一个小孩，自然说不上这就是爱。然而她舍不得打我，她是爱我，却又不能说她溺爱我。箸头上出逆子，棒头上出孝子。她也说，她的教管我，顶利害的手段不是打，是脸的“颜色”。由她平时怎样爱我，要是她一摆出一种尊严来，谁也怕。她总说安平这孩子命苦。说了，又看看我白白的脸，我小时晓得什么。

我从没离开我祖母过一直到第一次上南京去读书的一年。祖母的爱，在那时，才使我理会到了。

天下的事常这样，要等到你知道这是快乐的时候，你那时已经不快乐了。谁不觉得童年可爱，但是又有谁在童年时就觉得童年可爱的？一样，我说那时我才真的理会到了祖母的爱。但就在那年起，我不再能得到祖母的爱，祖母就在那年的五月里，死了，死了。

我真不愿再去想到这些事，因为想到这些事，会使我难过的。我小时所仅依赖的是我祖母，我祖母所仅得到怡娱的也是

我。为了小孙孙的学业，她很高兴的帮他料理铺盖行李。但是，在祖母死后，家人们在追念时候谈一些什么，说我到南京去了之后，我祖母的生活便起了一种很黯暗的变化，她的生活里仿佛失掉了一个活跳的太阳似的，常常变为很阴沉、很忧郁的了。每次，接到我从南京学校里寄来的书信，总欢喜得什么似的，叫人念给她听，一遍、两遍、三遍。因为祖母病重，我从南京赶回来，家里的人也欢喜，说她最爱的孙子赶回来了，也许会使她精神上好一些的。我一跑到了家，便将头伏在她怀里。天啊，我那时晓得什么呢？她不再有气力说一句话，我也懂得应该找出怎样一句顶适当的话来安慰安慰她。我只像一只小山羊地伏地床边上将光光的小脸给她摸摸。她闭着眼睛，定着神，像抚摸着一件稀世宝贝一样，也偶尔掀起眼皮来看一看我，看看我是瘦，还是胖。

上帝不再为她的小孙孙的不幸，多留住她一年或者半年，就在那年的五月里她死了。

我的祖母死了以后，我便不曾再有一个人来爱我，像我祖母的爱我一样。我祖母死了，垂十年了，我常常纪念着她，但却难得梦到她。难得在一两年之中梦到她一次，但要是真的梦到了她，又仿佛这个梦多少有一些意义一样。

顶爱我的是我的祖母，我祖母顶爱的人，也便是我。就是她死了，她的灵魂还是常常巡游在我周遭的。每每遇到有一些很不平常的事来了，我便得梦见她。那一次在车中，我又梦见了我祖母。梦后醒来，怪纪念她，也怪感激她。假若灵魂这

样东西是有的话，我相信她的灵魂是常常在我周遭巡护着的。

十 从天津到北平

五号天还没亮，茶房便将所有的客人们叫醒了。从浦口到北平的通车，在天津，本来用不着换车，可就是我上北平那一次的那几天，说要换，茶房将许多客人们叫醒。叫得这早，也无非是好让大家将随身小物件弄舒齐了，剩出时间来，让他们好收一些“小账”而已。

天津一共有三个站，一个叫老站，一个叫总站，还有一个叫什么站忘了。我不知是在那一个站下来的。到天津时天刚亮，远处的电灯，像天边的繁星似的闪灿着。人在车子里，真觉得冷，一下车，单那风，便够使人受了。

在候车室里坐了一回，说上北平的车来了，于是又跑了出来。因为自己路不熟，叫一个脚夫代我提皮包。与其说是提东西，还不如说是叫他引路好。从那辆车到这辆车，真只几步路。他说有规矩，要我四毛钱。我想北地人都老实，反正自己初上北边来，不在乎，给了他。但到上了上北平的车，看见人家有六七件大东西，都没给两毛钱，这才知道上了当。

假若我上北平，只住三五天就打回的话，那北平，单气候，便会给我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了。北地别的不担心，就担心刮风。要刮风，便什么都没办法。刚刚从气候像江南四五月里的气候的车箱里走出，那吃得消？北边人大都带着可以翻下边

来的皮帽子，又披着领子很高很阔的皮大衣，其用处，就全在这。比如说上海，皮大衣的领，有那末两寸阔，得了，北边，北边得倍一倍。我那天真吃足了苦，候车时，仿佛四面都有风，直向你颈子里钻，耳子从软的渐渐地变成硬的，鼻子也一样。而且鼻涕也像泉水一般地缓缓地流出来了。

平津路上的二等车，简直和三等没大分别，一样的旧破、不整齐。从天津上北平，得费上三个钟头。北国的乡野，老是那么一系列的单调。记得我从北平回到江南来时，一踏上了京沪线，沿途便是绿绿的草，碧青的水，可爱。在北地，不要说在火车上，就是无论在什么野外，怕也寻不到一片如像江南一样明媚的风光，是一望无际，几千亩的黄土，看不出那里是天地交接的地方。要或者，那就是远远一些树影，一排灰黑，常常半空里，腾起一条白气，截断在树影的中腰。这白气，你会得猜，是云，是雾。然而我得说，是沙土。

北地的灰沙真利害，来劲的时候，你闭着眼，便觉得有一粒粒小沙子向你脸上撒过来。北地不像江南一样常常有雨，土地是一年到头那样的干松，所以一遇风，便飞起来了。

车到北平约上午十一点多钟。下了车，我走东不识西地跟着别人涌出了月台，想先找个旅馆。没有离开上海时，有人说花园饭店和中央饭店好。花园饭店只就是稍为远些，中央饭店，要是没有洗浴间，有三块多钱一间也兴了。我想决计找中央，可是到头始终没有碰见中央的招待，只糊里糊涂地跟了东方饭店的招待上东方去。

东方饭店的招待，是将我装在一辆汽车里从车站送到旅馆的。北边的人，虽有名的老实，但为仔细，我得问：

“这车是不是你们旅馆里专门备了接送客人的？”

他说对。我想上海有些旅馆，自己都另外有汽车接送客人的。我又问：

“那么车费是不用客人负担的咯。”

他又说对。他说这车费由他们旅馆的账房间里算。我想问到这样，总不会出什么乱子了，于是便坐了上去。

从车站到东方，雇黄包车，大概一只角子都不消。以这样一短短的路程，汽车不消三四分钟便到了。生意人总爱开大口，侍者将我一引引进一间十二块钱一天的大房间里。我好笑，说自己又不是当什么委员来此接任的，住这好房间。

到头住了三块钱一天的，房子可不算坏，有水汀。可是我坐还没坐定，楼下便送上来了——一张签字单，说要我签个字。我一看，是刚才的汽车费，大洋一块四角，意思是我签了字，不用得现在付，将来在算房钱时一起算便了。我知道上了当，于是只得叫了刚才从车站接我来的招待员上来问。他也自知理屈，只用一些牛头不对马口的话在我面前讨饶。北平的侍者，生就练成那么一付小心谨慎的脸和谦和的态度。我想算了，反正车到底是我自己坐的，付了吧。

但因为怕他们再敲竹杠，害得我以后即使叫一碗面，都得先问一问什么价钱了。

十一 北平

这次我在北平约摸逗留了二十天，但对于所谓真真的北国的生活，我仍然是隔膜的。因为刮风，不大出房，对于北地的自然风趣和都会生活，都未能充分去体会。不消说，我得承认这是最大的遗憾，要叫我具体地写一些北平的印象，真写不出，我片碎地谈一些吧。

北平，到底是古都，自然有它热闹的地方。单说六国饭店这一家，由你上海什么规模宏大的旅馆，都没它来得宏大。不过，就整个的北平城说来，说北平城像一些什么，我说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北平像一个破碎的蜜蜂窠。

大部分的北平的房子，是破旧衰落得不堪的。火车擦肩进了城，两旁近近远远，全是些土屋，使人看见了真要奇怪，想，这就是北平。北地的房子不很有楼，大部分是平屋，这更易使人觉得陋小。不过北平的房子虽然陋小，却有另一种风调，使人爱。北平大部分的住家房子，大门口总是一列的有如下几种颜色，那就是闪亮的金、碧绿、血红、乌黑，或者再是一些淡黄。自然，就是顶考究的皇宫里的殿，也不过由以上这几种颜色调配成功的。颜色来得“鲜”，使人见了便怪觉得神气。北平的房子，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当真进了屋，里面倒又非常巧小，带一些日本房子的情调，使人住了觉得安适。

自从迁都以来，北平便天天在闹着“繁荣北平”和“如何

繁荣北平”的问题，现在北平的房子真便宜，有那末十块钱一个月，可以租到好几间房子了。并且，有许多王府的花园，很大很大，化上一万或八千，这生意就成交。北平现在有许多房子是没有人住，没有要买的，就如刚才说，有一万块钱可以买到一宅大花园。可是你要再好好收拾那花园，便得化上十万或八万，合算吗？不。

北平的市面现在真萧条，据说自从迁都来，天津还可以维持到五成，北平便可怜得只能维持到两三成了，失业的人格外加多。单说黄包车，便宜得可惊。我举个例你听，比如从西直门到海甸燕京大学约摸有十五里的路程，平均要化上一个多钟头才拉得到，这样遥长的路，不过两毛钱。你想，在上海至少也得五六毛吗？

说起黄包车，我想不再有别的地方的黄包车比北平的够考究了。北平的洋车，不像上海那样的简陋，简直比上海的都还考究。人坐在车子上，真舒适。要有时风大，车子上还可以张起另外一种棉的篷，有门帘，使你坐在篷里没一丝风。据说北平的黄包车不像上海一样，车子是由公司里租来的。他们，车子大部分就是自己的产业，所以在北平做一个黄包车夫，似乎还得筹一笔本钱才能做。

北平的电车真乘不得，那样不干净，那样的没秩序。电车上是不分头等和三等的，就是坐电车的人，还没有上海三等乘客一样的整齐。大部分是军人，以及一些非知识阶级者，人坐在车里，一种气息便够难闻。太阳晒在车厢里，灰尘看得清，

像无数条小虫在空中飞。

北地的店面和江南又两样，普通是两开间的门面，一列的装着玻璃的长窗，每一开间有一个门，每个门上都吊着很重很重的棉门帘，这是因为北边风沙大的缘故。要是到了春夏，我想这门帘总得该拿掉了。

说起北平的商店，便很容易记念起北地的商人。我得说，脾气顶坏顶坏的商人，便得推江浙。比如说上海，比较大的一些店家还好，店员们还客气，那一般小店家，店员们真没有一些商人道德的修养。要是你不跑上他店的门，他们拿你没法，要是你跑上了他店门，问他一个价，仿佛你便得非做成这笔生意不可。上海有许多店，单那店员们的一张势利的脸，我相信，便会得骇退不少顾客的。在北地，便全两样。北地商家的店员之和气，真少见，你进去了，不论你做一个钱生意，做几百几千块生意，或者不要什么东西，大部分，他们的招待是一列的，一列的和气，没有一些些势利的脸色。没有一些些神气可以使顾客们心里不高兴。你要爱稍为坐坐，他们就立刻将茶洒了来。你爱问什么，爱知道什么，他们决不会觉得你麻烦，总是非常和气地尽情的告诉你的。要是你去了，送到你门口，为你开门，说一声客气话，十足的一个四十五度的鞠躬，这样送别了他们的主顾。

北地的人，绝不是像江南的人一样的刁滑轻浮的。他们率直、干脆、诚恳、着实讲义气、肯负责任，我相信以一个江南的人到了北地，不自然而然地也会对朋友忠实，办事员负责起

来的。人不是绝对没有天良的动物，北地的人，那一付老实，便得感动你，感动你到心。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关君从前门过，看见马路上走着一排骆驼。关君说，北方人的最好的象征便是骆驼，因为它驯、它笨、它耐劳沉重。

我觉得这话真不差。

至于说天气，则和江南也两样。好比说，现在江南，正是明媚春光时分，但北平，北平的春，来得比较的迟。北平的春，差不多总要到四月里才来。但一来，就接着去，像一位很娇很娇的小姐一样，不肯多留一些。

北平最长的季候便是冬，其次则夏、秋，秋最短了。在北平，考究，是不用得着皮袍子的，最好是做一件丝棉袍子，因为丝棉这东西分量轻，着在身上舒服。出去时，将皮大衣一披，围巾一围，皮帽一戴，皮手套一套，这样，即使冷，也够对付了。因为北地的人家，差不多家家都生火的。要是你着了皮袍子，在路上或者刚好，一到了屋里，便又嫌太热。所以归根说，顶好是穿西装，要是穿中装，又没大衣，常常便是在棉袍子外面再套上一件皮袍子。

我又没在北平过夏，据说北平到夏天，便热得要死。说北平的房子，要是不生火炉，便得就装起冰箱来，也许这是过度的话。

北平的话是坚干脆，叫人爱听，但真真的十足道地的北平土话，我们是听不懂的。我初起在北平吃饭，便是最不惯的一

件事，因为我不能点菜，茶房说的菜名我全不懂。我想点的菜茶房又听了莫名其妙，所以只能瞎子走路碰着为来数。

北平的荤菜，其原料大部分是牛肉、猪肉、鸡、鸭、羊、鸡蛋等类，鱼和虾是不大有的。至于饭，普通是用面头，米饭也有，还有一种细米粥，在江南人初初吃来，我倒觉得很有趣味的。

十二 公寓

到了北平，第一次巡礼到的北平的特色，那是公寓。

当几年前，中国的文坛还没从北平搬到上海来的时候，常常在一些描写住在北平的那些流浪的学生的生活的文章上，拜识了公寓这一类的生活的风调。到了北平，说有机会上公寓里再观光一回，自然高兴。其实所谓公寓，在南方，就是所谓“寄宿舍”样的房子，里面所住的客人，大体上，全是一些潦倒的穷学生。饭饿一次不要紧，几十天不洗一回澡不要紧，两三个月不剃头，不光胡须不要紧，或者几个月老是披着那蓝布衫……全不要紧。但是，烟不能不抽，也许高兴，再来这么一杯酒。戏不能不看，实在没钱，得张开了喉咙自己唱给自己听。尤其是在北平，也许还得爱光光窑子。要是有什么新的文艺书，新的什么刊物来了，更不能不设法几毛钱去买一本来看看。这些，全是浪漫，最生活在艺术的生活里的青年的生活。以我个人的推测，流浪在北平的公寓里的穷青年，比较住在上海的那

些寄宿舍，或租着亭子间的年青的朋友，其生活之潦倒，还要利害。我的上公寓，那是因为陪一个朋友去看一个朋友的，那个朋友的朋友便是住在一个破烂的公寓里。朋友也不是一定要我陪，但也不是一定说不愿意我去。既然我高兴，同去也好，当我到了那公寓里，我真想不出一句句字可以写出我在那一霎间的感想。自然，我还不至于像一个有钱的娇贵的太太或小姐，一旦跑进一家穷人的屋子里，感到那样的不安、局促。然而，以最适当的安眼来说明公寓里的破败，是说它比所谓破落户也者的人家的屋子还来得难看。四壁是没有砖头的，当中隔着一层芦条，就在芦条上糊上一层报纸。破旧的窗，也是糊的纸。天花板也是报纸糊。两条长凳，三四块木板，一架残坏的洗坏的洗脸架，一张破桌子。如是，便是一个房，房小，住一个人；房大，得安排下两张或三张床，人便在那样可怜的天花板下住下来了，自然，什么事情都是一惯。纵使那种生活可怕，但住惯了也便没有什么。我去的时候正是冬天，房子里生着火，是一架瓦炉，烧的不是煤，是煤团。主人看是我们来了，去买了一些花生米，几条糖，倒一杯热水，于是大家围在火炉旁，看看报，谈谈天。不消说，这种生活是很有风趣的。人们对于生活上的 Taste，各人相异；这种生活有一部分人，是无论如何过不来的。但另外一部分，就能安之若素，而且高兴。我想过这种生活的人，看起来是穷，其实倒也并不一定是因为穷的关系。有一些，也是因为趣味的关系。尤其是年青的人，年青的学生，对于这一种生活，顶合胃口。关于这种生活，有好处，

也有坏处。说他的好坏，自然并非指物质上的说法。我是说，这种生活对于住在这种生活里的人的思想与学问的事，就是说上进不上进的事。现在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是完全骗人的，就在正在读着书的学生们，也未尝不明白这一点。但因循的传统思想缚住一个人的心，当真说因为现在的教育失败，在不学读书骗人，得去换另一种方式去求学问的事，到底又没有勇气去实行。你怎知道脱离这学校生活后，是否自己的意志会坚决地不受外界一些些诱惑呢？谁也不敢回答这句话。所以结果，明知在大学读书，是骗父母，是骗自己，也没办法。只好糊里糊涂活下去。教书的先生也一样，先生教书，最好不要去想什么是否自己的教书所能使学生得多少，得了多少又能影响于国家社会多少。教书的先生要去想这些事，他们应该去自杀。教书的先生最好只按时到校上课，按日拿钱，一切让他糊糊涂去，因为根本上没有办法。

话兜了太远，得归正题。说住在公寓里，什么浪漫的生活都可以做得出，没有人来管束你，能来管束你的便只有你自己。说生活浪漫，也并不是一定说生活不上进。你知道，经验学问不一定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经验学问是从许多实际的行为上得来的。实际行为可以牵动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可以牵动思想的变化，所以有人说，出去玩一天，比在家读一天书好。住在公寓里的人，如其自己有一个经纬，那就是说，对于你自己的学业，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成竹，即使偶尔荒唐几天，而仍然能不跑得太远，远到不可收拾了，远到跑不回来。

则我相信，那种自由的读书（自然得请人指导是另外件事），自由的思索，自由的探访，该比在这些好像肺病养成所的大学校园里读死书、吃饭、起身、睡觉，要有功效得多多。

十三 北国的报纸及副刊

北地的报纸很多，北平天津合起来说，怕有近十家。比较可读一些的，当推天津的《大公报》，其次，北平的《晨报》，又次，天津的《庸报》，其余还有许多，如《华北日报》、《京报》、《世界日报》……等等，可惜我不能一一记得。

我得老实实说，北平的报馆，虽然在规模上，远不及上海的几家报馆来得宏大，但北方的新闻事业要比南方的有生气些。其最大原因，南方的报纸只是一种 Building Affair，至北方则多少有一些 Literary 的意味。这大概一方面环境的结果，一方面是办报者的志趣关系。以前北平的小刊物、小杂志很多，但是现在简直消沉得很。比较好一些的如徐祖正等们所办的《骆驼草》，也告了寿终正寝。要说到北国的文坛，实在一无可说，因为根本上，其本身衰败非常。在这种可怜的气氛中，比较波动一些的，便是各报纸上的副刊。说起副刊，则北国的报纸上的副刊，其量的方面，比上海的报纸的副刊，相差很远。比如上海，以前《时事新报》差不多每天都有一种副刊，《民国日报》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一种。其后因为纸张太贵，所以割爱都取消了。而北地的报纸，则副刊很多。天津《庸报》是没有什么副

刊，而《大公报》及北平的《晨报》，则副刊很多。最近《晨报》还于每星期一发行《北晨画报》及《北晨评论》各一张，在质的方面，《晨报》及《大公报》所有几种副刊还都不算得怎样坏。一方面执笔的人都比较有些声望与学问，同时，录稿也录得非常严。至于其余的一些报纸的副刊，在质的方面，真是坏的可怜，并且印也印得异常坏。《华北日报》的副刊偶尔有鹤西瞿永坤等的稿子，颜色比较清一，但是大体上，在质的方面，仍不见高明。考其原因，在这些规模小的报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新闻消息太少，所以附一两种副刊，以凑足张数。像这种副刊，自然不会好了。而事实上，北平的有几种报的副刊，所刊的稿子，非但谈不上精彩，并且简直可以说一声糟，坏得不堪。

北平的报纸的副刊，有一种特色，就是大多数都有关于儿童的读物。《大公报》有，《晨报》有，其余的一些也有，并且并非周刊性质，简直天天有。第二种特色是戏剧刊物的多，在北平办戏剧的有熊佛西、余上沅、赵太侔等。一方面，他们自己另外出杂志，同时，还要在报纸上出副刊，的确算很活动的了。

总括的说来，北国的报纸很多，但可读者少。北国的报纸上的副刊也很多，但可读者却很少。

十四 燕京拾碎（上）

北平的大学也不算少，比较好一些的，如我们大家知道的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大，以及还有一只在当地还算有名的教会办的辅仁大学。

这几家大学，情形为我顶熟悉的是燕京大学，其次是清华大学。我想南方的学生做着到燕京去的梦的，其数不在少。至于清华，大家对于他知道得多一些，对于燕京，则不很知道得详细，因为自己对于这只学校比较的熟悉，故在此也想多写一些。

我先告诉你关于燕京的一切物质方面的情形。

讲到校景这一点，我想中国的一些大学之中，当推之江大学为最。据说全世界大学校景最好的，中国的之江算第二了。就是上海的沪江，位于黄浦江边，自然也不算坏，可是说起 Building，恐怕就要推燕京为第一了。燕京的 Building 的好处第一是多，第二是整齐，第三是建筑得考究，你一走进这校园，便觉得里面考究得像皇宫似的，男生宿舍六座、女生宿舍八座、男膳堂两座、女膳堂四座、办公处一座、图书馆一座、宗教楼一座，教室大约有四五座，已记不清楚了。女体育馆一座、男体育馆一座、姊妹楼两座，那是作为男女生交际之用的，还有病院……等等。大约正正式式的房子，有三十座左右，房子是一列的新皇宫式，尤其是办公处的一座，最为宏丽。据说单这一座，建筑费在五十万元。办公处的那一座的楼上，是大礼堂。说到大礼堂，自然不及清华大学的，但比较江南一些大学的，也就够生色。举告是完全合理的构造，位子很宽舒，地板光亮，一切都很好。

你到燕京，不说你不注意，一说你就觉到惊讶。就是你在燕京，是看不见一根电线的。他们的电线，都通在地下，一切路灯，都富于一种异国的情调，是水泥的杆，玻璃的八角式的明瓦灯，电线都从地下接上来。原来燕京的房子，起了还不久，他们不像别的学校，事前一无计划，一无规模，有钱想起房子的时候，便随便在什么空地上砌一座。他们对于一切建筑、布置，在事前都有一种完美的设计，所以他们的房子，非常整齐者，此亦原因之一。燕京的 Power House（电气间）怕要算中国所有的大学里的顶大的了，单房子，就足足建筑了八十万。一方面，供给全校及附近的教员宿舍区域的电灯，一方面，还供给着全校用的热水，与冬天房子里用的热水汀。

燕大的宿舍，每座都是两层。每一层，有二十几间房间，每一个房间两个人。每一个房间里，由学校供给的是两张床。两个床上用的草垫、一架橱、衣橱又一分为二，各占其一。一张桌子、一架五斗厨，给你放放零碎东西或换洗衣服，和两张椅子。每一个房里有两扇窗，一架热水汀的管子，电灯到十一点半熄火。而早上五点钟又亮了，所以初到那里的人，睡得早、醒得迟，那末一定会以为电灯是终夜不熄的。

每一层楼都有一个洗脸间，洗脸间里可以洗澡，也可以大小便。洗澡有盆，也有莲蓬头，随你便是冷热水龙头，就是大便那种设备，也是考究到极点。对于这些，我不再想形容了。

膳堂就建筑在两座宿舍的当中，楼上是大大的一个厅真大，也真高，吃饭便在那儿楼下分成若干间，分为阅报室、游



艺室、学生会办公室，以及预备学生们的朋友暂时来住一两天的“客房”。

膳食是完全由学生会管的，按月包也可，另吃也可。按月包，有十元一种，有八元一种，另吃，饭每人七分，其余菜，你自己点，点多少，给多少钱。饭分米饭、面食和粥三种，随你用。菜，从每碟三四分到二角，由你点。比如，你说来一碟素炒油菜，只消大洋三分，来一碗血丝汤，也只三分，来一碟猪肉炒猪肝，只消一角四分。燕京的膳食的便利，我以为，决不在乎这种吃的自由，却是在乎厨房的服务的敏捷。我便不曾看见有那一家大学的膳厅，厨房的服务，有如燕京好过。茶房是一百分的驯伏，菜是烧得来得快，你叫下去了，只消一两分钟，便来了，不用着老等。吃了付现钱可以，吃了上账也可以，爱在第一食堂吃可以，爱在第二食堂吃也可以。早上从七点钟一直到九点半，全有早饭吃。你起身得早，有吃，起身得迟，也有吃。吃炒面也有，吃汤面也有，吃粥也有，吃炒糕、炒面头、炸面头、煎面头都有，真是便利。

要是更爱舒服，不在校内吃，则校外附近也有包饭馆子。说起校外包饭馆子，更好。他们晚上是吃饭，中餐，则每天换一种东西吃，比如逢礼拜一吃面，礼拜二吃葱油饼，礼拜三吃花绞，礼拜四吃面头，礼拜五吃饺子等等，非常有趣，毫不单调。

十五 燕京拾碎（中）

女生宿舍的房子是完全朝南起的，你自然可以想见，当太阳从窗子外面透进了房的时候，房子里是多亮，多和暖。女生宿舍男生是不能进去的。男女谈天的地方，便是姊妹楼（Sister Hall）。姊妹楼一共两座，因为在外表上和在里面布置都是一样的，故以“姊妹”名。姊妹楼里面是很考究的，描金的天花板，就像皇宫里的房子一样，只是里面是通畅的一间，并不是 Box 式的布置。这在谈“情”起来，的确不是很窝心的地方。听说燕京的周刊上也曾有一个时期讨论到这事，人是天生妒忌的，没有 Pair 的人，到底占多数。所以提议在 Sister Hall 里隔成若干 Box 的意见，终于被驳斥了。

女生的体育馆非常大，现在燕京男生的体育馆还未全部完工，男体育馆就是照了女体育馆的样子起的。我去参观的时候，里面的女指导员还出来招待，很为客气。

男生宿舍，大体上都是朝西朝东的。当中一条弄，两旁房间，只有第六宿舍才像女宿舍一样，单排房间，一列朝南。在第六宿舍的面前，有一个湖，这湖，成为燕大的很好的校景。冬天，湖结了冰，便成为溜冰场。夏天，四周垂着柳丝，便有许多小艇在水上波动。燕京还有一个水塔也很美，本来是一个单调的自来水塔，因为想将他点缀得很好看些，所以化了钱，又重兴改饰了一下，塔影映在湖上里，非常秀丽动人。

燕京的病院，也很舒服，有许多人因为想到病院里享去福几天，所以时常爱装病。自然装病的也不一定准搬进病院去，但病院的舒适之引人，于此也可想见了。病院起在一座小山的后面，还有日光浴台。

燕京每一座房子都有一间电话间，许多教授的屋子里，都装有电话的。这些电话，自然是指校内分机而言，比如你想去看那一个教授，你可先打个电话去通知一声，或者想叫那一个同学来谈天，你也可打一个电话去叫他。除此之外，燕京还有校内信箱，另外有一种校内邮票，所以在交通方面，也是非常便当的。

燕京的教授们，大概是每一个人一座房子。除了燕京本身之内，附近，大都是教员的住宅区域。有所谓燕东园、燕南园、佟府等等，还有许多大花园，如达园等，均住着燕京的教职员。燕京的教职员，一共有二百八十余人，单教授们的住宅，有一百余座。这些房子，都是由学校供给的。

燕京的图书馆自然不及清华，里面书也不及清华多，但是在中文方面，却在国内要算第一。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有一个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图书部，附设在燕京的图书馆里，他们尽有许多钱来搜买那些名贵的书。

假如没有到燕京去，你一定想，在燕京读书、买书费用，得较普通学校大（因为他们许多书是原本的）。但事实上，却是相反，在燕京读四年，还不曾买过十本书，是常事。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也许还有几本基本书要买。而到三四年级的时候，

简直不消买一本书了。其原因并非所有的课完全是要 Take Notes。拆穿了谈，因为所有的一切 Text Book，都由学校方面供给的。燕京每一个 Term 所开的课程非常多，因为所开课程多，学生被分开，每一课程的选读者，人数便减少。所以普通每一课程，只有十个左右上课，而每一课程所用之书，图书馆全有。同一课本，图书馆总有七八本，选这个课程的人只有十个左右，那末图书馆有七八本这一种书，不是也够支配了吗？

这种书是不可以借出来，所以，你要预备功课，你便非上图书馆去不可。

十六 燕京拾碎（下）

上两节我说燕京的物质方面，这儿我想谈一谈它的精神方面。

燕京这只学校到底好不好呢，自然，比较江南普通的一些大学，自然高一筹。不过要说一定好到那儿去，倒又说不出。在这儿所谓好，自然不是指它的物质方面，课程开得多，经费也充足，教员也比较得好。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一只好大学的条件。不过，某一种生活只能养成某一种气息，和从某一种气息里出来的人。就说燕京，一般学生的程度，自然不能破坏，但当正就说好，也不见得十分好到那儿。大概在“工具”上，燕京的学生的程度是好的。在“知识”上，燕京学生的程度，也不能说坏。但在“思想”上，燕京学生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

地方给我们佩服。这一点，是最给我们失望的一点。燕京学生，说起读书，差不多都是非常用功，实远非江南的一些大学所能相与伦比。没有一个不读书，没有一个人不用功，一天到晚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算不了一回事。他们同学之间，决不会以“用功”两字来称赞别人的。差不多用功是同学所应做的事，不读书便立刻为同学所轻视，就是你一等体育好的运动员，也是如此。这自然一半也因为环境好。实在，说读书，北平是好地方，你一到那儿会得心定，没有一丝丝邪念。学校离城市也实在远，校里还常常举行着各种正当的娱乐。而另一方面因为功课忙，这也不能不使你终日孜孜不倦地去读书。

有许多学校是集权制。比如全校的大权，只在一两个人手掌中，或校长，或副校长，这种学校容易坏，也容易好，好坏全视当政者的一二人为转移。而燕京这种学校，办得坏固然不至于如此，就是要办得还要好到那种地步，却也做不到。全校的大权，各归各，各有所限止，同时也各有所牵连。每一部的办事，真是中国人俗话说，“方板”到极点。这是他们办事的好处，绝不像中国人普通办事的讲面子。这因为燕京是教会的，完全受着外国人办事精神的洗礼的原故。每一个人，守着死死的规则。即使校长自己，都不敢破坏。

不过有一个现象很可笑，就是虽然燕京是教会的，而里面有许多教员，他们的反基督教的色彩，特别浓厚。在课堂上，他们时常发牢骚，大骂其基督教。然而在学校方面是不理的。不但教员方面反基督教的色彩很浓厚，就是学生方面，他们都

还有反基督教大同盟的组织，从事种种反宣传的活动。

燕京虽然经济充足，但是他们是没有基金的。他们的钱都是随时向国外捐来的。他们捐钱的方法也很有趣，他们捐钱是各系归各系捐的。或者，以某一种名义去捐的。比如，政治系去捐来的钱，别的系便不要想来措一个钱的油。比如，这笔钱是捐来造房子的便只能造房子，不能作其他用度。所以有时因为捐钱过多，而又不能移作别用，所以只得想许多用场来消费这些多余的捐款。

总结的说来——“从普通的学校转到燕京去，是很值得的，不过你一定要怀着怎样一颗梦想美丽的心到燕京去，也许会使你失望的。”

十七 清华一瞥

从燕京的东门，向清华走，不消八分钟，便到了。

这只学校，是为一般学生更熟知的一只学校。

因为我对于这只学校不很了解得多，所以我只想就它的外表上告诉你一些。

清华最可骄傲的是图书馆，至于建筑上，那个大礼堂也是了不得的。

清华的大礼堂，完全是一座影戏院的建筑。一进门，你可以看见四旁有四个小小的买票窗，像一些普通的电影院里所有的一样。六扇门，门是皮的，上面有小小的椭圆形的玻璃窗。

走进这门，是会场，位子是排列得极整齐，并且，列着号码。舞台建筑也极考究，而尤其是那个 Dome（圆顶）之大，就是海上一些大规模的电影院也不及。我想目下中国要说到 Dome 的大，当推清华这座礼堂，或者，像现在南京的中央大学礼堂，就是借作为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会场，也许可以和它并比一下。

清华图书馆藏书之富，真堪惊人。书库分三层，地下层藏一切中外的杂志，中层是普通的外国书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上层则放着中国的古书。以玻璃为地板，人进了书库，四壁皆书，真有趣味。还有许多书并不放在书库里，就放于普通的读书室中。读书室中之中外杂志，可数百种，怕比中央大学图书馆里的还多。人一进了门，将帽子手套等，完全放在门口，直到出来时再戴上。地板是橡皮的，所以走路时发不出声息。图书馆早上八时一直开放到下午十时，有人一天到晚在里面看书，饿一两次饭的事，也常有的。

清华的图书馆本就不算少，新近又加以扩充，比原来的大三倍了。

清华的体育馆也不坏，新近还造了一座生物学馆，很大很大，还有一个气象台也是新造的。

清华的费真便宜，膳食除外，举单向校里缴的，怕还不到二十元。新近清华的新宿舍已造好了，里面住着比以前又更舒服。燕京的水汀用的还是 Boiling Water，清华则用的 Gas，所以在冬天，房里更温暖。

我只去过清华几次，一切不很知道得多，我想如其自己知道的不是确实的，在此最好不要写出来，因为无形中也许会误人家的事的。

十八 西山

这次在北平，顶可引为遗憾的，是没玩透。

虽然家里来信说，没玩透也好，因为这样所以留下一个北平必须再去的印象，但这只是一种安慰。到了北平又为什么不玩一个爽快呢？自然那根本因为一切人事都是不可逆料了。谁知道到了北平觉得住在北平一年半载也好的我，后来又会在半天之内，一个心血来潮，又跑回了江南呢？

因为想在北平住久，自然不忙，好来不必一次吃玩，况且冬天正刮风，冷得使人没一丝劲。淘伴们也说，待太阳更暖的时候一起出去玩吧，树梢上染上一些新彩不更有劲吗？这些话自然都对，就是自己也不愿北国的景色第一次就给了我坏印象，所以耐性住下，读一些书，想玩，不忙。

是我到北平后第一个好天的那一天，我想上故宫，博物院去走一趟。那时正是旧历新年，故宫以半价的票子，开放七天。这自然也是叫我想就去理由。但是一位朋友说，他家有故宫的免票，不用赶这半价的便宜，待过两天一起去吧。这位朋友是一个爱玩的人，说不去故宫，于是说上西山。西山是他们玩厌的，但兴致却仍然和我一样好，那就古怪。去是一起五个人，

加上五个驴夫，和五匹牲口，就那么算一队。带了些干粮，先是经过颐和园，又是玉泉山，一路和暖的微风抚摩着我们。驴是“老爷驴”，跑不上，但反正让心在畅爽中洗一个澡也好。有时也还有意跨下来，牵着它，走过一个缺口或山坡。这些，全比骑在驴背上为更有趣。

西山顶有名的是所谓“八大处”，但我得声明，我并没到理由是因为太远，玩西山是偶尔在高兴中实现的事，我们先到碧云寺。

碧云寺这块地方极好，我们一直走上那以前曾经停放过总理的灵柩的大石室。这石屋真高，形势也好。从大门跑上石屋，得有十几次的阶沿，每次是几十级。所谓石屋自然四面都是石头砌成的，四周雕刻着无数的佛像。石屋顶上还有五个塔，我不想去形容它，因为我相信你必定在什么照片上看见过的。四周没有窗，只一扇门，门锁着，我们不能进去。屋顶上的塔，似乎该从屋子里面设法上去，屋子还走不进，自然更没有理由去想爬上塔顶去了。

石屋的后面就是山。山高，像椅子的靠背。山上有南边不曾见的白皮松，我该怎样来写出我对于看见了这白皮松的喜悦呢？我想你可以想见，在一片油绿里，挂着无数条的银链，真是银子一般的白，而且有光彩。我想如其是月夜，该更有诗意。树是了不得的高，人在那样幽深的树丛中徘徊一回，是神仙的事。树的后面是山明青灰色，这些都使白皮松更其使人爱的。

碧云寺出来上香山寺。这儿有好的树，有像中山公园里的
那样好的树的神调，上熊希龄的双清别墅里去坐一回，也不是
十分好的地方。不过安静是它的特色。

香山回来上卧佛寺。卧佛寺里有卧佛是不消说得的。有卧
佛的那座殿，门是锁上的。所以要锁上，是因为好去开。为什
么要去开呢？理由极其简单，如此可以开口要香钱。没有钱是
不兴的，我想在西方的极乐世界里也得有钱才可以极乐。这话
给佛家信徒听了必定会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事实这样。和
尚是有名的吃四方的，似乎正惟因为有名，便仿佛四方是应该
给他们吃的了。

卧佛身上披着一幅极大的围绸，说是慈禧太后做的，还有
无数双鞋子，是预备给卧佛用的，所以其大无比。

这座寺是破败不堪的。但是寺后的小小的山坡上看来，其
引人入胜则仍一。北平的寺院的好看，就在其显色之彩耀。有
许多景致是看不到颜色的，但在北平就例外，比如树是青的，
屋是绿的，房子是红的或黄的，还有牌楼等等，什么颜色的东
西，你看来便是什么颜色。北平的瓦大体上都是琉璃瓦，发光、
有亮，这自然是好看的最出色的一原因。

回来天色还未现出薄暮。在路上，大家拼命的抽着驴子，
要它奔，张君从驴背上摔下了地，于是从放纵的空气里，大家
的心又变成严肃。到头他雇了一辆洋车，先回寓，我们仍然的
那样的笑谈，在路上，忘了朋友的不幸。

十九 故宫与北海

从西山回寓时，接到从江南寄来的一封信。自然我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你那封信上有一些什么事，但是一颗为旅程所疲倦了的心，到那几天才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平和的。在那时，又兜底打了一个翻身。这次上北平，我不该承认是感情的冲动，但我总不能那样随便的又回江南。春天自然江南好，但除却春色外，江南没有可以使我留恋的东西和人物。春色之可留恋和春色之给我是否愉快自然得分为两件事，但为了那样一封信，使我那天一晚没睡着觉，却是事实。

心是一直荡在半空里，自然我不能为了那一点理由就回江南，但像想乘早赶几个夜市的心，渐渐热起来。就在玩西山的第二天，一个人上故宫博物院玩。逛故宫得买票，在北平，有许多地方，进去逛，得化钱。故宫一共分三路，中路、东路和西路，每路门票一元，每天只开一路。我那天玩的恰是中路。中路上，尽是无数的古物。先上景阳门的景阳宫，这以前是御书房，现在放着明宋的瓷器。其次是承乾门的承乾宫，这儿是清代的磁器。承乾宫旧为东六宫之一，但在清朝则沦为喂鱼饲鸟之地了。又次则到景仁门的景仁宫，景仁宫以前是珍妃们的寝室，现在陈列着许多商周的鼎彝。出景仁宫，转入承坤宫，那靠近东暖殿一带的屋子，陈列着文具、玩具、刀枪、法琅器、鼻烟壶，以及宋元明清的碑帖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御

具”，单鼻烟壶，已有几百种。过去是上书房，旧为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又下是南书房，为翰林办事的地方。这一带的屋子，必较衰败一些。

顺便湾到养心殿，历代帝皇的寝室，都在此地。溥仪未出宫的时候，便是住在这儿的，里面有许多溥仪的小照和用具，都照样放着。出养心殿，走到清乾殿，这是最大最高最正式的一个殿了。承坤宫，就是中路，以此殿为主点。明万历等朝曾以此为寝室，而清朝则用为召对百官接见外使之用。这座殿里装饰布置是极考究庄严，屋子也高，阴幽幽地使人有些畏惧。

清乾殿后为坤宁宫，也很大，明代为皇后寝室。满清制度，凡祭必于正寝，所以中间四间改为祭祀天神的地方，而东一间，则为大婚合卺之所。

进故宫玩，他们是用绳子或牌子将路线划好的。走了进去，必须转了无数的圈子才能出来，但是却还会有地方遗剩掉。没有到故宫的时候，心里想，我得平心静气地，在里面看个饱。但一跑到了里面，才知道自己没有那样大的胃口，不知不觉中，像走马看花地匆忙起来了。没有办法，里面东西实在多，你要一件一件细看，怕整十天都看不完。人在此间，只能仿佛了心愿地尽尽人事而已。恐怕有的东西，即使连视线都没有功夫去射到。

所谓故宫，就是我们书上所说到的紫禁城。进故宫得化钱，就是想跑上这城头，也得另外化。玩的人虽然满不在乎，但开口闭口都要钱，也可以穷形极相之一斑。上紫禁城并不是说有

那一点玩，不过因为历史上痕迹，仿佛上城头上去瞻望一回，也高兴。紫禁城城周怕比小的县城还要大，四个角角上的角楼，其格调真是好极了。

故宫和北海，相距甚近。因为时间还早，于是顺便上北海去。北海那时正结着冰，不见一滴水，不过一种清澈的景色，是仍然可以想见的。在夏天，在琼岛上喝一杯茶，该不算坏。冬天游人极少，恐怕只有举行公开化装溯冰大会时，还稍稍热闹。平时这儿可以划船，像镜子一样的水面，倘使道伴好，在海里坐一回艇，也算得意之作。我略略在四周兜了一圈，有一种冰椅正在冰上推，椅子是粗粗地用一些木头制成的。椅子下面横两把刀，刀口按在冰上，人在椅后推，于是椅子在冰上滑动得极快。坐这上面，我不觉得怎样舒服，然而却也另有一种风趣。

二十 南归

在这节里，我想来结束我这篇近三万字的东拉西扯的破落户似的文章。

我为什么又要跑回来呢？许多人这样问着我，××曾经写信给我，也说我这次回来是出人意外的。她问我，是不是因为留恋江南的春色呢？自然，春天是江南的好，不过要是真的为春天，从那样好的国土里逃回来，该是傻的事。现在，树梢上都上了更浓烈的绿色了，景色完全是初夏的景色，一个春

天又放跑了。然而跑了那个春天也只给了我一层更忧郁的经过，对于为什么又跑回来，非但无从答复朋友的疑问，该也无法答复我自己心上的可笑。我得承认我自己这个人是太感情化的，自然这是一个缺点，尽管我人已经到了上海，但我心中却始终没有一颗决计南回的心。尽管一方面在买车票收拾行李，但我也始终没有自己对自己说一声决计回去吧的话。我想世上没有像我这次离开北平的事为更可笑更滑稽的。当我已经将行李在车站上安排好，人已经上了车，并且还有送我到车站的朋友为我摄着留别的照，而且车子终于在吁的一声里向南开动，而我心中始终有这样一个疑问：“难道就真的这样离开北国了吗？”现在我说这种话，自然只该让朋友们去笑我的怯弱。不过没有办法，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培养下了这种可笑的气质。在北平的朋友和先生，听见我忽然又要南回，都奇怪。并且说在下午就要走，他们真为之愕然，仿佛有些一面尽管走，一面还要挥着泪一样的滑稽。不过，我得老实说，尽管我心里很明白北平这块地方了不得，我这次并没体会到他的真真好处，并且应该重来。但因为无论如何这次我在北平，北平没有给我好印象，所以在走的时候，总算心里没有十分难过。北平是给我失望的，不过我也知道这责任该由我自己负，我这样的住北平，是辱没了他。

有许多地方没去玩，好像到了杭州只在西湖上坐了半天船就回来了一样的不值得。自然，在另一方面，留一些趣味在下次再去时去领受，也未常不好。不过，照普通说来，我这次上

北平是不合算的，并且有许多图书馆我都没有到过。我本来还想去看看那位女作家冰心女士，可是一切预计的事情，完全给我在半天的变计中打翻了。

这次回来我本不想乘火车，我颇想乘轮船，因为应该换一换口味，看一看海景，也是一件很可长大气魄的事。但恰巧那几天没有方便的船，因为另外有事，我又不愿意再在北平等，所以只得坐车子回来。在车子里，是一万个耐性，兴趣完全不如北上时候的好。好容易挨过一天还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也无心看书。那几天月亮真好，晚上睡不着，便推开滑门在走道里看看野外的月色，带一些悽绝。火车驶过的声音，有时跳进了你的，如鬼哭般的使你怕。在这归途上，我觉得简直是受罪。

经过了两天三夜好容易才到了上海，一月的奔波，像一个梦，我找不出有什么意思。我只能说他是在人事中多受了一次的磨折而已。

为奴隶的一生

(原载《西湖文苑》1933年第1卷第3—4期)

一

一九××年二月，因为前方突然吃紧呈现出很恐慌的×县的中产以上的人家，差不多都搬到了上海或者附近比较平安一些的都会里去了。因为房屋乏人照料所以一直站在岸上看看家人们的船开除了老远老远这才怅然地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我，开始感到庞大的房屋所遗留下来的局促和寂寞。但究竟因是解脱了眷属的累垂，虽则微微有些冷寂，心却反而感到安定起来。每天除了看一些书和写一些字外，余下的功夫，便大部分费在和下男崔一起弄饭的勾当上。幼时对于烹厨一向爱关心的我，至此便格外体味到一种兴趣。每当在很冷落的晚上，和下男崔一起吃着晚饭，为着是自己亲手制出来的菜肴，意外地觉到香餐；在那样的时候，虽然和我有着主仆身份的下男崔，坐在我面前，也就俨然如兄弟一般感到亲昵了。

屋里只有两个人，所以每当下男崔出去了还没有打回之前，我是无可如何地只能守在家里了。

有一天我晚上，因户外飞着很密的雪想起饮酒来的我，坐在中堂，一边看着书，一边饮着酒，这样一直到十点多钟还未见下男崔回来。在季令还是冬天的二月里，晚上到十点外，很觉到夜深了。为了军事的吃紧，恐怕戒严的关系，被拘留也未可知吧，但是想到让我一个人在这样冷寞的屋子里等得这样长久的不负责的仆人时，心上也便微微地有些愤怒了。

下男崔回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外了。

对于回来得那样迟的下男崔，我似乎很有些想责骂之慨，但在一刹那间，我所有的火气又全为另外一双陌生的眼珠吞灭了。

“为了这个人，回迟了。”

很抱歉似的下男崔，看一眼他肩背后的小物件，这样又说下去：

“为了在这种大雪的大寒天气，非但一天没有得吃，并且也招不到住宿的那样可惨的世家子，我跑过警察局、贫儿院、育婴堂等这些地方，但终因在军事时期的理由，都被刷出来了。”

这样说着的下男崔，露出了一味悯恤之色，同时对于那贸然带人回家的擅越，又吐出一声嗟喟。

在那样寥寂的气息里，忽而溅出一个飞浪，倒颇使我兴奋了一下。下男崔移动一下身子，点灯光便直扑到那个小生物上。

她的年纪和她的身材有到可惊的差异。额部完全藏在头发的阴暗里，雀斑在她脸上守着一个精密的阵脚，以那样嘴唇掀得很高，鼻子又平扁，和眼睛也生得很灰黝滞笨的样一凑起来，实在成为了一具很丑陋的相貌。

下男崔说，她告诉他，说她只有十三岁，从西郭外一个小村落上因穷得没吃喝才逃上城来的。为了起初袋里留有若干零钱还可以买几块硬饼充饿外，就在今天起，完全断绝了食粮的来源。所以要跑到城里来，在她，有着一一种帮助人家打杂用来图饱的期愿。但在那样军事吃紧，落在恐怖之渊里的县城，对于这小生物所仅仅有的小愿望，也给了她绝望了。在一两天前，也曾闯进过几家人家，不是被人阴死鬼般回绝了出来，就是被人呢疑心为“劫脚贼”赶了出来。因为天下着很大的雪，却使她正正受着饥寒站在城隍庙门口已有五六个钟头；因出去打听前方消息的下男崔，就在那里遇见了她的。

那时我正嫌屋子里人少，所以对于那样一位意外吹落来的陌生人，实无任何憎恶之念。因为听见下男崔已在灶间预备晚餐的事，于是指着走向灶间去的那扇门，我说：

“去跟他烧烧火吧。”

听了 I 这样吩咐的她，得到了一种力量地，像一只有病的小黄狗，靠着白壁，畏缩地移动着。

因为一个人本嫌孤独，我就让她在我旁里靠下首的一张小床上睡下来。本来想带去而为了行李太多容易惹人耳目终于仍旧剩了下来的下女们的被褥，此时便正好做了她的盖垫。

这样住下了三四天她，便像一尾得了暖气的受了冻的小鸟一般，渐见其活泼起来。她的名字叫桃桃。每当我们“桃桃”、“桃桃”这样喊着的时候，她便会像一只小猕猴般的跑了过来。有时，躲在灶窠里烧火时，且会唱出一两只山歌来，于是下男崔说：

“桃桃，倘使那天不碰到我，带你上这儿来，你该怎样了？”

而听了这话的她，也像全忘几天前的穷困，所有的答语，只是一个痴笑。

因为每天都是过的很悠闲的生活，所以到晚上，彼此都不易立刻入睡。素来不爱在下人面前摆出主人脾气的我，使桃桃更有理由生动起来。她常常天真地张开小嘴便找你谈天，她告诉你她以前所走过来的世界，她说出她还想上那一个天地里去。每天晚上，总要说上一两个钟头，有时没材料了，且会拿前几天说过了的再提出噜苏。但因为脾气不爱使对我说话的人感到扫兴，即使有时心中觉得厌倦，也仍然迷糊地“唔唔唉唉”的随答随应下去；常常，我便是在她那样的絮语里入睡的。

二

在十三年前一个秋天的黄昏里，她在只有两只小山羊，两只猪，半亩多桑田，一座小小破漏的茅屋，和十亩租田的那样一家人家的一块没有空气和光线的房角里生了下来。当她离开

了她母亲臂膀的时候，她所有的世界，便只是一堆稻草和败絮。虽然因为乳水不足，显出很羸弱的她，还没满周岁，也仍然让母亲给她断乳了。断了乳后她更显得懦弱和阴郁。她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是跟着比她大三岁的姊和两岁的哥玩。有时，哥，这样说：

“桃桃，将床背后的那张小凳拿来。”

于是她便一边要跌倒似的一边走到床背后，在黑暗中好容易摸索到了，将两只手抚着小凳，喊：

“在这儿了，在这儿了。”

于是哥带着不耐，走过来，咆哮地将凳轰的一雷从她手里夺了去。在那样的时候，她也仍然挂着眼泪很高兴地跟在哥的背后颠扑地走过来。

有时，哥和姊好像上什么山头去玩了，于是她，便只能孤独地坐在门口的一株杨柳下，看着树影子，哼着莫明其妙的山歌，这样一直等到姊们回来。

那时桃桃已经四岁了，她又已经做了另外从母亲肚子里钻出来了的一个生命的姊姊。母亲除了喂猪、喂羊、烧饭、洗衣、抱小弟弟之外，有时还要到田里去望父亲。父亲每天一早出去，到老晚才归家。有时，吃了晚饭，说和谁家推磨去了。母亲和父亲常常在很好的时候忽而吵了起来，有时则独自嘴里咕噜着什么。

“为了什么呢？”

“是病哩。”

哥装着鬼脸低声说。

这样，也就使她觉得怕起来。每当听见父亲或母亲在咒诅着什么的时候，她总是摄手摄足地躲了出来。

三

跟着门口的一株小桃树一样，桃桃也一点一点长大起来。家里的劳动着渐分担到了她的肩头上。在七岁的一年，她便开始跟着母亲，到桑田里去摘桑叶。桑树高，常常要垫凳的她，有时，一个不小心，便跌倒在地上。但在眼泪淋漓中，一看到母亲冷板的脸，也总仍然带哼带哭地站回小凳上去了。

自此之后，她便常常跟着姊到田里去，或往山脚下看守羊子。煦暖的太阳遍照在山坡上，睡在柔软的草地上的她，打边儿听着 Mahaha……Mahaha 的羊叫，打边儿听着姊讲故事。她姊是村里有名的专门讲鬼的孩子。每当她讲起鬼怪来，四周的孩子便像苍蝇似的飞了过来。而像那样的时候，在桃桃的心中，便顶感到愉快，因为姊给了她光荣。

但是有一天，当她从东兰山上拾了草打回后，寻了长久，还没见到姊。她像失去了什么东西般呆呆地坐在门口的柳树下，直到母亲喊，才怅然地走进茅屋。

“姊呢？”

“上城去了哩。”

“还不打回？”

“不打回了哩。”

每当她问一声，便有一种像半空中飘着纸灰一样轻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在乌黑的灶窠里回答着。她母亲将锅盖猛的一声盖上，于是张着一张比平时更阴沉的脸走了出来，像一个陌生人般，将两颗绿豆般的眼珠，停留在她脸上。她母亲仿佛要看一看清楚：这是她，这是她的姊。然而这使小小桃桃感到一种恐惧，她像着了梦魔般的走到哥身边。

“带上城质了哩。”

哥泄漏一件秘密，低声告诉她。

“不再打回了？”

“唉唉。”

正在那时候，父亲带着咳嗽走了进来。她们都停了思想，用古怪的眼光看着父亲。母亲说：

“怎了呢？”

“很有些身价的人家哩，要是能饱吃穿暖，也就算对得住她了。”

这样说着的父亲，将一个包从腰间掏出来。

包裹有闪亮的东西。母亲看着，这闪亮的东西就是她女儿的生命，她自己的血块。

“要押十三年哩。那时，她该二十三岁，回来了你该不认识了。”

看妻老不回话，父亲又很伤心似的说：

“太长久了吗？”

“唉唉。”

母亲忽而发了病似的又缩回到灶窠里去了，终于说：

“倒没哭？”

“哭了哩。像小牛般揪住了我的腿不松手哩，我说我去买些糖就来，这才带跑带逃地走了出来哩。”

母亲想了想，说：

“还有一件小夹袄没给她带去，明天给她送去吧。”

四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村东的长清叔公来了，说：“走吧。”

母亲站在溪头，看着父亲和长清叔公的身子，一些一些地渺小起来，直为东头的高桥遮没了，这才寥空地走进屋子。

“去带姊回来了？”

“不是哩，她不再回来了！”

母亲以从来没有那样仁慈柔软的口气，打边儿替桃桃理着头发，打边儿这样回答。

桃桃有些快活。

“那末爹爹上城，该会买两只小山羊回来的。”

然而对于那种小孩的天真，也仍然洗不去她的忧愁的母亲，很认真的说：

“不是哩，父亲上城还债去了。去年爹病时，欠下了×家的租。说再不归还，×家老爷说，该将爹捉上衙门去了。他

们城里，真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桃桃仿佛遇到了一件困难，终于说：

“我们一年到头种的田，都是他家的吗？”

“是哩。差不多我们一年到头都是为了人家劳动的哩。”

“不给城里人佃租不行吗？说：这田就是我们的不行吗？”

“蠢货，城里人没有警察吗？”

“那末我们另外上什么地方找一块田来耕得了，反正爹有的是力气。城里人没谁给他们耕，不是也不兴了吗？”

“生在这年头，只怕租不到田种哩。唉唉，只要有五亩，真的我们只要有五亩也好过了哩。”

桃桃忽而想到一件事：

“城里的人都是生就带了田来的吗？”

被这样诘问着的母亲，也只能给她女儿一个瞠目，但因为忽而另外想到一件事，于是自言自语地说：

“唉唉，真又想起了，小夹袄又给忘带去了。”

五

时间将桃桃对于她姊的记忆渐渐地洗淡去，桃桃八岁了。

这一年，在桃桃家，是可纪念的一年。是一个蚂蚁凭了半生精力积蓄下若干粮食一旦为淫雨冲毁了的一年。从二月起，天便不止的下着雨。气候到三月还得穿上薄薄的棉衣。桑田里的桑叶全为雨打烂了，吃了烂桑叶的蚕是全上不了山的；在这

一年，x县所有那些以育蚕为一春季的大收入的人家，便全受了着重灾祸。桃桃父亲每天上四处去打听，但到老晚老晚，才带着一张没有神气的脸回家。

“谁还要买桑叶呢？”父亲说。母亲成天看到堆在门角角里的几箩青青的叶子。天杀人不用刀，这是母亲常用来咒孩子们的。要是雨还落下去，那末麦田也要受到灾害是一定的，于是哥母亲只得成天下田帮父亲去，全家琐事，便老实地堆到桃桃的肩膀上来了。弟弟由她照管，淘米烧火洗碗，洗衣的尿布，以及晚上帮母亲绞苧麻，全是桃桃不可逃避的份。有一次，弟在灶前放下一张小竹凳，桃桃没留心摔破一只碗，母亲就报答桃桃一顿打，说：

“这死鬼该死，叫你清理灶头不是撞瘪锅铲就是摔破碗。端来吃请来坐也得有好命。”

照例桃桃在母亲那毫无怜惜的咒咀没一句敢回话。她也不懂得该怨弟，怨母亲，或者还是怨自己。她就只耐着痛掀起了嘴唇挂着眼泪地捧着烂碗跟在母亲后面帮炊晚饭。父亲从半杯碧绿的高粱里，想恢复下地一天的疲乏。一屋子里就像一座古墓一般阴沉，只有父亲的咳嗽才算是那阴沉里仅有的丝丝生气。

六

桃桃家的境况一天一天的穷起来，然而比这更使她母亲心

上焦急的是她弟的出痧子。冷热的不依时令原是最折磨穷人家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可放手的工作，这能使无端的使一个小生物落入那死之渊。

起初是孩子无理由的嚷。发一些寒热，原是如她们那种人家的家常便饭。但若干天后，母亲无意中才在孩子身上发现了已经满身布满了的红痧，这不消说才使母亲认真起来。傍晚母亲对父亲说：

“孩子出了痧子了呢。”

父亲像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似的将油灯在孩子周身照着。无数粒红痧子不规律地现在孩子的背皮和手臂上，仿佛都在等候着和孩子的生命一起灭亡一样，出痧子顶要紧就得不风，吃东西得当心，但这些全和这样一个屋子里的气息是不和谐的。孩子将死的那一天，母亲也禁不住哭着妈害了你妈害了你的话，父亲又得请长清叔公来帮忙。这老人是桃桃家有了什么事仅有的一个能来帮忙的人。这病说是容易传染的，于是邻人们亟将自己的孩子都叫了回家。孩子死了，家里平添了若干人，一条小命换到这凄凉里仅有的热闹。小小的一口薄皮棺材，抬了进来又抬了出去，在东山头上掘了一个土窟埋葬了。像埋葬了一只死狗，这四岁的小生命从此便将被人们所遗忘了。起初几天母亲在夜里不自制的伤心，对于这，桃桃是懂得怎样去找一些字眼来安慰她母亲的。她只以恐惧里守着静默，做事格外当心。因为弟弟的死，致家里所仅有的一双山羊也卖了。每到天亮，她听到别人家柔软可爱的 Mahahaha……

Mahahaha……的羊叫时，她便像失去一件宝贝般不惯，因为那小山羊是她寂寞里仅有一个好伴侣。

七

暑天在淫雨里走了，在暑天里太贪了凉的父亲，在秋风初来时却患秋瘟起来。母亲的心就如落在盘里的米粒，急得只能打转。田务又得请长清叔公照料，因为大水，荒年是不可免的了，但这时令，在若干收成上的努力也仍该不可放松的。母亲常常到三里外的土地庙去，去求签，求仙方，也有时到一洞天家里去卜课。父亲成天地失去了知觉，将身子挺直在木板床上，嘴里不止地吐出了怕人的声音。哥仍得下田，于是母亲出去后屋子里所仅有的若干生气，便只有桃桃来点缀着了。她常常摄手摄足地挨近父亲的身子，望望父亲的脸。父亲脸色灰白，偶睁开两只失神的眼望了她女儿，但立刻又闭了下去。对于这样病着的父亲，桃桃是无所谓伤心的，一许多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心里悲伤的字眼，上帝还没有给她装进到心田里。命运虽然将她的生活支配在一种冷酷里，但每一个小孩子都有她从母亲肚子里带来的一颗无邪的天真。对这当前的凄凉，桃桃所有的便只是一种恐慌。她惧怕母亲的咒咀和父亲的咆哮，此外对于一些不可测料的灾害，她全不明白。母亲的阴郁，使她对于各种杂事，有到一份谨慎的小心。说实话，那时除了若干重要事仍由母亲做外，其余，这仅仅八岁的孩子，也几乎为全家不可

缺少的一个角色了。下午得整半天上山头去拾柴，有时深夜还不免要做一些上别人菜园里去偷拔一两颗菜的勾当。一黄昏完全费在绞苧蔴的一件苦工上，整天，没有休息，如一架机器。凭了那小小的一份体力，做下一许多应该为一个成年人所做的事。父亲吃了几服村上黄大夫开下的一张方子的汤头药，才算略略从险状里将病情引上了正路。说就只等候若干时日，病是不至于落入某种危险里去的了。只是每天除了少许粥汤之外，父亲便不能咽下一些什么。桥头的四婆烧来的半罐头大麦粥，毕竟还由哥吃了。父亲不止的在热度里说一许多怕人的话，全家在黑夜里呼吸着，母亲叹气都不敢让父亲听见。

八

父亲能略略起床的时候，十一月初了。披了一件棉袍，扶一根竹竿，时常坐到门口的一张破椅上去吸收一些日光。额头上悬了一块狭狭的退了色的蓝布，一种沮白陷留在他枯皱的额角上。头发像初夏时篱笆墙围上的树叶一样盛长阑珊着。从一双没有神气的眼珠里，你不能看出他对于他自己的生活的怨咒，还是留恋。成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咳嗽。有时，母亲问他要不要吃粥，他总是用头来回答。一双手，从碎屑的棉絮衣袖里露出来，像一个可怕的野人身的东西，一根一根黑筋，山脉似的起伏在手背上。指甲长到有好几分，满藏着一许多污屑。一种窒塞的臭味，流布在周身不散。

有一晚，夜深，好月亮照在桃桃家门口的溪流上，清澈地成一佳景。桃桃哥那时正从成大郎家里推了磨回来，成大郎家差不多每天要推一斗多米拿到城里的一天春点心店里去。成大郎以前曾和桃桃的父亲同起一处地方做过伙计，他明白桃桃父亲的窘，所以那天又让桃桃哥带六百文回家。父亲望了望那油灯映射在土墙上他的儿子的阴暗的影子，将手摸到在自己枕边刚放下的六百钱。桃桃忍不住身体的倦困，早如一只猪般倒在草上堆了。母亲还凑着油灯光在做鞋底。

油灯光如绿豆一粒细小，灯草是瘦瘦的，躺在将干涸的油盘里。每当略略有些风从火头吹过时，全屋子便微弱地明暗一闪，像有鬼在哭泣。

父亲像在思索着什么，用了无可如何的眼光看了看他妻子一眼，说：

“还是让她去吧。”

母亲不响，父亲叹了口气。

“是长大哥自己来说的哩，我原没答应，唉唉，总得由你答应哩。”

母亲将鞋底搁到膝上，刚回来的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也倒在草堆去了，和他妹一起发起大鼾声，母亲的眼光滞留在空中，她捉摸不到她自己的思绪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父亲忍住了呼吸不作一声响。用女儿的身子来变钱，不是任何一个为父亲的所愿意的，这足以使他同情妻的心情。这时，他忽然看到妻的脸上流下两挂珠子，于是他无可如何地只

得说：

“唉唉，过一向再说吧。”

这算是他安慰了妻。

九

在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命运将桃桃从这一个圈子拉进了另一个圈子。但这另外一个的新世界是不曾给过她一丝的光明过的，像一个落到了河流里的人般，只有渐渐向下沉去了。

是一个春天，菜花吐着几分刺人的气息。长大哥吃了饭亲自带了一个田伙计跑上桃桃家的门，长清叔公之流全在家子里。对于这将来临的新世，桃桃的能预感到的便只是一个恐惧。一种原始的骨肉爱，使她揪住了母亲的身子不肯开手。被顶内一层的母爱和外一种压力相拉着的母亲，只得这样说：

“桃桃，别怕，耽搁几天就可回来的。”

在座的人，听了桃桃母亲这样说，便大家起来：

“反正不远，两里多路，爱跑每天也可跑上两三次。”

但这一许多安慰无庸说，也是不能减去桃桃心上的恐惧的。可是一只小鸡给人捉在手里，原不愁你不低头走进为人们摆布好了的那个窠。在长大哥的意思，收这么一个童养媳，多少也可帮助动用动用。自己每天要进城，妻又爱上人家摸纸牌，儿子在一私塾里念书，这样在各种上看来，再添一个人来家实很需要。近期桃桃家连饭米都不能按时得到，母亲几次都不乐

意让桃桃走，虽说家穷，又毕竟是自己的血肉。但眼看女儿跟自己受罪也难挨，长大哥这人是村上有名忠厚的，且家里又过得去。于是在半个月以前，目前算答应了父亲。

从桃桃家到长大哥家，不消一刻钟即可到了。父亲和长清叔公等在长大哥家里用了饭才打回。父亲走时留下若干铜元给桃桃，说了“大哥大嫂，一切总得靠你们照拂”类的话。桃桃大哭大叫，死命的拉着父亲的短袄。这惨状，正如一个快要断气的人一样；也徒然只能延长一些时间罢了。那晚桃桃便在长大哥房外间靠下手的一张铺上息下来。这新天地给予她以无限局促和战斗。她不曾停止过她从眼眶里流出来的长河一道的泪流，哥草堆上的泥人，溪头边柳条下泳过的小鸭，许多琐碎事件，在她脑子里打转。一种不可名状的怅惘，使她想爬起来就逃。

十

虽然桃桃在来时，有人说没三两里路，爱跑每天跑上三两次也跑得，但自从她到了长大哥家以后，便从没有机会给她打回过一次。长大哥自然算她陌生人之中顶体贴她一个。但长大哥妻便全不是那么一个人。照例带着一付不耐烦的脸在初几天将一些事略略对桃桃说了一次，仿佛她这小童养媳是世上仅有的一个聪明人，希望一切事以后便不用得再麻烦，得让自己成天在外面闲谈摸牌。在这一个女人手下活，活该是桃桃的折磨。

每当她提了篮在溪边上洗件或淘米时，她便想到了下流两里多路她自己的家。自来此后，她便从没再看见过她父亲和母亲一次过。只在五月里的一次薄暮，她哥从山上拾了草回家，打她家门前过，但她婆的威权使她连头都不敢向门外探一探。她只怅然地让她哥的影子逝过了。她也从来再没有机会再让自己晓得一些家里的事。渐渐地，她便像一只飞出了的鸟，和老家隔断了。

这一年的暑天，村上从城里带来了吃人的时疫，因为染上了虎列拉的长大哥，吐了又泻，就在这还不满五小时的一刹那，死去了。长大哥这死去，在桃桃的生活里却便栽下了一次刻薄。长大哥妻常说：全这小鬼带来了恶命。这仿佛就成了婆对桃桃施刑的理由。桃桃初来时即不能得到婆的欢喜。为什么一开初就觉得桃桃讨厌，这在婆自己也分析不出的。如婆说：自然一切皆归之于命，因为如桃桃命好，她就早不该来做童养媳了。来时她儿在村上的仅有一只私塾里读书。说到这私塾，顶嚣张顶野劣的孩子，该没有一个人不会想到小锦子的。塾师从来不会在小锦子面前浮起了一丝笑痕。书本如魔鬼似的使他一见了就爱打睡，塾师不在时，捉迷藏，搭台凳，这些事他全爱领头。一到太阳落了山，放学了，于是合着几个孩子躲在一家破祠堂的门口滚铜子或钉钉头，直到天黑才回家。照例他母亲还像在黑天里看见一粒星般的喜悦，问他爱什么菜吃类的事。桃桃服侍她那小丈夫，该比服侍谁都难。她那小丈夫的脾气是世上顶不可捉摸的，谁也不能从他的气色里知道他的喜

怒。饭盛得太浅了，他便骂，说这小鬼将饭留得自己吃。说风就得来风，说雨就得来雨，他莽暴的拳脚是桃桃皮肉上常降的老主顾。母亲对于这孩子的发威作福是认为应当的。总之，在这样一个残刻的气息下，桃桃如一条狗，仿佛是应该用他们自己吃剩下来的残余的米粒，才来得养活这一条命似的。

十一

桃桃在这样的气息下活了三年。这三年中，她曾经奔逃过好几次。有几次逃回了自己的家，有几次逃在附近的山足边，躲在荒败的土地庙里。逃回家去。虽然为怜爱自己女儿的母亲，对着天将长大哥妻骂了不少话，但毕竟还是由父亲哄着送回了去。父亲送去时，长大哥妻笑着说：原没有什么大事，这孩子可爱向自己家里跑，但父亲走了，这挨打就更令人生怕了。婆说：这小鬼想将家来挟制我。怕你爸吗？怕你妈吗？怕你家祖宗吗？这小鬼全不想清楚，这一番话，全不容一些思索与织组，却极有训练地从婆嘴里吐出来。这骂，与手里的棒，提有到合拍的节奏。差不多整年地，桃桃身上的皮肤，断不了有紫式肿的伤痕。就是打得仅剩一口气的也曾有过。但这因逃了去又给送回后的挨打，虽然够桃桃的受，可又从没有使桃桃自己对她的逃发生任何懊悔的意思过。有几次，躲在荒败的土地庙里，看天夜来了，没有吃，庙里神座上的阴惨，又不敢回家，那时，便不自制地放声哭了起来。（她只将哭来作自己最后的

呼喊。)有一次，该算是顶可怕的一次，当夜快的时候，天却下起很大的雨来，桃桃躲在门角角里，野风将破旧的神幔微微地颤动着，使她小小的脑子里涌起无数可怕的幻想，因为下雨，庙门便不再有人走过了，于是这非惨的哭声便不再为人所发现。天完全黑了下來，对于那当前的困窘，那可怜的狭小的智慧，已不够想出更好的应付办法。一种倔强，并且夹着不可说的恐惧，她不能回家去。但这小生命，也便毕竟在哭后的疲乏里，忘去了恐惧和忧愁，极安适地在地上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身边已站着两个她家附近的邻人，打着灯笼撑着伞，不消说：不肯走的桃桃，到头还是像小鸡一只地为一条粗暴的手臂挟回去了。虽然那两个人说了越是打越该使她想逃的话，但也仍然未能阻止她婆的一次顶厉害的鞭打。她那小丈夫，从来不懂得对于他妻应有一丝关切。妻这东西，在村上看来，本是用来供使用的，尤其是童养媳，仅是化钱买来的一架奴隶活具。这一活具是没有理性的，打骂得随主人的便。

十二

但这悲惨的生活，到了第四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也毕竟宣告终止了。

那一天近暮的时分，太阳落在山谷里，吐出鲜艳的红光。但这时还有比山谷里的太阳更红更鲜艳的是桃桃流满了一脸的血。这时桃桃躺在几片木板上，四周围着了许多人。这乱子虽

然平时肆威得利害的长大哥妻，那时也多少有些恐惧了。其实，当初无非因为一些极小极小的事：一只煨粥的白沙罐子的盖头，为小锦子醉后打碎了，可过后小锦子不承认，反说是桃桃的推诿。小锦子顶恨说他醉了酒的话。于是母子两人便诚心给她一个过不去。婆用灰爬的柄没的在桃桃身上锄。这只顾避两条野兽的爪牙的小生物，便乱命的将自己的头乱撞在石磨的磨角上了。这剧烈的创伤起初还没给婆看见，直到桃桃突然的倒下了地，这才婆着了急。可这不堪闻的惨声早就引动了邻近的人们。母子俩用一许多不高明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罪过。还是年纪老的人们，才说用碗冷水来喷喷再说吧。这才渐渐苏醒了过来。但小小村上，有一件小事，不消半个钟头也会全村都知道的，桃桃的父母，早就赶了来。长大哥妻脸上赔不是的笑容照例是消不了人们心上的悲愤。桃桃母亲看见躺在木板上的孩子，放声哭起来。村上一大半人都集了来，形成为近年不大见的险恶的局势了。

但毕竟桃桃的父亲是一个不爱多事的忠厚老实人。这天一直到夜深，大家才算说和了。长大哥妻的哥四郎说：

“这也原不该怪谁，说句消灾话，就算孩子自己的灰气吧。头倒是的确她自己撞上去的。为了这小事伤了彼此的和气也可惜，彼此都是在这村上住下了几十年的人家了。”

于是结果：桃桃便让她父亲带回老窠去了，从前长大哥付过的身价，长大哥妻也不追回。卖身契两家也都拿了出来当众烧毁了。

于是桃桃由母亲驼了回去，一切人也渐渐散去。长大哥妻这时才略略感到有些空虚愧悔，可这在小锦子倒爽快。小锦子已十八岁了，他和桥东头老寡妇的三女儿姘上是全村知道的事，不知道的就只长大哥妻。长大哥妻这次算灭了一次大威风，反得在家多少做一些打杂。可是小锦子益发放肆着，据人说：则乘他母亲不在将老寡妇的三女人带上家里睡觉的事也有过了。

十三

没上多时，桃桃的伤痕渐渐的好了起来，这三四年之间，在桃桃家，着实有了些变动。这变动，是一种直流向下的变动。父亲因为病后失调，制成了不可医治的咳嗽病，背略略地有了些驼。说这三四年来，她父亲老了十五年，不该算是形容了过度的话。父亲成天地衔了一只制短的竹管旱烟，守着家，他不能再像四五年前一般的太阳还没有出便下田，一直到薄暮才驼了锄头再回家了，他只顶多帮着妻在屋旁边的菜地上略略出一些力。母亲每天早上得清早起来在菜畦上将菜拔了起来到城里去卖，得了钱便量一些米回来。这地上的菜虽有限，可倒也颇足以帮助全家的生活。随着季令，种着一些青菜、菠菜、苋菜、韭菜之类。哥现在跟着他的姑父在城里做泥水匠小工，每天也能得几个钱小账，晚上睡仍得走回家。这时桃桃回来了，于是母亲便更能抽出时间来使自己完全归到生产的一面。当桃桃初

回家的几天，家里是不缺少向她问长大哥家里的长短杂事的话的。对于自己女儿的被人虐待，母亲还总是不能自己地对长大哥家咒咀着，说了一许多骂小锦子的坏话。但不久，这些愤恨也便渐渐消灭了，全家又回复了平承和气之状。一种不可言说的安定使桃桃更能愉快地做事起来。时间洗去了她对于已往生活的记忆，她仍然又过着很有规律的劳动生活。

十四

但是这小小承平的生活，也只维持了半年。第二年的正月，开初说是谣言，可是一大批一大批的军队，到须不断地开到了×县来。×县，虽然地方小，但在军事上，却有着不可放松的吃紧处的。

在清晨或深夜，连续不止的炮声常常从远的山背后隐隐地吹过来。但这惊骇，也终于使他们熟悉起来了。可是就这可怕的气息下生存着的小村上的人们，没到一个月，更大的灾害，也毕竟临到了。有一次，有一批本要开到火线上的军队，在中途，突然溃叛了起来。这溃叛，对于这小村被遭踏是不免的。于是抢劫的抢劫，奸淫的奸淫，妇女的哭声，老年人的咒咀，小孩的惊啼，鸡鸭的悲鸣，狗的狂吠，夹着散零的枪声，构成了一次巨大的惊心的惨剧。城里因为防务空虚，商团硬不敢出来，等到勉强派若干人来时，逃兵早走远了。这灾害，凭空将桃桃全家毁灭了。桃桃哥，在几天前就被司令部拉了去充夫役。

可是正担心着儿子安危的父母，不妨灾祸会那样出人意外地向自己身边袭击过来。母亲的嚎哭和父亲的咒咀，织成了一条死的恐惧的丝缕，缠缚了这无法维持饥饿的一个家庭。

“桃桃，你上城里去试试看吧，城里不乏有做好事的人会收你的。”

在实在不再维持彼此的生活的时候，母亲忍住了难过流着泪这样对桃桃说。听了这样话的桃桃，倒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用手抚理着女儿的头发。

桃桃来的一天，母亲送她到老远，她为她的女儿祝福着。她说：假如天有眼睛，总还会团圆的。

桃桃像无可如何地走走又不肯走，但倒须也走远了。母亲直到看不见女儿的时候，才怅惘地回来，再预备和丈夫商量安排他们自己两伙儿的生活。

十五

这孩子，带着了泪与死进城的便是在遇着下男崔五天前的事。那五天，她在天天都在城隍庙的十殿阎王走廊下过了夜，那里不缺少这一类落难的人。但自从到了我家，她说，当初的愉快是不可形容的。因为添了一个桃桃，干是下男崔便更多机会出去。有时我在纳闷时，叫我将我房里的一套牙牌拿来通几次五关消遣，她见了于是又得絮絮不断地说父亲是如何爱好这牙牌一玩意儿的话。这孩子说起话不乏有引人的地方，就她平

时行为，也该算人能干人之一类里的。

有一次，晚上，我快入睡了，她也不知想起了什么，忽而这样问：

“三少爷，听说上海有一许多纱厂，女人得进去做工，是不？”

听了桃桃这问的我，忽而触起了那天下午曾和下男崔说起我在上海时的生活的事。但桃桃这问，也自有其来历。她说她姑丈家的两个姊妹便都在上海一家纱厂里做纱。她说：

“听姑丈说：在纱厂里做工，每月可得到上十块钱。三少爷，上海有没有像我们这县城大？听说马路上常常有老虎爬，还有东洋车。汽车快吗？有像东门外的小轮船快？还有洋鬼子，据说红眉毛绿眼睛。据说上海地方什么东西都是奇怪的。房子比山还高，我说三少爷，碰着大风，给风吹倒了也活该。”

关于上海如何情形和工厂里做工的事，差不多成为她每夜间问我一些话里的主要题材。对于这无知的小生物的狭小的憧憬，使我微微感到一种悯恤。在这小生命的仅仅有的知识里，以为上海是一个顶奇怪的地方，随处都有钱，只要你自己有气力去拾。在上海工厂里做工的人，要得到一丝太阳的光和热，也是一件不轻易的事，在她是不知道的。她以为这地方是解放一切穷苦人的仙国。她可不知道这地方更有无数机器来榨取穷人的血和汗，而使他们的生命毁坏得更快。上海这地方自然该是顶舒服的，有各式各样的车子，大房子，大轮船，和好看的衣裳。鞋子和帽子，还有什么影戏之类，在那里，有一许多在

她脑子里曾留过一种顶惹人诱惑。在这小小的脑海，以为要是能够进到那些纱厂里去做工，什么志高气扬的事全可办到了，有吃有用，仿佛一世的好运便从进厂的一天开始了一样。她可不知道进那些厂得有保人，得有荐头，得看厂里有没有定额，得看你长得有样儿没样儿，讨得到讨不到工头的欢喜，看你是否身强力壮足以被榨，得看你是否年轻足以给工头某种方便……总之，有一许多事她全不知道。她以为工厂就如她家附近的山，只要你爱爬，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爬上去的一样。

然而对于这小生物感到悯恤的我，将如何去答复她的问话，倒也颇费了一些心思的。我说：

“唉，到上海去做工是好的。”

“可是老远老远很不容易去的呢。”

“有许多车子开得太快，人常给车子轧死了。”

“有时要是工厂里面的额子满了，也许便不会收你了。”

这回话，是够含糊的。在事实上，她的去上海，也许是一个永不兑现的梦。但我该不能将一切绝望的话告诉她，告诉她上海如何去不成，纱厂的如何不容易进去，和即使进了工厂一切更可怕的情形。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无论如何穷困，对于她自己的未来，总该含有一个期望。这小生物，命运已将她摆布得够惨，假若连对于那虽然渺茫的期望，都要给她一个兜底的毁灭，不该说是太惨苛了吗？

十六

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蹂躏，x县的秩序，渐渐地恢复了过来。接到了我写去的说地方上已很太平了的信的家人们，也就搬回来了。桃桃便在那时候，熟识了更多的主人。照例地方一太平，我又得出门漂泊。我虽常不回家，但对于那能做耐苦，一切事不用得人烦心的桃桃，仍完整地有一个好印象保存在我的脑子里。据说她母亲后来不知怎样居然找到了她，也来过我家的。她前后在我家三个年头。这三个年头，我一直流浪在外面。几天前，我生了病回家，我起初几乎全没注意桃桃已经不在我家了。有一次和家里谈天，无端说到桃桃，这才知道桃桃落在河里给淹死了的事。今年黄霉季节大雨，河水都涨上了岸。桃桃便是在大雨中，撑了伞到河头去淘米，一不小心，就这样落到了河流里去的。那时的河流，快得可以。雨天人少，据说这可怜的小生物，还没有来得及吐出一句话，就给水泛出几个漩涡不见了。我家里也着了慌，赶忙着人去通知她母亲。母亲来了，少不得一场大哭。她说这是女儿的命，这孩子生下了地就没过到一天快乐日子。在我家该算是天堂了，但天连这舒服的生活也不让她有。她母亲说到这儿揩着泪，又说：她儿子上次被兵拉去了一直没见打回，但家中永远还在期候着儿子的回来。

“什么都完了，”她说，“这孩子，这孩子……”

这只怨命不错怪谁一句的女人，哭着的情境也够使人辛酸

了，家里拼凑给了她十块钱。据说这女人收下了这钱说了一许多感激不尽，来世再回报恩等类话，才在流泪中不忍地走了。

像一个成天在地上劳苦着的蚂蚁，凭空地给人踏死一样，这小生命在无声无息中完结了她的一生了。

梦与地狱

(原载《自由言论》1933年第1卷第5期)

一

昨天寄你一信，该收到了。刚从一个“官”家里回来，真够得意。无意中路上遇见了一个朋友，我以顶活跃的姿势和他招呼，我以从来没有那样沉毅的劲道和他握手。呵！我无理由的愉快着，一直回到寓所里。

昨天这儿还刮大风，今天有好太阳。季候该是春天了。飞机像燕子，不息地在天空旋转着。

我刚去看了一个“官”。我去看他一半是为了尽我对于我家里的义务。我十分欣慰，我能有机会慢慢了解中国。

我想，每个青年都有一个为他所能允许让它们存在下的梦，可能的美丽，可能的荒唐。在小池沼上，他们在他们的瞳子里筑起一座玻璃宫殿，全闪耀，全灵活，可以用一只手托起的灵活。谁没有看过百丈高的大厦，在紫光里存留的夜晚？都

市的如速度，构成了一个青年，如你如我，对于生活在天堂上的情愿。

生活在天堂，在我们，就是全不用一些些麻烦一样。天堂在我们的手掌中，天堂在我们的喉管里，天堂在我们胸前的白纸上。

呵！可能的美丽，可能的荒唐——梦的可怕！

当我从前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看见有无数同学额角上的汗珠；他们怀着恐惧与死，离开父亲的肩膀。谁不是一个有身份的少爷在父亲的钱袋里？可一跨出了父亲的钱袋，一块黑面包也是上帝的大恩惠了！

二

从选生来信，知道汶子在南京。他们都是我以前的好级友，你是知道的。我打电话去，那面问：

“是官还是兵？”

我说：“不清楚。”

就此电话挂上。没法，只得写信去。回信来了，说仅仅只有星期日可以出来，就那天上午来看我吧。到了那天，汶子真的来了。我真吃惊，我和汶子还是毕业后第一次会见。他腰围皮带，穿一身黄军衣，绑着腿，帽子去了，你便看见他的秃头。

汶子在什么一个军事机关的训练班里当小兵。他说：

“从清晨到夜晚，不是上课就得上操，每天至少也得操上

两三次，四五个钟头。在那里，服从就是一切！那里的卫兵，在他面前，你仿佛永远是一个囚犯。看见小班长也得立正，像一株杉木树那样直，风刮不倒，眼望顶前看，呼吸用一半力道，长官过去了，你才得像忘了刚才的自己般的再走你要走的路。饭煎焦了，值日官说，明天招呼他们煎得当心，今天没有办法。就这一句话，如不打折扣的一道符，不吃你甘心让自己挨饿。‘主人’来了，于是全班都是排队，顶冷的冬天也不允许打一个寒噤，脱下大衣立正在风雪里迎候。‘主人’披着大氅，从排头看到排尾，非常威风，同时也该十分喜悦。……

我们一年只有两套衣料，一套呢的，一套单的；即使外出亦不准穿便服。我就不相信，如以前的我，有这肚量瞧得起这些如我现在一样的丘八模样的人物。任何上级都可以无理由的骂你，给你不可忍的侮辱，或者随便发牢骚，叫你听了耳朵里生泡。我现在是惯常了，任你怎样侮辱我，我像永远没有听见，安平，我现在就有这能耐……”

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他说话时，像永远是很愉快的样子，可是他眼睛忽而一灰，问我：

“安平，我们以前读过的书本子那儿去了？我们在开会时的有的发言权那儿去了？我们对学校里的门房说话时的那种潇洒那儿去了？我们从前在饭厅上摔碗的那种气概那儿去了？”

“在那里，没有辩论，没有天才，没有信仰，没有自由，只有服从，服从你的上级，服从你的主人……”

那天，他在我处用了饭，说一起上灵谷寺去吧，我说好，

于是雇了车子去。中山马路是平坦的，励志社面前的飞机场是广阔的，汶子在这时，算仅仅处于他自己的。

汶子在我面前。他摇曳着身子在我看来颇有落寞之感。我想到他从前在校时，西装的整洁，诗句的认真，和一切活泼。还记得在将毕业之前，他说：“安平，找到 Job 了没有？”

我说：“我目前还不想做事。”

他像十分扫兴的走开了！——我的车子在他的车子后面，这样想着一切。

我曾经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但是到头我仍然让这问吞回自己肚里去了，你想，西子，我敢对我的朋友那样冷酷吗？

三

说了半天还没说上本题，我想你该看了累垂。家里附来一信，叫我去看一个熟人，他在××部里做司长。真弄出了笑话，他极其恐惧我去求他给我找事做。他这个误会使我骇怕，并且局促。因为每一个要去找人谋位子的人，全得受人家不可洗刷的欺侮。我无法使自己有一个极美丽的姊妹，所以我早就十分明白自己一切奔走的结果。他说起一切政界的不景气，使我无限同情着。

我们坐下似乎也无多话可说。那时恰好另外来了客人。这样略略算将空气热闹了过来。我对于那位司长是毫无不好的印

象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可以对于他加上任何不恭敬的字眼。以仅仅一小时的考察，不仅限于他的外表动作，且连及他的内部头脑，我十分正确的相信，他是道地的一个五十年前的中国人的典型。他和来客谈了一许多如算命之类的话，说谁三十至四十一岁可以简任，四十二至四十五六岁也许要赋闲，四十七至五十六且还可以特任……等，我觉得一个现任司长如他这人谈话的趣味，极有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史料的价值！他和来客仿佛是极相熟的，随便谈着，无非是交易所里的卖出买进一类的事吧了。

他还说了部长是如何的洁公自好，说连自己的薪水也不拿。又从谈话中觉得，司长一类的人是颇应受人恭敬的。我至此十分惊讶自己以前识见的偏狭。我们在以前，仿佛从来不知道有司长这样一个称呼。是不是，我们只知道有草纸，不知道有司长？

那位司长，我对于他的知识极少。仅仅所知道的便是他和××部长极好而已，据说××部长落难时代曾经躲在他家里过，现在部长革命已经成功，正是报恩的日子了。

他除了和来客谈天之外，有时再把话头掉过来招呼我。他总得给我一个结束，这样我才得下台，是极明显的。我极其感激他，但我又无任不愿意我之被他与来客误会，只得说：“我家里写信叫我来拜访，所以我冒昧地来拜访了，请你接受我的要求，我要求你不要误会我来是为了想请你给我找事做的，我目下还没有职业的需要。”

他觉得我这话出乎意外。因为他是看准了我去是有所求于他的。我这样的干脆，我抱歉我使他窘了。但我又觉得我没有理由，可以让自己随便那样被人家因误会而致于轻蔑的。不久，我便辞别出来了。

但是，西子这儿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我这次去拜访人家，的确是存心想向人家谋一些事做的话，则当我坐在他面前，当我又空洞退出了他屋子的时候，我的感情又是如何的一种倾向呢？

四

这一个反问我觉给了我隆重的利益。我现在相信那位司长是一个好人，因为我无法证明他是一个坏人，我所以要写出许多事实，仅仅用以来帮助阐明我的感想。一个才学思想及志气，仅仅顶适合用来在一家小商店里坐掌柜的人，居然占据了政府里这样一个地位，我敢断然的说，这不是那个司长本身的罪过。再从另一方面说，那一个青年，在没有跨进社会之前，不是傲气十足？但是全没办法，你要去求教人，你就得看人的威风。一百二百的事情，你从前仿佛总嫌细，可是要真的去找一个八十一月的事，也够费事的了。又正如我说，我们在年青时，永远只知道有草纸，不知道有司长，可是你真要去拜访一个司长呢，你能见到了他也已算你的运道。理想如西洋式的消费，现实为中国式的生产，呵，我们已经的狂妄，不可恕的谬误！

当我初从那位司长屋子里退出来时，心中是无限惨淡的。在今天，我才第一次亲切看到如一些曾经从那些生活里过来的朋友所说的那社会的崎岖。许多朋友都说，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毁灭了自己的纯洁，看当前的污浊，这话我今天才第一次体味到。我纵然自己心地宽裕，但无论如何，我也曾经等于受过人家的审问了。我可以因此推想到，万一将来命运逼迫我也得要去找寻职业的时候，呵，那时的可怕！

我明白了一个人的所以要自杀，一个人的所以要投奔革命。

每个青年都有他的梦，可能的美丽，可能的荒唐。但是当现实临到的时候，它毁灭了你全部的美丽与荒唐。

让我们自己毁灭了自己从前在心头建筑起的一切荒唐的梦——一切反动的梦吧！

我们必须肃清我们心里的一切不可恕的妄想——为了我们要在这世界上得到生存！

现在我们当前有着两条路：一条是爬上天堂再跌下，一条是挺入地狱再冲出。

呵，天地是广大的。我们入地狱吧！地狱，地狱里有我们的天堂！

作这样论想之我，在路上走着，收拾了一切惨淡，又觉得有无限希望与勇敢。无意中遇见一个朋友，我以顶有劲的姿态和他握一握手。呵，我是愉快的！你呢？

三月十七，南京

感情的颜色与色彩

(原载《文艺月刊》1933年第3卷第11期)

一天，选生告诉我，说有一次，他和燕子谈天，他告诉她我和茜子的交情，燕子觉得古怪，茜子的会说，凡知道茜子的人都知道。燕子说我只是一个守份的孩子，爱一些书本子从来不唱一支歌。以这样一份老实和一匹小白兔的活跳合在一起是不和谐的。我喜欢燕子这感想。燕子这感想说明了知道我的人觉得我太会说，不知道我的人觉得我太不会说，结果谁也没有明白我，谁也明白不了我。

要谁明白你，正如要你去明白谁，明白到比你明白你自己更明白，烦难是同样的。天地有太阳有月亮，有晴有阴，有高山大海，有冬与夏，有小松鼠与猪；人的感情有严肃与泛滥。你怎样才能抓住一条个性的线索，那线索可以同时存在于他的严肃与泛滥里呢？

我这人有时是很别扭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可以强迫自己随便去合一些人谈笑。你要愿意，我得由你在我没有思想的皮

袋前面站一回儿。我不能命令你走，正如你不能命令我去抓回我自己那在流云里的灵魂。可常常，我一个子在一条小溪流旁边散步；我又想到，我顶骇怕自己那如九千里江流的奔腾，不可拦遮的情感。我顶骇怕让自己在朋友的脑袋里留下一幕黄霉的长雨。我无法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在前一些时候五个手指用力道张了开来，那力道潜蓄着我所有的生命。我从来不爱坐着的，在那样的时候，我的眉毛是一个大武士手里的两把朴头刀。站住，如泰山一样，一次飞腿也得踢倒一个地球。三千年来有那一个雄辩家，他们敢说他们的说白和音乐，能比我的言辞更激动人的？西施的美也不够及得上我舌尖圆转的抓住人，叫他在不欲中睡去。Mapoleon、Bismarck、楚霸王，全有我的份，可是我也得扮一次萧长华和马富禄。谁不爱女人，别装样儿，能不让恋爱的大浪一次打下底就再抬不起头来的才是好男孩儿。我说我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要是赶得上早几百千年，也准得和老子这一些人拼个高下。……得了，奔完九千里长途也得入海，散吧，散了。

散了，我在空屋子里，或者伴着野狗在小巷里走，我又是另一个人了。我好像永远在懊悔我曾经做错了一件事似的。

当一个子在小溪流边走着时，我想，我以后得保持一个温和微笑的脸。我得再辟一个洞庭和太湖，人要生活在世上必须保持一个平庸。

可是像这样的自伤也不知有几次，什么时候我才能下一个狠呢？我觉得我还是天真的。

我出世六天，我的母亲就死了。我不是一个遗腹子，但我一生从来不知道我也应该有一个父亲；我的祖母抚养我。

我十二岁上就一个子带了三件大行李，在京沪线上飘了，我就这样一个字飘了十一年。我十五岁上一个子坐了夜快车从南京第一次跑上上海。谁想到我对于这些琐事也会给他一份记忆的？

世上不缺少在乖逆里呼吸着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给他们可怜。常常，我在一种顶澹淡的心境里，忽而有一个陌生的人他引起了我对他的怜悯。当他在和人家讨论一尺的价钱的时候，付钱给洋车夫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甚至于他很愉快的在和人家谈笑着的时候，我永远在他的眉毛间，笑涡间，手脚的一动作间，发现到一种悲苦。

我是一个不乐意人家来给我一些同情的傻汉，从此，我也就不再去同情人家了。

因为同情分两种。一种是名目，一种是同情。

但所谓真同情，也仍然是一种自私。

人是感情的动物。我们很熟悉有一句话，叫物伤其类。同情不是后天的仁义，只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份人性。

同情之辞于被同情之人，如云霞的影子在小草上浮过。同情人家的人，同情之辞一吐出了口，他自己的苦涩却先得到机会宣泄了。

近来，我屋子里常常有野狗跑进来。他们不全怕我的大声音。（他们怕死怕饥谨比怕我的大声音更怕。）到头总是给我用

门闩刷出去了。

有一天，天小的雨，我坐在中堂户槛上冥思。野狗一尾又出现在门口了。我那天有无理由的意外慈祥。他以极恐惧的眼睛望着我。前脚跨了进来，等一会，后脚也跨了进来。移动着身子。身子是瘦瘦的，毛是秃的，不光彩的，嘴像本书上所画的狼，瞳子枯涩的。他望着我。他像无法知道我是他的恩人还是仇人，我见到他一身的淋漓。

他卑鄙地挨近我的身子。他是用身子打横地向前移动着的。我忽而鼻腔里一酸，我看见无数的小白点儿，怪亮的，像小水虫儿在一盆水里般，不可追踪地在我眼前飞闪着，那野狗突以顶迅速顶局促的姿势，在我身边擦过，越过了户槛上里面去了。

从那天起，我说我永远不要打狗吧，我自后便不再打狗了。

十一年来在外面的飘浪，对于我的健康有到不可分拆的纠葛。我寒暑假很少回家，我爱在荒落的校舍里作夏昼汗睡和冬夜听北风。寂寞是我顶怕又顶喜悦的气息。一滴清泪里有一份人类的美丽。我不回家不是为了自己，没有家。我自己纵然没有父母兄弟又是我宅子里还有一许多人待我更好更亲昵，他们对我全关切全尊重，但我的强倔不允许我无条件的去受人家的施舍，或者看到一次虹里的七色光彩。

我相信我有许多的强倔是不可恕的。我没有钱用不爱向家里索，我以我的坚忍来抵抗我的岁月。我顶轻视什么事都得叫使下人的那种人或发发脾气。我要以对自己的严克来对照待人

的宽恕。我不怕贫穷，不怕艰苦，不怕谁的留难，不怕女人的诱惑；我有我自己。

我的理性叫我做什么一种人，叫我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在历史里。他顶好的说明还是九千里的江流，巫峡的曲截也止不住他的雄滔。他的阻挡只加重他的认真，他飞溅的开阔。在平顺或险奥里，缓流或急湍里，涸落和泛滥里，他永远保持一份一贯；你分割不了他，崩溃不了他。

革命是理性的，革命也同时是情感的。谁保持得定说有一个人他完全是冷酷的，正如保不定说有一个人他完全是热情的一样。感情和强性是两份原料，两份原料属于不可少的。

可是我如何来解剖我自己的感情呢？这是一件笨重的事，我不欲望去负担，因为我无法来给我的情感端量一回，化验一下，我且更无从去知道我父母的气质。可是有一点我自己明白得清楚，我明白我自己情感的丰富就正如我情感的干涸。

良心不允许我在你面前撒谎，我这人是易于流入忧愁之类里的一种，我莫明其妙的在写文章时候会流下泪来。待我一段写完，这才发现刚才自己有了些难过。我想，二十几年的社会传毒障住了我的喉门，要不是，我的嚎啕准会惊动了房东太太的小女儿的。我是顶喜欢听音乐的，可是音乐给我一种感伤。说老实话，也就因为音乐能给载这份料理，否则，我相信我将不再喜悦音乐了。当季候在五月初夏的向晚，公园里的树木是阑珊的。我坐在极司菲而派克里的大树下，将帽子遮没了脸，听对过 Welcome 播送过来的音乐。上帝就真的给我一份慈悲，

让我的胸膛放肆地抽动起来了。我几乎忘了自己，忘了漆黑仅仅是一顶礼帽里的小天地。我像睡在圣母之帐里，唉，我是没有罪恶的。

我顶爱黄昏，我爱黄昏在树林里。我爱亮月包在云层里的月夜，我爱房里不上火看天灰下来。

我爱黑暗，我爱黑暗里没有呼吸。黑暗毁灭了一切，毁灭了我的心，毁灭了我心上的葛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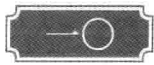
近代都会动率的加快，磨练了我情感的尖锐，发生一种幻影消灭的（Disillusionment）悲哀。以一种近代人彻底的理性，穿过敏锐的神经，来透视近代社会，于是由自我感情与外力冲突发生一种苦痛。这两力的相拉分到三个方向：自觉生活与应顺生活，主我倾向与丧我倾向，彻底态度与妥协态度，这即出厨川白村所谓近代人悲哀的一种。因不满现状而发生的感伤与孤愤是仍然未能疗治那被不满的现状的，因此也正更增加了感伤与孤愤的程度。假如在中世纪，我们可以用一种宗教来解放，但冤枉我们已没有福分去吞下一部圣经。理想比事实高，天堂比地狱远。每一个年青人谁不都有一个梦，一个未来，一个未来的伟大？得了，朋友，你得紧紧抱牢那个圆球，防他一松劲就溜了。

在大学里不好好念书，贼出关门，我现在想认真的读一些书，这样我跑上南京来了。我每天在一座图书馆里坐上八九个或近十个钟头，下大雨也不允许自己偷懒。我上南京才不多久，可南京的雨像永远下不完，春寒得利害。我一吃完饭或晚饭，

便撑着雨伞走出寓所了。我在我风雨中是凄凉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在房里早睡一会儿。我咬紧了牙齿正如我手的捏紧了的伞柄，街灯将我从这个水泡送进那个水泡。

我是在这样的矛盾里生活着吗？可我说这矛盾在我自己仍算一种和谐。因为我感情的泛滥永远不越出那理性的堤。

假如我能从此不打狗，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未来的。



朝行

(原载《文艺月刊》1933年第4卷第5期)

六月×日，晴。四点半就醒了，将眼睛从倦困里睁开一线，看到窗外仅仅泛着一片迷雾的灰色，不知怎样心一沉下去又睡着了。第二次醒来还才五点半。神经里若有一重挂空的东西，睡眠像一层极脆薄的膜，只轻轻一触，这层薄膜便毁灭了，于是稳在这层薄膜下面的记忆与思索，又重复显现了出来。重复占有了他们原来的位子。每天我都是醒得很早的，能够听到春鸟在枝头唱出她们在那一天里的第一句歌。有时，我努力想再得到半小时的睡眠，但我赶不掉那些杂念和幻想。那些杂念和幻想，正如一群专爱食秀苗的飞蝗，特别爱逗留在我刚从几小时的休息里跳出来的神经上。

但今天，我就无理由的贪睡。我的眼皮一合了拢来，我的心接着又像要沉下去了似的。我在恍惚中体味到那“春眠不觉晓”一句的诗味。我全身没一丝力气，懒懒的侧着身子，甚至连最飞跃的神经，也像无力跳动。我那时真有“万事丢开且图

一梦”之感，我觉得我应该允许我自己在一生里有这一次的自私。但是，另一种生活的景象又在威胁我，在一种英雄的梦又在引诱着我，在一种秉性的倔强里，我终于若有所负般一骨碌地爬起来了。

我草草的洗了脸，喝了一杯开水，便将隔夜齐好了的小皮包挟在臂弯里走出了寓所。那时正有一辆破马车停在街头，和他讲了一回价钱之我，便坐着它上下关去了。

车子从成贤街底湾入了保泰街，沿着小火车的车轨走着。车轨齐整的躺在地面上，双双的向前伸展出去，静穆得没有一句言语，北极阁蹲在旁边，满山好树林，一丛墨绿色里藏下了一份安详，晨曦刚从东方吐上山头之一部，活泼地射出一片金黄之色，托出一幅美丽的初夏的朝景。

有一些学生们正在山腰树丛里散步，有的则坐在大石头上看书。那时，正有一对少年男女从山坡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女的穿一套西服，远远看去，风姿甚好。要是走路的姿态能更西洋式一点，则看了当前的景象，也俨如身在异国了。在那样鲜健的清晨，有青的天，红的露，浓密的树林，能伴着好女子作一段散步，随便谈笑，随便沉默，真是一份神仙境况吧。但这种美丽的梦，这种浪漫的幻想，也正如一盏纸糊的灯笼，只要一走进实际的社会，便会给生活的风雨打毁得连一丝纸片儿也不剩的。作这样思索之我，于是将眼光再投射到那对男女身上时，不禁发生一种哀悼之感。他们现在正在美梦里呼吸着吧，果能永久生活在梦里，也未始不是一件大幸福事，就怕迟早

有一天仍旧会从梦里摔了出来的。在那时，愚笨的就得落在回忆的感伤里，聪明的也不免失笑从前想象的虚渺。大学皇子生活的终结，宣告了一切浪漫的幻梦的灭亡。在那对少年男女散步着的山坡下走过之我，也不过比在那山坡上散步着的那对少年男女走前三两步吧了。

虽是初夏之晨，但两旁行人，依然疏落可数。车子在空街上驶过，马蹄和石子也擦出了一种很寥寂的声音。想到两天前才从上海打回，今天又得赶去，真是征途仆仆。还是一个独身的年青之我，已要如此满身风尘，则到将来子女成行的时候，更不如要如何憔悴劳苦。默念至此，俨如已是一个中年之人般的，使我颤栗无已。

每个人，他从他母亲的怀里走出来，就在那一霎那间，命运已为他拣好了一付生活的担子。待他悄悄的过了十五年或二十年，筋骨强壮了，于是轻轻的将这付担子向他肩上一搁，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运定这样的安排。他得挑着这付担子，睁着眼睛，挺着胸，不论白昼还是黑夜，向着各式各样的国土里走。脚碎了也不让讨一个赦，腰曲了也不准吐一句怨话，他得承住气，十年，二十年，那样寂寞地，疲倦地走着，有眼泪只准往自己的喉管里吞。

每个人都必须获得他自己的生存。不论他背上压下一重多厚的山，他也得尽他的本份有一回挣扎。一个蚂蚁也得在一方寸的小圈圈里建筑他生活的营垒，一条曲蟮也得用她的小嘴凿通一条深邃的泥角。但是，就在那时，上帝给人带来了黑暗与

光亮的两种知觉。有时，这两种知觉交织成一道氛围，弥漫在我们灵魂的周房；在一片恐惧里会突然冲出了一道希望，或者，在希望上面又轻轻的蒙上一层恐惧，恐惧与希望吞吃了每个人的大半世，人们带着恐惧与希望在无数道的混水里奔波与寻觅。

这二十年来，有那一家不是都患上了痼病，血分一点儿一点儿枯了，元气一点儿一点儿襄了的？但是大家还得用“虚火”来假饰“丰润”，借明天的精力来撑支今天的健康：大家都在破棉絮上覆下一层薄薄的绫绵！一天，在场面上支持过去了，于是到夜深，“真实”从乏困里才敢悄悄的抬头，才一个人凄凉地默忖着这生活的累垂，在最深的灵魂里发出一种矛盾的自嘲。

自然，生存也给人带来一种像拿破仑图霸欧洲那样的雄心。每个人都有一份崇高的信念，一个荒野的梦想，和一种英雄的色彩，谁不想他自己的眼睛在千万人的前面一扫，摄取了天下的信赖？谁不想用他自己的铁腕创下一件宏伟的事迹，在历史上占下一页的记载？……

但是，就在我想到这建筑的艰难时，那坐在高高的车座上的马车夫的瘦瘦的背影，在我眼前一闪，却又似给了我一个凄凉感念。

地面在太阳的掩护下，渐渐跃跳起来。成群的云露，都点缀在天空里。为清早所特有的那种透爽的气息，使我的精神一路兴旺着。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将两臂向靠背上左右摊开，

一个身子好像全不费气力地让他搁在坐垫上，浏览着两旁的树木房屋和远头的城墙山影。

想到在这样的深晨之鲜健里，一路东行，坐在车上看两旁水田景色，亦是一种有福之味。前次上上海的来回两趟，坐在车中，我都为两旁的景色洗刷了自己旅程的困乏。无边的田野，无边的黄熟，无边的安详和平，有时，则水光天色，一片白明，活是一幅画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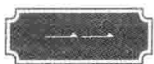
那时正是麦黄时分。农夫农妇们，有的分散在屋旁的田野里，有的聚集在自己家门前的场地上，忙着收刈，忙着捩筛。火车猛的从这一头袭来，接着又向那一头冲去，于是有的便转过头来痴痴的看着，暂时忘了自己。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看火车过去了，又低下头，弯着腰不断的继续着他们的劳动。一种兴奋，一种波动，随着火车的袭来，在他们的心上一闪，又随着火车的奔去淡淡的消灭，他们的心地如一片白纸，没有欲望，也没有悲哀。只要田赋不过重，收成不过坏，他们整年过的便是一份安详升平的生活。

他们没有知识，他们对于万事都抱一种知足的态度。我们不和谁争夺，不和谁倾轧。他们没有一切妄念，如没有一切荒唐的梦想。

厌欲就是增加幸福。假如一个人仅仅为了饱和暖的满足，则他可以回到乡间去过那更朴实单纯的生活。他一定可以卸去无数累垂，他不用凭空担下许多忧愁。他的肩子上将永远是轻松的，他的灵魂将永远是活泼的。

苦闷是从不能摆脱之中飞迸出来的。假如真能去过那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扑灭一切物质享乐的欲念，回复他原有的纯真的心灵，那直是大智了。但是，年代已经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都有我们的信念，我们都有我们的野想，我们都有我们的淫梦，即以一年事尚轻之我，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某一种旷远的企图，也要那末一步不肯放松的风尘仆仆，说来真堪狂叹。远在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业，仿佛目下已须急起直近般的着手建筑起来。生存的艰涩虽然满挡着我们的周身，但我们也得用自己的脑袋，顶着这一幢障壁，挺着胸子向无极的前程走去。逃世的观念，仅仅使自己在诸矛盾中多栽下一分苦闷。隐士生活已不再有我们的份了，我们必须昂着头，十年二十年，那样寂寞地，同时也勇敢地走着，走着，一直走到我们这短短的生命尽头。……

（我一边这样想时，车一边已拉到了下关。于是我买了票，走进月台，又带着那样雍容的心情坐在那车厢里了。）



家书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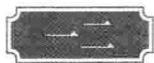
（原载《生力》1933年第11期）

你走了！你现在该住在一个小村上。你该看到碧绿的河流和青的山，你该看到一片旷野，一片旷野里秋的诗情。这两天月色正好，你和苏茜用了晚饭，可以随便在田埂上，在溪流边，坐一回，或作一段散步。随便说笑，随便沉默。你不用让自己的思绪再染上一丝都市的喧嚣，你可以回复到你灵魂的朴素。你看看在你周旁招展的树影，你看看那一望无际的天幕，和那一望无际的夜色。你这时的心情该是安详的。你该能守着你自己的严穆，你一步一步雍容的走着，每步都像踏在云端里。你忘了你自己，忘了你自己曾经所知道的一切烦恼。

你不是曾经说过，说你很爱乡村生活吗？你说，假如你没有读过书，假如你没有一点知识，你住在最原始朴实的乡村上，你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的，你这次打南京回去，你便道伴苏茜上她乡里去小住两天。我想你在小村上住得一定很愉快的。你可以体验到另一种生活的味道，你可以体验到自然的美和自

然的慈祥。

××，有人说知识真是苦痛的源泉。近代都市生活所孕涵的内在的苦闷和痛楚，实在不是那些终年呼吸在田野里的人的单纯的想象所能理解的。所以你从前说，说要是你没有读过书，没有一点知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人，和一个人所应当有的权利，则你一定会为人家所希望的去无条件的服从人家的。你说这话，我是十分明白你的。可是我说，××，知识虽然造成苦痛，但同时也造成快乐。你不是常常羡慕孩子时代的幸福吗？这就正因为你现在有这份知识去理解孩子的幸福的缘故。孩子时代的确是快乐的，但有那一个孩子，他们自己，在当时会感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一秉自然的喜怒哀乐，他们还没这一份知识，去明白他们当时的幸福。其实，我说人世间没有“幸福”这一个东西。“幸福”永远是你跳在旁边的时候所看见的一种字眼。你羡慕人家，可是到你作了那曾经为你所羡慕的那个人时，你又觉得实在毫无可以给人家羡慕的，我们常常在远处看一片风景，十分向往，但当真你自己跑入那个风景，你又觉得索然无味，不过如此。我说××，假如我们能够明白了这种道理，我们在生活里一定可以减少恶。只看运用知识的那个人本人的哲学如何，你该还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说减少欲望就是增加幸福。欲望是没有底的，永远不会满足的。假如让自己的欲望无边际的扩张蔓延，那也徒然会增加自己的苦闷。我说我们如其都能够明白了这一着，我们将来的生活该一定是很愉快的。



小约翰求偶记

(原载《文艺月刊》1935年第8卷第5期)

国王老约翰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他只有一个儿子；是他在四十七岁的一年上生的。他一想到近年来自己血气的衰落，就挂念到他儿子的婚事。这一天，正是小约翰十六岁的生日，老约翰将他的儿子叫了来，问道：

“我的小兔子，你有没有放弃你那一份神奇的信念呢？”

小约翰用着他那一双单纯的眼睛，瞧了瞧他的父亲，照例先摇了摇头，然后说：

“没有，爸爸。我想我得让自己澈贯自己的思想。”

老约翰眼睛里射出了一道似乎含有一种怜恤意味的光芒，他有点不大明白，这个小生物的小脑袋里到底装着什么古怪的东西。他将胸脯挺前了几寸，发出庄严的口气：

“那末你究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爸爸，慈祥的老人，你说我至迟应该什么时候结婚呢？”

老约翰从衣服里掏出了一个乌玉的鼻烟管，他用指甲挑了

一点，在鼻子上抹了抹，好像对于这个人世十分满足而突然又发觉有一件重大的心事似的——

“二十岁，至迟二十岁。”

老约翰这么说着，但他立刻又觉得这简直是一次荒谬的宽容，于是又很懊伤似的像对自己说：

“我们已经接连有七代，没有迟到二十岁才结婚了；二十岁才结婚，这真是家门一件极大的耻辱。”

“二十岁，”小约翰低低地咕噜了一遍，接着说，“爸爸，我有一个主意。”

老约翰听见他儿子又有什么新主意，心里好生纳闷：

“什么主意呢？”

“我想出去旅行。”小约翰说。

“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一定。”

“可是二十岁你一定得要结婚，至迟二十岁。”

“在二十岁以前我希望我自己能找到一个妻子。”

“要是到二十岁你自己还找不到，那你就得由我来给你安排。”老约翰和他的儿子订下了最后的契约，“到那时候，‘爱情’不再是你唯一的信念，你不再能以‘爱情’如何拒绝我和你订婚的理由。”

第二天早上，小约翰就拜别了他父亲，一个子走上了他漫长的旅程。他要在这漫长的旅程上，寻访一座圣洁的灵府，容许作他生命的归宿；他要在这座圣洁的灵府里，获取一份真

实的爱情，来灌溉他那一片森郁的心田。他怀有一宗万事不变的天真和热情，向这浩渺的天地人间寻觅他的最高的理想。

小约翰第一个停留下来的地方，是这国土里顶富庶的一个城市，自从小国王出宫物色情人的消息传到了这个城市以后，就使这城市里掀起了一道疯狂的风暴。每一个没有出阁的女儿，顿时就在她父母面前变得十分骄傲；每一个已经是一个男人的太太的女人，顿时就使她们的丈夫在他妻子面前的威风，一落千丈。还没有长熟的小丫头，也得赶紧梳起一个云髻，用橡皮在胸前装起两团假乳。街头巷脑，茶楼酒馆里，就只听得人们的叨叨私语。平时被大家瞧不起的卖油老乔，也突然抬高了身份，因为他家里藏着一个三十二岁的女儿。这整个的城市，就为了这一个消息变得扰乱，变得恐慌，变得富有生命的希望。

从未出过皇宫一步的这个小国王，一走进这个城市，脑子便觉得昏涨起来。他只听见一片喧嚣的金玉丝竹，空气里全是酒肉脂粉的气息。他再也吸不到一缕野外清香的气味，听不见一次斑鸠在天空飞行的声音。他只看见街上的行人都是那样的匆促，没有一点从容的风度。每家门口都插着一些枯黄的花朵，沿街窗子里探出没有灵性的头颅。他简直不明白这些人们的行为。他有时觉得这情形来得过分古怪，于是便在一个街角上站了下来。他看见每一个女人都是那末的张皇，那末的卑微。她们的嘴唇上泛着淫贱笑涡，眼睛里射出贫乏的光芒。那不匀净的脂粉掩盖不了她们庸俗的面貌，突出的乳峰和臀部，使人看得只感到一阵寒颤。她们对于每个走过的男子都极力装出一

付妖媚的表情，但是在她们的灵魂里却看不见有一点自然愉快的成分。

“这些女人！”小约翰心上这么叹息了一下。这委实使他失望，使他的理想几乎幻灭了一半。他在这一个城市里只耽搁了一个星期，便离开了那儿，再向西边进发。

小约翰在路上经过了好几天，又到了一个城市，正如他在前一个城市里一样，他假装了一个远地的商人，在一家旅馆里耽留下来。这一个城市里的气息，又使这个寡闻见陋的小国王觉得有趣。这一个城市完全不同，他在前一个城市里，就简直不知道有昼有夜，那整夜不灭的灯火，那整夜不息的声色之乐，只有比白天明亮，比白天热闹。这一个城市显然地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在这个城市里，你听不到一句圆润的言词，小约翰也从没有遇见一个有一付流俐的辞令的人物。这是另外一个原始的国土，没有人会唱歌，没有人懂得月亮的明澈和山水的留恋。

这个地方的女子大半都是非常勇敢，见了男子全没有一丝畏惧的神气。男女之间的往还极其单纯，一个男子要有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一个女子一旦有一个男人那就是她的丈夫。这地方从来没有一点风流艳事，露天的野合也并不能引起可怕的传说。身長三尺，肥得像一座小山，和身長七尺，瘦得像一根芦杆的男人，他们的价值完全一样，娶取妻子并没有丝毫的困难。

小约翰所住的一家旅馆的老板，他的女儿据说是当地顶负

名望的闺女。有一天，正是她和马克西米莱定婚的吉日，旅馆老板给她举行了一个宴会，庆祝她的光荣。这一天到的宾客，极其踊跃。小约翰在旅馆老板眼中这位光荣的远客，那天也做了一次上宾。

旅馆老板的庄子很大，前面铺着一块广阔平坦的草坪，后面则蜿蜒着一道矮矮的山阜。想来那天旅馆老板家里的宴会，早就轰动了这个城市，小约翰一路上都听得有人谈着这件新闻。

“亚历山大，”那个牵着一头驴子的柴贩子问，“你的女儿今天到个犹太人人家里去吗？”

“这个小妮子一天到晚想攫到一个男人，”另外那个叫亚历山大的酒店掌柜，挤了挤他的一只小眼睛，“她为了今天参加那个宴会，三天前就躲在屋子里收拾着她那两只手臂上的汗毛了。”

“那个犹太小女儿真能，”牵着驴子的柴贩子又说：“她只在她父亲开的那家旅馆里看到那个年青的小伙子一眼，就爱上了他了。”

“那个年青的小伙子，是不是叫马克西米莱的？”亚历山大问。他看了看他同伴所牵的那只秃头驴子，好像这就是那个年青的小伙子马克西米莱一样，“喂，兰斯罗得，你的那三个女儿呢？”

兰斯罗得听得亚历山大这样问，便不禁摇了摇头：“喂，亚历山大，我委实管不了，她的胆子太小。心里尽管要男人，

嘴里却说不稀罕；她们都是老处女的命！”

“那个犹太小女儿，在她父亲开的旅馆里，一看见了那个年青小伙子，就坦开了她的胸脯的吗？”亚历山大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拍拍兰斯罗得的肩膀。

“唉唉，一看见了他，就坦开了自己的胸脯，说‘我有一肚子火’，那个年青小伙子简直没有办法，受不住她的纠缠，只好成全了她。”

“唉唉，我那个小妮子能够也这样就好了，要是再过两个月她还攫不到一个雄的，她一定要变成一根灯草了。”

小约翰跟这两个老头儿走了一段路，直到竖着一个十字架的岔路口，才和他们分了路，他走到旅馆老板庄子不远的地方，就看见前面的草坪上已聚着不少男男女女。

小约翰那天坐在高高的一张大椅子上，旅馆老板用着沉浊的犹太人的口音给他向许多客人们介绍。那天到的人委实不少。男的都戴着一顶大草帽，一张阔嘴巴掩埋在像一丛森林的胡须里面，两只眼睛睁得顶大的，带着一点黄色的瞳子，像给什么钉子钉在眼圈的中央似的。那些女的，一律是大红裙，袒敞着前胸的一半，她们走路时全不忘记自己丰满的乳部，挺着前胸，正如我们在车队里所见的那个敲大鼓的鼓手一样。她们都用着一双饥饿的眼睛，在年青的男子身上溜着，使你看了立刻会想起在天空里盘旋的老鹰。

她们的言语笑声，都是从同一个音节里发出来的，她们的身段永远是一座宝塔，你决不要给她们担心有一点倾斜或弯

曲。她们的感情正如不变的天气，也没有阴晴寒暖的变化。

饭后宾客都上山去跳舞，于是有一群女的像发了狂似的将小约翰前后拉推的推到了一座树林里。小约翰给她们包围得有一点纷乱，好容易才镇静下来开始一个一个地对她们细细的考察。

这些女人里有一两个委实不令人讨厌。尤其是那个叫克拉立萨的，长得非常好看。小约翰用着全身的精力去注意她。可是她好像永远不会懂得小约翰眼睛中的言语，克拉立萨也不能在她的笑容里，安排下一份特别的质素，使小约翰看到了放狂。她的美丽的确在当时所有的女人之上。可是她并不能比别的女人显得更聪明一点。

“克拉立萨小姐，你看那天边的云彩是多么的美丽！”

克拉立萨照着小约翰的手指看去。她看见青天的和白的云，可是她不明白小约翰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克拉立萨小姐，你会得唱歌吗？”

克拉立萨摇了摇头，而小约翰则被一阵原野的山风吹拂得激动了起来。他放开了他那豪爽的音喉，他的歌声一直冲进了云表，再从云端里散下来缭绕了。这一座森郁的树林，然而他这美妙的歌声却引起来这一群女人的傻笑，她们不知道小约翰究竟在喊着什么。她们睁开着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和一张阔嘴，一直到小约翰唱完了，她们的嘴还没有闭拢。

小约翰简直失望，他细心言语和熨贴的动作，都收获不到他应得的酬报。他完全像逗留在一座原始的岛国里，这岛国上

的女人没有“美”和“温柔”的触觉。

然而他似乎多少已经收了克拉立萨一点美的迷惑，他走路时常常的挨近着她。他努力用最大的生命之力去包围她。

他们后来又经过一条小小的溪流，清澈的泉水缓缓地在稻田上流过，每一块瓦片和每一根水草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小鱼儿在水流里游来游去，看见岸上有人也全不躲避。

他们在一丛月桂树下逗留了下来。小约翰那时生命里掀起了一缕热情的火花。他用一只右膝跪在克拉立萨的面前：

“呵，高贵的小姐，你有小鱼儿一样的潇洒！”

克拉立萨听了一阵大笑。

“呵，高贵的小姐，你有像金丝雀一样的伶俐！”

克拉立萨又是一阵大笑，她简直不懂得小约翰是什么意思，她几乎笑得透不过气来。她笑完了，又睁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没有感情地看着小约翰的嘴巴。

“呵，高贵小姐，你有像孔雀一样的华贵，百合花一样的温柔，小花鹿儿一样美丽……”

“呵！”这就像夏夜的急雷，克拉立萨向后倒退了几步。“像小花鹿一样的美丽！”这真是一句可怕的呓语。她无从说明她那时是如何的惊骇，她突然发出一声最后的狂啸，像遇见了一个魔鬼似的恐惧地逃回了去。

其余的女人也不禁有一阵扰乱。“像小花鹿一样的美丽！”这真是一句恣意的威胁，她们对于这一位远客发生了可怕的感觉，她们也都一个一个地跑了转去。

那天小约翰无精打采的回到了旅馆。这一天的遭遇几乎使他消失了所有的勇气。从第二天起，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有人跟在他后面啧啧私语：“那个说像小花鹿一样美丽的疯汉。”要是给小孩或女人们看见了，就使她们立在远远地指手指脚着，更稀奇得发狂；小约翰在这城市里完全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动物。

小约翰在这地方实在无法耽留，于是他不久便离开了那个城市。他一路越过许多山岭，穿过许多森林。又是他的经历，每次只有使他的憧憬变成幻灭。大部分的女子，不是愚笨，就是简单，她们全不明白“风流”和“温柔”的定义。稍为聪明一点的，那又只懂得金钱与肉欲。他在各处旅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个年头，路也不知跑上了几千百里，可是他始终没有发现像他所想象的一个灿烂的灵魂。

这使小约翰非常伤心。他的思想完全宣告了破产，多次的失败吞吃了他原来的希望。最后他简直忘了他这次出来的意义，一路奇奇怪怪的风俗人物，使他发生了趣味，他已收拾起了他当初的心愿，他在那种不羁的旅行里，糊糊涂涂的过得非常舒服。

这又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季候，有一天早晨，小约翰经过一座山岭。这山长得并不峻险，却是非常的清秀，满山都是绿油油的树木，人行走在里面，可以吸收着一缕新鲜得触鼻的气息。许多小径里都盛开着不知名的小花，小鸟儿全不怕人，在你头上飞来飞去。它们飞时一路还唱好听的小曲，似乎在歌颂

着这大自然的可爱和它们自己生命的宝贵。有时一只松鼠从这树梢上噗的一声跳到了那棵树上，那声音使你听得心跳，等你停了停神刚刚发现了它时，它又噗的一声使你的眼睛再也跟追不上。这山脚下又是一片平静的湖沼，朝阳洒在湖面上，时而闪出千万瓣金鳞。远近的船帆，在太阳下显得出没无定。要是眼力好的人，还可以在山上看到白鸥在湖面上画出的线条。

小约翰在山上，不免有一番留恋。他最近这两三个月来，一路的辛苦委实累垂。他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风景。又是早晨，暖柔的太阳抚拂着他，使他泛滥起了生命的源泉。他禁不住一阵感情的兴奋，放开了嗓子唱了一只《有思》，唱完了便检着一块干净的地点，躺了下来，两眼看着没有一片云雾的苍穹，脑子里一时泛起无数美丽的幻想。

他醒来时已经在在一个牧师的家里，这使他疑心自己还在一个梦里。可是当他想爬起来的时候，他脑袋里分明有一阵昏晕，等待那新的变化。不一会，他听得外面有一阵轻微的脚步，接着一个老妇人走进了他的屋子。原来小约翰在山上无意的躺下，不料一时竟然睡去，这一睡就牵动了的这几个月来旅途上所受的风寒。后来有一个牧童走过，看到这一位陌生的病人，才报告牧师，差人抬抚下山，给睡在牧师家里。这时牧师也已经回来。对于这一对慈祥的老人的好意，小约翰说不出的感激。小约翰就此寄留在老牧师家里，安心静养他的身子。

第三天傍晚，小约翰忽然好像被什么力量从梦中推醒了过来，他听见窗子外面有人在唱歌。那歌声的圆转和音喉的美妙，

在他从未听到过，那简直就像云雀在天空飞过飘散下来的尾音一样。那每一个转折，就如地球的一次翻身，那每一个音律，都在这屋子里，草场上，山野中震荡着。房屋，树木，和天边的月亮，一时全变得呆纯，为了这一曲神仙似的天歌。他好像完全赶去了疾病，猛地跳下了床铺。他掀起了窗布的一角，呵！这简直是一幅仙宫里的图画。那两只富有生命的眼睛，和他的视线偶然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就使他整个的灵魂，都飞到了她的身边。她那圆净的面目，就是人类良善的一个顶好的说明。那一卷卷的黄金色的头发，正如几串顶饱熟的葡萄，垂在颈子上面，显得那样自然适合。他看见她那时也呆呆地站在树枝下在瞪着他，他当时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她面前，他觉得他自己只是一撮泥土。他的生命，他的人格，一遇见了她，就顿时变得出奇的渺小。他看见她的周身缭绕这一道灿烂的光辉，他看见她的笑容里藏着一份崇高的灵性。他相信，有了她，黑暗立刻会变成光明，丑陋立刻会变成美丽，卑微立刻会变成伟大。

“岱雅娜。”正在这时，有人在屋子里喊着这个女郎的名字。她这暂时的隐逝，就使小约翰的生命立刻失去平衡的力量，他简直无法说明他当时是如何的怅惘。他好像他的心灵在那一霎那里已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他的灵魂立刻变得出奇的饥饿。

“岱雅娜！”他低低的念着这个名字。这个陌生的名字，无理由的对于他顿时变得那样亲昵，那样的神秘，而且那样的

压迫，他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叫“神秘”，什么叫“美”。

小约翰在老牧师家里没有住几天，身子便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在离开的时候，很恳切地谢谢这两位老人对于他的慈祥。可是当他走出了老牧师的屋子以后，他才发觉他的灵魂仍然缭绕在岱雅娜的身边，他明白他早在和她的那一次握手里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小约翰决计在这个村庄上留下来。他在湖边上租了两间小屋。他费了两整夜的心血，才将这两间屋子布置妥当。他要将他这两间屋子布置成一个天堂。他每一天都上老牧师家去看岱雅娜，他要一天看不见她，他晚上就不能得到安定的睡眠，他这一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每一秒钟都离不开岱雅娜，他在流云里看到她，他在鸟语里听到她，他在抚摸到她。她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力量，她是人世间各种火焰的起点。她一发怒天地立刻换上了黝惨的颜色，她一笑，冬天立刻变成了春天，只消从她嘴里吐出了一个字眼，就可以决定了万物的命运。

小约翰常常和她一起到附近的山峦上去翻爬；有了她，那最高最险峻的山峦看来也只是一块平地。他又常常和她一起到湖边去散步，湖水一听见她的脚步，波浪便顿时变得汹涌。她顶爱唱歌；百鸟一听得是她的歌喉，立刻静穆得停止了自己的呼吸。她又喜欢跳舞；万花看见她舞姿的宏丽，一霎间都羞赧得闭上了自己的花瓣，低着头跌伏在地上。

小约翰和她打得一片火热，人世间最也没有一种仪器可以

拿来测量他们当时的爱情。小约翰自从遇见了她，便完全忘记了他自己的来历。他觉得自己只是神祇座前的小丑。他也不再想不起来他原来的许望，在她面前，简直不容许你心里有什么一点自私的打算。她的光芒只允许你服从，她的使命就是命令你生存，或者灭亡。

小约翰经过无数的艰难，终于得到了老牧师对于他们婚姻的允诺，这一个允诺就使小约翰觉得这一生活得全不冤枉。他逢见每一个人都告诉他他和岱雅娜快要结婚的消息。他拍着唐得丽亚寡妇的肩膀，使她蓦地里吓得一跳；他告诉那个龙钟的守财奴刘卡司，捻捻他银白的胡须，使他那痛得连小约翰的第五代祖宗都给他诅咒了起来；他又挨着吕底亚老板娘的耳朵亲昵地说了一番，接着又三步并两步地跳了开步，使吕底亚睁大了眼睛还没有明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又摸摸教堂前面的铜像，招呼他不必再站在那儿日夜的挨着风雨，为着岱雅娜小姐的开恩。……他逢了每个人都得有兴有致地说上一大套，他觉得所有的人类大可不必再支持他们的生活，因为他已经获得了的有人类的生活的意义。

这又是一年的初春，小约翰和岱雅娜结了婚已经有三四个月，岱雅娜全家决定上莱蒙城去参加那第二十周年纪念的神灵大会。他这次凑巧有便车上莱蒙城，所以他们只消三天就可以回家。岱雅娜到莱蒙城去了以后，小约翰一个子便顿时变成一只没有生气的懒猫。他在就餐事只觉得饮食的无味，一看到天要夜时，就听到他心房的悽怆。跑出屋子，这世界简直使他惊讶，

竟然会变得那末的荒凉，老树显然在诉着它对于生活的疲倦，野草也都一致表示自己生命的枯萎，白云看来俨然如一团破烂的棉絮，天风再鼓不起劲在峰峦上翻爬。溪涧里的泉水流得那样的滞钝，湖水都悄悄地收起了它澎湃的浪花，退到河滩上独自叹息。白天的太阳没有一点耀目的光辉，夜晚的月亮，兀自躲在迷雾里偷偷的哭泣。百鸟一时全守着他们的沉默，昆虫也在地面上宣告了绝迹。人们的脸上不再有一点慈祥的云彩，简捷的声音才是他们冷酷的回答。跑上山顶去看看村庄一带的房屋，都是那么的沉静，湖面也看来十分暗淡，整整的一圆就是一片死亡，回到自己的屋子里，门铃竟然变得那样的沙哑，鸚鵡也不再向他有一句热情的招呼。那只波斯大猫照例蹲在窗口上，只管自己打盹，全不给一给别人的荒凉，小约翰一看见了他，就更想起它的主人，然而它主人不在时，连它的皮毛里也失去了温暖。只有那屋角角里一匹蝙蝠却发出风凉的讥笑，好像对于人世的大谎，它什么全都知道。

小约翰挨过每一分钟，都费着极大的艰难。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子寄搁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力量去控制他的心神。他之感有到无限的惶惚，一种说不明白的空洞。他每一个动作都失去了本有的意义，他那时只是一具没有灵性的尸首，好容易守候到第三天的晚上，那门铃清脆的一响，方才回复了他本来的生命。

岱雅娜从莱蒙城回来了以后，他们又继续这愉快的生活。他们不像从前那样天天出去，只是当夜晚月亮好的时候，仍然

一起到湖边上拾贝壳。他们走在路上，两个子挨得紧紧的，有时彼此没有什么话说，可是在沉默里，各人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安慰。他们空下来便常常在园子里整理花草，岱雅娜很活泼地捧着那个铅水筒，在每一颗花上洒下适当的水份，小约翰站在旁边担任了传递的工作。小约翰看看许多不同的花卉，有的一团鲜艳，有的一半惨淡，有的只有一天的荣华便即谢去，有的经过了十天半个月，还依然保持着逗人的风姿，常常发出许多可笑的意见。在就餐之前，岱雅娜上厨房里去，小约翰跟在岱雅娜背后，他对于那种工作非常有趣。他们屋子里的布置，每隔上一段时间，总得变个花样。这时候，两个人便全变成了小孩，各人都有许多自己的图案，指手画脚地讨论了好一阵。两个人的布置完后，便彼此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默默地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要是纠正，心神的却感到一种安慰。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又在一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小约翰和岱雅娜在山谷里徘徊。岱雅娜靠着一株摩天的大树站着，早风在她脸上拂过，使她一蓬饱满的金发，嘹嘹地向后飘着，那天早上岱雅娜鼓着全怀的热情唱出许多歌曲。小约翰还能记忆起当他第一次看见她的那个薄暮，他的灵魂是如何地被她的歌声扰乱得发狂！他当时静静地坐在一块大岩石上，享受着妻子给予他的陶醉。

他忽而发现岱雅娜的歌声中有一缕极其清脆的高音。这一缕极其清脆的高音，时快时慢，似乎自成一曲。有了这一缕高音时候，整个乐歌便显得十分和谐，而当那一缕清脆的高音一

断的时候，其余的声音听来只觉得非常沉浊。小约翰心中发生了好大的惊讶，何以他好久听得岱雅娜有像今天一样迷人的歌唱。可是当岱雅娜歌声停止了以后，那一缕婉转抑扬的尖音却仍然在天空里散布震荡，这分明是远边枝上的鸟曲。这一个突然的发现使小约翰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岱雅娜的歌喉竟然变得那样的沉浊？”小约翰好像看见了自己的理想已经发生了动摇。这一个暗示给予了他极大的影响。他带着一种悲哀的眼光凝视着岱雅娜的脸庞，他果然觉得她已经显得出惊人的衰老。他再也寻不出她过去那份光辉的一点点痕迹，他见到了他从未在她脸上见到的丑陋。她分明不再是他记忆中的人物，她记忆中的岱雅娜早给时间毁灭了去，站在他面前的只是已经死去了的岱雅娜的一份渣滓。

这一个动摇使他感受到极大的伤心。他那天很倦怠地一路伴着岱雅娜回家。他一到屋子里，就只见到房里颜色的惨淡，每件器具好像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地位。他不再能从任何一件东西上寻觅到生命的朝气。他觉得他这屋子早就不再是一座天堂。

岱雅娜好像发觉了他心中的悲惨！

“亲亲。你为了什么事情而悲哀？”

小约翰抬起了他那失神的眼光看了她一眼。他觉得他很烦闷，然而他无从对她解释。

“亲亲，你得告诉我，你心中到底为了什么不愉快。你得爽快地说出来，你得让我知道，你要是有一点点不愉快，那简

直是我顶大的罪恶。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使你幸福，小亲亲，你得说，你得明白地说，你用不着对我有一点儿秘密，你用不着对我有一点儿讳隐。亲爱的，你的苦痛就是我的苦痛，你一定得让我知道，我要使你愉快，我要使你永远握住你生命的健康！”

岱雅娜跪在小约翰的膝前，她的头伏在小约翰的怀里。她那只手用着全身的精力摇撼着小约翰的肩膀，希望他吐出一个字眼来解救她的罪恶。她那时两道热泪汹涌地从眼眶中流了出来……

小约翰立刻被岱雅娜这一股热情感动了起来。谁说岱雅娜已经变得衰老？谁说岱雅娜已经变得丑陋？不，不，他觉得岱雅娜还是一样的美丽，一样的崇高。岱雅娜仍然有着新鲜的生命和纯洁的灵魂。岱雅娜还是一样的爱他，他相信她将永远的那样待他和善，待他温柔。她没有对他有一点变心，正如他对她远比那样地忠实一样。他心中从来没有起过一点厌恶过她的心念。真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将来会有不爱她的一天。她待他太好，太真心。她的聪明和她的良善永远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厮守在她的旁边。他不应该对她发生任何一份异念；这简直是对她极大的一种侮辱，对自己的理想一次不可恕的叛逆。他要对她恳诚，他要鼓起他生命的力量和她在一起生活，他要用全付的精力和她协同建筑起他们的幸福，他要使他的理想能够变成一座现实的天堂！

时间过的真快，小约翰和岱雅娜两个人又这样平静地过了

一年。是的，小约翰还记得，当他初见了岱雅娜以后，他有过一种热情的妄想：假如他能够永远厮守在她的身边，那真是人世间一件顶大的幸福。要是他能得到了她，他一定要用顶细腻熨贴的心情去看护她，他一定要用顶低声下气的口吻和她说话，他一定要用顶忠实顺良的态度服从她。他希望他能够成为她眼梢梢上的一根眼毛，永远的依附养她。当老牧师同意了他和岱雅娜的婚事以后，他接连着有好几夜睡不着觉。这时他一生幸福的一个开端，这是他的理想现实的一个起始。他满脑子里涨着许多幻想：他们那个人将来的生活一定是人间最美满的一种。他们这美满的生活一定将和他们的生命同时继续下去……

可惜这些美丽的记忆只能增加小约翰理想的悲惨的命运。这些美丽的记忆和现实的生活，一旦接触，就凭空地使小约翰陷入了一种不幸的氛围。这一年来，小约翰完全呼吸在一种矛盾的心情里，他一方面要维持他幻想里的天堂，但另外一方面，一种视察又使他只感觉到生命的怠困。他近来永远变得那样的消沉，他完全没有一点少年的朝气。他现在对于什么事情都感不到兴趣。他近来不再常常出去散步，偶尔出去时，也远不如当初那样的鲜健活泼。他们已经有好久没有爬上山岭，只走到山脚下在树林里徘徊了一回就回家。园子里的花草对他全没有感情，星子的明亮引不起他一丝丝注意。他的言语变得非常艰难，从前所唱的歌曲完全和他宣告了脱离。岱雅娜的笑容再也掀不起他心海里的波涛，她亲昵的言辞在他听了以后没有

一点点反应。他对于屋子里的布置早抱上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桌椅的位子他已经没有一点成见。瓶里的花朵枯了也不能再使他惊骇，去换了一瓶新鲜的来，他也并不表示任何的欢迎。一切在他变得非常随便。他常常有三个多月不换一次领带，胡须的放肆，仿佛曾经得到了他的默认。

他每天早上从睡梦里醒来，岱雅娜总还是很柔弱地睡在他的身边，她那妩媚的睡态丝毫引不起他一点点留恋。他对她的一切早已十分熟悉。她的肉在他完全失去了刺激的作用。他有时就连一眼也不去看她，自个儿的先下了床铺。他们每天第一次见面时，也不再有什么可贵的招呼。就餐在他完全变成了一种工作，两个子坐在一起，没有一点神秘的感觉。他每天就是无所事事地躲在屋里，感情上偶尔有一次愉快的波涛但立即有会回复了本来的平静。

他对于他那当前的生活，根本失去了知觉。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留恋，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厌倦。他没有允许过自己将思想在这一点上溜过任何圈子。他整个的思想早已停滞了起来，凝固了起来。他只是毫无知觉，毫无灵性地在那不变的平凡里挨废着光阴。他也并没有觉得他自己已经不爱岱雅娜，至少，他并没有觉得对于岱雅娜感到任何厌恶。假如他曾经爱过她，那他现在对她的心迹仍然一样的忠实。他从没有在岱雅娜面前说过一句恶言，也从来没有在岱雅娜面前摆出一次不好看的脸色。岱雅娜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仍然使他非常满意。然而不幸的，就是他们之间似乎已经失去了一样东西。他们现在，一个

已经是一个女子的丈夫，一个已经是一个男子的妻子，他们两个人已经是一对夫妇。他们之间已经渗进了一大半的“肉”的成份。其余的一小半似乎也作为一种社会上和法律上的传统观念占据了去。他们当初那种幻想里的爱情，早已给其他的成份赶了出去，他们当初那种原始的天真的热情，早已被时间蒸发得干干净净。现在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是那么的庸俗，那么的暗晦，没有一点波涛，没有一点声色，没有一点光芒。这一种夫妇的感情，实际上已经如是人类原始的圣洁的爱情。这种夫妇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肉欲的结合，一种社会和法律的约束。

小约翰在这一种心情下变得非常憔悴。——至少，这一种苦闷的心情已经吞吃了他原来那种放荡不羁的灵性。他已经伤失了他所有的幻想，他已经停止了他所有的憧憬。他的脑袋里已经变得空空的，他的血脉里决不再会有热情的激荡。他的呼吸似乎永远那样的沉着。他不再希冀有一条五彩的长虹在他的生活里摆展出来，他也不再梦想在空中建筑下一个天堂。这一切全是小孩儿的玩意，没有世故的年青小伙子们的妄念。他那时就只完全落在一种被动的驱使里；听着上帝的声音：生活，生活，挨着你平凡的生活。

小约翰近来常常出去打猎，他十分愉快他能够在这生活里得到一种趣味。白天在重叠的山峦里奔驰，夜晚则露宿在随身带的帐篷里。山野的深夜并不使他有一点点惧怕，有时他们集了一许多树枝，燃烧起来，同伴们围着火焰坐着，饮酒说笑，使他领悟到一种从未领悟到的风味。在那种山野的生活中，他

完全没有一点家庭的挂念。

有一次小约翰一个人单独去打猎，当他有一天在马麓山下经过时，他遇到了一队兵士。这些兵士一遇见了他，就将他包围了起来。他简直不明白他们的目的。在这一队兵士的包围中，他完全失去了自由，要逃也无从逃走。后来他好容易在一个兵士的口风，才打听明白，这原来是老约翰差遣出来寻觅他的卫士。他现在对于一切都养得非常透彻，所有他父亲这一个行为也没有特殊的意见，于是他便跟了这些兵士翻过许多山岭，渡过许多海峡。他们在路上费了好几十天日子，才好容易回到了京城。

小约翰回到了宫中，才知道自己已经在外面耽搁了四年。这四年在他简直只是一个大梦，然而这个梦却毁灭了他过去的五彩的幻想。老约翰一看见他走进来便说：

“你一定还该记得我们当初所订下的契约。”

小约翰点了点头。

“你大概你自己已经找到你的妻子了。”老约翰又问。

“找到了。”

“在那儿？”

“任何地方！”

“是那一个女子？”

“任何女子！”

老约翰简直不明白他儿子的答复，他只听得小约翰又很坦然地说：

“我现在不再坚持我从前的信念。‘爱情’和‘结婚’永远是一对对头；结婚以后有的就只是一种肉欲，不再是‘爱情’。我再也没有我过去所有的那种奢望，那只是一个小孩儿的一份可笑梦想。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叫‘爱情’，那只是一个美妙的名字，一个渺茫的大谎。”



柏林奥运采访录¹

(原载《中央日报》1936年7月8日—9月2日)

一 我国世运代表团从上海到香港途中

带着无限离愁 别了亲爱的祖国 两天海上生活 健儿们
愉快活泼

记者前言

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定于八月一日在柏林开幕，中国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六日乘意轮康梯浮地号赴德，预计七月二十日可抵威尼斯，二十三日抵达柏林。记者本定于七月间自备资斧，赴英留学。现在特将行程提前一月，和中国代表团偕行，旅驻柏林，俟世运会闭幕后再赴英伦。在此二十余日之海行，以及在柏林一月之旅程中，将续为本报撰述关于世运会各通信。惟一切偏于硬性的新闻，为某日举行某种节目，何人跑得第一，

1 总标题为编者所加，系列文章旧题“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本报特派记者第×信”。

成绩为若干等等，均不在本通信范围以内，本通信暂以一切软性的记述为限。

别矣祖国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记者自德邻公寓，雇车迳赴招商北栈。中国代表团各选手，泰半均住德邻公寓，故二十六日上午，德邻公寓门前，车水马龙，备极拥挤。我们一行五人，到招商北栈时，又遇见几位前来送行的朋友。际此远行，大家自然也不免有些惆怅。不过刚强的人，蕴藏于内，比较柔弱的人，就容易流露于外了吧。就如这些选手，行程不过三个月，九月底仍将返国，然而送行的小姐太太们，还是俯首挥泪，不胜依恋。船在正午十二时半左右，慢慢离岸，军乐声，欢呼声，鞭炮声，和天空中的飞机声，混成一片。我们再也分别不出那一缕声音是属于那一个人的。我们只听到一整团的声音，这一整团声音里潜藏着无限的热情，无限的希望，无限的鼓励。我们听了这声音，只觉得亲切，只觉得感动。在下午二时半左右，康悌浮地号驶出了吴淞口，从此我们四望无际，只是一片海，一片天，一片海天分不出的灰白。我们向后望，再也看不见一抹远山的淡影，再也看不见一点土地的痕迹，只有在我们的惆怅的记忆里，有着一个亲爱的祖国。

风平浪静

记者坐欧洲班的轮船，固是第一次，就是过海行的生活，也是第一次。记者同舱一共三人，即中央通讯社的冯有真先生，国际摄影社的罗谷荪先生，还有一位是香港《中兴报》的吕先

生。我们四人都是同行，所以住在一起，非常适合。尤其是冯罗两先生，我们都在南京见过，更觉亲切。

我们住的是经济二等，和选手在一起。经济二等也有吸烟室、图书馆，所以还算舒服。开船之后，就打锣吃饭。我和冯罗两人，合占了角上的一只桌子。船上吃饭，座位以第一次坐的为准。就是说，第一次坐定以后，以后都是坐这个位子，不得更调。我们平时吃的西菜，都是中国式的西菜。此次吃船上的菜，味儿倒反不合胃口。这几天，我们上海东奔西走，委实够累，所以很想睡个午觉，但是很兴奋，反睡不着了，只好爬起来去洗澡。先用海水洗，水色深黄，几乎不敢坐下去。海水洗后，再由蓬蓬头放出清水来冲，几日风尘，为之一爽。这时肚中微饿，正好是吃茶的时候到了，吃了一杯柠檬茶，两个小面包。冯罗两位，从二时睡起，一直到现在六时，尚未醒来。吃茶是我一人吃，就是想大家合摄一照，也因为他们酣睡，不忍打扰。

这次船中极不寂寞。各健儿尤觉活泼。今日天阴，海风沉沉扑面，凉快之至。有的在甲板上躺着谈天，有的在下棋，有的打“勃立其”纸牌，有的在写信，有的在看书，大家都露着十分愉快的神气。

首次大会

(二十七日)昨天以为今天过温州洋面时，要患晕船，但是今天依然风平浪静，每个人都欢快如常。下午五时，中国代表团在头等大厅里召集了第一次全体大会，出席全体选手，全

体职员，全体考察团团员，以及随军各报记者等一百余人，由沈嗣良主席，报告各事，要点如下：

（一）整个团体系各个人所组成，每人均系团体之一分子，每个人之言语行动，均可影响于团体之体面。而全团之体面，亦即国家之体面。所以各人务须以国家体面为重，极力注意各种礼貌。

（二）干事部对于各事容有办理不周之虞，如各人有不满之处，尽请具体用书面负责提出，期求改进。

（三）如对于自己之业余资格，发生疑问者，请从早提出。宁可牺牲个人出席竞赛资格，毋使国家临时发生不体面之情事。

（四）中国人之礼貌与欧洲人之礼貌不同，既到了欧洲，便应注意国际礼貌。

（五）在船上，体育协进会负担每人之零用，以十五先令为限。

（六）从香港至威尼市，均在热带之中。天气懊闷，每人均应保重身体，毋过度贪凉，致招疾病。

（七）海程约需二十三四日，为期甚长，为调剂生活起见，特设训练、讨论、游艺、管理四委员会。

又谓渠已与康梯浮地号当局接洽，允自上午五时至九时，最高一层之甲板，借与各选手练习，以期活动血脉。

全体大会举行后，郝更生即继续召集考察团团员全体会议，至下午七时方告散会。（六月二十八日香港发）

二 代表团在香港

五小时勾留印象太浅 南华体育会开会欢迎 香港的夜景真太美了

(六月二十八日) 康梯浮地号原定今日下午二时到香港，但是一直迟到下午四时多，我们才上岸。一过十二点钟，我们就看到远处灰淡的山影。船向这些山峰驶去，到两点多钟，这些崇山叠岭，我们已看得非常清楚。选手们早已穿好衣服，伫立在甲板上，等着上岸。三点左右，我们已看见九龙和香港的所在。

南华体育会事前和全国体育协进会接洽好，说当选手到了香港时，他们要开会欢迎。所以我们一下船，就坐了他们特备的小轮从九龙开到香港。到了香港，再坐了他们特备的大汽车直奔南华体育会。

欢迎会由谢雨川主席，因不会说国语，用粤语致欢迎词，旋由沈嗣良代表体育协进会，郝更生代表教育部，相继答谢。这三位先生的演辞，都很简短，实在因为时间太促，不容多说。开完会已经五时半了，当我们下船的时候，通告牌上说七时开船，在六时三刻一定要回船，免得临慌将船误了，那才不是玩儿的。所以我们都很匆匆的坐上原来的大汽车，一直开进市街。到市中心下车，以便各人买些零星东西。

香港有许多东西都比上海便宜，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不收关税的。记者离京前，曾买了一架新式的 Rodenstock 照

相机，原价一百七十五元，记者用一百三十五元购得。总以为，便宜了，但是这架照相机，在香港只要八十元。复旦大学的体育主任陈炳德先生，就买了一架，于此可见一斑了。

记者早想到了香港，坐上山电车去玩一次，但时间不许可，只在街上匆匆的一瞥，实在没有什么印象。我们回船时是六时半，不料一直到九时才开船。许多人都懊悔不迭，说早知如此大可再玩玩才回船。

夜的香港真太美，在一片黑暗里，闪耀着无数颗明亮的星星。我很想另外写一篇文字来描写香港的夜景。

美人鱼戏水记

丈余见方的游泳池里 活泼健美又常常撒娇 符保卢的花样真不少

（二十九日）昨天美人鱼杨秀琼上船了。当船离开九龙的时候，记者就到甲板上去找她。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穿了一件白底黑点的纺绸西装。这次她的父母都未同行，据香港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因为她父母的护照没有来得及办好。今天上午我在经济二等的甲板上，看见有几个水手在搬木板，原来他们在搭一个临时游泳池。真灵便，没有半小时，一个一丈多见方的临时游泳池就搭好了。接着是放水，接着就看见美人鱼和陈振兴双双走来。

杨秀琼在水里真是如鱼得水，何等活泼，何等健美。她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美人鱼。她游着蛙式泳，在水面上一来一去，两条腿多么有力，同时又多么柔软。水是那樣的青，腿是那样

的白，白的在青的里一闪一动，何等的引人。

隔了不久，顽皮的符保卢也来了。他们都是老伙伴在水里
有说有笑的。使四周看的人实在羡慕。美人鱼还必常常撒娇。
当符保卢将皮管子放了水向她冲时，她就直喊直嚷，有时还要
躲到陈振兴的臂膀下去。临时游泳池上有五条木杠，符保卢有
时忽而从上来，在这木杠子上翻个身，有时立在木杠子上一个
翻身像水鸟一般的扑入了水中。他真像一只大猴子。这临时游
泳池是很浅的，所以有一次当他翻身扑下去的时候，头可撞到
了底，一脸苦相，弄得看的人拍掌大笑。有一次他坐在木杠子
上休息，我用照相机对准了他，高声喊：“保卢”，他头一抬起
来，我就擦的一声，已经给我摄了一张了。

（三十日）昨天上午我写了上面的一段通信后，风浪就渐
渐的大了起来。到今天上午，风浪更大，许多人都晕船。今天
午餐，就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吃，饭厅里空得多。记者虽然还
没有睡倒，但脑子里也不好受，心里总想再写些通信，可是力
不从心徒唤奈何。（七月二日自新嘉坡发）

三 四十万华侨热烈欢迎代表团环游新嘉坡

在那森郁的椰树林下驰骋着 分不清是公园是梦境是天
国 吃惯硬面包软米饭格外香甜

新嘉坡到了

（七月二日）昨天吃晚饭时，船上发出通告，说今天上午

十时到新嘉坡。下午五时，开船共停七小时。前次我们在香港只停了三小时，害得大家急急忙忙的玩都没有玩，这次听说停得这样久，所以大家都意外愉快。今天天还没亮，舱中就扰动了起来。“新嘉坡到了，新嘉坡到了”的声音到处都是。这几天风浪很大，晕船的人很不少，所以大家对于上岸一游，都非常渴望。在八时半左右，我们就看到远远许多像城堡似的山影，是那樣的辽远广阔，十分宏伟美观。

到了新嘉坡，才算真的到了南国，才算真的领略了南岛的风光。这儿什么人种都有，黄脸、白脸、棕色脸，以及黑脸。我们靠岸时，天忽而下起雨来，上岸时已十一点了。

又是一阵雨

真是不巧，我们到香港时下雨，到新嘉坡时也下雨。记者只得回舱把那件旧雨衣拿出来。可是不多时，天就晴了。天一晴，气温也就热了起来，一件雨衣搁在手臂上，反成累赘，大呼上当。

船还未到岸时，我们就听到码头上一片华侨的欢呼声。新嘉坡的人口，一共五十四万，而华侨却占了百分之八十，有四十多万。这次他们事先组织了一个“欢迎世运选手筹备委员会”。今天筹委会全体以及各华侨团体都前来欢迎。一共包了十二辆公共汽车，私人的汽车约有数十辆，轰动了全新嘉坡，沿途侨胞高声欢呼，感情热烈之至。

梦境里驰骋

我们坐了他们的公共汽车游行全埠。新嘉坡这地方实在太

可爱，那五六丈高的椰子树，到处都是，当我们在这些森郁的树林里穿过时，我们仿佛在一个大公园里驰骋，到处是梦境的再现，到处都是天国的幻觉。那马路是多么的平坦广阔，那树荫是多么引人神往，那草地是多么的柔和可爱，尤其是那些充分地表现了一种热带风光的建筑，更是使我们像已经到了一幅画里，到了一座从未到过的岛国。

异地逢知己

我们这辆汽车里，有几位新嘉坡新闻界的同志，有一位先生在向人打听《中央日报》的储安平，当他发现我就坐在他身边时，他惊喜交集地热烈的和我握了握手。这位先生是新嘉坡《新国民日报》的记者，姓吴名逸生。他说在我们未出发前，他们就收到上海的电报，知道我也同行。原来吴先生是主编《文学时代》的一个读者，他介绍我见了好几位新嘉坡新闻界的同志，他逢人便说我是文学家，实在害得我怪不好意思。吴先生一路上殷勤指使，盛意可感。他从前在沪江大学读书，沪江毕业后即回新嘉坡《新国民日报》服务。

盛大的欢宴

我们的汽车在新嘉坡兜了半小时多，于是到大世界应华侨团体的欢宴。这个欢宴可谓盛极一时，一共有四十余桌。这个欢宴是由新嘉坡的领事馆、华人总商会，以及体育界等联合作东的。吃的广东菜，我们在船上已吃了好几天的西菜，嚼惯了又硬又干的面包，今天换上又香又甜的软米饭，所以大家狼吞虎咽，吃得痛快淋漓。

篮球队表演

今天下午中国出席世运的篮球代表队，将和新嘉坡的联合篮球队表演一次，时间在下午四时，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不及记入。

又，记者在新嘉坡照片也拍了不少，也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及一并寄上。

（安平按：我这篇文字，就是在大世界欢宴席上牺牲了好菜而草成的。我和中央社冯有真先生坐在一起，他也在写稿，我和冯先生关于写稿上，曾有好几次的接洽，就是我们希望在内容上避免重复，有许多冯先生写了的，我就不再写，以后每次通信，读者可两面合看。即可不致遗漏）（七月二日正午自新嘉坡发）

四 康梯轮上韵事多，月夜一曲相思歌

甲板上荡漾着游子们的乡愁 谁忍得住这样沉默这样寂寞

（七月三日）昨天傍晚，我们的船慢慢儿的离开了新嘉坡。记者今晨作此第四信，可是我挂念前三信不知途中有没有遗失。第一封信是香港发出的，那天正是礼拜日，邮局关门，路上又不像南京随处小店里有邮票卖，所以只得托香港的先施公司代发平信。第二第三两封通信是托新嘉坡《星洲日报》发的航空快。但这一封信的邮票，就合到国币三元多，我希望每次寄上的信都能映到读者眼帘之前。

昨天发的第三封信，是记者临时在欢宴席上赶写的。这顿饭吃完已三点了。下午四时起，世运篮球队开始和星洲联队作表演比赛，因时间关系，只打了半场，结果二十八比二十五，世运队胜。

在三时至四时之间，记者与中央社的冯有真先生和国际摄影社的罗谷荪先生被邀到《星洲日报》去参观了一次。这次新嘉坡新闻界对于我们实在太恳切，令人感激。我们在《星洲日报》坐了四十分钟，本打算再参观其他的几个报馆，终因限于时间，未能如愿。《星洲日报》甚有精神，情形当详另文。

今天上午十点钟有演讲，由黄体明女士讲欧洲礼貌。黄女士是南京金女大的体育系主任。我离开南京的前两天，德国大使馆的王裕光先生曾给我们践行，所以我们在南京即已认识。全体团员都须听讲，并将点名。

我们这次出国，因为人数太多，所以一毫不感到寂寞，船上到处都充满了欢笑，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富于生命力的，有了他们，无论什么地方也不会感到冷清。船上有种种的活动，有象棋比赛，有围棋比赛，有歌唱队，有电影，有跳舞，可惜记者在上海住了七年，只到过舞场一次，至今不会跳舞，所以也不敢去参加。今天晚上还有第一次游艺会，节目有王怀琪江振德的矮子演讲，中国国术队的国术表演，符保卢、陈宝球的滑稽舞蹈，全体女团员的歌唱与土风舞等。

这两天月色真好，在那一片苍茫的夜色里，四边看不到一点东西，只有在月光下起伏的海浪，只有满天布在天上的繁

星。海风一阵一阵的在你身边抚摩，使你感到沉醉。当我们在甲板上缓步着，当我们在那些藤椅上躺着，我们仰头一望，看见那摩天的桅杆，矗立在空中，仿佛要割破了天心，我们只听到脚底下起伏不停的浪声。除此以外，我们就只听到自己心里的一片沉默。这海天，这月夜，这甲板，这被柔和的海风沐浴着的我们，是何等的弥漫了一种思乡的气氛。有几个人在甲板上将他们带来的话盒子开了起来，这凄凉的歌声，在钢针下抑扬顿挫播唱出来，就好像在我们的心上抑扬顿挫的播唱出来一样。每一个字眼里，每一个转折里，都荡漾着无数游子的乡愁。有时候整个甲板上，变得那样的静默，谁有气力再吐出一句言语。可是有时整个的甲板上又变得那样的冲动，谁忍得住这沉默的威胁。我们需要狂笑，我们需要高喊，我们需要不规则的放浪，我们需要使我们郁闷在心中的感情奔跑，我们要麻醉、麻醉、麻醉，暂时的麻醉我们的一片不可说的相思。

今天风浪还不算大，我就希望风浪再迟一点儿来，好让我可以为读者多写些通信。（六日自科伦布发）

五 康梯浮地轮经济二等舱里加入了两批生力军

过孟买时上来一大批印度选手 到马世佛又是四五百意国工兵

我代表团在这里的王位动摇了

（七月十五日）七月二日自新嘉坡西行，三日记者给本报

写了第四信后，自四日起，即患晕船，卧床不起。六日抵哥伦布勉强上岸将三日所作的第四封信付邮，以后即无法握笔。六日抵哥伦布，九日抵孟买，记者都曾上岸一游，藉以活动血脉，但是除了这两次上岸以外，从四日一直到十三日，就整整的睡了十天，每天什么都不吃，只吃三四只橘子苹果。自十三日起，风浪渐小，船行亦稳，才离床起来。选手里晕船的占大半，这次全体一行一百余人，真正不受风浪影响的，不到二十人。记者睡在床上，不吃不吐，还算比较程度轻的，还有许多人连胆汁和血也吐了出来，那才受罪。

晕船的味儿以及在哥伦布、孟买等地的见闻，拟另在记者自己私人的游记里详述，这儿不打算多写。在孟买时，印度的一批出席世运会的选手也登轮同行。经济二等里本来全是中国人的势力，可是自孟买以后，插入了一批印度选手，空气就没有从前那样的一致了。

七月十四日下午到马世佛（Massaua）。欧亚航线中本来没有这一站。自从意阿之战发生后，这地方在军事上就变得十分重要，是意国征阿的一个重要港口，沿岸停泊的军舰极多。这次有四五百名工兵调回意国，也乘这条船走。他们一上来，经济二等就立刻变成了他们的世界。他们都是得胜回朝，衣锦还乡的英雄，这样一来，我们这一团人马就显得更可怜。甲板上大部分的地方和睡椅也都给他们占了去，就是船主也没有办法。

船上的饭菜坏得不能下咽，加之又不合中国人的口胃，所以大家听到打吃饭镬就头痛。许多人都跑到三等舱里去请中国

厨房烧中国饭吃。起初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后来晓得的人一多，大家都要三等舱的中国厨子烧菜，价钱可就立刻提高了起来，甚至出了高价也买不到饭吃。目下一菜一汤，就要一块钱，烧一锅粥连一块腐乳，也要一元，你能够买到还算你的造化。记者这两三天来，晕船停止，食量较增，每天就靠这三四碗粥支持，从前在家里不要吃的什么大头菜等，现在船上都变成了希世的珍品。

自十三日起，船已驶入红海，其后突热，酒排间里的冰料生意大盛。小窗子口整天的挤满了人，普通一杯冰水，大约要化到国币三四角，经济二等舱的酒排间，这两天都可以做两三百块钱生意。

船上的各种杂事还很多，但记者晕船十天，一旦起床，竟如大病之后，困顿不堪。虽然已经休息了两天，但体力还不易恢复，只因职责在身，勉力握管，至于私人信件，只能俟体力复原后再写了。

只要化五镑钱 到开罗看金字塔去

可是管理员不让选手去游览 为的是快到德国了身体要紧

(七月十六日)昨天我在倦困之中勉力写了第七信，将航中的琐事，拉杂成篇，报告读者，不过昨天所说的琐事，大都是属于生活方面的，今天我再报告船中各种组织的活动情形。

中华体育考察团在船上已开过好几次会，各团员对于国内各地的体育状况，都有过详尽的陈述，目下正在讨论考察方针和考察路线。考察方针，大体已定有十几条，至于考察路线，

则各人意见不一，尚未能最后决定，因为往各国考察，这条路线要顾到时间、经济等各方面，所以困难之点很多。

船上曾经临时组织了好几个委员会，记者在以前的通信中已曾报告。演讲委员会已举行过三次。第一次黄丽明女士讲“欧洲普通的礼貌”，第二次张汇兰女士讲“吃饭的礼貌”，今天第三次吴征先生讲“德国概况”，每次听讲的人很多。

游艺委员会也于七月三日晚举行了一次游艺会，船上各国乘客都参加，对于中国的国术，十分赞叹。船上的象棋围棋都举行过比赛，象棋第一是钱一勤吴德懋平列，围棋第一是王守方。

中华代表团今天下午又在二等音乐室里召集了一个管理员指导员联合会议，讨论许多重要的事情。议决各项选手不得前往开罗游览，因为往开罗游览，非常劳乏。这几天来晕船方止，正须藉此休养，使体力得以恢复，所以不去为是。至于各人的行李，除随身所带的零星用品外，其余大件行李，到了威尼市后，均交世运会派在威尼市的招待员负责运至柏林。每人到柏林后，再前往世运新村领取。将来选手住在世运新村里，必须严守秩序。现推定郝更生、马约翰、容启兆等拟草选手日常生活的规程，俾可有所遵循。

今天晚上十二时船进苏彝士运河。前往开罗游览金字塔的就在今晚上岸。明午可抵坡赛。记者于世运会闭幕后，尚须赴英读书，为撙节起见，决定节省这五镑钱，不到开罗游览埃及金字塔了。（七月十七日坡赛发）

六 二十五日海行结束代表团抵威尼市

各方均派代表欢迎并在轮上开会 可惜到的时候太迟瞧不见 Gondola 了

(七月二十日)我们这条船七月十六日夜到苏彝士城,十七日早上六时半驶入苏彝士运河,同日下午一时抵达波塞(Port Said)。昨天(十九日)吃了早饭不久,我们就已望到了欧洲大陆的影子,这二十五日的海行,就此结束了。

在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我们因为上岸在即,一上了岸,选手、考察团员、记者团团员,以及其他办事人员,均将彼此分离,所以特地举行了一个全体大会,以资惜别,兼作勉励。由沈嗣良主席,大略地报告了一下世运会的历史和组织并由马约翰、郝更生等相继致勉励之辞。最后并由代表团德籍顾问考德(F' corat)演说。他先代表德政府及希特勒表示欢迎,德国政府及其人民,对于能邀得中国健儿出席世界,至盛光荣。旋又以顾问地位,对各选手郑重叮咛,谓请君代表中国出席世运,至盛光荣,旋又以顾问地位,对各选手郑重叮咛,谓诸君代表中国出席世运,世界人士至为注意,希望能有极好的精神,藉以表现中华的民族精神及其远古伟大之文化。

演说完后,即由代表团报告赴德须知,共十一项,摘要录后。

我们今天到了威尼市后,即住在旅馆里,二十二日上午七

时再乘专车赴德。

赴德须知

(一) 我团负全国使命，主精诚团结，团员行动，各须随处顾虑国体与团集精神，一己之陨越，往往易致影响全体，幸注意之。

(二) 康梯浮地船定二十日晚抵威尼斯。我国全体登陆后，在旅馆中过宿两宵，于二十二日上午七时搭专车赴德国，抵柏林后，全体即赴柏林市政府参加欢迎大会。会后，各队职员及选手迳赴奥林辟克村宿舍，考察团男子团员，赴国际运动学员营，赴汉堡休闲讨论会团员及女子宿舍之女团员，于当日下午出发。

(三) 专车抵柏林站时，将有我国驻德大使，世运筹备委员会及华侨学生等三百余人在站欢迎接候。

(四) 威尼斯登陆时，全体应穿着制服。

(五) 团员中之因事留德，不克偕代表团同期返国者，应于今日向各该管理员声明，通知干事部。

(六) 携带入德境之外国货币，应将数目向管理员登记，以便呈报德政府（如不声明，则在出国时不能带走）。

到威尼斯

(二十一日) 呵，威尼斯，这个诗情的水乡，我们终于在七月二十日的漏夜到了。我们这条船本来应该在二十日早上七

时到岸的，但却迟到了十几点钟，等到护照签好了后，已夜间一时多了。威尼市市政府及德国政府，均派代表前来欢迎。驻意大使馆派张嘉荣领事，驻意武官公署派郭寿华，留欧中国学生总会派孙鉴，留德中国学生总会派江鸿，留意中国学生总会派石孝先等亦均到码头迎候。欢迎人员先登轮致意，旋即在头等轮中之大厅，举行一简单庄重之欢迎会，由各代表致欢迎词。整队下船后，即改乘小轮，分寓于事前预定的 National Hotel 等三大旅馆。威尼市河流纵横，意极缠绵。而架在河面上的拱形小桥，和在小桥下穿梭似来往着的 Gondola，尤富东方情趣。可惜我们到得实在太晚，两岸屋子里的电灯都已熄灭，否则电炬如市倒影中流，是一幅何等美的夜景。记者平时素来不耐迟睡，但昨晚入眠时虽已三时半了，而感情兴奋，犹毫无倦态，稍眠即醒。今晨六时半即起床，赶写此稿，因今天上午十时起，将由德国驻威尼市领事导游全市，恐在十时后无暇写稿也。据留欧中国学生总会代表孙鉴称，柏林方面已准备盛大之欢迎，全团人马抵达柏林后，必有一番空前之盛况，届时记者当再另撰长文详细报告读者。（七月二十一日自威尼市旅邸发）

七 我国代表团由威尼市到柏林

车站空气热烈空前 一日中参加欢迎会三次

别威尼市 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七月二十二日）记者在威尼市寄上的通信，读者想已经

看到，当我写这第七封通信时，我们这一行一百四十余人，已经安抵柏林了。我们到威尼斯是七月二十日的深夜，二十二日上午七时一刻，乘德国派来的专车，离威尼斯北上。下午三时左右出意入奥，五时半左右出奥入德，这一路上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尤其是我们过阿尔卑斯山时，一路崇山峻岭，令人无限留恋。记者因这封通信要写的事情太多，意奥境中一路的风光，只好留在我自己私人的游记里去详述，这儿只得节省篇幅，一笔略过。每次出境入境的时候，都由官吏上来验查护照，并须将所带银币在护照上注明，以便与出境时核对。不过我们此次人数既多，又系特别情形，所以一切均无麻烦，只打了一个印就算完事。

明兴小停 中国同学设宴欢迎

当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抵达明兴（München）。明兴是入德境以来的第一个大站。这个地方不仅在工业及文化美术上是德国一个有名的城市，尤其在革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因为明兴就是当今德国希特勒举事革命的发源地。这儿有个明兴大学，非常宏大。有一万八千余学生。中国学生在明兴的有三十余位，没有一个是学社会科学的，全是实科，其中以学医的占多数。这天他们都手持国旗，在站欢迎。我们到站后，即下车列队，中国驻德大使馆派秘书邱长康前来欢迎。德国宣传部及明兴市政府亦均有代表在站照料。先后由邱长康，明兴中国学生会代表张富岁，国民党柏林支部代表钱品松等作简单之演说，旋即整队赴 Restaurant on Künstlerhaus 晚餐，这

顿晚餐是由明兴中国同学招待的，席间德宣传部代表及明兴市政府代表均有演辞，末由沈嗣良答谢，均由随军照料的留德中国学生会代表江鸿翻译。我们用餐时，适意大利一部分出席世运的选手也在用餐。当他们唱国歌时，我们全体肃立，以示敬重。餐后游行全市，过无名英雄墓致敬。

抵达柏林 在站欢迎者数千人

（廿三日）当日晚十一时五十分继续北行，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十分抵达柏林 Anhalter 车站，驻德大使馆自程天放大使以下，驻德武官公署自酆悌武官以下，以及留居柏林之中国同学三百余人均全体到站欢迎。先由德国政府代表 Dr. Halot 致欢迎词，继由张企恭夫人献花，全车站均悬旗致敬。因为车站规定，只准四十人进月台迎接，所以其余全体同学，均整队立在月台外面。当我们一行走入月台时，欢呼震天，国旗飘扬，这种热烈的情绪和亲爱的空气，真是令人感动得要掉下泪来。这次这种盛况不仅是在柏林，可以说是在全德国，甚至在全欧洲都是空前的。德政府除派 Dr. Halot 代表外，宣传部派了一个司长，外交部派了三个代表，国社党派了一个公使衔的交际司司长，东方学会派会长林德，德国赴华经济考察团派了好几个代表，均到站迎接，柏林民众在车站欢迎的有几千人。德国人对于中国此次派了一百四十余人参加大会，三四百个留德同学全体欢迎，中国驻外官员的郑重接待，都表无限的惊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同胞如此的精神焕发，情感热烈，有组织，有秩序，造成了这样一个盛大的爱国空气和民族精神。德

国当日午报及当晚各报均有详细记载及刊登照片，舆论界一致的表示钦佩，记者当在下文详细叙述。我们出了月台，即分乘大汽车赴柏林市政府应柏林市市长的欢迎会。时为十时，当由柏林市长致辞欢迎，并赠书纪念。欢迎会散后，仍乘原汽车直驶世运会新村。

选手进村 升旗典礼庄严肃穆

从柏林闹市到世运新村，汽车约须行一小时余，沿途均挂德国国旗及世运会会旗，抵世运新村已快十二时了。全队到达新村大门后，即举行升旗典礼，全体整队肃立，军乐队奏乐，我国国旗缓缓上升。升旗礼举行后，即步入新村，直到中国选手住的屋子停住，再举行营前升旗礼，表示中国选手即住在这儿。中国选手及代表团职员，共住三幢房子，屋内各种设备，均极考究周到。记者下次通信中当再详细描写。

下午四时，中国驻德大使馆、武官公署、旅德中国学生总会、柏林国民党支部、工商联合在 Restaurant Wilhelmshohe 举行盛大之欢迎茶会，宾主约有五六万可谓盛极一时。程天放大使、戴季陶院长、邹委员鲁，均出席致极恳挚动人之演说。

我代表团抵柏林时 舆论界备极赞扬

热烈的爱国空气笼罩车站 目睹者无不感动至于下泪

（七月二十三日）此次全德人民，对于中国选手团一行，以及在车站欢迎之一番情况，无不表示恳切之欣慰。全德报纸，对我表示好感，尤为空前未有。二十三日当天 BZ am Mittag 午报，为柏林销路最广之报纸，撰文盛称中国人民民族精神

之强，谓中国人民不仅有组织，且能守良好之秩序，此事可于今晨中国选手队抵 Anhalter 车站之情景中见之。中国此次遣派大批选手人员参加世运，德国政府及其人民，感觉无上光荣，自各国选手队抵柏林以来，以中国选手队抵柏林时之情况，最为热烈。他国侨胞之欢迎其本国选手，未若中国侨胞欢迎其本国选手之如此之热烈也。德国人民在车站目睹者，莫不感动下泪，一致举手表示钦佩与欢迎，德国人民至以中国民族如此团结为佩为慰。当日之 Nachtansgabe 晚报，每日均出两次，二十三日第一次及第二次中，均有中国选手队抵柏林之记载及照片，所记俱详细靡遗，而其描写车站景况，尤为生动真实。该报谓，中国侨胞欢迎其中国选手，三呼中华万岁时，其声调一致，一若出自一个机器。数百面之青天白日旗飞扬时，几使吾德人在德国车站中不复见到一件德国的东西。整个的车站俱为中国人民，此种热烈爱国空气所笼罩矣。按 Nachtansgabe 晚报，在柏林坐第二把交椅，当日记载中国选手团抵达车站之新闻，凡四五稿，其他为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大众日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等，均一致表示热烈之欢迎。

留德同学 竭诚照料令人感奋

此次中国选手抵达柏林，中国驻外的使馆以及留欧的同学，都尽量的热烈招待。驻德大使馆在选手队未抵柏林以前，就已很负责的办了许多事，将达柏林前，筹备着种种事项，抵柏林后，又负责的照料。还有留欧的同学，特别是在柏林的中

国同学，更是奔走终日，竭诚地帮我们的忙。当我们在威尼市上岸时，留欧中国学生总会即派孙鉴，留德中国学生总会即派江鸿，坐了飞机到威尼市去接候，此事我在第十信中业已谈过。留德学生会并临时组成了一个世运代表团招待处，内分总务、体育、新闻、参观等四组，协同原有负责人员全体出动，帮同照料。他们这种服务的精神和一腔爱国的热诚，真是令人感奋。

记者苦矣 此来吃苦并未享福

最后，让我来说一些自己的事情。普通说以为我们到柏林来看世运是可羡慕的，其实很苦。晕船之苦，已经够受，到威尼市第一夜差不多整夜未睡。二十二日在明兴吃晚饭时，气候一如初冬，记者还是穿的单哔叽西装，冷得牙齿打颤，其余的衣服，都在大件行李之中，无从取出。当晚在火车里坐了一夜，在柏林跟着大队奔走，毫无休息。四时出席欢迎会，七时到世运去领取派司，否则以后即不能在新村进出。九时四十分才回来吃饭。柏林没有黄包车，许多地方非步行不可。记者现在在写稿时，两只脚已不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有时还要跑前跑后，拍摄新闻照片，人家可一休息，我们还得写通信，将来大会开幕之后，各方奔走，更要忙得透不过气来。晚饭吃好，已经十时半，又和中华文化协会（Chinesischer Kulturdienst）的林秋生先生谈话。林先生在柏林大学教书，原籍福建，但在德国已住得很久，所以言语之间已经具有德国人那种诚挚的态度。他在这儿做对外文化宣传的事情，很有成绩。他们这种



对外宣传的事情，完全是以私人的资格经营的。中国过去因种种困难，这方面向无余暇来管，譬如日本在这种国际的宣传方面，就十分注意。现在我国一切均渐上轨道，希望对于国际的宣传方面，能够加重注意。我和林先生谈完话，已快十二时了，幸而我在未出国之前，已托友人替我租定房子，所以这时可以安然返寓。现在急着手不停挥地在三小时之间写了这四千余字这封长信，天也快亮了。因为要赶明日（二十四）的一班飞机寄出，不得不开夜车。记者说句老实话，我的兴趣不在看运动会，我的兴趣在写通信，也可以说我的兴趣在为读者服务，如其诸君读得很高兴，也就是记者所得的一点安慰了。

我驻德大使馆 欢迎世运代表团

程大使讲代表团使命之重大 应效法德国人精神团结一致
代表团抵柏林后，我们驻德大使馆等举行茶会，程大使即席演词，原文如下：

今日驻德大使馆、党部、旅欧和留德两学生会，工商联合会，联合开茶会欢迎戴季陶、邹海滨等先生，和世运会中国代表团全体职员和选手，感觉异常荣幸。除邹先生因出席大学会议和世界教育会议而来欧之外，其余均为参加世界运动会而来，此点使天放于欢迎之中，有甚深之感触。

中国古代，文武不分，故对体育甚为重视，射御与礼乐、书数并列于六艺，其重要可知。春秋时，列国官吏，平时则为卿大夫，一旦国家有事，即转为将校，率兵御侮。而一般国民亦均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苟非平时重视体育，不能做到。孔子

为吾国最大之学者，同时亦娴武术，故礼称其“习射于翟相之圃，观者如堵墙”，其射法之精，可见。略及后世，文武分途，读书人视运动为鄙贱之事，不肖为之，不复讲究体育，国民体格乃日趋于萎靡，一有外侮，只有俯首乞降，毫无抵抗能力。宋以后，中国两度亡于异族，体育之不振，实为重要原因之一。元清入主中国以后，未几即为中国人所同化，故开国时勇武强健之风，不及百年亦一变而为萎靡软弱矣。及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吾人与西洋民族接触日多，睹其尚武风气之流行于国民体格之发达，先觉之士如梦初醒，知体育与国家关系之密切，而从事提倡。然积重难返，一般国民仍未养成运动为日常生活一部分之习惯。故中国提倡新教育已四五十年，而体育成绩，较之西洋各国，瞠乎其後，不特西洋式之运动，不如人，即我国固有之技术亦几落伍。如日本之柔术，由我国之拳术蜕化而来，然今日柔术在日本远较拳术在我国为普遍。中国发明弓箭，在西洋之前，今日则北方尚有习射之人，长江以南欲睹弓箭而不可得，其衰落至此。而美国则反盛行提倡，各大学均纷设射箭俱乐部，男女生均加入习射，风行一时。此等事实吾人每一念及，辄觉汗颜无地。

然而惭愧之中，有可以自慰者，在悲观之中有可以乐观者，在则最近十年来，吾国之体育有显著之进步也。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知体育为一切事业之基础，提倡不遗余力，故自九一八以后，虽国难严重，而全国及各省之运动会，继续举行。中央关于体育之经费，岁有增加，本年复拨给巨款，以

为出席世运会之费用。俾诸君能来德参加，运动成绩较体育先进国，自当相差尚远，但以与本身比较，则每开一次运动会，必有数种新纪录之发现，即为进步之表现。球类技术——尤其足球篮球——较十年前亦进步不少，在远东比赛时常可击败外人。尤可喜者，运动风气已逐渐普遍，国有之国术亦逐渐复兴，练习者日益众多，国民体格较昔为胜，尤其青年女子已非复昔日弱不禁风之概。此均可供吾人瞻望民族前途而为兴奋也。

中国参加世运会，此已为第三次。然一九二八年第九届世运会，我国只有职员，一九三二年第十届世运会我国亦只派选手刘长春君一人，均可认为旁观性质。本届则有男女选手七十人，职员二十余人，国术表演员九人，体育考察员三十余人，总数达一百四十余人，实可破天荒之大规模正式参加。国民政府又特派戴院长季陶先生为政府代表表示郑重。代表团出国时，蒋院长且亲自授旗以资鼓励，报纸对代表团消息逐日详细记载，政府及国民对诸君期望之殷由此可知。而诸君使命之重大，亦不言而喻矣。

常人每谓运动会选手之使命，在夺锦标，天放殊以为不然。中国既属第一次正式参加，诸君能得锦标固大佳事，即不能得锦标，国人亦决不责备诸君。诸君之使命，盖别有所在。诸君在京时，蒋院长曾勉诸君“在道义精神与纪律上为国家争光荣”。而德国之国家体育总裁阿斯腾（Reichssportfuhrer, Hans von Tschammer und Osten）亦告其运动员，“由人格及生活中表现德意志民族之精神”。故天放认为诸君之使命，一方

面在运动场上，在寄宿舍中，在街头，在店肆，在公共场所，一举一动，处处均表现整齐严肃守纪律的责任之精神，不让他人有丝毫之指摘，使德国国民及外国来宾均因与诸君接触而对中国人发生良好之影响。另一方面，则当观摩德国人之精神，以带回中国。吾人等知德国因欧战之失败，缴械赔款，丧权失地，至为惨痛，今不及二十年，已卓然复兴。最近数年来，在国际地位尤提高不少，此实为德人不畏困难不惧挫折，在领袖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埋头苦干之结果，绝非倖致。中国今日在存亡绝续之交，亦必有团结一致，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埋头苦干之决心，始能渡过难关，恢复民族在历史上光荣之地位。诸君由德返国以后，当竭力宣扬此义，凡与此原则背道而驰者，即为国家公敌，如是则御侮救亡，易于收效。诸君能做到此两层，则虽不得锦标，而对国家所尽力已甚大矣，敬祝诸君努力。

八 奥林匹克新村素描

占地四十英亩有平房百七十八幢 环境优美设备完善选手无不满意

（七月二十四日）昨晚（二十三日）通夜写成的第七信，本报想已刊出。今天天亮了才睡，到十二点才醒，吃了饭就到世运新村去参观。因为昨天匆匆一到，未能详细浏览，从柏林闹市到世运新村，可真不近。我在上次通信上已说过，有二十个基罗米特，普遍汽车差不多要走上一小时。柏林的汽车可真

贵，从记者住的地方到世运新村，差不多要十六七元，除雇营业汽车外，另有公共汽车，不过等候的时间极久，大约有八角钱即够了。

兵营式平房

这个世运新村完全是兵营的结构，所有的选手住的房子，一幢一幢，全是平房。全村共有一百七八十幢，每幢都用德国各大城的名字作为这屋子的名字。正如我们南京，用各省市的名字作为路名，如上海路、黑龙江路、山西路等一样。每幢房子都有壁画，而所画的就是各该城市里的有名风景。单这几百幅的壁画，所费就很大，然而在这种地方，德国却已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新村占地一共四十英亩，除了这一百七八十幢平房外，另有几座很大的房子。

四层的饭堂

其中顶大的就是大饭堂。这大饭堂一共四层，名叫 Berlin House。各国有各国的饭厅，分开就餐，并不相混。现在这饭厅中以美国、意大利、日本三国所派到的顶大，这因为这三国选手的人数顶多的原故。每一国都有每一国的厨房，厨房里还装了电话。大饭堂室上面的四层外，还有一层地室，食物即藏在地室里。如其厨房要什么东西，就只要用电话到地室里去要，十分方便迅速。至于馆堂上的一些布置设备，自然极完备，极整齐清洁的了。

游泳池医院

第二座大房子，就是游泳池。这座游泳池屋子是专门供给

各国的游泳选手练习的。世运新村里一共有二座医院，一座叫普通病室，一切设备如 X 光等都非常完备，还有一座叫特殊病室，记者对于医学完全外行，不过据引导的那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Hitler Youth）告诉我，这里面的设备全是顶新式顶新式的，有许多仪器都是德最新发明的。我们知道德国的医学世界闻名，她们自己都叫她为特殊病室，则其里面的设备当可想而知了。他们这两座医院，不仅替选手看病，并且他们还放映一种凡活动影片，使选手们增加生理上的常识。就是他们用活动影片，放映当一个运动员，他在跑时，跳时，他们的心胸肺部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开一合，一紧一弛，都在这电影上显露出来，使选手们可以得到许多医学学理的知识。

兴登堡大厦

还有一座兴登堡大厦（Hindenburg House）要特别拉出来的。这座屋子是专作游艺用的，好调剂选手在村内的生活起见，差不多每晚都有一二小时的游艺节目。这里面跳舞、艺术、唱歌、电影等教育，而所表演的节目，尤均极精彩。这屋子里还有一个斗剑场和一个拳掣场，这两块地方都是德国留着将来自己用的，所以建筑得特别考究，就是这两天，也都有友谊比赛。

奥林匹克新村

据说这个新村，德国政府在十年前即已筹备了。这句话从日耳曼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看来，我相信不假。尤其可以证明的，就是全村的树木，的确都在十年之上。告诉我这话的那个希特

勒青年团团员，说十年前，德政府即划定此地，先种树木。世运新村里虽然没有古木参天，但没有一块地方，没有一座房子的前后左右，不是有着葱郁的树木的。没有树木的地方，就一定是一篇碧绿的草地，整齐得像一幅油画的画布。新村中还有池沼河流，供人划船小游。整个的新村都落在一种宁静和平的气息里，空气好，光线足，真是运动员住的一块好地方。

练习的场地

新村里除了上述的房屋外，还有好几个练习的场子，有田径场、篮球场、游泳池、拳击场、举重场等。每个场子里，一切设备与器械，均应有尽有，而且都是顶新式的，不必自己再带去。他们的跑道不是用煤屑做的，而是用黄泥和石灰做成的，据一个教练对我说，这种跑道是顶考究的。

美国的选手

现在已报到的有二十几个国家。第一个报到的是德国，第二个报到的是日本，中国报到在第二十二名。记者到村时，美国选手正到了不久。人数本来以日本为最多，但现在第一把交椅却给美国夺去了，今天美国一来就来了四百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来表演棒球的）。美国选手到时，有一极大地方，和所有其他国家的选手不同，就是其他任何国家到时，都是衣裳整齐，态度庄严，独有美国选手不然，他们一路依旧嘻嘻哈哈，一付胡调面孔。他们的服装，颜色虽然是白帽黑服，可是式样并不一律。特别可以看出的，就是在他们的衣服上，他们的阶级分得很清楚。这些选手，有的是银行家，有的是小店员，

有的很富，有的很穷，富者大都衣服阔绰，贫者就较褴褛了。美国的选手一共占了十四幢屋子（中国占四幢）。美国选手有几个黑人跑短跑的大受全村的注意。

练习得很勤

各国选手，此次参加世运，都希望有最佳的表现，所以住在新村里，练习得很勤。每天早上五时起，即看见跑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影。练习场中，特别以芬兰的长跑选手和美国的短跑选手，顶受注意。日本的游泳选手，也备受各方重视。至于德国的选手，顶谦和，不论在什么场子上，逢到有他国选手要来练习时，他们总是将场子让出来。因为他们是主人，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特别客气。

新村大门外

新村入门外面有以大间要 International House，是供各国代表团办公用的。里面有一座新村模型，精致绝伦。有一间邮政局，专司新村邮政之责。另有食物小店数间，并另有一间女打字员坐的屋子。这里面有十几个女打字员，以供各国新闻记者的临时雇用。终日总有几百人徘徊在大门口，大部分是从各国前来观光者，以及本来住在柏林的居民。他们都无出入证，只得在门外留连一下，每见一个选手出来时，他们便纷纷要求签字。美国选手到时顶阔，有四家美国的电影公司跟着来拍摄新闻片。这些电影公司也常在大门前活动。

要写的东西太多，现在暂时打住。（七月二十七日自柏林发）

九 奥林匹克新村中我国健儿的生活

卧室很考究两人住一间 吃尤其惬意只要你有量

(七月二十五日)我国选手自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在柏林下车后,先赴柏林市府,应柏林市长的欢迎,旋即住入世运新村。记者在二十四日发出的第七信中,已经报告。昨天写的第八信,系新村素描。现在让我来将住在世运新村中我国选手的生活,叙述如下:

我们选手共占四幢,号数为七十、七十一、九十、九十二,每幢房屋有十一间,每间住两人,所以每幢可住二十四人。选手占三幢,职员占一幢。房间里的设备十分周到考究,有写字桌,各人有一口衣橱。这衣橱很大很新式,可以放置许多东西。一切用具如牙刷、牙粉、浴衣、毛巾等,都由新村供给,每天一换,干净之至。至于服侍的仆欧,都能说英语,并且都和葛可爱。

全队作息时间,有如下表:

上午		
六时半	起身	由各队管理员监察
七时一刻	升国旗	全体制服长裤整队行礼
七时半	第一批早餐	
八时一刻	第二批早餐	
十二时	第一批午餐	

续表

下午		
十二时三刻	第二批午餐	
三时至六时	练习	由各队教练领导
六时一刻	降国旗	
六时半	第一批晚餐	
七时一刻	第二批晚餐	
十时半	入睡	十时半后绝对不得高声谈笑

因中国所派定的饭堂不大，所以分二批进餐。第一批为田径队、篮球队、举重队，以及宋君复、沈昆南、叶良、李清安四人，第二批为足球队、拳击队、游泳选手、自由车选手，及其余职员，进餐时刻，绝对应遵守，不得迟早。

选手们在海上过了二十多天的生活，每天的吃的问题，总是不能解决。因为轮船上的菜太坏，质量都感贫乏。记者是和他们同轮来德的，所以深知其苦。可是他们到了新村里，那才享福呢。饭厅上除德文外，还用英语。侍役都能说得很流利的英语。菜单也是英德合璧，一汤二菜，汤是固定的，不得调换，菜二道则可以随意点叫。菜的味儿很合中国人的胃口。这是德国政府在事前早就训练好了的。至于鸡蛋、牛乳、咖啡、水果，只要你有肚子，尽管吃好了。不仅在饭堂里，就是在宿舍里，也尽管随时索取。你要吃什么，他们就供给什么。

代表团又订定了八条住村规则，为：

- (一) 精神活泼
- (二) 举止大方
- (三) 态度和蔼
- (四) 服装整洁
- (五) 遵从大会住村规约
- (六) 服从本国职员指导
- (七) 谨守作息时间
- (八) 在大会前及比赛日期中不得外出

现在新村中有一辆大汽车，是供给中国代表团用的。什么时候要，只要在事前去通知他们，就可以。二十四日下午全体会到无名英雄墓去献花圈，同时有大批的摄影记者和漫画家，到中国营里为中国选手拍照写生。谈话、练习、游戏、休息、写信、洗浴等，一举一动，都是他们的好材料。

总之，新村是一个乐园，中国选手住在里面非常舒服，各人二十余日的海行疲倦，现在也已完全恢复。大家在村里都能谨守秩序。因为到了这种地方，和各国选手在一地，自然而然知道自爱，知道国家的体面。（七月二十七日自柏林发）

十 五国会旗满街飞扬大会揭幕前的柏林

全世界的观众接踵而来 无论旅社房屋租住一空

（七月二十六日）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自八月一日起方在柏林开幕，然而在两三个月之前，整个的柏林就已经紧张了起

来，整个的柏林在一种期望中兴奋着。这是一笔好买卖，德国政府所下的本钱不算少，可是这一笔收入，谁算得清？我相信世上没有比这样一次交易的利息更好。世界各国，能够得到大会的允许，在自己本国举行，是一件无限光荣的事情。可是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因大会在本国举行，各国人士前来观光，可以吸收到一笔极大的现金，又可以繁荣市面。柏林的居民，甚至可以说整个德国的人民，谁不是渴望着八月的来到。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稀世的盛典。

当我们在柏林全市游览，我们所见到者，就是清一色的这种世运空气。热闹的几条大街，街中挂满了彩灯，彩灯的两旁是德国的国旗和世运会那种五个圆圈圈的会旗。在柏林，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满处触目的——就是这种五个圈圈的世运会徽。商铺的玻璃窗上是不用说，每家都有，没有一点错儿。高架电车上，公共汽车上，甚至火车头的铁皮上，都是，都是，五个圈圈儿在一起，五个圈圈儿在一起。各种做旗的店铺里，各种做徽章的店铺里，这种五个圈圈的旗和徽章，加工出品，可是还不够分配。

截至今天止（廿六日）各国来柏林看世运会的人士，已超过了四十万。昨天（廿五日）一天就到了一万七千人。今天一天单在汉堡，卜内门（Bemen）及荷兰的卢透唐（Rotterdam）三块地方，据谈就有二万一千人上岸（三处均系海口，外人来德，在此上岸），即日来柏林。在上个月底（六月），各国来往观光的，已有二十余国国籍。现在预料将有世界上五十三个国

家的人民，为了世运会，来到柏林。

现在柏林的旅馆民房，租住一空。记者在未出国前，曾得到世运会的通告，说要早日打电报到柏林预定，否则将租不到房子。我曾在六月初旬托在柏林的友人定好一间，所以一到柏林，就有屋子休息。要是现在再去找，那就十分艰难。柏林的房价，现在也特别提高，据说自八月一日起，更将提高一倍。

我在第九信里说，选手住在世运新村里，一切水果、牛乳、咖啡、鸡蛋等，尽量供给，并不限制。而这些营养食料，就都是从柏林及全德集中了在新村的。现在在柏林市上，以及全德乡村，所有这些属于营养方面的食料，俱由德政府设法集中，所以如鸡蛋等一类的东西，普通市面上的卖价已特别提高了。

德政府并挑选了一百八十个“希特勒青年”（Hitler Youth）担任一切引导的责任。如选手们路途不清有什么事不明白，全由他们担任指示。这些青年，都是身强力壮，面目清秀，精神饱满，而复和蔼可亲。他们都是特别训练了的，据一个希特勒青年告诉我，他们一起训练了三个月，除德语外，能说英、法、西班牙三国语言。

德政府现在又临时设了一个“世运观客旅行指导所”（Olympia Wander Dienst），专门办理各国人士看完了世运会以后，上德国各地去旅行的事情。这看起来是一种招待机关，其实也是一种吸收资金的政策。

国际运动学员营

卅多国体育界重要分子集中在此 我体育考察团大部分团员也参加

（七月廿七日）国际运动学员营（International Sport Studentenlager）之设，其目的在沟通世界各国体育人员的学识与感情，因为参加这一个集会的分子，都是各国体育界的重要分子，尤其是世界体育界有名望的学者，都被请了来作学术演讲，所以更可视为全世界体育学识的一个集中地。

这完全是一种军营的生活，这地方没有一座房子，所有的全是帐篷。每国一营，约住三十人左右，现在已到了三十多国，每国代表规定至多三十人，只有德国有五十个代表。记者于今天下午专程去访问。在营门之前，聚集了不少观光的人士，正如我们在世运新村前面所见的一样。大门外站了两个守卫，挺着胸，威风凛凛，充分表现了德国陆军的纪律。我将记者证给他看了一下，他很客气的对我行了一个礼。先是一块大草地，草地四周竖满每个参加了的国家的国旗。营帐排列在后面，十分整齐。每营帐写着各国的名字，插着各国的国旗。这个帐篷要住三十个人实在太小。床是铁架子的两层床，非常低小。第二层的床还不到我胸口高就可想而知了。帐篷内住上这许多人，空气自然不会好了。

中国到欧洲来的体育考察团，只有郝更生、吴邦伟、崔亚兰（以下女）、杜宇飞、陈咏声、杜隆允、张汇兰、黄蕴之、谢文秋等九人到汉堡去参加“国际休闲及娱乐讨论会”，其余

的人便都参加了这个学员营。我去时，他们刚巧都出去看博览会，只遇到了袁教礼、吴征、吴德懋等几个人。

他们每天上午表演，下午演讲，或上午演讲，下午表演，一切生活都有规定。所表演的，必须是各国自己所特有的文化，俾可使各国互相观摩。表演与游戏的节目，有唱歌、操演、举行野火（Bon Fire）、参观、游览、划船等。至于演讲的，那就多了，大体都是各种体育上的学理。

我在营里曾拍了几张照片，可惜要到明天才印出，今天不及寄上了。（七月二十七日自柏林寄）

十一 在世运新村，“力”与“爱”交流着

这里不是任何一国的领土 人类营着理想共同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朋友，我在第八信里已经告诉你世运新村的情形，可是那只是报告，报告新村里一切不动的建筑，我并没有描写。正像个画师在画布上只画出了一座房子，还没有画出云天树木的自然景色。你一定不会满足，你一定还想知道一点新村里的氛围。假如你的要求更苛刻，也许你还希望我这个写稿人写下他自己的一点感想。朋友，我为了你这一份迫切的企图，我得勉力抓住那新村里的空气，用我有限的字里，印在这一角白纸上，答谢你的殷望。

你一定要问，这新村里的生活是和平的，还是波动的？是刚暴的，还是缠绵的？朋友，我说整个的新村就在这和平与波

动、刚暴与缠绵的交织中。当你一踏进这一座新村的大门，你就看到你眼前流淌着一股力量。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挺着胸口，眼珠子望着远远的前面。他们都那样从容镇静，仿佛胸有成竹。然而在那种从容镇静里，分明潜藏着一身的劲道。他们的肚子里都有一股气，他们的脉络里都有一道热血，只要那时间一到，他们便毫不吝惜的，毫不怠懒的表现出来。他们所有的生命力，就在那一刻间热烈地向外奔放。整个的村子就弥漫着这种“力”，整个的村子就在这种“力”的笼罩之下。可是，朋友，你不要误会新村里的气息就那样单纯，不，不。我们在村里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所呼吸到的，除了这种“力”之外，还有“爱”。这世运新村在柏林，没错儿，可是在目下，这新村再也不是德国的土地。因为在这新村里，我们根本找不到一点单纯的德国空气。目下这新村不是德国的也不是世上任何一国的。美国、日本、意大利，他们的选手顶多，然而他们决不能占有全村。没有一个国可以单独的占有这新村。这新村里住了五十个国家的选手，这新村是五十个国家所共有的。这个新村可以说在目下是全人类的土地，新村里的空气也是全人类的空气。那儿我们再也看不到有什么人怒不相视，擦肩而过，不相识的，从没有会过面的，在那儿遇着了也得点一点头，招一招手。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恳挚的微笑，都有一种和蔼亲爱的精神。这种恳挚的微笑，这种和蔼的精神，实是人类顶原始的本性。

我说“力”与“爱”的交流，还不仅上面这样，就以个人

而谈，亦复如此。每个人每天有规定的练习时间，在这个时间，他们全部的将他的赋有的“力”表演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整个的生命意义，就是力的训练，力的发扬。他不准取巧，不准偷懒，不准自暴自弃。可是这一个时间一过，他的灵性，就整个的解放开来，从紧张到平和，从特殊到一般，他一切自由，变得那样自在。当他在训练的时候，他的生命在“力”的氛围里，当他在休息的时间，他的生命，就在“爱”的氛围里。

我在第八信里已经说过，说这个村子里充满着树木之美。真的，那一处不是一片葱郁的林园，和没有一点杂草的草坪？当你在那树林里徘徊着，在那草坪上徜徉着，在那小河边留连着，那样澄清的空气里，那样娴静的心境里，你当会感到，你的身心是何等的解脱，何等的弛宽。特别是晚上，在苍茫的暮色里，那无线电放出来的幽静的音乐，妙曼地、婉转地，穿过了那无数密密的树林，从你的耳鼓里刺进你的心田，你将感到多么神仙们的迷恋。也许你一阵陶醉就在那草地上躺下，让你的灵魂暂时从你沉着的躯壳里向无边的天际飞一飞。也许你一阵感伤，就掉下几滴英雄的泪水，让你不可分解的旧恨都爬进你的记忆。可是朋友，你陶醉也好，伤感也好，你总应该说，我流恋这地方，我流恋这地方——

说到晚上，晚上是住在村里的选手们一天生活的顶点。那可以容得下二千余人的 Hindenburg 一到下午八点多钟，门口就挤满了人，他们都来享受他们应得的愉快。九点钟以后，我

们就只听到兴登堡大厦里的一片声音，这里面有音乐声，有低低的谈话声，有各种古怪的叫声，可是我们再也分别不出，我们再也分别不出什么东西南北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声音。

兴登堡大厦里每晚的节目很多。世运会特从柏林顶有名的 Scala 和 Wintergarten 两个杂耍场，请了许多有名的演员来表演，并且还放映种种焰火，据说都是由一个公司叫做 Deutschen Pyrotechnischen Fabriken A.G 供给的。

这村子表面上是很平静的，然而我却说这村子在火焰里。看吧，这六千多个选手，将如何的在大会会场中喷溅他们生命的火花呵！（七月二十九日柏林寄）

十二 世运花絮录

（七月卅一日）大会明日开幕，我在过去几封通信里，凡关于世运新村，柏林空气，以及选手生活，都已详细报告。现在乘大会开幕之前，将连日各方所得的零碎消息，汇志如下。

杨秀琼到柏林后，受各方注目。留学生虽远在国外，然亦久仰“美人鱼”之名，有许多人见了，总要问那一位是杨秀琼。七月二十四日在 Wilhehnschoe 欢迎会中时，就有几十人包围了她拍照。外国新闻记者也对他起轰，因为中国派来的女选手，只有她和李森两个人。德国报纸上称她为“中国美女”，她到柏林后第一次在游泳池里练习时的照片，第二天就在柏林

报纸上刊了出来。

第十届世运会女子百米仰泳第一（成绩一分十六点三秒）美国著名游泳选手贺尔姆·艾玲娜女士（Holm Eleana）因不守训练规定，私自饮酒，已被美国世运代表团取消出席资格。波兰著名铁球大王黑路牙赤（Heljasz）现在也因为不守纪律，被波兰代表团禁止参加世运大会。据波兰代表团称：“世运会之精神与世运选手之道德，重于世运会任何之金银质锦标。违反世运会纪律者，任何人皆无参加资格。”同时复有波兰著名足球队员二人，亦因此故，停止选手资格。我们看了上面的两项新闻，对于他们的守法精神，真是无限钦佩。

日本顶好的一个篮球选手 Michis Takesaki 现恐不能出席比赛。其理由为他是生在美国，在美国居住，并且他的护照也是美国发的。

世运女子选手并不住在世运新村之内，另住在离世运新村约一公里的女选手宿舍里。一切享受，和世运新村差不多，但女子村里不准男子去访，故大家称之为 Village Without Men。

与上项情形相同，男选手所住之世运新村，亦绝对不准女子入内。正因无女子入内，宿舍内的男选手们，不免样子可以随便一点。有几个国家的选手，每在村内的小河里划船时，必将裤子脱下，实行裸体运动。

七月二十八日晚，驻德大使馆等团体举行盛大欢宴，欢迎戴院长、王委员（正廷）、邹委员（鲁）及世运代表，并邀德方知名之士相陪，中外宾主约到四百余人。中国国术选手表演时，获得全场盛大之欢迎。若干德国太太，看得尤为入迷。

又中国国术选手曾于七月二十五日由柏林至汉堡出席该晚十时在 Thalia 戏院举行之国乐国术国剧联合大表演，第二日仍返柏林。

旅欧中国学生联合总会及留德中国学生会联合组织之世运招待处新闻组，自七月二十四日起，发行临时特刊，名《世运新闻》，每二日一刊，系送阅性质。每次出版后，索阅者极众，大受欢迎。

柏林人士为庆祝本届世界运动会，七月三十一日晚，在柏林最大之克罗尔跳舞场，举行一狂欢夜，有一万人参加跳舞。门票每人三马克半，现已销售一空。

住在新村内之中国选手，绝对不许告假出外，惟七月二十八日则特别放假一天，以供各选手出外访友购物之用，该日各选手无不兴奋逾常，在几家中国饭店大吃其中国饭云。

李森来德后，联系颇勤。二十八日全体选手放假出外之时，

李仍在场中按时练习。

柏林中国饭店有六七家，其中以天津饭店、南京饭店、津汉饭店三家最佳。这几天各饭店生意尤佳，记者常往者为南京饭店。

中国选手中满口说英语者，有两人，一为杨秀琼，一为自由车代表何浩华。而杨的满口英语，尤为留学生注目，后来有人解释，说“她除了广东话之外，只会说英文，有什么办法”。

选手中最聪明最天真亦最顽皮淘气者，为符保卢。最和气和长像弱不禁风者，为篮球队队长王玉增。

陈振兴每日赴游泳池练习，渠告记者，渠在柏林练习数次，本人成绩，有良好进步，但仍不及美日选手，此亦一时没有办法。惟渠称，渠终日观察美日选手游泳之方法，确较渠自己所用着为佳。渠已索得美日选手游泳之奥妙，归国后当力求改进，并将新法指示其他游泳同志。记者当答谓：“你懂得了这一着，你就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

中国参加世运会之新闻记者，现除原有人数外，又新加入四名：《大公报》驻德体育记者李国琛、柏林中华文化协会（专办在德宣传我国文化事宜）林秋生、旅欧及留德学生主办之世

运招待处新闻组陶鹏飞，及《大陆报》驻柏林记者。

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上海新和兴钢铁公司总经理王绳善（尔纲）代表中国赴英出席本届世界动力会议，近自伦敦来柏林，记者已约渠于今日（三十一）午后三时同赴世运大会会场参观，藉可一聆一个工程师对于大会会场建筑之意见。

七月三十日晚大使馆转来教育部一电：“大使馆转冯有真储安平君鉴，君等由德广播世运消息，已商定每日自中欧时间十二时至十二时二十分，希按时前往播放。教育部。”此电未收到时，记者等在柏林，即连日与德方商讨。三十日上午冯有真先生与德方最后商定，时间与晚间所得教育部来电所定时间相同。按，柏林与上海之时间，相差七小时，在柏林十二时播放，上海南京等处收到时，为下午七时，正系普通听无线电之时间。大会期间之无线电广播即由冯君与记者轮流分任。

七月三十日晚八时，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Goebbels）宴请各国领队与主要新闻记者。中国方面被邀请者，为王正廷博士、沈嗣良先生、冯有真先生，及记者四人。这晚宾主双方到了一千多人，可谓盛会。席间有个德国 Official National Socialist Press 的 George Lupko 先生问我几岁，我说二十八岁。他对沈嗣良说，他觉得我只有十八九岁。我们都大笑。我告诉他我已有了七个孩子，他大吃一惊。我说：“假如

我是一个德国人，我必已受到了贵国希特勒先生的重赏。”其实我只有两个孩子。不过我是前年才结婚的，假如我二十岁就结婚，也许真已有了七个孩子也说不定（按：德国正奖励生育与优生政策同时并行，无钱结婚者，只要愿意结婚，政府即可借给他一千马克，分期摊还）。但如能生一个小孩，即可少还二百五十马克，生了四个小孩，该一千马克之借款，即可不还。至于生了四个小孩以后，则更将受政府之嘉赏矣。（七月卅一日自柏林寄）

十三 世运大会开幕纪详举世瞩目的八月一日

全世界最强壮的人都聚集在柏林了 他们都在和平与友谊的原则下竞争

“八月一日”——这一个日子，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等候了好久了。全世界的人士都在期候着这一天的来到，为的是在这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神圣的大会将要开幕举行。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物质文明加速发达，而世界各国的政治纠葛，随之复杂。虽然经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这四年炮火的洗刷，但是在今日这地球上，政治上的勾心斗角，经济上的互相侵略，以及种族与种族间的仇视，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依旧与大战之前无异。全世界人士期望着八月一日这一天的到来，期望着这一个举世无二的大会。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的举行，不仅仅是为的一种体育兴趣，不仅仅是为的自己国家有选手参

加，实在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动机，为的是对于一种光明公正的精神的崇拜。在这一个会里，在这一个世界运动会里，我们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的歧视。参加的国家世界五大洲都有，参加种族黄白黑都有，在这个会里，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都站在平等的地位。

这一个大会议最大的精神是“和平”与“友谊”，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谊里包括道德。每个选手，每个球队，他们都希望有良好的表现。然而他们是在“合理”之下竞争着的。他们是光明磊落的，他们是有运动道德的。在跑道上，在比赛时，他们一点不肯让人，他们将尽他们的能力将他们所有的力量表现出来，但是一跑完，一比赛完，大家彼此握着手，胜的不觉骄傲，败的不觉耻辱。他们前来，为的不是争夺一个金银质的锦标，他们前来，为的是要获得一种荣誉，他们在全世界人士面前，显示出他们的运动精神，他们要在他们的精神里，道德里，获取全世界人士的嘉赞。

德国解放了 我们中国如何

在事实上，世界运动会这次第一次在德国举行，可是在名义上，这是世界运动会第二次在德国举行了。世界运动会能够在某一国举行，这一个国家是将获得无上的光荣的，然而这次世界运动会之在柏林举行，在德国人民看来，尤有特殊的一种感觉。一九一六年六届的世界运动会，本来也应该在柏林举行的。然而，那时候，全欧洲，全世界，甚至全人类，都呼吸在战争的威胁里。欧洲大部分的土地上，都震荡着炮火的声音，

都弥漫着炮火的气味，几千百万的人民都在战争的恐怖下生活着。我相信，他们回想到二十年前，他们将有如何辛酸的感觉，他们的脑子里将泛出如何一幕旧恨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德国人民，都在困苦艰难里挣扎，他们的命运都操在死神的手里。一九一八年，他们在凡尔赛和约里，受尽了辱国伤权，割地赔款的莫大的耻辱！然而，我们看，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今日的德国还是一九一八年时候的德国吗？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二十年，在历史上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然而二十年人事上的变迁是多么重大。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跃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

亲爱的读者，他们是德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的振臂一呼在什么时候呢？

柏林的拥挤和日耳曼精神

开幕典礼在下午四时举行，可是从早上起，大会会场就已挤满了不少人。这几天来，柏林的热闹情形，读者自可想象，我在前次通信里也已报告过。现在据统计，世界各国前来观光的人，已有五十多国。除了外宾外，德国本国各城乡前来的人尤其多。这些人，有的也许难得来柏林，有的也许从来没有到过柏林。他们都怀着最大的热情，来到他们的京城。他们是来看世界运动会的，然而他们内心里最大的冲动，还是要来拜谒拜谒他们元首所在的京都。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

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拜，他们一旦从乡间来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奋。他们东看西看，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身心十分愉快。柏林的几条热闹大街上，都是整天的拥挤着。特别是 Unter Den Linden 这条街，更是终日的站满了人。这条街是柏林顶有名、顶重要、顶广阔，也可以说是顶热闹的街。满街的挂着两丈多高的大德国卍字旗，两旁铺子里的小国旗和世运会旗，更是无数。这通信报头上印着的那块锌版，不是上面有一个将军拉着四匹马，下面是庄严巍峨希腊式的粗壮大门，这座建筑就在这条街上。徘徊在这座门下的更多，从希腊奥林匹克迎来的火炬，要下午两点钟才经过这条街到大会的会场，然而从上午十时起，就已聚满了人，日耳曼民族是何等的精神！

半盲的太太说 要看看元首

我在柏林几条闹市里不断的巡逻着。我的目的，要使世运大会开幕日全柏林的空气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具体的轮廓。我在有一条街上，遇见一位德国的老太太。她已经显得十分龙钟，她坐在一张小凳上，放在许多人的后面。这样一位龙钟的老太太，挤在许多人后面，她能看见什么东西呢？我很想和她谈谈话，我想从她嘴里得到一缕真真德国人的感情，可惜我不会说德文。我请我同行的朋友用德语问她，她看了看我们两个中国人，好像很新奇。她说她已经八十八岁了。她的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然而她说：“我也要来看看啊，大家都来看，我不能在屋子里受这寂寞。我虽然眼睛已看不大清楚，我也要来看看

啊！”那时正是下午两点半左右，在这一条街上，聚着的人都是想看一看希特勒（希特勒赴大会会场时将经过此路）。所以那位老太太又说：“听说希特勒这个人很利害，我要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天空里正飞过了一只飞机，那个老太太很得意地说：“这声音不是飞机吗？我眼睛看不出，耳朵却还听得出。”

齐柏林飞船 慢慢从西飞来

三点三十分起，从 Unter Den Linden 街到大会会场，所有马路上的街车完全停驶。我在三时二十分就到了大会会场。会场已是人山人海，可是没有票留停在大门门外，至少还有两万多人。从 Unter Den Linden 街到大会会场，布满了挺进队、国防军、禁卫军。中国人形容警卫之严，总说是“一步五岗”，可是今天我在柏林见到的只有“一步五岗”才可形容。军队布得密密，一排两排三排从 Unter Den Linden 街排队排到大会会场，这三四十里路上就全都是兵，约摸有四五万人。

三时四十分，世界闻名的齐柏林大飞船，慢慢的从西头飞来，它在大会会场的上空，那样雍容地滑过。就在那时，全场子里腾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全世界人对于这大飞船都景慕已久，德国人自己更是引为欣慰。

希特勒到会 万众欢呼若狂

四点正，我们忽然听到欢声四起，万头闪动，原来希特勒一行已经缓步入场。这时军乐声、鼓掌声、欢呼声混成一片。这一片热情的声音跟着希特勒从大门到司令台。我们只见希特

勒举手答礼，可是也同时只听见四周的欢呼声依旧不断。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们只看见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膀，像铁一样直的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臂膀上，直到希特勒坐了下来，这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膀才放下了。而当希特勒没有走上司令台之前，先有一个美丽而活泼的女孩子向希特勒献花。

四十三分，唱德国国歌。四时十分，世界运动会的那座大钟，洪亮地打了起来。铛！铛！铛！仿佛将全世界的年青人都呼喊了起来，那种沉毅的声音，含着无限的力量。记得诗人雪莱有句名句：“May joy accompany your coming, and peace ring out in every tone.”现在我们可以将这句子，送给这个大钟。

选手入场时 由希腊作领导

四时十一分，各国选手开始入场。第一是希腊，奥林匹克是发源于希腊的，为尊敬起见，将希腊排在第一位。自第二起，即以各国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为先后的次序。我们看到一面绿色的旗，上面有一轮新月和三颗白星这是埃及。接着一个新加入的国家，黑红绿直条的三色旗，是阿富汗。第四是蓝白蓝横条二色的旗，是阿根廷，有名的选手 Schmnck 就在这里面，大有鹤立鸡群的态度。布利维亚(Bolivia)、哥斯泰利加(Costa Rica)、汉泰(Haiti)这三个国家的代表顶少，布利维亚有三个人，其余二国只有一个人。然而当他们走过司令台时，四周依然是一片掌声，表示这三个国家的精神可佩。人数顶多是美

国，三百八十四人，德国四百二十七人，日本一百七十人，意大利三百人，英国二百十九人。精神顶好的是保加利亚，巴尔干半岛上就只有一个国家参加，他们走过司令台上，精神焕发，步伐特别有力，全场人面前，留下很好的印象。巴西和智利都是南美国家，富有南美风味。印度则依然用布带缠着头，后面拖了两尺长的带子，带着中世纪宗教国家的风味。芬兰的选手也很受人注意，大家称芬兰选手为“行动巨人”。选手过司令台前，行德国举手式敬礼的，有加拿大、墨西哥、法国、奥国、匈牙利、乌拉圭，而其中尤以法奥两国在场中受到全场德人热烈的鼓掌。奥国最近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自然两国邦交极好，而法国选手竟然如此客气行使举手礼，实在是德国人梦想不到的。所以当法国选手举起手来时，全场一致的惊讶了起来，一声欢呼，所有的德国人都起立致敬。法国选手就在军乐声和无限热情的欢呼中在司令台前走过。

三千余名的选手，整整的走了一小时。他们都在司令台前的草地上排队站着，于是司令台前就成为了各种颜色不同的人海。

希特勒宣告 世运大会开幕

五时十分，希特勒正式宣告：“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今日在柏林开幕。”五时十五分放气球庆祝。五时十七分鸣炮庆祝。五时十八分放鸽，大约有一千只。五时二十分从希腊带来的火炬进场，将大会会场中的火点上。五时二十二分火点上后，这才算从希腊招到了奥林匹克的灵魂，于是唱奥林匹克歌。

五时二十七分全体选手举行宣誓礼，由德国选手 Rudolf Ismail 代表宣誓。宣誓毕，礼成。（八月一日夜二时写完于柏林，三日发出）

十四 世运开幕之夕举行盛大庆祝表演

四千白衣仙女排列图案 八百彩服男孩缀成会徽 五种节目说不尽的美艳奇丽

（八月一日）我在上次的通信里写八月一日世运会开幕的盛况。八月一日晚上还有一个盛大的庆祝表演，我因为上次通信写白天开幕的情形：一口气写了五千字，精力已经不够，所以并未记下。这个庆祝表演参加的人数，一共在一万左右，都是柏林各学校的学生，在八月一日晚九时在大会会场举行。一日晚八时，我匆匆的吃了晚饭（此间普通晚餐均在八时至九时之间），坐了高架电车直到大会会场（即田径场）。这次大会会场的交通，即私人汽车，营业汽车之外，有高架电车和有轨电车。有十几条路线的车子都从大会会场经过或驶行大会会场为终止。而每一路车，一两分钟就有一班，这样多的车子，这样密的次数，可是，每一次车子都带来了像潮水似的观客。有轨电车本来只挂一辆拖车，大会期间则多挂了一辆。至于高架电车则每列车总有二三十辆，特别是高架电车，车子在大会会场站停了下来，就只见密密的扰动的人头。不错，我说过人多，就像潮水似的，你一定可以想象，当一次暴雨以后，山涧中各

处奔流的涧水是多么急，多么拥。可是，我得告诉你，这还不够形容每次车停后的观客之多，简直无法形容，那样多得密得荒谬，就像一大群使你看不见天日的蝗虫。我们简直不相信会有那么许多人，从世界各地的尽头，流，流，现在都流到了一起。

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急促，他们对于大会不仅是有兴趣，并且有一种拥护的心情。我挤在大群的观众里走进了新闻记者看台的门，我只见我四周是一道黑黑的高高的城墙，仅仅几线微弱的电光，衬出了这一个苍茫的夜晚，这几十万人就安心耐性地在这苍茫的夜晚里期待着一次艳丽的奇迹。

在没有开始举行之前，我在外面的小廊里徘徊着。我看着大门口的人浪，一排又一排，一阵又一阵的向门内卷进来。大门的两旁放出这支强烈的电炬，它不是悬在空中让光线直射下来的，它是竖在旁边，让电光稍微倾斜平射到地面上的。所以，当每一个人从大门走进来，地面上就多加了两条方向不同的影子。无数条长长的人影在地面上交错着，游移着，摇曳着，那是如何的美，如何的奇丽，又如何的富于幻感啊！

九时十分，我们看见西头的平台上卷来一阵白色的浪花，那就是那四千个从十岁至十六岁的仙子。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鞋子，她们手里拿着白色的花圈，头上也围了一道白色的花带。这四千名仙子的一现，就只见那一道高城墙的一只角上，同时射出了二十四道强烈的电光。十八条是白色的，六道是紫罗兰色的，这四千名仙子，从平台走下来，走到田径

场跑道这里的草地上来，她们每排二十人，十人从这面的阶级走下来，十人从那面阶级走下来。走下来之后，那一队就从那一头的跑道上走去，一队就从这一头的跑道上走来。四千名的白色仙子在大草地上围成了一道大白圈。当她们在阶级上走下来时，那样整齐，我自问我的文笔拙劣，无法形容。那样齐整得几乎使你不相信那是一队人，你只觉得那广阔的阶级上有一闪一闪的白光在闪动。假如你曾到过上海的大新公司，看见过那自动电梯，那电梯卷上之时是那样的均匀，也许这可以譬喻此情此景的万一。

当那两批白色仙子从阶级上走到地上时，那两面阶级间的甬道里，同时窜出了一大堆七八百名左右的男孩子。他们共分五小队，分着红、绿、黑、黄、蓝五色，这八百名的五队男孩就排在四千名白衣仙子的当中，先是白衣仙子表演图案操。她们操时，一密一散，就像花瓣的一闭一合。我们真不相信自己还在这地面上，我们简直像是坐在仙宫里一样了。

女孩表演停止后，当中的五队颜色不同的男孩活动了起来，他们走得很错综复杂，后则排成了五个交连的圆圈，红、绿、黑、黄、蓝，这五色的五圆圈正是世运会的会旗，从他们出场后，四周的掌声没有停过，而这时，四周的掌声更其热烈了。

这晚上共有五个节目，其余四个为舞蹈、架营、舞旗、古战，可惜因为篇幅关系，我不能一一详写。每一次都是操得很整齐，他们操时，由无线电放出很好的音乐。五个节目完时，

已是十一点左右了。

最后，在大会会场四周很远的地方，同时放出了十八条紫色的电光。紫光向天空照射，十八道紫光在大会会场上空的中心交合了起来，就好像十八条紫色的彩带，将我们几十万人包扎笼罩了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在满足，愉快，而且羡慕的心情中从会场里退了出来。我们在这一天，白天里看到那样庄严宏伟的盛典，夜晚看到那样美艳奇丽的表演，我们就在那沉谧的夜色里掩藏起我们这可纪念的一天的经历。（八月二日自柏林寄）

十五 世运花絮录

（八月七日）大会开幕后，今天是第七天了。这七天来的成绩，可谓极其圆满，因为打破大会记录的很多。那一天举行那一项节目，那一项节目获第一，其成绩多少，想读者早已知道。因为不仅外国通信社的电讯中已有详细报告，就是中央社特派记者冯先生，也每天有专电打回，报告结果。除了简单的电报外，每天比赛的详细情形，冯先生也另有通信。在大会未开幕之前，也许各人所采访的对象，所记载的内容，以及所应用的文笔，彼此不同，所以尽可各写各的。但是大会开幕之后，大家的对象就集而为一，无非田径场中的比赛情形，以及比赛成绩。所以中央社冯先生既有详尽的记载，记者就不另作报告。一则可以节省报纸的篇幅，二则可以避免这种重复的浪费。我

以前曾有一次通信，叫《世运花絮录》，将大会未开幕前的不成正篇的消息，报告读者。大会开幕之后，会场内外，也有不少零碎见闻，现在我就将这种花花絮絮，就见闻所及，摘记如次，算是那一次花絮录的续篇吧。

此次大会开幕，有一个特客，名叫路易士（Griechen Louis），他是希腊人，参加过一八九六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世界运动会。曾经参加过第一届世界运动会的人，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他不仅参加过，并且是第一届世运会马拉松（Marathon）竞赛的优胜者。他这次被德国政府特地邀请来德参加。他穿着奇离古怪的衣服，好像一个中世纪人的装束。当希特勒到了之后，他便将他从希腊带来的橄榄树枝呈献给希氏。这种橄榄树枝，就是当年希腊举行奥林匹克作燃烧火炬之用的。

开幕日坐在希特勒两旁的，一个是德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Frick），一个是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勃龙倍（Blomberg）。

开幕日的音乐队有二百余名，歌唱队有一千名左右。这歌唱队就是担任唱奥林匹克歌的，据说已经训练了一年多了。

戴季陶院长对于选手至为关怀，曾于八月一日下午派鄞梯武官代表赴世运新村慰问。

八月二日上午中国篮球队（乙队）曾与意大利篮球队作友谊赛，结果四十三比三十四，我队胜。同时我国甲队与土耳其篮球队友谊赛，结果二十五比二十三，亦我队胜。

某德报预测足球，谓英、瑞典、德三国足球最有望，但

新来之远东二客，中、日，亦不可轻视。惟该报又谓：“但中、日究系旁观性质，还不够视为劲敌。”但四日日本竟以三比二胜瑞典，大出观众意外。瑞典，上场时，满不在乎，以为胜利可以操在券，不料竟以一球失败，可谓骄者必败矣。

中国足球队自上海出发，历经数十战，未常败北一次，在本届世运会足球比赛程序中，首遇以足球发源地闻于世之英国。《柏林日报》曾于《足球秩序》一文中作重要之结语：“素执全世界足球牛耳之英国胜呢？还是新从东方来的中国胜呢？”

这次黑人在运动场上大出风头，特别是 Jesse Owens 更受盛大欢迎。他已得了百米，和跳远两个第一。他的得第一，真可谓“十拿九稳”。尤其是百米，普通情形第一第二不过是一肩之差。他却将第二丢了有五六米之多。他在预选中曾造成十秒二的记录（决赛成绩为十秒三），可以说是本届大会田径项中顶宝贵的收获。

大家都奇怪，何以短跑总是黑人利害，许多人都觉得这大概是先天关系，所谓“元气足”。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差不多全是黑人跑在先。像八百米预选时，美国的黑人选手将第二名丢下了二十多米。起步时，总是黑人一冲冲在前面，而大跑步的领先跑着，和第二名越跑越远，使全场的观众都有一种吃惊的感觉。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中国篮球队员与美国篮球队举行友谊比赛，甲队结果二十九比十六，乙队结果十五比十一，均美队

胜。美国选手，体格高大，开赛时，两中锋争球，全场大笑。美队中锋比我队最高之中锋王玉增犹高出半个头也。

我国政府代表戴院长，七月三十日上午曾与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会见，八月三日上午十一日谒见希特勒。

又八月三日上午，驻德大使馆、柏林党部、柏林华侨工商联合会及留德中国学生会等联合在大使馆举行扩大纪念周，请戴院长演讲，记者承程大使之邀特往参加。首由程大使主席介绍，略谓今日能请到戴院长在此地大使馆演讲，至为荣耀愉快。戴院长之革命历史，诸君想均熟悉，但有一事特别报告者，即首先主张接受总理遗嘱及每周举行纪念周者，即系戴院长。继由戴院长演讲总理学说，发挥极为详尽。

中国的选手，虽然在比赛中用了全付气力，可是总呈力不从心。不仅出了全力还比不过人，甚且还和人相差得太远。百米预选每组五人，傅金城跑第五，程金冠跑第四，刘长春跑第五，其他如贾连仁的八百米，李森的百米，黄英杰林作洲的百十米高栏，没有一个不是在预选时跑在顶末。其中尤以傅金城的百米，贾连仁的八百米，李森的百米，黄英杰的百十米高栏，顶觉难堪。傅金城的百米和第一名相差有十米左右，李森的百米和第一相差在十米之上，贾连仁的八百米和第一相差有四十米左右，黄英杰的百十米高栏相差两栏。此次跑得成绩顶好的还要算刘长春、程金冠、林绍洲三人。我们知道每个选手，无不尽心尽力，然而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希望因这次在大会中所得到的刺激，能够回家发奋，好好努力，在下届的世运

会中，报告录取的无线电中有中国的名字。

中国选手仅仅有入选的资格的，就是符保卢一名，但是终因四米未撑过，也落选了。

此次世运会田赛中有一项名 Hammer 者，中国不仅尚未举行，就是这个名字也没有听到过。这是一个铁球，球上有一根铁链，人握了那条铁链，转几个圈，像掷铁饼一样的抛出去。此项运动在抛时很危险，故左右后三面均用铁网围着，以防意外。Hammer 不识究竟译作什么，现在人译作“铁槌”。

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白龙倍将军，于八月七日下午十七时半宴请各国选手或职员中原在军队中任事者，我国方面被邀请有拳击代表四人，此四人均系商震部下第三十二军之军官，另有篮球选手中原在中央军校肄业者，亦在被请之列。

德国外交部部长牛赖兹，曾于八月五日大宴各国贵宾，我国被邀者为程大使与戴院长二人。是日共到一百六十余人，其中有皇太子二人，一为意大利皇太子，一位希腊皇太子。至于所到各国亲王则有二十余人之多云。

数日来田径场中每日均座无余隙，大会观众什九均集中于田径。德、意、美、芬兰等均各组啦啦队，彼此应和，相映成趣。

此次大会田径各项成绩，打破上届记录者极多，每次无线电筒中报告了新纪录时，四周掌声骤起，就像一阵暴雨打在石板上一样。

每项比赛结束后，即随时给奖。在司令台前置放一用花圈

圈成之台，第一立在正中，第二立在右面，第三立在左面，由三个衣服极整洁，极有精神面目极健美之希特勒女青年，谨献花圈。此花圈即由女青年手中，戴至得胜者之头上，其第一名则另赠橡皮树一盆。同时东首大记录板上，有三旗杆，一二三名每人所代表之国家之国旗，即于此时升起，而第一名所代表之国家之国歌，即于此时由大记录板下之军乐队开始奏演。全场观众，一律肃立，遇德国国歌演奏时，全体德人即随之而唱。

每逢希特勒到场时，四周欢呼震天，而伫立于大门外等候以期得一睹希氏丰采者尤众，此辈虽立至一小时之上，亦不他去。德人之拥护领袖如此热烈，实令人钦佩。

此次参加世运之国家，有五十国，各国语言不同，世运大会当局为备供各国人士咨询起见，特雇有女子十人，专司电话事务，俾各方可以随时询问。此十名女子均系经特别训练者，对于体育上之知识，极为充实。其中一名系从东京来者，操极流利之日语。有一名则能操塞尔维亚语，有一名能操捷克语，有的能操西班牙语、阿根廷语、希腊语等，此十女子共能操二十国以上之语言。其第一人使用电话咨询为一美国代表，渠从阿特龙（Adlon Hotel 系柏林最大之旅馆，我国总领队王正廷博士即住于此）用愉快之声调曰：“早安，奥林匹克小姐（Miss Olympic）”。

此次我国大批选手来德，驻德大使馆方面招待极为周到。大使程天放曾数次亲自或派人赴世运新村慰问选手。八月六日

下午，我国足球队与英国比赛，程大使复于该日上午亲往新村训话，以“胜后不自骄，败后不气馁”两语勉各球员。

每日田径节目完后，有表演一项，由各国担任，我国国术表演排在八月五日，但该日撑杆跳结束时已下午八时余（按柏林须至下午九时左右方大黑），观众亦大部星散，故临时由王正廷博士与大会当局接洽，改日举行。

汉堡总领事张庚年，拟约国术选手再往汉堡表演，兼为一慈善机关筹款。国术选手能否应约前往，须待大会闭幕后方能决定。

日来大会会场上空，有一飞机后拖一长条红色衣带，观众大奇，用望远镜探照后，方知系商店之广告。

柏林某报载我国足球队队长李思堂系一饭店老板，甚为发噱。

八月四日上午二百米预赛，美国黑人卢宝森（Robinsen）获得第一。当渠步出田径场时，观众群往包围，要求签字。后经警察赶到，卢氏方告脱围，大呼 Sorry 而去。

大会会场中顶忙碌的一部分，就是记者台上。记者席地位极佳，在希特勒所坐的司令台之上，占最高地位，会场全部，一目了然。在记者席上，整日不断的是打字机声音及电话声音，还有许多漫画家则常常拿了一块硬板，随时作种种速写。中国记者中顶忙的是冯有真，因他每天都要赶着发电报，所以特别辛苦。据渠告记者，每天头昏目眩，弄得吃饭睡觉，都无时间，并且顾得东头，顾不得西头。因为每天都有七八处同时举行，

而地点又不集中在一起，一个人决不能分身各场都走到也。

国际运动学员大会于前数日举行游艺表演，中国队由王怀琪、彭文余、江镇德等五人演奏国乐，计一京胡、一二胡、一箫、二笛，听众均感趣味。德报称之曰“奇异的乐器”。

八月六日中国足球队虽以零比二见败于英队，然我军表演，实极精彩。德报撰文赞扬，谓我军虽败，其技术实极高超。（八月七日自柏林寄）

十六 在中国不大普遍的几种运动项目

田径赛已经全部结束成绩美满 冯有真有详细记载这里不谈（八月九日）田径比赛自八月二日起至今日止九日已全部结束，成绩极为美满。过去这八天十分之八的观众的经历与兴趣，都集中在田径这一项上，其实与田径同时在各场举行的，还有好几种。记者因为关于田径方面，中央社的冯先生当很详细，所以我除了田径场中的花絮之外，并不化全付精力去注意。我常常到别的比赛的地方去兜兜，譬如摔角、比剑、举重、马球、曲棍球、水球、自由车等，我国普通都不大风行。所以我现在就打算将田径和篮足球以外几种中国不常见的项目，叙述一下。不过记者对于运动是外行，所以叙述得十分简略。

马球（polo）

这一项运动，过去中国可以说简直没有。所谓马球就是球在地上，人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根像打木球那种棒，随跑随

抢。场子的大小和足球场差不多，两头也都有一个球门，每队四个人。据说他们所骑的马是专门打马球用的。中国除北方以外，普通民间不甚讲究骑术，所以这种马球自然也就不能存在。要是读者在上海住过的，也许走过西藏路跑马厅时，还可以偶尔看到几个外国人在玩这项运动。在别的地方，就很少见了。据说近来我国军队中也慢慢的在提倡这种运动，因为它可以训练军士的骑术。

看马球的时候，顶好能带一个望远镜，否则眼力很受伤。因为场子这样大，球又这样小，而球在地上滚得又这样快，很不容易看得清楚，要是带一个望远镜，就好多了。

打马球的人，骑术自然是应该很高明的。有一次我看见两个人在争夺一个球，跑得太快了，马脚被边上那条横在地上的木条绊了一下，一个人就从马上跌了下来，而另一只马则从他身上踏了过去，终于给救护队抬了出去。

水球 (Water Polo)

因讲到 Polo，就想到还有一种叫 Water Polo，这水球是在游泳地举行的。场子的大小，阔度和游泳池本来的阔度一样，长度则大概只有三十几米，四十米不到，两头各有一个球门。马球的球门只有两根木竿，上面并无那条横木，后面也没有网，球门后面站了一个人，拿着一面旗，如球一打进了球门，他们的旗就在空中一扬。至于水球的球门，格式和足球门一样，后面也有网的，不过高度只有足球球门的三分之一，阔度只有足球球门的一半。每队七人，一人守门，三人内卫，三

人冲锋。这项选手正如马球的选手一样，必须擅于游泳，而且要有长力。球是很轻的一个皮球。三个内卫不能越出中锋线，三个冲录也不能退回中锋线，当谁输了一球，需要发 Center Ball 的时候，游泳池的底里，就有一个铜盘子浮起，将球放在那铜盘上面。那个铜盘子下面有铅丝系住，所以不致在水里游移漂浮。而每队七人，各在自己的球门前横成一线，公正人银角一鸣，各自奋勇游上去，去抢那个中央球。当那个中央球一被人夺去后，岸上的机关一动，那个浮在水面上的铜盘子，又沉到水底下去了。

比剑 (Fencing)

读者一定以为比剑这一项很好看，其实并不。这儿的比剑，固然和中国的舞刀舞剑等有异，就是和我们普通在电影上看到的西洋比剑，也不大同。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西洋人斗剑，的确很好看，而在这儿看到的，趣味就差得很远。两个人对比，谁的剑先刺了敌人的脸部，就算胜利一次。胜者并不记分，败者则败一次记一分。谁的分数先到五分，就是谁输。可是读者不要担心，以为剑头刺到脸上，有什么伤害，比赛时彼此都戴上一个脸罩，而剑头并不是尖的，另有一种像橡皮似的东西黏在剑头上，使剑头变成圆的，刺不进那面罩里去了。

举重和摔角

举重在中国没有什么稀奇，无论在什么乡村上，我们总看见有玩石担子的。当中一根竹子，两头两个圆石圈，举重也无非是这样，不过都是铁的罢了。同时，玩石担子是很自由，没

有什么规矩，这儿的举重自然有许多规则，如平举时须俟公正人拍手后方得上举，并且腿部不得弯曲等等。

摔角这一项，也比较单调一些，没有什么兴趣。两个人彼此揪着头颈，常常拼了几十分钟还没有办法。摔角也并不是谁先倒地谁输。尽管一个爬在地上，一个伏在他身上，也并不能就分胜负。有时被压在下面的人，常常会一个劲儿，翻起来的。

曲棍球 (Hockey)

Hockey 这一个名字，我倒很熟，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中国译名叫什么，有人译作曲棍球。我在国内曾看过 Ice Hockey，所谓冰球，这曲棍球倒没有看过。冰球南方不大有，北方则清华燕京等校的 Ice Hockey Team，都是很有名的。这项运动看时很有趣味，爱看的人也许觉得比足球还好看。场子大小和足球场相仿，规矩则与足球不同。

自由车

自由车比赛，有的是单人车，有的是双人车。所谓双人车，就是前后两人坐一辆车。这项比赛，两队一次。开车之初，大家都不肯上前，因为跑在前面非常吃亏。跑在后面的，他倒要拼命的地方，他可一面向前，跑在前面的，则须常常留心后面的敌人，所以较为吃亏。跑道是用木条做的。从前上海有个赌场叫“卫乐园”，就是用脚踏车比赛赌钱的。这个场子和卫乐园的场子差不多大，但没有卫乐园那样高，因为这儿每赛只有两辆车，卫乐园每赛有八九辆，还加有机器脚踏车比赛，所

以跑道比这儿的高。这跑道作盆形，尤其两头打弯处，坡度更大，读过物理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是力学的关系。

自由车竞赛里我国也有一名选手，就是何浩华。他是荷兰全国自由车比赛第一名，欧美各方面都很注意他，可惜他这次恰巧和一个世界锦标保持者抽签抽在一起，他在比赛中有很好的表现。他们大家要争着跑在后面，所以彼此不前（可是车子不能倒下）。曾有一次大家拼了三分钟，还是何浩华胜利，可是最后，何浩华比那个世界锦标保持者落后两米，真正可惜。

这次何浩华本来很有希望，不幸恰巧他上来就遇到这样一个劲敌。足球又是第一遇到英国，篮球第一遇到日本，说句笑话，真叫国运太坏了。

杠子 (Turnen)

（八月十日）今天离发信前又赶去看了一场杠子。杠子是总名，其实里面分好几种，杠子是一种。还有一种铁圈，就是一个架子上两根绳垂下来，两头有两个圆铁圈。还有木马。木马又分两种，一种是上面平的，一种是木马当中有两个圆圈扶手的，还有双杠。这些架子下面都铺着很厚的垫子，正中另有一大方场，是作徒手翻身表演的。这些器具和表演，中国也都有的，不过这儿在技术上，复杂得多了。

各项比赛场

以上这些比赛都不是在田径场中（即大会会场）举行的，而且各有各的场子，彼此分散，并不集中。马球有马球场，这场子的德文名字叫 Maifeld，这个 Maifeld 可大了，大约有十

个至十二个足球场一样大，北南西三头都是看台，西头正中的看台，特别高。这场子大约可以容到八万人左右。Maifeld就是田径场的西头，和田径场一起，只拦住了一道高高的铁栏杆。

水球场在游泳池，没有什么要特别可记的，游泳池就在田径场的北头，也是连在一起的。这几个场子事实上都是通的，不过比赛时，各场都要各场的门票罢了。

比剑在比剑的大厦里，这个大房子名字叫 Turnhalle und Kuppelsaal。初走进去，就系南京大华大戏院买票的地方一样，四周楼上有短栏杆，可以望下面看。再走进去，才是比剑的地方，建筑圆形，屋顶是一个Dow。有一部分光线从屋顶上射下来。看台约占全部圆形的十分之八，其余十分之二不是墙壁，而是一个出口，铺着地板，公正人记录人等都坐在这儿，他们的后面是一排长窗，全是玻璃，大部分的光线就是这玻璃窗中进来的。窗外绿草如茵，松林葱郁，景色很美。这场并不大，顶多容五六千人，离田径场约一里路。

举重摔跤及自今日下午起开始举行的拳击。都是在德意志大厅(Deutschland Hall)里举行的。这德意志大厅是立体式的建筑，内部的确很大，是椭圆形，可以容纳四万人，座位也很舒适。举重、摔角、拳击等举行时，都在正中的那个台上，所以台下四周的地板上，也一样可以看到。德意志大厅离田径场约五六里，须坐高架电车前往。

自由车比赛的地方叫 B. S. C. Stadium，场内情形我已在前

面说过。此场只能容两万人，距田径场约六七里，就在德意志大厅附近。

举行杠子的地方叫 Dietrich Eckart Freilichtbühne，在 Maifeld 之西，不算十分远。这个场子是从地面上挖下去的，从表演的地方走上来，一共有二百而二十余级，这个高度即可想而知。看台作半圆形，从下面看上去，或从上面看下去，就觉得极其伟大。可是这个场子的容量并不大，也不过两万人左右。这个场子四周都是树木，所以在外面并不能看到里面的表演。在许多露天的场子里，我觉得这一个场子顶引人入胜。（八月十日下午二时自柏林寄）

十七 运动员在竞赛期内所需要之营养

柏林大学病理生理教授 毕尔克答记者问

运动员的体格当然与常人稍有不同，运动员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当然也与常人各异。他们（运动员）在竞赛时期内的营养应该怎样？在竞赛中想得到最高效率，其营养又应该怎样？除了食物以外，是否还有可以暂时增进效率的刺激品或药品？这些问题常萦绕于记者脑际，于是乘参观世运会之余，求教于德国著名营养学专家——柏林大学病理生理学教授毕尔克氏，叩询种切，承答如下：

问：运动时期内平常之营养应该怎样？

答：普通最适宜于竞技之身体乃其体重近于标准者，标准

体重可根据年龄身长并兼顾其骨骼之组织以计算之，例如普通廿五岁至廿九岁，身长一公尺七六之人，其标准体重应为七十公斤，略多于此，较多于此比之较少于此又较合格。在行拳击、角斗等类之运动时，除灵巧与助力外，体重较大者，较占便宜。话虽如此，但吾人不可即因之想有过量之脂肪之壅积。

问：肉食与蔬食孰佳？

答：混合之食料，如平常人体所需要者，亦即运动时期最良好之食料，体重七十公斤左右者其每日之食品中，最少须食有八十格兰姆之蛋白质。此中一半至少应为牛乳、鸡蛋或肉类之蛋白质，否则不能有最高效率之成绩。此事现已由史密得教授确实证明，每日所食之脂肪约为七十格兰姆，此外之需要者即为石炭水化合物，而是量新鲜牛油之清食（即在适所言之脂肪量中）乃所希望者。此外余更劝食新鲜而由自身计水所煮之蔬菜，此中胡萝卜决不可少，以其有维他命 A 也，此外尚多食本地所产之各种水果橘子，柠檬之榨汁等。人体有各种维他命丰富之营养后始可显其全部之效能，此类之食料，尚含有人体所特需要之矿物质。

问：于训练时用特种配合之食料，是否能增进运动上之最高效能？

答：在训练时，吾人须顾及身体需要之增加，此需要常可增至三倍。此加大之需要，即可以增多适所举之普通营养料以辅助之。吾人应注意此加大之蛋白质需要，应以乳酸蛋白质及鸡蛋蛋白质之辅助之。在训练时期中，所需要之蛋白质中，动

物之蛋白质可提高至百分之六十六。根据我实验所中之研究，此种成分之配合，可使营养料得到最良好之利用。每日关于脂肪方面所增加之需要最好以新鲜牛油补足之。在牛油中含有像脂肪之物质，此类物质，于特别受紧张之神经有辅助之益处。

问：在竞赛时其营养应当如何？

答：显示最高效能之营养技术，其一即为减轻消化器官之负担，其目的即为使肠胃之内部，减至最少量，且用轻松之按摩，使血液能平均分布。如此则肠部之器官中即无聚血，在竞赛前一日之食料，须特别易于消化，且应就浓厚之形式以服食之。取食之量以仅压制饥饿之感觉为度，其食料即牛乳、咖啡、茶，生或极嫩之鸡蛋，少许已烤过之白面包，略涂牛油少许，此外尚需食糖，其量不可太少，最好为葡萄糖，在作短时之用劲。其止渴之饮料，可取由果汁或发酵葡萄汁所做成之汽水，若在长时之动力时，除此之外可饮牛乳。

问：肝之状况于用力时有特别之重要，是否确实？

答：糖乃肌肉之燃料，供给肌肉以能力，此糖特别贮集于肝内及肌肉中，可于任何时刻，应命以供肌肉之需要。因在试验最高效能时，吾人须注意于此贮集器，是否充实饱满，以便消耗者可立时重新补足。

问：费用之麴，是否为供给得最高效能之器物？

答：对此问题，余曾作详细之研究，盖甚复杂也。现所言者，肌肉与能力之变换，多藉一物质以致之，此物乃人体自制，即在植物类之营养料中，亦有之，如麴是也。余研究所中

已证明，肝内及肌肉内所充实之事实，及吾人所希求之事实，惟此事实，仅可以有效之物质，用强浓度与足量之糖食之始可完成。

问：其他强力剂亦可暂时用以得非常之成绩否？

答：君适想及者，恐为赛马时刺激马之事，予可以秘密明告于君，秘制之强力粉或丸药，据谓有人想用，此类丸粉，绝无有者。诚然吾人有强效之刺激品，特别如咖啡精，此物吾人最好即由浓而新制之咖啡中饮食之，此法有利，因可以刺激神经。且有香味之物质，可随咖啡精同时服入，除血液循环呼吸受其刺激效果外，尚可增加肌肉之活能力与能力，如此效率增加，体力提高，皆可得之。君所问之肉汤，亦有同样之效果，但为较逊。香烟亦可对于肌肉工作有增加活力之效果，惟香烟乃一普通之刺激品，而非能直接影响运动时之能力。吾人可总括一言适于运动之营养，固为重要，但此并非仙丹，运动时能建使人惊异之成绩，除需要吾人先天之身体外，最后仍为人类精神之胜利，有相同之体力条件，得胜利者，常由于坚强之意志。

十八 坐了高架电车，到葛罗娜看划船

离柏林不算近可是观众也很拥挤 不像看田径的紧张尽有
逍遥时间

(八月十一日) 柏林吃中饭的时间，总在下午一点钟，上

中国饭馆吃一顿饭，至少得化上一小时，有时一点钟去，常常要到两点半才出来，时间实在不经济。尤其在世运会期中，生意太好，加以侍役又不像中国菜馆里的茶房，具有特别技巧，这些外国仆欧，生意一忙，简直弄不过来。菜点下去，总得等上半小时，有时张三的菜错给了李四，李四怕等，也就错吃了下去。普通中国菜馆子里，算账是顶迅速的事，只要你一招呼“算账”，茶房走过来，就像老鼠一样快，付过钱，站起来就走，何等省事。可是在这儿就不行，连算账都是麻烦的事，你叫他算账，他偏不来给你算，好像他存心不要你的钱一样。在欧洲一切都得有礼貌，又不能对仆欧发脾气，或者像在国内敲敲盆子等类。有时明明饭吃完了，可是单算账也得等上一刻钟，千呼万唤，好容易将侍役叫了来，这才得透气走出来。

今天正午我到一家西菜馆去吃饭，而且在十二点半之前就 will 将饭吃完，因为我必须在下午一时之前，坐车到葛罗娜（Grunan）去。从柏林到葛罗那，正如从南京到龙潭栖霞山一样的路程。高架电车可以直接到葛罗那。柏林的高架电车是非常快的，恐怕比京沪线特快车的速率还要高。柏林的高架电车，四通八达。而且所伸展出去的路线，极长极远。这种高架电车都是双轨的，而在有许多地方，轨道并列至十几条，交叉得机密，使我们对于人家的交通设计，只有羡慕。这高架电车每列车约有十几辆，顶多可以容下千人左右。平均每三四分钟就有车一次，而坐的人还是很挤。

这高架电车上，既无售票员也无查票员。每站都设有进出

口，你买了票，在进口处查验一下，直到下车后，在出口处将车票交还售票员。售票员只要看见票面上是注明在他收票的一的，即无问题。中国的车票总要注明班次，“原车可用”可是这儿没有限制。这班车太挤，你尽管等下班车，你出了一笔车钱，总只能坐一次车。因为你在下车时，票子是收回去的，不愁你作弊再用第二次。

每列车有四辆是二等座位的。里面都是丝绒垫子，比京沪车的二等车还考究。除这四辆二等之外，其余是三等的。读者要想，车上既无查票员，不是买了票可以坐二等吗？假如你这样想，那正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德国人民足令人可佩。

就在这种地方，他们绝对守法、守纪律。他们有公正的精神，自治的地方。他们买了三等票的，绝对不会揩油坐到二等车里去。尽管三等车拥挤得利害，尽管二等车里空得没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仍然拥立在三等里，他们认为买三等票去揩油坐二等是一种羞辱。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此，德意志教育的成功也在此。

我的寓所离车站不远，十二时五十分车开，一时三十五分到葛罗娜。葛罗娜本是柏林东郊的一个名胜之区，平时周末，在这儿玩的人也不少。我下了高架电车，再乘有轨电车直到划船比赛的终点地方。这次世运会的划船比赛，就在葛罗那举行，而帆船比赛则在基尔（Kiel）举行。我当初本很想到基尔去一次，但这地方还远在汉堡之北，来去从容总得化上三天，在经济及时间上都不允许。基尔是德国北部的一个海口，

一个良好的军港，并且风景很好，可惜只是太远，大概柏林到基尔，约如南京到徐州一样。所以我只好近一些到葛罗那一行。

我并不打算告诉你这划船比赛参加的名字以及比赛的成绩，我想这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兴趣。说老实话，我相信这赛船，也不会比英国牛津剑桥的竞赛好看，不过既做了新闻记者，就应当每处都到一到，每个场子都跑一跑，不管好看不好看，不管要看不要看，总得让自己去亲临参观一下，总得让自己去体会那儿的空气一下。也许有人想，那儿的观众不多，可是到了那儿，才知道这次世运所吸收的人可真不少，在葛罗那也是挤满了人。这儿有一个大看台，是专门供给贵宾及新闻记者用的，其余的人大都没有座位，就立在稍带斜的草地上，只有沿河有一排水泥铺的走道，那儿是有座位的。然而有座位的门票要卖到十元左右，非真有钱的人恐怕买不起了。

划船长而狭，每船坐五人，成为一队，四人操桨，一个掌舵。四只桨，两支在左，两支在右。四桨必须均匀有力，船身保持平衡，这才可以增加前进的速率。

看划船比赛，很费力，可是没有田径赛，或球赛的紧张。因为划船从远远的来，总要等一段时间，所以许多观众在等候时，就躺在草地上。他们手边放着一瓶啤酒，和一只蜡纸做的纸杯子，那样逍遥，那样自在躺在游移摇曳的树影里，是何等的诗情缭绕的啊。（八月十一日自柏林寄）

十九 世运花絮录

(八月十四日)大会将于后日(十六日)闭幕,田径早于九日全部结束。日来观众视线,均移注于各项球类,球类亦均至最后关头。今日(十四)下午之篮球决赛与明日(十五)下午之足球决赛,尤使人发生浓厚之兴趣。日来田径场中每次足球比赛,四周盛况,不亚田径。欧洲人士对于足球之兴趣,本浓于篮球。欧洲之有篮球,犹系近年来时,故欧洲各国之篮球队,大都打来甚幼稚也。

举重由最轻至最重共分五级,看举重无异看胖子比赛,每个选手都是一身肥肉,圆头圆脑,至可发噱。

驻德大使程天放,订于十七日下午一时在蓝白网球场宴请此次来德参加世运之各方面人物,请柬共发出一百余份。又武官公署武官酆梯,则定今晚在天津饭店欢宴来德参加世运之中国记者团。

八月六日中英足球队之战,中国虽败,然各方对我国足球仍抱好感。此间侨胞对于足球队,六日中英一战中所表演之技术,亦颇赞许满意。柏林《奥林匹克新闻》(Olympia Zeitung)曾于七日撰文评论,有云:“中国足球队之技术,令人至为嘉

许，号称世界足球界巨人之乌拉圭足球队亦不过如此。前锋之传球，后卫之防御，均极有训练。头球之运用，与短线盘送，亦可称许。总之，中国足球队之技术，实超群出众，惜射门工夫稍差，攻击亦稍嫌软弱耳。”又云：“中国球艺之精，第一次即不幸被人淘汰，致使柏林人士，无复再有机会参观中国队之表演，至为遗憾云云。”

与足球适得其反者，为篮球队。此次中国篮球队在世运中表演，大失人望，缘自田径中国全部被淘汰以后，各方期望，均集中于足篮球，而六日足球中国不能打胜英国，几在大部分人预料之中，篮球队过去在远东运动会中曾交手数次，彼此互有胜负，以此益增各界之热望。七日中日一战，我军以三十五比十九见败，各方均感失望。而此战中，中国篮球队之软弱及散漫，尤为此间侨胞所不满。牟作云连掷六次罚球，一次未遂。其余掷罚球时，亦中者少不中者多。自此战后，此间留学生对于中国选手及代表团之关切热情，一而扫空矣。此间留学生所编之《世运新闻》曾有温和婉转之评论，其文曰：“……查我国篮球队之实力，纵不在日本之上，至少亦势均力敌。此次失败，其唯一原因，似在我国罚球之无训练，以我国罚球机会之多，假使投篮准确，与日本相同（按日本掷罚球，几每掷必中），则胜负之数，尚未可必。抑尤有进者，我国篮球技术，吾人固甚称许，然所以罚球不中者，或系精神过度紧张之故。盖得失之心过切，转使情绪反常，不能沉着应战……”查此次

中国篮球队在世运会中曾比赛数场，大体上确不能令人满意，既松散无力复错误百出。十日与巴西之战，同胞前来参观者，竟不满十人，人望之失，有如此者，惨矣惨矣。

旅居柏林以及自欧洲各国来德参观之女侨胞，于七日下午一时假天津饭店欢宴戴院长。体育考察团中之女团员，及世运女选手，并请程大使酆武官等作陪。主方到者又王南羲、王澄如等，宾方到者有戴院长、王立明、吴贻芳等。查吴贻芳系金女大校长，此次来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系路过柏林者。此外王正廷夫人，邹鲁夫人亦在被邀之列。至王邹两氏，虽有请柬，都未到场。又杨秀琼李森两人亦未出席。

日来各同乡会间之活动亦甚活跃。九日正午留德广东同学假天津饭店欢宴广东选手。昨日（十三日下午八时），华北数省同学则假座津汉饭店欢宴华北各省之选手。广东同学在天津饭店欢宴广东选手时，有许多人因欲一睹杨秀琼丰采，故亦纷纷至天津饭店用膳，以致一时挤不可言。

二十 会旗下降火炬熄灭十一届世运闭幕

几百万人做了十六天兴奋紧张的梦 伟大的建筑被遗弃在荒凉萧条里了

（八月十六日）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今天（十六）闭幕了。

从八月一日到十六日，这十六天日子，终于在兴奋中，扰动中过去了。在没有开幕之前，有多少人在期待着，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一个神圣集合的举行，在奔走着，幻想着。然而，宇宙间的一切就不能逃脱自然的支配，我们眼看日子一天一天的挨过，于是“未来”变成了“过去”，“新”变了“旧”，“希望”变成了“历史”。这十六天，这轰轰烈烈的十六天，终于在时间的轮旋里飞逝了。这十六天，在德国人民，是一个梦。这个梦他们已经候得很久，他们希冀在这梦里遇到不经见的奇迹，他们希冀在这个梦里做一次千载难逢的梦中梦。这个梦是黄金的、灿烂的，希望难再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再遇到这样一个机缘，正如他们不知道人类的前途又将如何一样。这十六天，我们看，他们是如何的在疯狂中，刺激中，成千成万的德国人，他们心目中只有这个奥林匹克大会。年纪青的，吃了早餐就只知道向大会会场奔。年纪老的，跑不动，也得扶着一枝古旧的手杖一步一步的向大会会场走。年老的忘了自己年老，年青的就更觉得自己年青。有钱的门票化上几百个马克（合国币数百元），没有钱的也节衣缩食总得去看一两场。一个住在柏林的德国人，不到大会去参观一次，简直是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饭馆、旅店、跳舞场，那一家不是生意兴隆，终日客满？电车、公共汽车、高架或地道车，那一辆不是拥挤得人流汗？梦，梦，一个大梦。这十六天来，整个的柏林在这个甜蜜的、光明的、繁荣的大梦中。

这十六天，在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千名选手和几十万观众，

是一个大节期。每一个选手已经训练得太久，已经忍耐得太久。他们在沉默里，在安静里，为的等候这奥林匹克大钟的一次轰鸣。在八月一日的下午，这奥林匹克大钟开始他的呼喊，他要叫醒全世界青年迷蒙的灵魂，他这一呼喊就使六千名健儿的血流变快。我们看，这十六天来，他们在大会中创造下多少可贵的纪录，为人类历史创造下多少光荣的记载。几十万来自世界各国尽头的观客，他们在大会期中是如何的紧张刺激。不远千里万里，为的是前来向这奥林匹克大会作一次参拜。

现在的这十六天就在美满中这样结束了。做梦的，梦也快完了，耐候着的，也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了。兴奋紧张的，也已感到疲倦了。本来留在柏林的，将镇静他们的心神，预备恢复他们的常态。来自各国的，也纷纷的带了明兴的啤酒，特来斯登的樱桃，柏林的葡萄，以及柏林最有名的可夫斯坦街上德国女人的影子归去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谁能保得花不谢，月长圆？当我们所憧憬的一旦现实了，我们有时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名的寂寞。从明天起，我们要再到大会会场去作一次巡回，我们看，这许多伟大的建筑，他们显得多么凄凉，他们就那样无言地被摈弃在荒凉萧条里。我们那儿再看得到那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影子？我们那儿再听得到那四周欢腾的呼喊与掌声？完了，这已是过去的陈迹了，我只看到被遗弃下的纸条在风里飘摇旋转了。

一切比赛节目，都已在十五日以前结束了。今天（十六日）

上午下午举行最后的骑马比赛。上午自九时起，下午自三时起，参加的有二十国左右。跳浜、跳槽、跳障碍等，一共跳二十种，错误顶少的第一。大会期间每次的锦标，都是随时发给。十五日没有来得及发的，则也在今天发。这一切直到下午八时左右才告结束。

希特勒和其他贵宾，都在下午三时以后陆续到场，四周的盛况，和开幕日一样，数十万观众，并不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闭幕礼，就感到没有兴趣。我私人就有这种感觉，我认为我们去体受开幕闭幕时这种伟大庄严的空气，实在比我们平时去看任何一场比赛，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在比赛场中，充其量看到技术上的优美的表演，我们在这开幕闭幕礼节举行时，才看到人类最高的情绪。我真觉得光荣，我能够成为这几十万人的一个，参加在那有几十万人的盛典之中。欢呼时就像夏夜的骤雨洪雷，寂静时几十万人就像完全停止呼吸一样。这情景是何等的肃穆。这时候我们的感情是何等的高尚。

八时三十分不到，正式开始闭幕典礼。五十一国的国旗，列成一队，从西头缓缓地走到司令台前。这时，正如开幕日的夜晚一样，十八条强烈紫色光的交点，正就是大会会场的上空。至于大会会场里的光线，则由看台最高处的大照明灯供给。这种照明灯一共六排，分布在圆圈的四周，每排也有十八盏，所以全场有一百零八盏的大明灯。普通的电灯以及紫色的摄影灯光，犹不在内。五十一国国旗在司令台上站定后，于是

广播闭会辞，并由五十一个“希特勒女青年”拿了五十一个花圈，走到五十一国国旗的前面，将花圈套在国旗的上面。接着五十一位女青年退。九时，放礼炮。放炮时，大会会旗下降。五十一国国旗在司令台口退出。九时零四分，鸣奥林匹克大钟。同时，奥林匹克火炬熄灭。大会会旗下降时，全场灯火，一律熄灭，只有一条黄色的灯光照射着会旗。会旗由五个穿全白制服的青年捧着，缓缓由旗杆处向司令台走来。黄色灯光就随着旗的缓进而移动。这时全场没有一点声响，就看着这面大旗一点一点的走进司令台。后来授旗给柏林市的市长，这旗即由他保存，俟下届开会时再移交下届开会国家。九时一刻宣布下届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礼成。

礼成之后，四周接着腾起了一次有秩序的欢呼（Cheer），就像海里的大浪，一阵又是一阵。这个闭幕典礼，我觉得比开幕典礼更庄严。五十一国国旗入场，以及悬挂花圈时，都由一千余名的白衣歌唱队歌唱着。我们看到，下会旗、放炮、鸣钟、灭火炬，一样一样，这显得何等的郑重。尤其会旗降下时，全场灯火全灭，只剩一条黄光。这更使人感到一种肃穆，同时好像还带一点悲感。我随着人群走出会场，可是人太挤，我在人海里旋转了三十多分钟才走出大门。（八月十七日自柏林寄）

恋爱

(原载《每月画报》1937年第4期)

其一

恋爱，这个醇毒的名词。

醇毒这两个字眼，是在写明人对恋爱这一行为之心情。恋爱讴歌者和恋爱咒诅者是同在一张沙发上坐着的。

人类间的异性相吸，这事件，正如下下秧变成稻，撒下子长树开花，和一个女子怀了孕又如何十个月后会生下一个肥胖的活泼孩子等样事，是不可理解的。假想世上有那样的力，说一口气可以吹倒阿尔卑斯山，卷尽大西洋里的水份，而恋爱间的力，就得比那样的力更大。

恋爱是一个创造神也是一个毁灭神。

功利思想能不能发皇，道德着眼配不配存在，全得经过时间的沥滤；恋爱不是这些，恋爱有着一种不变的永恒性，它是一座 Eternal City。

太阳的热和月亮的清澈，从无数的昨天到无数的明天。

恋爱，是正如你如何懂得去看天边的云一样的掩进你思想里的。未恋爱成功的，你是很苦痛的，恋爱将或已成功了，你还是很苦痛的，但你仍然爱着那样苦痛的恋爱。这就是恋爱所以是一座 Eternal City 的立脚点吧，至其理由，仍如上面所说的一样为不可理解。

实际上，纵然恋爱为人一生之未有季节，毋宁说，为人一生之必要季节，因为恋爱，它能够使你看到人生之另一面。

人，必须在恋爱的海里游泳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一个大事業者，尤其不能缺少这很好的训练。

但记着，千万不要让恋爱的浪，一次就将你打倒底，从此透不过你自己的气。

其二

说人一生必须经过恋爱的训练，可得抓紧别让恋爱的浪一次打下底如昨文，也原只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着眼。恋爱本身虽有着不变的永恒性，但恋爱法人法则又时常受到年代或人个别头脑的动移；这样，有所谓的恋爱至上说。

恋爱至上说，乃是一种恋爱殉教说，因恋爱在人个别头脑里所透出来的法则是异殊的，这样，恋爱至上说有其自身的存在性。由乎爱与孝或爱与食诸等式样中之冲突而个人凭年代所予他的暗示与波动而出发之解决要点，这就是恋爱的法则受着

年代或人个别头脑之动移之解释。

至上恋爱乃在完成其恋爱哲学；凡殉教者都是一种人格的完成。在恋爱的圈圈投掷了一切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为被投掷之一而唯归投其恋爱的，这即恋爱至上。

纵然持着如昨文所说，那是我自己个别之执着。恋爱至上说既有其自身之立脚点，则主恋爱至上者，又非任何另作着眼者所可凌辱。

所以，恋爱殉教者是第一种可崇佩的人，正如一切世人所见相左的我，就恋爱至上说说话，殉情的人是第一种勇敢的英雄。

也正因为是“人”，所以才有希望能做这种勇敢的英雄，真。

其三

结婚为恋爱的坟墓，这话固然后片面的真理，但如以这话为全面的肯定，又似乎缺少看到另一方面。

情人时代之恋爱，为一种色调，夫妻间之恋爱，又属另一种色调；前者常在求某一时的最高点，后者在保持永恒连续性。所以，结婚后的恋爱，只是改了一种形式而已。

这经验，你可得到，正如你初次和一位女子熟悉时的为一爱慕色调，和那女子默契之后，又是一种爱护色调为一样。

爱伦凯在《妇人的道德》里说，即使没有正式的结婚，恋爱的结合也是道德的，反之，没有恋爱精神的结婚，仍然为不

道德。准此，结婚与恋爱本为两事，再进一步，如两人恋爱期本身健全，它决不致因结婚而消灭。

银幕上的情节和跳舞场里的音乐是建筑不起恋爱的，恋爱建筑在心的协调上。

跳舞场里的音乐或银幕上的情节所建筑起的恋爱，本不待结婚来给以摧毁；反之，真正沁入灵魂生活的人格结合，纵然结婚可以改变它的色与形，不能消灭其本质。

所以，结婚以后的恋爱，只是从外面的动作的，而变为内面的潜在的而已。

而且这种内面的潜在的是更深入的。

其四

为一种自私，贯彻自己在恋爱需要上的目的，不将别人的幸福放在秤上斤量一下的，是有一部分人抱着这样的论调的。

但我与这论调相反。

这相反至立脚点，不全为一种人道的悯恤与人格的攀援。也并非为了法国人所引的一句成语，说“不为第二个女子接触的才是一个享乐者”，我们姑且看看另外的理由。

所谓恋爱，乃是指已经超过了某种紧确的信仰与思考的。如后来，恋爱仍然不免又陷入于一种摇动，这十足的看到你前后就缺少了真的恋爱精神。

因为，一切第三者的闯入，都是在你自己的恋爱人格的恍

惚中的。

这样，在恋爱上，你永远失去了一种高越的身份。

西尔修浮在《恋爱的本质》里说，性的行动是一夫多妻制的，恋爱是一夫一妻制的，在恋爱的专一论上，这也是一很好之助论。

其五

恋爱的完成，乃是一种心的完成。

心，即一种道德，一种人格。

Modern 恋爱大部分不是建筑在这一些上面的，所以他们不能得到完成，其故至明，因他们那恋爱式的开始与维持，就非道德的。

所谓道德，即指其恋爱意志之并未受过任何的染熏与驱使。

同时，还保证以后不受任何的影响。

这样，严格的再进一步说，经济的自助力就是完成恋爱的一颇重要条件了。

因恋爱完成时恋爱人格之完成。

恋爱里的人格是必须平等的。

但要不是经济的自助力存在，则夫妇间永远是一种主与奴的关系，这样，恋爱人格的平等摇动了，而其结果，仍与非人格的恋爱意志为一样的罪过。

英国史上之又一页：爱德华八世退位记

（原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6日）

权力与荣誉之源

在位十个月又二十一天的英皇爱德华八世，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正式自动宣告退位了！

自从十二月二日爱德华八世的婚姻事件正式公开以后，这一星期来，整个的英国都被这一件悬案骚动着，有多少人在期待着他，爱德华八世的答复，有多少人因等待着他最后的决断而焦虑着。人民谈话的题材是它（婚姻事件），官场讨论的范围是它，整张报纸所记载的也都是这一件震撼的新闻。然而他，爱德华八世，他为了他的婚姻，为了一宗恋爱事件，为了一个缠绵的女子，他终于轻轻地收下了这一个万乘之尊的身份，他终于轻轻地丢下了这一切功利与浮荣。我们不晓得爱德华八世这一星期来到底是如何一种心情，我们不晓得他决定丢下这个皇位时，是否有所怅惘。也许他视富贵如浮云，心中干干脆脆，

一无悼惜，也许他心中有无限矛盾冲突，有无限感触惆怅。假如后面的一个设想是对的话，当他挥泪签下他在退位文告上的字的时候，他的哀愁，他的寂寞，恐怕真是人世之中少有的一种了。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政治是虚君政制，皇帝是没有实权的。然而，英国的皇帝虽无实权，但他却是权力与荣誉之源（Fountain of authority and of honour），一切大小官员是他的仆人，一切海军陆军是他的海军陆军，一切自治领土的主宰大员是他的代理人，一切英国驻外的大使公使是他的代言人。法律命令用他的名字发表，和约或宣战有了他的名字才得成立，外国使员觐见，由他接见，国会复会须用他的名义召集才算合法。这样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一个英皇所享的权利，而这一切权利和荣誉，从明天起，便萧条地、凄凉地，和爱德华八世宣告永别了！

历史上前无此例

我们翻开一部英国史一看，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一直到现在，国王退位（abdication）前后共有五人，其中查利一世的断头（一六四九），这是举世所知的，其余的四个人，则为爱德华二世（一三二七）、理查二世（Richard II）（一三九九）、亨利六世（一四六一）和詹姆士二世（一六八八）。可是这五位帝皇的废立，都和这次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性质不同，他们五

人的废立，大都是被迫的。爱德华二世因才德不敷，被国会宣告废立。理查二世因与男爵争权，被迫退位。亨利六世的退位，则纯是做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冲突的一个牺牲者，不仅废立，并且被其后继者爱德华四世所囚。至于一六八八年英国的革命，读者也类都知道，詹姆士出亡法国，威廉和曼丽（William and Mary）夫妇二人共同登位。而惟有一九三六年的爱德华八世他的退位纯然出之于自动，这在英国的宪法史上，不仅新加了一页，并且是一件大事。

退位的前前后后

自从四日至今（十日），英国国内，不仅社会与政界引起很大的不安，甚至金融界里也引起了许多扰动。每天的报纸上，都用着顶合适而且有力的字眼，来形容当前国内一般的骚动的情绪和空气。国会里的反对党，和摩莱爵士所领导的法西斯蒂党也大见活跃，大概这次凡法西斯蒂党及社会主义者都对爱德华八世表示同情。一部分国会议员并上书爱德华八世，说愿为他奔走一切。法西斯蒂党徒则更在胸前挂了牌子，上书“我们拥护爱德华八世”等字样，骑着脚踏车在街上示威，因而常常引起和警察的冲突。

同时关于爱德华八世未登位以前的许多轶事，以及他和辛博森夫人的恋爱史，如爱德华八世每日须以五磅代价之花朵赠送辛博森夫人等韵事，成了私人间谈话的资料。还有许多过于

涉及“神秘”的传说，可惜记者在此不能一一发表。

新英皇将由爱德华八世之弟 Duke of York 继任。关于善后事项，当记者此文在本报发表时，外国电讯早已传之甚详，所以也不用我在此处多写了。（十二月十日晚）



由英王加冕大典说到英国的社会生活

(原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17日)

英王乔治六世，定五月十二日在伦敦威司敏斯特大寺举行加冕典礼。这个日期原是英国王爱德华八世决定的。爱德华八世因婚姻问题，在去年十二月，自动退位，并由现王乔治六世继承大统。乔治六世承位之日和加冕典礼举行的日期，相距不过四月，本太仓促，只因乔治六世不欲对爱德华八世所定的日子，有所更改，所以仍订原定日期举行。这次的英王加冕，各方面积极筹备，不仅英国全岛紧张万分，就是全不列颠帝国，也视之为唯一重要的事项。

英国的一般社会，生活都非常安定，这种安定的社会之造成，并非政治、经济，或教育任何一方面的力量。英国那种和平的、缓进的、软性的政治，因工业革命而使全国骤增的财富，以及因前两者之力而使文化得以尽情发扬传播的社会教育，都足以令人民生活充实安定，社会秩序导入轨律。我们一到英国，只要读了几天英国的报纸，我们就能看出英国报纸上

所反映出的英国社会。英国报纸的“社会版”里，很少有所谓“黄色新闻”，只要有一个人自杀了，有一个人被车子轧死了，或者有一个人从四十尺以上的高楼上失脚踏了下来了，那就是了不起的社会新闻。原来在生活安定秩序良好的社会里，一切掠劫奸淫的事情，自然不易发生，所以只要一作事情稍为不寻常一些，便很易引起波动，被人引为了一件新闻。

在这样一个一方面可以说是生活安定，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生活单调的国家，像“加冕”这件事，自然格外易于使全国人民感觉兴奋，加之像英国这样一个元气充足的国家，对这三二十年偶见一次的加冕大典，稍事华侈一些，也当不致吝啬。我们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国力，决不仅在它所能看见的军备或者其他建设，顶重要的还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英国她如其使我们惊讶其国力之强，不在她十五万万钱的国防大预算，而实在英国真正乡村间人民生活的安适舒裕。这种全民的宽裕的生活，才是真正英国的元气所在。加冕的沸腾，单政府一方面点缀，也热不到什么地方去，必须全国人民，大家参加，方能万民共乐，举国疯狂。而在这次英国的加冕季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英国全民经济力的丰裕，至少，平均起来要比大陆上其他国家强得多。

这次英国政府方面在加冕大典上究竟用过多少钱，目下我们还不能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在去年十二月爱德华八世退位时，英政府所用之于筹备加冕者，已达一百六十万钱，则截至加冕大典结束时止，其数目的庞大，也就可见。英王加冕，

在威司敏斯特大寺中举行。乔治五世时，威司敏斯特大寺中设座七千位，而此次加冕，则增设七百座，共七千七百座，藉以容纳王室华胄，各国贵宾，以及上下院议员。

在威司敏斯特大寺举行加冕大典，共分三种程序。最初则宣述人民拥护新王之诚，英王亦设誓，谓愿尊重人民之自由及权利，其后即由康脱布里大主教为王涂油，授王以靴鞋、佩剑、圆球及王杖并授冠，授圣经，为王祝福。最后则王登王座，面受诸臣之贺，礼毕。于是全体整队出巡，受万民欢呼歌颂，凡是御车经过的地方，现在都已搭满了看台，以便民众购买。这种看台，共分两种，一种是有座位的，一种仅是站着的，站着的每券几在华币五百元左右甚且现在即便愿出高价，也无从购得，因为看台座票，大多早已销售一空。

化几十元或几百元，购一座位，仅仅看看加冕行列的经过，我们固然已觉破费，而因行列经过，两旁房屋租价的激涨，尤其惊人。这种房价，在二月中旬，即已有上涨的趋势。虽因政府的努力，而涨风迄未稍弥。有一个 Flat，在加冕季中，三个星期的房租，竟涨至一千六百磅左右，合之华币，几达二十七八万元，只有几间房子，租价竟如此之大，正是少见。

有一条马路和加冕行列经过的地方很近其中有一段，两旁的屋子素来是工人住的，每星期的房价只有十二先令，在三月初，有一个经纪人去和房东接洽，说他愿意将那些房子，在四月底到五月底这一个月完全住下来，每间每星期愿付八磅钱的

房租，但是那个房东听了并不欢迎，因为在加冕季中，她可以不费力地每星期每间租十五英镑。

这种投机的房东，英国报纸都称之为 Coronation Vulture。Vulture 本是吃腐肉的秃鹰，所以用这个字来讥那些乘机高价的奸商。关于住的问题，颇使政府方面感到困难，因为在加冕季中，各国来英的客人一定很多，后来政府方面四出布告，则民间有空房子的，通知政府，藉以帮助政府减少房子的恐慌。

买得起看台座位的固是少数，看台所能供给观众的，也更有限。伦敦本城即有四百万人口，再加之在五月十一日，有二百列车从全英国各城市，满载观众，在十一日夜十二时左右，驶抵伦敦，同时欧美各国前来观光的，也为数不少，所以在十二日这一天，站立两旁的人，一定非常拥挤，据说上次乔治五世出殡时，观众在清晨五时左右，即布满各路，七时以后，即无法拥入，有的人则于先一日带了水果干点，在马路两旁露宿通夜，藉此在第二日获得一插脚之地，这种情景，恐怕在此次的加冕日，还要利害。

但是，住在伦敦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去看的，大部分人化不起或者舍不得买看台票，但是如其要站着守候，至少也要站立在十小时之上，因为行列须下午一点多钟到，而五时左右，即须去守候，行列经过后，又须一二小时以后方能挤得出，况且清晨五时去等，是否能站在第一排还是问题，站在后面则依然看不畅快，所以有些人就打定主见，不去辛苦，而愿意过一两天后化一个先令到电影院里去看加冕新闻片。

英皇乔治六世加冕记

（原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29—30日）

一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伦敦，天阴。但是阴天不就是坏天，至少在英国，不下雨，不腾雾的天气，就是一个不坏的天气。就在这一天，英国的历史上又增加了它重要的一页：英皇乔治六世和英后依利萨白在巍立于泰晤士河旁的威司敏斯特大寺里，完成了他们有一千年以上历史的加冕大典。

我以前已经写过两篇关于加冕的通信，一篇是《英国史上的加冕大典》，一篇是《加冕的前夜》，这次英皇加冕，真可以说是全国欢腾；同时也只有全体人民的赤诚庆颂，方能使这种欢腾，吹播到每一个小城和每一个乡镇的角角里。全英国对于这次英皇加冕所以如此欢腾，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的，一方面是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在前次《加冕的前夜》一信里，已约略说过，英国人民的生活，本极单调，加以社会秩序，十

分安定，所以平时很少有特殊的新闻，刺激民众。今日一旦遇上这样一件大事，自然要兴奋百倍。同时又因为英国人民有一种传统的对皇忠贞的还念，这种传统的政治的意识，使人民对于数十年一现的这隆重的皇室大典，格外容易从心底里发出一种欢舞欣快。

二

近世各国，人民对于他本国元首的忠贞关切，恐怕没有一国能超过英国。现代宪政学者，当以君主何以仍能继续存在于英国为怪。英国所以至今仍有帝皇，其中原由不止一端，然而人民忠贞于皇帝的这种传统的力量却是今日英国仍有帝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英国的帝皇，名义上虽是“权力与荣誉之源”，但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全不在皇的手中。一八六七年，Walter Bagehot 在他的一代名著《英国宪法》一书里，说皇有“警告之权”。可是这种警告之权，现在也已完全消失。今日英国真正的政治重心全在首相一人的掌握之中。内阁阁员几成首相的僚属，而下院多数党的议员，亦惟首相的意志是听。今日英国的首相，他可以操纵内阁与下院，而掌握全国内外的政治。今世各国，没有一国的执政者，其权力有如英国首相的权力一样大。所以英国有一部分学者，痛诋英国政治，名为民主而实系独裁，英国自由党副党魁 Ramsay Mait 即为此派论者之代表。然而英国的实际政治，在首相的手掌里也好，在内阁的

势力下也好，而在一般英国人民的心中，他们只知道统治全国者是他们的皇帝，官吏是皇帝任命的，法律是皇帝颁布的。在英国的历史上，以前原无“首相”或“内阁”的名字，首相的薪水是以 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 的名义支领的，而“内阁”这一个字眼，也直至一九〇〇年方在国会的布告文书中正式发现。所以如其用首相或内阁这一类署名，签发文告，便容易引起纠缠，如其用皇帝的名衔，统治各事，便易万民承服。

英国一方面藉皇的英威，统摄国内万民，一方面又藉皇的英威，连系海外各自治领土。各自治领土自治其领土内的一切庶政，而却共戴英皇为皇。就政治上说，英国君主政体的存在，在此充分表现其重要。

英国君主的存在，其原因之一，因为人民的拥戴，但是英国人民何以如此矢忠其帝呢？英国人民忠顺其帝的传统习惯，实远自十六世纪。在推铎尔（Tuder）诸朝，特别是在亨利八世及依利萨白后两朝中，时英国方承久乱，望治至殷，所以一旦得其雄才英明之主，万民皆俯首而从。这种对皇的忠贞赤诚，虽至现代，仍旧深入人心，未尝稍渝。同时，英国人民，已养成一种习惯，即尊奉其已有的法律、习惯及国会。凡离此三者而发施之政治，俱为英国人民所反对而不能甘受。然而英国人民又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法律、习惯、国会三者，和皇位之存在，不可分离。一六五三年克林威的民主政治，固系遵从法律、习惯及国会三者而治者，然而至一六六〇年，英国仍又恢复其皇室：查利二世之复辟，仿佛告诉了我们英国将永远保

持着她的君主政体。

三

五月十二日早上，虽然天阴微冷，但是空气却十分澄清。威司敏斯特大寺南北雨塔的尖顶，摩天直立，但是它的下面则万头攒动。这一座雄伟的华丽的而且庄严的大寺，在她的记忆里，已塞满了一千余年来英国历代的兴革演变。在这天，她又沉静地，让历史在她脉络里又添上了一次新的血液。

这一天，我们在威司敏斯特大寺里所看到的是灿烂与光辉，而所感觉到的则是神圣与肃穆。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上，那全身纹饰的各国贵宾、皇室华胄、贵族议员、僧教武士，以及珠宝盛装的高贵妇人，使我们只感到满屋子的光彩交射。在那儿，有墨蓝色、绯红色、猩红色、虎黄色、白色、黑色、耀眼的金色，以及最珍贵的紫罗兰色。丝绒、锦缎、嵌银镶带、金色盔甲、白色羽毛，世界最高贵的衣料和颜色，都在这儿陈列流动。每一个人，在那儿走着，坐着，说话或者流视，都摆出最足以表示他身份的动作和姿态。

在大寺的中心，有一个金色五级的小平台，上面安放着星座，左旁低两级，安放后座，东首则安置着祭坛。祭坛和皇座的当中则安置着英国史上有名的“圣爱德华椅”，英国历代君主都是坐在这张历史椅子上加冕的。“圣爱德华椅”之南是皇室包厢，母后曼丽就坐在那包厢里。皇座之南则为贵族席，

贵族席后为国会议员席。后座之北则为皇族妇女席。西首走道两旁则为各国贺礼特使及各自治领土及殖民地的代表的座位。这次加冕，大寺中所设的观礼席，约在八千左右。就在那样一座在巍峨的古建筑下，那样一种严肃的空气里，八千人宁静地守候着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大典的展示。

四

上午十时三十三分，英皇乔治六世英后依丽莎白白金汉宫，十一时抵达威司敏斯特大寺，十一时三十分后，步入大寺教堂，十一时三十四分，皇入，于是大典开始。

此次为皇加冕，由康脱布里大主教担任，那时大主教从北首席上起立。大典的第一部分是“承认”。这个礼节的来历已详前《英国史上的加冕大典》一信。因为皇帝在英国最初是选举而非世袭的，所以选举后加冕时，应由人民先行共同承认。这个礼节至今未变，大主教先向东面高呼，询问，愿否臣服此君，下面高声回答：上帝佑皇。继由大主教向南西北三面同样高呼询问，下面同样高声朗答。但在大主教向每一方向高呼询问时，皇即起立面朝该一方向。

“承认”之礼既毕，开始第二部分“宣誓”。先由大主教问皇愿否宣誓，皇答愿。于是大主教三问，问皇是否将遵照法律及习惯善治国事，是否将虑置各事合乎法律、公正，而且仁慈，以及是否将尊重英国教会以及合法之新教等。皇凡三答，

答愿如所问。是时皇立起，走至祭坛前，以右手置于圣经之上，再郑重宣誓：“凡余在此已允诺之一切，余愿执行并保持之，祷神佑余。”最后皇吻圣经，并在誓文上签字，以昭郑重，而乘万世。

宣誓既毕，开始行涂油礼。这时皇将其本来所穿的大红丝绒袍和礼冠脱去，露出了一件大红绫缎的长及半膝的短袄。坐在圣爱德华椅上，接受涂油，先手，次胸，后头部。涂油毕，皇再加外袍，执皇徽，并受戒指、皇杖、圣饼碟、圣餐杯等等。

于是正式加冕。加冕时万众欢腾，群呼“神佑吾帝”。加冕后再举行赠圣经礼。圣经赠毕，一切崇奉之仪式均已完备，于是皇升做皇座，受诸臣朝敬。

五

全部大典，举行了二点多钟，在宣誓和涂油的时候，都由五百人所组成的唱诗班，歌唱圣诗。“世俗”和“僧教”当时已经合而为一，而宗教的气息尤其浓厚。欧西国家和东亚国家在这种地方就迥然不同，欧洲各国，大半都是基督教国家，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有时不可轩轻，而在中古时代，僧侣势力尤凌驾乎世俗势力之上，泊乎近世。后因科学突兴，宗教势力大削，然而它在欧洲社会上仍占至大地位。即以英国而论，政党常和教会妥协，以期在竞选时获得教会的援助。最近十几年

来保守党的执政，教会在幕后支持的力量并不在小。英国因为是基督教国家，所以历代帝皇加冕，都由大主教担任。英皇的地位实由两方面供给，世俗方面是国会，宗教方面是教会。

这样一个隆重的盛典，在神圣而庄严的空气里宣告完成。在大典举行之中，英皇每一个动作，都受万目注视，英皇所吐的每一个字眼，都受万民静听。这加冕大典，这加冕宣誓，不能在威司敏斯特大寺里的八千人，以及守立在御驾经过的伦敦马路上两旁的百万人亲眼目睹，同时全英国，全不列颠帝国领土里的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友邦的人士，都在那儿翘首仰望，倾耳俯听。

替英国加冕的并不是康脱布里大主教的两只手，而实是全不列颠帝国版图内几万万人民的手。

英皇答誓时，每一个字都是那样沉毅而庄重地吐出来的。在加冕时，全大寺里的心情，凝定到了最高的一点。就在即时，不列颠帝国版图内的全国人民，向皇臣服，不列颠帝国版图内的尊荣与责任，落于英皇一人的肩上。这时候的空气，是何等的严肃。母后曼丽在皇室包厢里，看看那一顶历史的皇冕，戴到了她儿子的头上，不禁感动下泪。在一九一一年乔治五世加冕时，乔治五世两眼向曼丽作一凝视，曼丽当时也落了几滴眼泪。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乔治六世加冕时，母后曼丽的这几滴圣洁的眼泪，不知是否是为了她回想起一九一一年，乔治五世加冕时的亲切的情景，还是为了她忽然思念起她还有一个漂流在国外的血肉。当时母后曼丽的感触，没有一个人知

道，也许这两种心情都有一点，但是在一九一一年乔治五世加冕时，曼丽那时几滴圣泪，无论如何总是一种“爱的泪”。一个人在太感动的时候，太爱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一个女子眼看着几万人尊荣与责任，落于她丈夫的一身的时候，如何会不感动？所以英后依丽莎白，在平时虽然常常面带笑容，而在乔治六世加冕的时候，也神色变得十分严肃。

当皇和后从大寺回到白金汉宫的时候，沿途所经，只听到民众的欢呼。这样赤诚的欢呼，正如大海里的波涛，后浪接前浪，继续不绝。在那时，英国所有的呼声全是一整片的，不可分的。亲爱的读者，我们知道，这种欢呼，不仅仅是英国人民对其皇个人忠贞的一种声音，同时也就是英国人民对其国家民族忠贞的一种声音！

（五月十三日伦敦）

金汤一般的武汉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10月3日)

武汉在表面上是冷落了萧条了，但是在武汉的心脏里，却是奔放澎湃，热血沸腾。武汉是目前第三期抗战中的重心，要以最大的力量来保卫武汉，这是今日全国一致的要求。现在，保卫大武汉在军事上的布置，我们信赖我们的统帅，我们相信已有非常周密的部署。我们现在要来看看武汉的层里，武汉的民众在保卫大武汉上到底组织到了什么程度。经记者各方面的调查，武汉民众对于保卫大武汉有极高的情绪。战斗虽是军队的任务，但必须后方的民众能与前方军队配合起来，军民合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军事的效能，我们期望武汉的民众，能在保卫大武汉的使命上，留下最光荣的记载。

武汉民众能在参加战时工作的，约有五万人左右。这里面分若干组织，一种为防护团，担任防空事宜，约有九千余人，另有义勇警察，约有三千余人。最近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又成立了战时工作队总队部，将全市民众除了参加上述已成组织

之外，分职业的与一般市民两种，严为编配，希望每一个武汉市民，都能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职业的则如各业公会，其中如银行公会、新闻界从业员、码头工人公会，车夫公会等均已一一组织完成。这种民众团体所组织的战时工作队，现在已经经过点名训练及发了符号的，已有二万二千余人。凡是不属于任何民众团体的一般市民，则现在正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协助警察局，就各警察区域，分别编制，动员民众所赋予他们的工作，有宣传、慰劳、输送、工程救护、征募、侦查及向导等八种，这些已经编验了的战时工作队，其中以码头工人和车夫等为最可敬爱。这两批战时工作队队员，合起来约有七千多人，他们将来特别在输送、工程等方面，一定可以有极大贡献。

同时，武汉近郊的农民，也在开始组织之中，现在已有一千多人从事近郊工程的建筑。这些农人是顶可爱的，他们为了国家，不辞辛劳，参加各种工事，这一切都表示中国民众的爱国和伟大。

卫戍武汉的上层官长，精神也表现得极其旺盛。他们的战斗情绪极高，并且都下了极坚毅的决心。陈辞修将军说：我们现在再不能西退了，我们的生路只有向东冲！他这话说得真悲壮，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所以我们必须以决死之心保卫武汉。

武汉在表面上虽然冷落了，但是在内心里却很肃穆壮烈。在武汉的近郊也好，在武汉的市中心也好，在深夜，我们看到一辆一辆大卡车，上面载着的都是筋强力壮的青年人，他们奔

驶着，在奔驰中，无疑地，他们负有着最神圣的任务。有时，我们又听到齐整的步伐声在街头自远而近，我们探头出去，是那么精神饱满的一排。他们或者静默得没有一点乱嘈之声，或者雄赳赳的唱着一些救亡的歌曲。这些，都使我们听了看了，我们的热泪要忍不住夺眶而出。这些都是我们最可敬佩的中华男儿，在他们身上，装着我们大中华不可侵犯的灵魂。

（九月卅日）

战地的文化服务

(原载《中央日报》1938年10月7—9日)

“前方缺乏文化食粮！”在前方的士兵官员这样呼吁着，去前线视察后回来的人，也作着同样的呼吁。前方的文化食粮，相当重要。各方对此，在过去三四个月，曾作许多努力。我们现在先要知道：前方最需要是那一种文化食粮，目下前方的文化食粮缺乏到何种程度，这几月来各方面对此所努力的工作，到底推进到什么程度。这篇通信便想报道上述的几点，便中一述战地文化服务工作在事实上的许多困难。

前方的读者约可分为两类，一为士兵，一为将校。这两类读者，阅读的能力不同，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所以他们所紧要的文化食粮，也因之差异。所谓文化食粮，大概说来不外三种：（一）报纸（二）刊物（三）书籍。这三种食粮中，以报纸为紧要，杂志刊物次之，书籍小册子又次之。在前线各部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他们因为职务上及使命上的必要，必须阅读各种关于如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理论及技术一类的小册子，

但是下级士兵对于这类书籍，不大感觉兴趣。不仅书籍不使他们发生兴趣，就是杂志刊物对于他们也不顶需要，只有中级以上的官佐，因为仅仅报纸还不足以满足他们在精神上的空洞，所以一切新出版的刊物杂志，对于他们，仍然是一宗很大的精神食料。

所以综合说起来，报纸成为了前方最需要最切迫的读物。然而就过去情形论，能够送到前方去的报纸，真的太少了。在量上这样少的报纸，要希望士兵能够读到，要希望能够满足士兵阅报的要求，那真是太不可能了。

因为鉴于前方文化食粮的重要，在七月下旬，曾由中宣部、政治部、国际宣传处、军令部、外交部、交通部、后方勤务部、中央通讯社、武汉卫戍司令部等十几个机关，会同组织了一个战地文化服务处，专门负责关于战地文化服务的事情。当然，与这一团体性质相同的团体，还有战地书报供应处等。这些性质相同的团体，因为工作的目的一样，正设法组织联合办事处，期收彼此互相合作之效。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战地文化服务处。目前各方运送前方去的报纸、刊物及书籍等，大部分由这一个机关来分配输送。关于报纸方面，现在每天固定的赠报，还不到五百份，其中本报每日赠二百份，武汉日报每日一百份，但另由武汉日报工友每日捐赠五十份，故共一百五十份，新华日报每日五十份，扫荡报每日二十份。这一个数目，当然太不够分配了。最近武汉各报，发起由读者捐款购报赠送前方，则每日大概可有一千份至五千份之数。这

“读者捐报”的办法，还是最近发起的，所以九月份全月报纸的数目，也不过两万多份，假如每天能有两万多份，则庶几可以支配。

在这样有限的报纸数目之下，于是在支配上便大为困难。目下输送报纸刊物，暂以每一师或每一独立旅为单位，而每一单位便只能暂赠一份。其所生之困难为：（一）某一单位不宜永远看某一家的报纸，他们也希望换换口味，但因为数目有限，又无法赠阅两种以上的不同报纸。（二）又不能今日送该单位甲报，明日改送乙报，后日复送丙报，因为报纸在读时，多少有些连续性，看惯了某一份报，至少应连看了一个相当短的时期。（三）自从“读者捐款购报”的办法倡行以来，所运送前方的报纸，在数量上的确丰富了不少，但同时也发生了一种涨落不定的现象。因为读者捐购的数目，事前无从预测支配，有时可有数千份，有时只有数百份。这涨落不定，结果前方每一单位今天可以收到二三十份，明天也许只能收到一二份，使读者在情绪上很不痛快。所以目前，在根本上，输送到前方去的报纸，在数量应当大大加多，而且要使这个加多成为固定的。前方对于报纸的需要实在太切迫了。正如在后方的人担心着前方一样，在前方的人也是无限地挂念着后方的。他们要晓得国际形势，他们要晓得后方一切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情形。在前方不恐惧炮火，只恐惧寂寞，恐惧空虚，只有报纸可以带给他们热情的消息，只有报纸可以驱除他们的寂寞，填满他们的空虚。

以上报告了最主要的报纸一项，现在再简单地讲一些刊物及书籍方面的情形。书籍包括一切宣传品及小册子等，大部分由军委会政治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以及军委会直属各出版机关等供给。九月份一月，军委会政治部所输送前方的书籍约有八十万册左右，另外有六百八十万册小册子及标语等，是专门散给敌人以及俘虏看的，其后各机关在九月份所输送到前方去的书籍，也有三万多册。

至于出版的刊物杂志，则类皆由各杂志社自行捐赠。九月份一月也约有一万二千册左右。现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自己出版了两个周刊，一名《士兵》，是专供兵士们读的，文字较为通俗，偏重故事及战斗新闻。一名《前敌》，是专供官佐读的，除战事要闻外，另有国际新闻。现在《前敌》每期印一万五千份，《士兵》每期刊十一万份。十一万份的数目不算少了，但是每一师还只能分到二百份，每一连还只能分到三份。

现在来说一说如何将这些报纸书籍运输到前方去的情形。即以战地文化服务处而论，总处设于××，另在××等十四处地方设有分处，因为得到军委会的优待，以及沿途兵站的帮助，所以这些报纸书籍，一概作为军用品待遇，由总处分运各分处，在各分处的部队，即由分处负责分送。如其各部队在汉口有驻在机关，而驻在机关与该部队有密切的交通线者，即送该部队之驻汉机关。如有慰劳团去前线者，也可就便托其带去，现并已与后方勤务部接洽，希望这种文化食粮之运赴前线，能

得到更大的方便。

前方的文化食粮非常重要，但目下我们运送到前方去的文化食粮，似乎与前方所需要者，尚不配合。前方渴望有大量的报纸，而报纸太少，不够分配，这点前面已曾谈到了。同时，目下输送前方的读物，究竟还嫌太深，不够通俗，一切士兵的阅读能力还够不上。预备给他们看的读物，要浅，要明白，而且还要有图画。有许多士兵，自己不能阅读，这是事实，但如是图画，他们自己就看得懂了。在他们单纯朴实的脑海中，他们能看懂一点东西，他们精神上真是愉快兴奋得很，所以应当多预备些通俗的士兵读物给他们读。还有，他们需要地图，不必过于详细的地图，就是最简单的地图也好，因为中国的幅员太大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要是他们连自己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事实会得削减他们的战斗力的。

关于输送上，然也有很大的困难，缺少交通工具，缺乏脚夫搬运等，这都是在想象中的。还有几个主要的困难，较难补救！

(一) 当前方军事吃紧时，这种文化的输送工作无从进行。

(二) 行军事属秘密，所以文化输送的移动跟不上军队的移动。

(三) 每一个部队里的政治工作，如极活跃者，对于这种文化服务工作，当然可予许多便利，否则反是。

(四) 文化食粮输送到准前线，不甚困难，但要输送到最

前线，那就非常艰难了。现在，在这一方面努力的人，他们第一想补救解决者，即如何使前线有战事活动时，文化食粮仍能从前线运到最前线去。

(十月二日)



记参政会

(原载《中央日报》1939年2月22日)

参政会第三次会，十二日开幕，二十一日闭幕，会期共十日。我们谨就旁听印象，略述观感如下：

参政会是抗战以后中国政治上的一种新机构，且系成立于抗战周年之纪念日。这说明两点意义：第一，抗战发动以来，人民都一致热忱拥护政府，且觉悟非热忱拥护政府不可。前者出自良心，后者由于环境，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热情。这“拥护”是一种赤诚的拥护。一切行动与感情，凡系出于赤诚者，既真实而又易发生极大的力量。第二，抗战一年以来民意贡献了伟大的力量。我们的抗战是全面的、全民的，所以政府与人民，不仅要彼此合作，并且要彼此溶化。民意赖政府的采择而得发挥，政府由民意的拥护而更能推行其职权。参政会之设，正就是政府与民意合流溶化，共信互信的表现。我们反检一年半以来国内政治之进步与开明，使我们对于中国政治之前途，感觉欣慰与光明。

参政会本是一个非常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非常机构，与普通选举制度所产生的议会不同。但是就“民意”两字来看，代表的程度与选举产生的似已差别无几。我们不能否认，所谓“意见”乃是一种对于生存幸福本能的良知。人民对于生存幸福本能的良知，有的蕴蓄于心而不知所发布，有的能将所蕴蓄者表达而广及于众人，但如其内容性质是共同的，而此共同的内容性质又蕴蓄于一时代一般人心中者，这就是共同的民意。在目前中国时代阶段上说，全国人民对于生存幸福本能的良知是共同的，这种共同民意，无论它由何种方式来表示，都是有益的。现在参政会就是这种共同民意发表的机构，现在的参政会差不多已综合了全国的智慧，汇集了全国的真知灼见。现在的参政会的参政员，都是平时在社会上的领袖，而且他们也都是热心国是，对政治发生兴趣的人物。由他们来沟通共同民意，制度效果，都可良羨。作者认为参政会有两大价值。第一是直接的，第二是间接的。直接的价值就是这三次参政会所表现的成绩，如向政府建议各种好的意见，俾供政府参考与采纳，以及听取政府报告，提出问题，在无形中发生一种督促的作用等，此种直接的价值实不容吾人忽视。间接的价值，就是参政会之成立，乃是代表民权主义又进了一步的趋向。参政员虽非由民间选出，但参政会之精神，乃是民主的。民权政治非一蹴而可就者，所以我们对于目前这个参政会在来日中国的政治史上的地位，实不可抹煞。

民权政治既非一蹴可就，所以一切机构，其能臻于完善，

亦必历若干时间而成。现代论议会政治者，殆皆以英国之巴力门为祖。今日英国国会之下议院，在近代议会政治上固极光辉照耀，但其根据，则远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因今日英国之下院，实系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之那法庭(shire-moot)脱胎而来，后复经多少改革，始有今日。对外战争对国内政治，本有促进的效能，如十四十五世纪间，英法百年战争时英国之模范议会(good parliament)，即其一例。

我们参加旁听之后，觉得参政会会场上所表现的真诚纯一精神，比以前增加了，提案中积极性的建议，比以前增多了。政府有极重要的案件，提出于参政会。政府领袖，有极重要的报告，报告于参政会。至于会场内秩序仪容的严肃整齐，原是参政会的一个特点，比英法的议会高强，比英国下院开会之杂乱叫嚣，身为首相之人，且亦脚架得比头高者，又自不同。只是政治的运用，精神的因素亦极重要，我们歌颂参政会这种机构，我们拥护参政会这种机构，我们尤希望因有这个参政会，能替我们的国家培养一批优良的议会人才出来，使后此万世子孙，不能忘了今日这个参政会，尤不能忘了产生今日这个参政会的历史环境——这一个空前艰辛的时代。